武俠世界

血佛慧劍（新派俠情恩仇錄）金玉明・文

一代奇俠，智勇雙全，肝胆義氣，怎麼會因"貌"取人，他就是例外的一個，因此他就如此的揭發一件武林大陰謀，而化解了一場武林浩劫，這個一代奇俠幾乎因此而為武林犠牲。他如何避過此劫，因此，你必需要……



$4.00

第25年

19

編者話

武林中往往爲了一些夾纏不清的事件，就會掀起了一場驚濤駭浪的大風暴。今期選刊一部長逾十萬大言的巨型故事：「血佛慧劍」，就是講述湖海中一段恩恩怨怨、仇仇恨恨的事蹟，參與其事者，手段兇狠，毒計新奇，「借刀殺人」、「一石二鳥」……等詭謀迭出。一個智勇雙全的奇俠爲了揭發他們的大陰謀，化解了這場武林大浩劫，竟然捲身漩渦，險遭犧牲。到底這位大俠能否以竟全功和怎樣消弭災劫？看過本文，保証令你有完滿的答覆，詳情請參閱第3頁。

＊＊　　＊＊　　＊＊

蕭逸的連載長篇「長劍篇」今期完結，故事發展哀艷感人，震撼肺腑。關雪羽、麥小喬、鳳姑娘這三位年青俠侶上蒼怎樣安排他們？而小喬雙目能否復明？雪羽行止如何？鳳姑娘又……？今期本故事的大結局將有詳盡交代。

＊＊　　＊＊　　＊＊

百看不厭的雪刀浪子故事集，刊出以來，深受歡迎。作者龍乘風下期將一篇創新風貌的巨著——「紫氣嬌娃」貢獻給各位，屆時敬請拭目一看吧！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2.10.7

第25年
第19期
（總號125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恩仇故事

血佛慧劍

金玉明·文
可　飛·圖

武林風雲湧　江湖血腥聞

黃昏，自「長辛店」通往「古城」的大路上，疾若電掣的奔馳着一隊人馬，塵灰反映着橘紅色的夕陽，使你只能看到一條捲滾作態的五彩灰龍，起時尚在天邊，剎那已掠過雙目遠去千里。

五十里的一條弧彎大路，已去了一半還多，再五里，穿過「棗莊」，踏上「小清河」的青石橋，遠遠的已能看到「古城」的影子。

率領這隊人馬的五旬老者，自奉諭伸手辦下目的人物時起，一顆心就始終提在嗓子眼裏，天幸人幸，沒出毛病，路不算近，從「德州」越「濟南」過「周村」而到「長辛店」，沿路上沒碰上麻煩，如今快到家了，相信是可以喘上幾口「勻和氣」啦，不容易，拂曉得手，得手即歸，乖乖，五六百里路，眞不信黃昏就趕回來。

想歸這樣想，老者可沒眞的全放下懸心，對方來頭太大，壞是壞在包括天人般的「城主」，全沒料到對方的來路，等伸了手，完了事，可也知道對方的「娘家」，路只一條，非管到底不可，好在按往例，再走十里就能和城主派下「接風隊」碰頭，在這短短十里路上，就算遇上問題，「接風隊」也會接過去頂在頭頂上。

怕的是「接風隊」也頂不住勁，若在家門口被人家把正主兒奪回去，沒別的話說，自己有手有刀，早了斷早好！

老者不是一盞省油的燈，所率領的十二弟兄，更是名震武林的一支勁旅，誰聽說過「不夜城」中的「玉牌神緝隊」吃過敗仗，辦砸過差使，但是現在老者即將平安回到家門口了，却憂心忡忡忐忑不安，可見對方如何扎手了。



捲飛着的灰龍，穿進了「棗莊」的莊門，一條前莊門直通莊後門的里半大街，街上不見半個人影，棗莊住戶五百，人丁千數以上，平日十分熱鬧，就算獲知「玉牌神緝隊」要借道同程，也不至於躲得一個人影不見，事罕有，不對勁，老者當機立斷，右手高擧，坐騎人立而起，一聲長嘶硬生生停在入莊門未過十丈的大街心！

他停，手下十二緝手，竟在不差先後的刹那間，全部停蹄不動，好騎術，好馬，好兒郎！

灰龍漸漸降消，這才看清包括老者在內，十三騎是一色白，馬白，人白，衣衫鞍鐙也是白的，人人用一塊雪白絲紗半掩着鼻下部份，這可不是不敢見人，黃土地，馬飛越，是爲避塵灰。

老者好濃重的兩道眉毛，如今擰成一塊，從眼中射出寒光，四下掃視。

他身後的十二緝手，腰背挺得筆直，人人右手按在鞍左緊插鞘中的長劍柄上，左手持韁，從容而威稜！

緊隨老者身後的兩名緝手，和別人不同，一左一右各抓着一匹黑馬的韁繩，馬上緊緊的細着一個後生俊公子，好俊，好鮮亮的錦衣，雖說他已蒙上一層黃黃的塵灰，仍能現出錦衣的彩亮和俊公子臉上的陰森冷笑。

俊公子什麼都好，只是那股子陰狠神色和雙目中的邪光，叫人不敢親近，也不願意喜歡他。

移時，領隊老者在沒有看出什麽扎眼事後，低聲地向身後緝手道：「多留神，宋天雨，你照顧曹公子，萬一遇變，准你便宜行事！」

老者並沒回頭，身後却傳來右側緝手的恭應聲，隨聲，那宋天雨抽出鞘中長劍，老者一抿咀，一揮手，微提馬韁，當先緩緩而行，馬踏堅土地，發出聲聲可聞的脆響。

里半長街，恰正走到一半，目光所及，棗莊後門倏忽出現了一隊勁衣人物，接着有人出隊，關闔上了後莊門！

老者心頭一凜，深悔一時大意落入重圍，以多年江湖經驗所知，不必回頭，來路上的前莊門，必已被人關死，並有不少江湖高手阻斷退路！

果然，身後一位傳一位的傳到了消息，前莊門已封，有一隊約計二三十名的勁衣人物守護。

老者微一點頭，表示知道，然後平靜的低聲的對身後緝手說道：「話傳下去，分四象列九龍，將曹公子圍在正中，緩緩前行！」

話傳出，蹄聲動，本是一前一後分兩列的對馬，頓變陣式，成了個有角帶稜的大「八卦」。

老者恰在八卦之外，也許這也暗合什麽講究，另有玄妙的用意。

大八卦緩緩前移，和阻於後莊門長街尾的那隊人物，越來越近，而大八卦後面，守護前門阻住神緝隊退路的勁衣人物，步步相隨緊躡於後。

果然被老者料中，神緝隊已被包圍在正中。

當老者再次勒韁停蹄時，已與阻路人物相隔僅僅五丈，老者目光緩緩掃過對方每一人的面前，揚聲喝道：「你們是那方人物，敢阻『不夜城』正義之師！」

對方隊中，一聲哈哈，一馬出隊而前，馬是「花斑豹」，人是瘦、乾、小、老，瘦乾的小老頭兒，催馬立於老者丈二前方，又一聲哈哈道：「咱們最好少來這一套，你認得我『毒手神猿』，正和我認得你是『鐵掌奪魂』一樣清楚，何不痛快些就把話談到正題上？」

老者濃眉一挑，道：「不錯，我潘大年是認得你『毒手神猿』申三絕，如果平日途遇，潘某自是會和你申兄打個招呼，今天却不行，潘某今天奉有諭令，辦的是武林公事！」

申三絕哈哈聲變作嘻嘻笑聲，說道：「不瞞潘兄，申某可就爲着你所辦的公事而來！」

「申兄，潘某知道你申兄目下是『南樓』主人的貴客……」

「潘兄罵人可不夠技巧，申某還不配作『南樓』主人的貴客，目下僅僅是『南樓』十八豪中充數的一個！」

「誰人不知『南樓』十八豪，個個身負奇技，獨步天下，申兄充數之說，言不由衷！」

申三絕道：「不含糊，是申某看錯了潘兄，潘兄不止有兩隻奪魂鐵掌，還有一張能言善道的利口，不過潘兄，今朝的事，却要請潘兄高抬鐵掌，略閉利口，成全申某一次！」

「申兄究爲何事而來，請講當面。」

「潘兄再要矯作，可不夠意思了，申某大半天跑了六百里路，迎上潘兄，是向潘兄道謝，也是向潘兄討情要人來的！」

「何人？何情？何謝之有？」

「這人嘛……就在潘兄身後黑馬之上！這情，是請潘兄網開一面，就算申某不夠份兒，不夠重量，敝樓主的情託，應該沒有二話了吧？至於說謝，申某也是代表敝樓主人，不但向潘兄道謝，並請潘兄上覆貴城主，敝樓少主爲惡朋所欺，連連闖禍，今蒙潘兄教訓，復蒙貴城主關懷，敝樓主愧感五內，特諭申某縛之南歸，處以家法，事後並將親往拜謝貴城主恩德。」

申三絕直接了當的說出來意，潘大年知道一場血戰業巳難免，既然血搏將興，不由暗中注意對方人物，身前對方，除申三絕外，似無一流高手，自忖己力，雖差申三絕些許，但手下十二緝手，却能聯手不畏天下至高強敵，再顧身後，潘大年的一顆心起了寒顫，身後敵方人物帶隊者，竟是「南樓」十八豪中的老五「要命秀才」和老六「拚死郎中」，那一個也高過潘大年一籌，搏戰起來，結果業巳料知，那是敗多勝少，有死無生！

儘管事實如此，潘大年也只有戰到最後一個人，流盡最後一滴血這一條路，「不夜城」門下，從沒見過遇難苟免鼠輩！

潘大年這時巳用「不夜城」特殊的手式，知會過十二緝手之後，然後冷着一張臉答覆申三絕道：「承蒙申兄和貴樓主人看得起潘某，潘某着實有些受寵若驚，憑申兄功力，再加上貴樓主人的威名，潘某就該吃這敬酒，俯首聽命，但可惜，潘某不夠承諾此事的資格，好在，敝城巳然不遠，申兄何不隨我前往，面當敝城主，再說一遍申兄剛才的話，潘某相信，此事必可迎刃而解！」

申三絕雙目中射出詭詐和猙獰的邪光，一聲冷嘿後，道：「長話短說，潘大年，你是拒絕申某了？」

「申三絕，自有『東城、南樓、西堡、北寨』以來，武林江湖殺風頓止，極惡之行更是罕見，五十年前，城、樓、堡、寨四前人，在西湖召宴天下英雄，當衆焚香告天，領率天下武林江湖弟兄，規定城、樓、堡、寨每三年輪值一次，爲武林執法之尊，立有血誓，創有血符，手訂三十六大規，犯者殺不赦，三十六大規中，第二條即爲『淫姦殺人者，斷四肢，釘封示衆』，規法遵行至今，無人敢違，十年前今之城、樓、堡、寨主人，接掌大位，再次西湖告天，血符共守，輪值依舊，今歲恰爲敝城輪值最後一年，月前自京畿起，津沽、滄州、開封而至德州，姦殺淫兇之事多至十七次，少林、武當、終南、太極等各門各派，傳呈詳報，指罵敝城失職無能，其實敝城業巳派下神緝四出偵索，終於在德州城乘淫徒作案時將其擒獲，復經苦主指證屬實，潘某方緝之而歸，慢說元兇僅僅是貴樓少主，就算他是貴樓主人，在眞贓實犯人物證全下，也無人胆敢求情，無人胆敢攔刦，申三絕，潘某勸你莫爲貴樓主人惹禍，即刻告陳貴樓主人，也許能有商量，言盡於此，還不讓路！」

一番話，義正辭嚴，無奈申三絕和「要命秀才」田耕，「拚死郎中」馬宏，是這次護拱着南樓少主遨遊北地的主腦，十七次姦殺淫案，泰半應該歸罪他等，就是南樓少主被擒，也因他們正在各自尋快樂而致遠離少主，等接獲警訊急急應變時，潘大年業巳擒人而遠去數十里，所幸潘大年雖然一路回程疾馳，但因歸途有一定的站頭，以便捷報回城，終於被申三絕等南樓高手，在「棗莊」佈陣阻住進路。

申三絕在南樓十八豪中，大排行是老三，很自然的在這次侍伴南樓少主北遊方面，成了除南樓少主外的主持人，這個「猴子精」不但懷具一身罕絕功力，人更刁猾多謀而陰險，出事之後率衆追截潘大年，巳經沉思忖量過得失利害，深知只有強力奪回少主，連夜南返，並須斬盡人證滅口，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他根本就知道這件事無法善罷，有心以話擠話，使潘大年首先動手，然後合田耕、馬宏之力，殺盡潘大年等一行，將來等「不夜城」主查問到「南樓」，大可來個死不認賬，他既然存心如此，潘大年就算能口吐蓮花，字字金玉，他也不會理睬的。

申三絕成竹在胸，棗莊住戶早經他和田耕、馬宏等人假借「不夜城」辦案名義，招呼家家閉戶，不慮消息外洩，莊門亦封，莊內包圍巳成，莊外更留有「瞭哨」，快刀斬亂蔴，他不再等待，於是，連連冷笑後，冷聲大喝道：「潘大年，你話全說完沒有？」

「申三絕！你還不讓路，須知潘某身奉『血符』諭令，管理這件武林醜行，汝等阻路，無異與『血符』爲敵，也等於抗上違令，如同背叛『南樓』，那後果你該十分清楚！」

提到「血符」，申三絕當然清楚，「血符」是東城（不夜），南樓（武揚），西堡（仁義），北寨（龍騰）四家主共立共遵的至高信令，不過，今朝必須拋却這些顧忌，必須奪回南樓少主，因此，申三絕有心能避開「血符」的問題，沉聲說道：「潘大年，咱們直說一句，敝樓少主年紀雖輕，却是當代武林年輕一輩的無敵高手，更是聲勢赫赫的南樓少主，所謂姦殺淫案，只怕是你潘大年錯斷錯行，現在申某只問你一句，你是吃盞敬酒放人，抑或非灰頭土臉甚至丟掉性命的飲下罰酒！」

潘大年竟沒答話，奇怪的是他也並非不屑理會申三絕，看！潘大年在強敵環伺血戰即起的當兒，竟目光呆遲，木楞的坐

在馬上，想起了心事，這是十分反常和令人不解的，反常到使申三絕這種成了精的猴子，寧願放棄「必得」的突然一擊，因爲申三絕認定潘大年是故意造作，存心要別人上當，所以申三絕不但臉上掠過一絲冷笑，人也提起馬韁，打個盤旋退後了丈餘。

其實，潘大年沒有矯作，眞的在想着一件事，這件事是申三絕無心說出的一句話引起，申三絕剛剛說過，「南樓」少主是當代武林年輕一輩中的無敵高手，不錯，這是事實，潘大年身爲「東城」三十六緝首之一，自忖功力技藝在在相差「南樓」少主，按說「城主」諭令緝兇之時，雖然不知淫賊是誰，也該多差一流高手，誰知僅僅自己率領十二緝手上道，更沒料到事情萬般順手，「南樓」少主雖曾拒捕，戰未十招便巳然被擒，如今經申三絕無心提醒，仔細想來，有許多地方使人難解，譬如怎知淫賊當夜去處？「南樓」少主怎會不敵自己？申三絕等人當時去何地方？還有……

潘大年猛地心神一震，自沉思忖疑中醒來，他是被突然又想到的一件事情驚醒來的，沉思前，他雖然是威凌不屈，但深知搏戰一起，後果不堪，如今他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滿面春風，從容無畏，目光掃及申三絕時，竟會發出使人望之不解，但十分凜驚的得意笑聲，然後開始答覆申三絕先時的言語，含笑說道：「申三絕，潘某現在答你一句乾乾脆脆的話，潘某奉諭擒兇，是在這淫徒作案之時，人物證全，潘某認法不認人，你若是胆敢伸手，就是指證人在，淫賊一黨，『血符』之前，將使你在武林江湖之上，無立錐之地，無逃之所，潘某言盡於此，只要你敢，申三絕，你出手就是了！」

話鋒一頓，不待申三絕答話，接着沉聲大喝道：「南樓曹太俠門下的好兄弟們聽了，就此罷手，不違『血符』規禁，雙方仍是東南西北四盟弟兄，凡出手者，潘某則以『血符』執法人立場施令，格殺勿論！」

宋天雨早巳看出南樓門下蠢蠢欲動，潘大年話罷，他長劍巳架在南樓少主曹無極的頸上，斷喝聲道：「敬請讓路！」

宋天雨這一手，表面上是最最厲害的一招，其實他辦錯了，申三絕是何等人物，立即陰笑一聲道：「潘大年，看你這個手下，竟想在尚無口供自白的時候，斬殺敝少主，由此可知貴城之企圖，是在借機殘殺異己之心！」

聲調一頓即起，大喝道：「凡我南樓弟兄，今朝寧死此地，也斷不容少主受辱，殺！殺盡東城狐鼠！」

一聲「殺」字，申三絕首先飛撲向潘大年，田耕和馬宏也不慢，率隊衝向十二緝手！

潘大年一聲怒喝，雙足離鐙拔身迎上申三絕。

一個叫「毒手神猿」，一個「鐵掌奪魂」，全不是以兵刃稱雄的人物，半空相遇，毒手倏出四九三十六掌，三十六掌如同一式，捷逾閃電，十八掌是內功勁勢硬打，另十八招却是神鬼莫測的掌中奪指，有點有拿有插有抓，一片掌指幻影，挾無比強勁的內力罩向潘大年！

潘大年更不含糊，鐵掌托迎，不多不少，十八式「佛印慧掌」，十八招「如來指」功，掌迎掌，指對指，掌影指風合而爲一，兩聲悶哼，兩條人影翻落，南立而面北的是潘大年，肩頭腥血串珠濺流，右腿衣褲碎裂，又徐徐露出掌大一塊巳成紫黑色的肌肉，腫高寸餘，受傷不輕！

北立面南的申三絕，左腕巳折，右耳半失，鮮血流滴肩下，胸間喘息起浮不巳，似乎傷得要比潘大年重些！

二人相距丈七，虎視眈眈，驀地各發一聲怒叱，再次撲上，這遭巳分不清那是那個，快對快，狠打狠，巳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田耕、馬宏，祇當率衆猛闖之威，足可把十二緝手隊形衝散，那知當馬蹄奔動疾衝而到時，十二緝手突然同時自馬上飛身上拔，跨下坐騎久經訓練，長嘶聲聲下俱皆奔馳左前方五丈外，停蹄相聚，絕不再動，十二緝手除宋天雨和另一名周志的夥伴，各自握住「南樓」少主一隻手臂，拔身起空未作傷敵打算外，其他十名緝手人離馬鞍，劍離寶鞘，坐騎巳去，田耕和馬宏恰正率衆飛騎衝到，祇見十緝手同時吐氣開聲，劍下人上翻飛射落，光華閃處慘號相繼，一片悲吼聲停，十二緝手穩立地面，那是適才坐騎立處，馬宏背上多了條劍口，田耕髮頂斬平，幾乎斷首，手下人五去其臂，五去其頭，死傷滿地，傷者慘叫昏倒，毫無掙扎之力。

田、馬一時大意，過份輕視了「不夜城」中的「神緝騎隊」，偶一接觸就弄了個灰頭土臉！

田耕惱羞成怒，呸了一聲，罵道：「媽媽的這算那塊？大樹還能叫小風吹倒，我說馬老六，宰人！」

「要命秀才」眞要命，右手一挺，掌中多了他那柄「鋼骨陰風扇」，話聲未住，巳展開「要命九九斬刺」撲向十二緝手，「拚命郎中」一聲哈哈，「虎撑」震响繼之攻上，他倆不是普通人物，「南樓」十八豪中的頂尖高手，論功力技藝，四名緝手正頂其中之一，久戰也非敗不可，如今再加上田、馬所率無傷沒死的十數名手下猛攻混戰，看來十二緝手這一回是凶多吉少！

詎料事實正好相反，馬宏、田耕撲上時候，宋天雨和周志倏忽架起「南樓」少主飛退三丈，其餘十名緝手，如起空爆散的火花，向外移身游走丈二，恰將田耕、馬宏及「南樓」門下置於正中，田耕厲喝「不好！速闖！」却巳無及，十緝手暴然反攻，圍圈頓時縮小許多，田耕等近二十名好手，擠作一堆，竟施展不開手脚，而十緝手劍氣縱橫，霎眼間，田耕手下又死了五人，妙的是死去五人似乎應該有些空檔才對，那知圍圈竟隨之再次縮小，那使馬宏和田耕難展手脚！

馬宏見不是路，回頭向田耕大吼道：「臭秀才，這他媽的可眞叫『鬼打牆』，拚命都找不到寃家，我看非改改路數不可了！」

田耕喊道：「媽媽的你窮叫個卯，你上天，我滾地，出去再說！」

話聲動，馬宏一聲暴喝拔身三丈，虎

撐舞起一輪勁風，雖有三名緝手也飛身攔截，皆被馬宏重力震落，馬宏空中鷹翻，橫越三丈五，逃出包圍！

田耕摺扇當作「點穴橛」用，以「十八流星轉」功，如一隻肉球，硬生生撞開人牆逃了出去。

他倆逃出緝手玄妙的劍陣之後，目光所及傻在當場，只見申三絕胸前大開了膛，五臟墮出橫屍地上，潘大年也不好過，一條左臂斷在場中，一身是血，就仆倒在申三絕屍旁尺外！

他倆剛脫包圍，根本沒看到申三絕和潘大年一死一傷的血搏經過，但是申老三既然已死，他倆鬥志頓失，心裏是打着一千一萬個早走爲妙的主意，祇可惜另有所懼不敢就逃，微微猶豫間，周志已抓起潘大年退向一旁，緝手劍陣就這剎那間全部解決了圈內敵手，再次移向田耕和馬宏！

申三絕雖死，他那二十幾名手下却毫髮無傷，田耕瞥目看出危機，一拉馬宏騰身到了尚無傷損的手下前面，揮手處，他們很快的分散開來，成一弧形，嚴陣以待緝手近前！

適時潘大年已在周志和宋天雨急救中醒來，掙扎着看清局勢，立即低沉的對宋天雨道：「天雨代我傳諭，緝手速回設陣而待，不久咱們的『接風隊』就到了！」

宋天雨立即傳令，十緝手快捷無倫的撤回，那知就在這個時候，一聲陰森的怪笑傳出，十緝手和潘大年、宋天雨、周志及「南樓」少主的正中間，平添了一個戴着「牛頭」鬼臉的灰衣人！

灰衣人出現，馬宏和田耕臉上頓現喜色，田耕才待開口，灰衣人擺手阻攔，冷冷地當先說道：「你不必說什麽，老夫全看到了，很可惜！」

灰衣人的話很令人費解，不知他這「可惜」二字是指什麽說的。

灰衣人在話聲一停後，目光罩定了遇敵停步被阻於前的十緝手，露齒陰森的又一聲怪笑，霍地轉身，威凌無比的對半躺在周志臂間的潘大年道：「老夫要帶走曹無極，你怎麽說？」

潘大年正和田耕、馬宏對面，灰衣人突降，田、馬二人臉上的神色，和灰衣人阻止田耕開口、田、馬二人恭順的態度，潘大年全看的清楚，一顆心已揪作了堆，雖不識這灰衣牛頭鬼臉人是誰，但由田、馬二人神色看來，知道灰衣人必是身份、功力高過田、馬多多的人物，怕只怕十緝手的劍陣已不可恃，當眞如此，自己和所率弟兄，將無一人能生出棗莊！

灰衣人等待潘大年的答覆，潘大年却思忖着方略，灰衣人十分不耐的道：「老夫再說一遍，要帶曹無極去，能點頭答應，那是你們十三個人的福份，搖搖頭．很簡單，老夫先從所謂『東城』神緝下手，殺一個乾淨，究竟如何，答一句話來！」

潘大年緊咬住牙，忍着奇痛，甩開周志扶着他的手臂，沉聲道：「你摘落面具，報名說話！」

灰衣人突然長嘆一聲道：「你犯了老夫的禁忌，話已不用多說了！」「了」字出口，竟倏忽轉對十緝手道：「太可惜了，老夫說過，如果動上手，要先從你們殺起，休怪老夫，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說着大步逼向最近的兩名緝手，邊走邊道：「老夫殺人前，照例要一現眞正面目，所以……」

「且慢！」潘大年突然揚聲道：「潘某答應你了，你帶人去吧！」

十緝手楞了，宋天雨和周志更是莫名其妙，就是田耕和馬宏也覺得事情突變得反常，剛才潘大年不惜血戰至死，也不答應放人，現在竟會慨然應承，任憑灰衣牛頭面具的人帶走曹無極，豈非蹊蹺可疑？

灰衣人右手已觸及所戴牛頭面具，聞言垂手轉身道：「眞可惜，老夫可以不殺你這十二名手下，但你已犯我禁忌，是非死不可，怎麽辦？」

灰衣人口中的「可惜」，看來是句說慣了的「口頭禪」，並沒有其他的含意。

潘大年這時微微一笑道：「潘某沒什麽好說的，反正這身傷已是十分沉重，和死也差不多了，不過你說過不殺我這些兄弟，可要守信！」

「老夫出言，如泰山般重！」

「那很好，潘某這就傳令。」

潘大年話鋒一頓又起，對包括宋天雨、周志在內的十二緝手道：「放下曹無極，爾等立刻各乘原騎離莊回城，這是命令，不准多言多問，違令以故犯『血符』論死！」

宋天雨剛要開口，潘大年雙目怒睜道：「你有幾個腦袋，還不率隊就走！」

宋天雨不敢再有表示，輕輕放「南樓」少主曹無極於地上，示意周志，向潘大年默然施禮，率領十二緝手飛身上馬，潘大年目注灰衣人道：「閣下該叫田耕等人打開後莊門了！」

灰衣人嗯了一聲，向田耕揮手，田耕心裏是一千一萬個不願意，但不敢說出，祇好喝令手下開了後莊門，宋天雨似乎還想和潘大年說幾句話，潘大年却怒目揮手道：「走！立刻走！」

宋天雨雙目含着淚水，頭一扭，任淚自落，猛提繩韁，率領着全隊緝手飛馳出莊而去。

馬宏提心吊胆，諂笑着走近灰衣人道：「此地相距古城僅二十里，古城相距『不夜東城』三里，二十三里路程，快馬加鞭頓飯時刻可到，您老聖明，『東城』高手兩頓飯時間內，即能到此，在下請教是否應該馬上辦完一切，迅速撤退！」

灰衣人冷冷地道：「召令你們的人近前來，全來，老夫另有安排！」

申三絕、田耕、馬宏等，這次率領的「南樓」門下共五十六人，如今死剩了十七名，還包括田、馬二人在內，現在俱皆移步而前，到達灰衣人的左側，相距丈遠停步。

灰衣人目光罩定田耕和馬宏道：「德州城南關，你們好像忘記了彼此的約定，出事當夜忽無一人伴隨着曹無極？」

田耕沒回話，目光不定，時時瞥望着潘大年，灰衣人嘿嘿兩聲道：「放心，姓潘的死定了局，叫他作個明白鬼再死，有什麽不好！」

田耕連聲應是，接道：「好好好，出事當夜是這樣的，申老三接獲可靠消息，『東城』神緝還要再隔兩天才能到達，正巧手下偵得城外莊上到了幾名美女，是申

老三作主，再加上曹無極堅要當夜去李員外府，和那小嬌娘溫存溫存，所以……」

灰衣人冷冷一哼接口道：「所以現在老夫不能再留你們！」

田、馬二人聽出話鋒不對，尚未來得及應變，劍華突自天降，他們各有一身功力，仍和手下十五名無辜同樣一劍斷首慘死當場！

灰衣人奇異譎詭狠毒的劍法，使潘大年心凜不已，灰衣人在舉手揮劍連殺十七人命後，竟搖頭長長的嘆息出聲道．「眞可惜，爲了整個大事，不得不下這辣手唉！所以說古之帝王誅謀臣於故國破後，是無奈何的事，也是自己不願而十分痛心的事！」

話鋒一頓，霍地轉對潘大年道：「奇怪，你怎麽還不走呀？」

按說灰衣人的這句話，潘大年應該十分驚異才對，那知事却不然，潘大年絲毫不覺灰衣人的話有任何奇怪處，更不想這樣平安而去，冷冷一笑道：「潘某爲甚麽要走？」

灰衣人道：「走能活命，留則必死，難道這種淺顯的道理你都不懂？」

潘大年不知何故，避不作答，反而一指身旁仆臥地上的曹無極道：「你怎樣發落他？」

灰衣人嘿嘿怪笑連聲道：「何不猜猜看，保證你作夢也想不到的！」

「祇怕未必！」

「喔？潘大年，你好像滿有把握嘛？那何不試猜一番？」

「簡單，你要殺了他，屍首留在此處，你却藏身靜待連台好戲登場！」

灰衣人因有那牛頭面具，所以喜怒若不開口時，誰也難以看到，不過當潘大年把話說完之後，灰衣人全身猛地一抖。雖然只是一抖，潘大年似乎更有了把握．冷哼一聲接着又道：「我固然不知道你的目的究竟何在，不過這件事情已經給了我啓示，你和敝城及南樓，都是深仇可對？」

灰衣人這時已壓制下內心的駭凜，冷冷地說道：「潘大年，你還有什麽話要說的嗎？」

潘大年突然哈哈大笑道：「你還有讓我說話的時間嗎？」

灰衣人似極自然的嘆口氣道：「時間是不多了，以老夫本意，眞的不希望殺你，你不比田耕和馬宏他們，他們早就該死，可是如今勢逼於此，唉！潘大年，你……唉！你若仍然能夠騎馬，走吧，老夫還是放你走！」

潘大年正色搖頭道：「我相信你是不會叫我看清面目的了，所以我也不再妄想，我不走，並且勸你還是趕快動手好！」

灰衣人驀地暴跳起來，怒喝道：「放着一條生路你不走，偏偏願意死，說，爲什麽？」

潘大年再次哈哈大笑道：「敵對較搏，你早該殺我，如今却非放我不可，說，你又爲什麽？」

「爲了老夫與你無冤無仇！」

「不，你根本是不會放我走的！」

「笑話，你儘管走，看老夫是攔不攔你？」

「這一點，潘某相信，你是不會攔阻的。」

「是嘍，難道這還不能證明……」

「能！是能證明你不希望我死在棗莊，再說得明白點，你不希望任何一名份屬『東城』門下的屍體，留在棗莊，這和你的陰謀不合……」

「住口！潘大年，你知道得太多了，殺！」

「殺」字出口，灰衣人一步跨到潘大年面前，左掌倏出，並未見他取劍或使用什麽兵刃，但寒光暴射，斜肩帶臂已削到潘大年頸下，好快！

潘大年雖已身受重傷，但技藝功力仍在，怎肯束手待斃，飛縱業因傷重力不從心，遂順勢往左側猛地一滾，險險乎斷臂殘身，寒光削空。

灰衣人一聲冷哼，輕蔑的邁前兩步，橫掌再次削下！

潘大年一滾之下雖說躲過殺身之危，却已牽動左臂斷處的傷勢，痛得猛咬住牙，忍下呻吟，人已有些昏沉，灰衣人再次倏出的殺手，勢難避過，猛一搖頭，使自己稍稍清醒，面向木立一旁的曹無極道：「你小子看看清楚，想想仔細！」

這話使灰衣人業已削到的掌力，倏忽停於潘大年三寸地方，掌力一停，灰衣人沉聲道：「潘大年，你剛才的話是什麽意思？」

潘大年雙目一閉，竟不作答，灰衣人目射煞光，停下的手掌才待向前，潘大年適時開口道：「曹無極，你身爲南樓少主，不會不認識『掌中刃』這門邪功，記住，東城潘某和你南樓十八豪中的三個人，全是因你而死……」

話沒說完，灰衣人暴然壓削下去，潘大年胸前受掌，頓即裂腹穿胸，鮮血狂噴，人被震出數尺，他一口眞氣沒散，道：「你上當了，回頭看！」

灰衣人用不着回頭看，已經知道身後被高手欺近。

他本身已是高手中的高手，對方欺近後最遠不過四尺，而自己仍未覺得，雖說可能正好自己下手殺潘大年，心難二用，但這也很夠凜駭不安的了。

他沒有回身，也沒動，目光掃過潘大年瀕死掙扎的神情，頭一搖道：「是眞的很可惜，他是條漢子！」

身後的人沒答話，連半絲聲響都沒有，他已提聚功力以「天視」之能暗查身後人的呼吸，怪！除非身後是個死人，因爲沒有一點喘息聲音。

越是這樣，他越不敢動，耗了只有頓飯時間，直到眼角映現出兩名「東城」緝騎的影子，身後人仍沒動靜。

兩名「東城」緝騎，就當他的面前，架扶起「南樓」少主曹無極，又自他面前移向左側，最後消失於他身後，他還是沒有阻攔，甚至出聲，祇因身後四尺的那個人沒動。

計算時刻，耗過了半個時辰，他再也沉不住氣了道：「朋友可願稍退幾尺？」

身後仍無人答話，但是清楚的移動脚步聲却聽得分明。

他計算出目下雙方相距已在丈外，以本身功力來說，是可應付任何突然降臨的襲擊了，才倏忽轉過身來。

面前早巳失去「南樓」少主曹無極的影子，也不見有任何一位高手立於當面，只有一支晒衣木叉，在沙地上拖了八尺長的一道痕跡！

他極目棗莊後門直通的官道，太遠了，已有里許路以上，正有一隊快馬，拖着一條長長的灰龍遠去！

他幾乎把兩行牙齒咬碎，這個當上得不小，這個人丟得更大，看吧，自己可怎麽向老二解釋！

是誰有這大胆量，這樣高明的手法，生出這般巧妙的計策來？誰？

他倏忽旋身到了潘大年身前，左手掀起潘大年，右手掌巳貼在潘大年後心上，不惜耗些眞力，也要問個明白。

潘大年在經過他無比深厚的眞力渡氣下，從「鬼門關」上倒爬回來，無力的睜開雙睛，灰衣人鬆脫了右掌。

灰衣人聲調威厲的問道：「告訴我，是什麽人在我背後弄鬼？」

潘大年張張口，欲言無力也無聲。

灰衣人猛一頓足，自身邊取出個「烏木」小盒，姆指頂開盒蓋，一陣奇香撲鼻，裏面還有兩粒金色藥丸，他沉思了刹那，終於取出一丸塞入潘大年口中，放好小盒，重以右掌爲潘大年透渡眞力！

盞茶之後，潘大年臉上泛起紅雲，雙目中也有了光彩，灰衣人方始又鬆脫右手，用衣袖拭去額上汗珠，道：「現在講，誰？誰在老夫背後施這手法？」

潘大年似乎用盡氣力，才吐聲如同蚊哼，道：「不……不認識，金……金衣，金冠，金面具，金……」

潘大年頭一仰，雙眼一翻，巳人事不知。

其實這不怨潘大年，是灰衣人在聽到金衣，金冠，金面具之後，猛地一甩左手，把潘大年扔出數尺，他自己巳快如電掣疾射而去。

凜人心胆的怪事，潘大年在灰衣人走後，竟平飛而起，自街心竄高進入一座窗內。

窗內正有一人，收轉「金鈎」銀綫，原來潘大年是被人以金鈎勾吊上去。

窗內這人高不足五尺，更瘦的可憐，但長着一顆大頭，說玄一點，眞比普通人的頭大一倍。

大頭很快的把潘大年扶起來，自言自語的一面收起金鈎，一面說道：「得快換個地方，那老小子上當只是一時，保準馬上就回來，咱們……哎呀不好，老小子來得比我想像得快，沒法子，借用諸葛先生的妙計，來次『虛虛實實』『險中弄險』吧！」

話聲停，人好快，鑽進板床下面躲藏起來。

果如其言，窗戶被人自外震碎，灰衣人在碎木殘紙飛空下，巳立於房中。

他雙目似電，掃過四外，跺脚恨聲道：「好個潘大年，裝死騙了老夫一粒『再生丸』，還受老夫眞力透傳，老夫不信你能跑得掉！」

再頓足，人巳沒了影子！

妙！床底下躲藏着的大頭，和重傷昏死的潘大年，竟沒出來！

窗前光影兒一暗，灰衣人竟又立於房中，這次他在目光一掃下，搖頭了，接着長嘆出聲自語道：「難道當眞是『一朝叫蛇咬，十年怕井繩』？『金星君』死巳多年，我又不是不知道，這次出山，最要緊的就是因爲巳有實證，證實『金星君』死去，怎地一聽金衣金冠金面具，即頓足而逃，這……這又怎地向老二說？」

他口口聲聲中的「老二」，不知何人，不過他能想及這位老二，可見老二的份量不輕。

他又嘆息一聲，一頓雙足，又沒了影兒。

床下的大頭還沒動，潘大年無巧不巧的偏偏就在這個時候醒轉來！

潘大年所受的外傷，是齊肘斷去一條左臂，說老實話，巳是足可致死的嚴重外傷了。

他的內傷，重過外傷幾倍，其一是腹部裂破，內臟震傷！其二是血流過多，無可補救！其三，眞力消耗殆盡，就是大羅神仙也難囘春，但因灰衣人透傳過部份眞力，使他得能延長生命，又賜他一丸「再生」神丹，平空補充了所失的鮮血，所以他仍然活着。

如今若有上等外科郎中，能爲之消毒縫傷，再經久久休養，他不但死不了，更可活得硬朗。

大頭，正是當代獨一無二的奇才，也正是位醫傷國手，現在只等機會，醫療的機會。

潘大年醒來，正是最好的象徵，也正是應該立刻醫療的時間，大頭却沒這樣作，反而一連點封了潘大年九處穴道，使潘大年再次昏迷。

他剛剛點完九處大穴，灰衣人巳第三次站到房中，這次，灰衣人沒開口，沒移動，甚至閉上呼吸。

這次灰衣人逗留的時間特別久，只是木立不動有三盞熱茶轉涼的工夫，終於搖頭，嘆氣，飛身而出，疾射不停離開了棗莊。

大頭似乎獨具超人的某種感應，這次灰衣人身形剛剛穿越空窗而去，他巳從床下一頭鑽了出來，微仰上身，蛇行窗下，正好看到灰衣人快過「行空天馬」般的影子，射出棗莊。

他毫不猶豫，從床下拖出潘大年，平放床上，快步跑向樓下後進。

不一會他巳捧上一盆滾沸的水，水中煮着雪白的布，布條和兩支能嚇得大人哆嗦的怪狀彎針。

好個怪大頭，解下勁衣，翻轉來，裏兒向外，赫！竟是全副特殊用途必不可少的利器！

摘落鏢囊，倒着傾出內中物，乖乖，是十全十用的各種散、丸、粉劑。

最妙的是，他以小巧而扁的道地「玉屏」細竹挖空作管，置藥其中，外加只怕除他之外別人難識的「貼記」，難怪連「東城」主人都稱他「獨先生」而不名。

「獨先生」，大頭朋友，正用熟練迅捷的手法，洗淨腹間傷口，傾藥於腹，動手縫合。

你愛信不信，完全用的是「皮匠」（鞋匠）手法，雙插綫，廻還針，縫好之後，也像鞋子，保不開綻！

接着，他開始修理潘大年那條左斷臂，這更快了，你三搖頭、兩讚嘆的工夫，他巳大功告成。

最後，他托起正好潘大年壓躺的那一塊床板，自空窗中飛身而下，在一條側巷頭，他早備好了馬，躍身馬上，依舊平托着上躺潘大年的床板，疾馳而去。

他走約一個時辰，一隊人馬眞像是飛也似的闖進了「棗莊」。

人數是二十整，當先一人，五旬以上，好威嚴的一張紫臉，停馬街心，不囘頭，不旁顧，揮手沉聲道：「給我問個明白，記住，不許驚嚇了人，去一個能辦事的，其餘的人給我乖乖坐在馬上！」

一人飛身離鞍，走進一家藥莊，移時而出，直到大隊人馬爲首者的面前，躬身低首道：「跟樓主囘話，是……」他的聲音越壓越低，低到僅僅他和爲首人能够聽到，話不少，半天方才說完。

爲首者直到把話聽完，微一點頭，驀地揚聲道：「一日千里聽令！」

令字出口，巳有一人立於他的面前，眞叫快，不愧「一日千里」之譽。

爲首者聲調稍稍低落，但一個字一個字清楚得很，道：「你先站，持我拜帖，直投東城！」

「一日千里」應聲而去，一閃不見。

「不夜城」，傍依「小清河」頭，背靠「古城」，四郊恰爲「桃林」，桃林盛產大如「銀杏」的「小蜜桃」，它不像「肥城」桃子那麽多水，那麽膩，而是清、香、脆、甜。

「不夜城」相距以「銀瓜」名傳天下的「姚溝」也不遠。

所謂「銀瓜」，也是「香瓜」，其色銀白，大如小兒圓枕，甘甜勝蜜，香無可比，今人曾有一句「山東土包子」而嘲笑魯籍人氏，誰知「銀瓜」熟日香十里，鄉人反譏城裏人。

指揮如神助　揭露假樓主

是掌燈時候，「不夜城」成了名符其實的「不夜城」。數不清的晶燈，數不盡的燈籠，正中城門四開，丈八寬十丈長的巨索吊橋放落，城中人來人往如同穿梭，好熱鬧，招呼聲，嘻笑聲，遠傳於城外。

城門口的八名守城漢子，既沒穿勁衣，更不携兵刄，一色的銀白長衫，望之文彬，不像武夫。

城門上方，一排兒高挑着八盞斗大明燈，另外十六盞「氣死風燈」，照向城外，於是城裏外亮成一片。

城門口外的寬長吊橋上，站着四個人，三老一少，都是長衫，福履，三老中，一高兩矮，那個年輕人，身量最高，比高些的老者還高上兩寸。

高身量的老者，古銅色長衫，貌如宿儒，目光遠眺於野。

兩位矮老頭兒，更好認，一黑一白，五十多歲，是藍色長衫。

年輕的，也是一身銀白，其所不同於守護城門的八名銀衣人者，是雙袖口間，多了一道紫紅寸寬的邊兒。

年輕人臉上帶着焦愁，緊咬着兩行牙齒，目光貫注極遠的遠處。

黑、白二矮老中，白臉的十分沉靜，只是微皺雙眉，黑臉的就不同了，濃眉鎖成一字，滿面愁霜。

老少四人似乎站在橋上很久了，到現在誰也沒有挪動。

起更啦，傳來梆聲！隨着梆聲，突然間「不夜城」似乎又比剛才亮了許多。

不錯的，城內外一共又多點着了一千支晶燈，只是這種變化外人難知，份屬「不夜城」的人，不論身份，職責，當全城明燈突覺較前亮些的時候，無一不知這是起更的「燈號」。

剛起更，遠遠的巳傳來了一匹快馬奔馳漸近的蹄聲，至於吊橋上的老少四位，不由都睜大了眼。

蹄聲傳來時還有二里，瞬間人馬影兒巳出現眼前，黑矮老頭兒目光四射，聲調急促地說道：「是獨先生，他手裏托着一個人，十有八九是……」

他話沒說完，年輕人又一聲驚呼道：「那是我爹！」

話聲未止，人巳如疾箭般迎上前去。

獨先生人馬巳近吊橋，他看到年輕人急迎豹身形，立即揚聲喝道：「潘義讓路，招呼『靜修閣』火速準備醫護百物！」

潘義，「鐵掌奪魂」潘大年的長子，也是「不夜城」主的第三門徒，聞言身形於空中一旋而囘，其疾無倫的穿過城門狂奔而去。

獨先生時巳人馬到了橋上，別看他手裏托着潘大年，目光如電早巳看清站於橋上的三人，他馬不停蹄沉聲喊道：「趙老大快些準備，『南樓』曹老兒就到！」

白矮小老頭一聲驚哦，身形閃處人巳投進城中。

獨先生人馬巳到達城門，再次揚聲道：「李老費費心，調導『奇幻隊』，應付那個心懷叵測的厲害人物！」

李老，那位高身量穿古銅色長衫的老人，聞言長眉一挑，沒看見他如何作勢，人巳站到獨先生馬屁股上道：「先生請說詳細些。」

獨先生頭都沒囘道：「咱們『天地廳』裏會，最好李老能把城主以次管事的好手，全招呼到廳，大家來拿主意。」

李老應一聲好，馬上頓足疾射而去，獨先生策馬直奔「靜修閣」。

約隔獨先生囘城盞茶時刻，「不夜城」中，突然又加倍的明亮起來，城中間那九丈正方畝圓的高圍牆內，牆頭上升起高插雲端的斗桿，桿上吊起兩盞斗大紅燈，「不夜城」更增加了華麗。

就在紅燈升起時，煞是怪事，「不夜城」中頓即鴉雀無聲，街巷行人無不加快脚步各囘居所，於是「不夜城」光明依舊，却無人影。不論明處，暗地，眞的是巳經看不到一個人，但是這並非是指說你看不到的地方也沒有人。

「不夜城」的「天地廳」內，自「不夜城」主起，到份屬金、玉、銅三牌神緝領隊止，八十七位武林一流高手，正坐分「燕尾」，香茗一盞，等候着馬上就要來到的獨先生。

獨先生來了，東城主人首先含笑起座，餘衆更自離席相迎，獨先生進廳就抱拳，連連作揖，聲聲不敢，落座後，獨先生

首先報告出目睹經過，言語之中，對那灰衣幪面人的功力，由衷的感覺到凜懼和驚駭。

他說明經過後，目光很自然的向羣俠一掃，突然咦了一聲，說道：「怪，趙老二呢？」

趙老二，正是那位黑矮小老頭兒，他根本就沒有移動，至今仍然站於東城外吊橋上面。

獨先生問到他，趙老大接了口道：「老二今夜總輪值，在城門口！」

獨先生急忙說道：「趙老大快些把老二請回來，南樓曹老兒就到，他和曹老兒當年有段事還沒了，這次……」

話沒說完，座上一中年文士打扮的人，已離座而起，面對東城城主道：「屬下去換回趙二俠可好？」

城主微頷首，文士移步已到廳外，好快，剎那後，黑矮小老頭兒趙二俠，冷着一張臉到來，一言不發，只向城主施過禮，悶坐座上。

眞叫巧，趙二俠剛剛坐好，已有人持帖報進道：「南樓曹樓主率衆來拜。」

「列隊，亮燈，迎！」

城主傳下諭令，但眞正前往迎接的人並不多，有李老和另外三名老者，城主在前，很快的到了城門口。

虛套客氣話講過後，迎客城中，直進「天地廳」。

重新擺座，南樓曹樓主天啓，和東城城主宋介夫，互對席上，這在地主的東城來說，是很看得起曹天啓了。

曹天啓十分坦誠，喝過一口香茗後，席上抱拳對宋介夫道：「宋大哥，小弟那個不成材孽子，是否業已正刑服法了？」

宋介夫肅穆的把頭一搖道：「沒有，說老實話，曹兄今夜若是不來，明晨小弟就要派人相伴世兄前往南樓了。」

曹天啓雙眉一揚道：「宋兄，並非天啓不明是非，不懂好歹，只因按公決規律，犬子已該服刑就死，怎地……」

「曹兄不問，小弟也將說明內情，十數姦殺命案，誠然皆世兄所爲，但彼時世兄已難自主，所以小弟必須等待曹兄降駕，另謀善後之策。」

曹天啓神色一變道：「宋兄之言驚人，顧聞其詳。」

宋介夫目光一掃獨先生，道：「此事始末，小弟道義好友『獨先生』知之最詳，可以向曹兄講說明白。」

獨先生時已站起，曹天啓目光盯住獨先生身上，拱手爲禮道：「天啓曾聽人言，先生爲今之奇士，盼不棄開誠指示。」

獨先生不作虛套，還禮道：「這件事說來話長，恕在下長話短說，不久前，在下接獲消息，曹世兄心慕京華風光，北地山水，有意率衆一遊，彼時，消息中透露，此爲有人慫恿世兄，而此人，似與『東城』『南樓』皆有深仇，當時因不便阻止世兄北遊雅興，遂早作防護，在偵得貴樓十八豪中，申、田、馬三位早爲敵用時，始知大禍已發，正欲加派高手，世兄已中敵謀，服下奇毒春藥，致血案橫生……」

「且慢！在下心有所疑，不知可否動問？」

曹天啓先掃過開口說話的部下一眼，然後笑對獨先生道：「他是敝樓總管，也是老朽堂弟，人稱『大小由之』曹恒。」

獨先生笑對曹恒道：「久仰大名，曹弟何疑，儘管請講當面。」

「獨先生恕過，曹恒所疑者，乃申、田、馬三位，就算已懷異志，先生若非彼謀，似乎不應悉其一切。」

「不然，事乃本城高手暗偵而得，並曾盜得彼等施於貴少樓主之春藥一粒！」

曹天啓接口道：「此藥可在？」

接話的竟是東城主人宋介夫，道：「在小弟身上。」

宋夫介祇說了這五個字，沒有再表示意思，因之曹天啓皺皺眉頭，不得不明索道：「宋兄可能將藥取來小弟一觀？」

「當然能，只是要請曹兄忍耐片刻，因爲現在還不是時候。」

「不是時候」一說楞了曹天啓，不過他身爲南樓主人，深知身份，不便接口的，自然祇好強自忍耐着。

此時那南樓總管曹恒，再次問及獨先生道：「曹恒得知獨先生爲東城宋城主座上貴賓，自亦知獨先生言出如律，今之季布，只是曹恒職責所在，遇疑不敢不問，如果有不週地方，希望先生担待一二。」

「總管客氣，請直問，老朽直答。」

「如此則曹恒先謝，請敎先生，事發之時，既然貴城高手已在暗窺動靜，怎不加以阻止呢？」

「問得好，彼時無據，況貴樓高手，進藥而爲貴少樓主私用，身爲東城緝隊者，似乎不便多事。」

「也對，曹恒再請敎，貴城所獲申、田、馬等三人，起意背叛敝上，這消息來自何處？」

「消息來源萬無一失，老朽敢以本身一切及敝城清譽作證，可靠至極，因目下尚未到達揭露之時，老朽不能應命直言，請恕過。」

「這也可能，曹恒還要請敎，是那位高手於德州城外擒得敝少主的？」

「本城王牌神緝隊領隊，人稱『鐵掌斷魂』的潘大年。」

「這怕不實在吧？」

「曹總管，這是實在的話。」

「先生有所不知，敝少主那身功力，雖申、田、馬三人聯手，亦難爲敵，潘大俠功力似與申，田等伯仲間，又豈能擒下敝少主人？」

「總管不知內情，動手時，貴少主人業因連日爲藥物所迷，功力失去十之六七，所以未盡全能，已被擒獲。」

「獨先生，敝少主有申、田、馬等高手在側，那一戰必然十分……」

「不！彼時申，田、馬等、正各尋所歡，當發覺貴少主已被擒後，始疾追不捨於棗莊，攔住了潘老弟。」

「不敢欺瞞先生，曹恒正是隨同樓主自棗莊來，只見滿地屍體，皆敝樓精壯，申、田、馬等亦斷魂於彼，却未見貴城一名死者，何也？」

「申三絕與潘老弟互搏而亡，潘老弟裂腹、斷臂，爲老朽救回，至於貴樓餘衆好手，皆被主使彼等背叛貴樓的灰衣幪面人所誅……」

「獨先生，不是曹恒胆敢狂妄，先生這幾句話，似乎很難令人相信，請想那人既已說動田、馬等人背叛敝樓，他們自然已成同道，同道相殘而又正當面對貴城高手之時，這似乎不太可能吧？」

「按說是不可能的，但事實上不止可能，並已如此，原因簡單，那人仍怕僅僅死一貴少樓主，在人物證全之下，貴樓主就許放棄成見不與敝城爲敵，如此豈非所謀成空，所以要殺盡貴樓人，這樣當貴樓接應到達現場，祇見親友死難，不見敝樓殘屍，況少主亦死，此時假若有人挑進三言兩語，南樓東城頓成仇敵，成仇自然難免血搏，血搏結果，勝者慘勝，敗者滅亡，那時正入陰謀者心願，此爲一石二鳥借刀殺人之計……」

「且慢且慢，獨先生，敝樓少主並未喪命棗莊，先生推斷種種，豈非……」

「正因老朽洞察其奸，未中其計，暗以傳音指示潘老弟，又以奇兵於極險中救去貴少主人，方始令灰衣人前功盡棄而含恨逃退！」

「這樣說來，敝少主應該是已經明白中人毒計的了？」

獨先生道：「正如總管所言，他那時是明白了。」

曹恒還要開口，曹天啓揮手道：「够了，一切聽小畜生的供訴，自知眞假！」

宋介夫雙眉微微一聳道：「曹兄，在下有個不情之求，要曹兄作主。」

「這怎敢當，宋兄指示就是。」

宋介夫道：「法不傳六耳，曹兄可還信得過小弟，隨小弟秘室一談？」

曹恒神色倏地一變，接口道：「主人身繫南樓存亡，祈多考慮。」

「哼！」曹天啓沉哼一聲道：「宋城主在他東城之內，留下我們，一令傳出即可如願，何用行詐，你給我少開口！」

「是是，但屬下職責有關，祈樓主恩准進退相隨。」

「不准，並不得擅離此廳！」

他話聲一頓，轉向宋介夫道：「宋兄請指引，咱們走。」

宋介夫離座肅讓，曹天啓拱手還敬，最後雙雙把臂而退，大步兒出了天地廳。

好個獨先生，當宋介夫與曹天啓離廳之後，立刻揚聲傳令道：「自此時起，直到南樓主人和城主再次降駕止，不論東城，南樓何處門下，皆不得擅離此廳一步，違則以武林『血符』執法，就地格殺！」

這諭令傳惱了曹恒，他猛地起座沉聲喝道：「獨先生，你這算什麽意思？」

獨先生從容答道：「意思明顯，不許任何一人離廳！」

「獨先生，南樓兄弟並非爾東城下卒，你這諭令過份了些！」

「老朽是以『血符』傳諭，總管若不健忘，貴樓主離廳前曾當衆說過，雖閣下總管之尊，亦不得擅離此廳！」

曹恆語塞，臉上泛起殺氣，恨聲道：「好得很，曹恒只求未來江湖路上，得能再會先生。」

言下之意，已存敵仇相對之心。

獨先生不再理睬他，接着傳令道：「夜值弟子聽令，立即三亮紅燈，各守職區，不得有誤！」

廳外有人在暗處相應，並揚聲道：「靜候示下今夜行令！」

獨先生震聲道：「三報三十六計！」

廳外寂然，不問即知，嚴令已在秘密傳遞中。

此時「天地廳」後一座朱紅樓頭，宋介夫正相伴着南樓主人曹天啓，他倆間隔着一張八仙桌兒落座，另一張單擺着面當他們的太師椅上，坐着那個曾是階下囚的曹無極。

曹無極右側，一排四張太師椅，椅上坐着兩名少女和一位老頭兒一個年輕人。

開口的是宋介夫，他是向曹天啓說話，道：「曹兄業已聽過令郎的自述，也聽過命案中幸存不死的人證指認，大主意要曹兄拿了！」

曹天啓一張臉蒼白中泛露汗珠，雙目閃射着殺人兇光和些許惱恨，沉聲向乃子喝道：「你……你就這麽傻……」

宋介夫接口道：「可不是小弟胆敢批評曹兄你的不是，曹兄請自問，在未曾親聆令郎坦誠之言之前，是否會以仇我之心而視？是否也中了他人的毒計？若屬實，曹世兄有多少經驗，又怎怪他陷身入謀而不覺呢？況申三絕、田耕、馬宏等人，乃兄之親信，自更怨不得世兄了。」

曹天啓長嘆一聲道：「話是不錯，但那畜生他姦殺人命，證物確實，又怎能脫身事外？」

「脫身事外自不可能，但如果必以規法處治，豈非又正中他人之謀，不是小弟多心，若世兄服誅，你我遲早將爲此而失歡成仇，遲早難免一場血戰，因此這事必須想個三全的辦法出來。」

曹天啓搖頭嘆息道：「宋兄玉成之德，小弟永感不忘，畜生雖說陷身陰謀，行難自主，但事後生畏而殺人滅口，情理難容，若不處以規法，茲後我等怎能服衆，宋兄，小畜生他是死定了！」

宋介天道：「事有商量，事一處，小弟業已全部說好，以重金相報，不再追問，世兄處，只求曹兄領回貴樓，嚴加看管，所幸其本身功力已失八九……」

「這不妥當，有背昔日誓言……」

宋介夫不容曹天啓把話說完，已以低到只有他倆能聽到的聲音接口道：「曹兄，要緊的要從世兄身上，追查出那灰衣人是誰？有否其他主謀人？貴樓及敝城尚有何人參與其事而背叛我等，這些，要比處治世兄來得重大！」

曹天啓聞言微露駭色，道：「貴城也有叛徒？」

「不止有，人數至少在三人以上，曹兄知道，緝隊外出有一定時日，至日則必有『接風隊』前往中途接迎，此次亦然，但接風隊竟被人假傳諭令，引向歧途，若非獨先生始終暗隨潘大年身後，非但令郎早已喪命敵手，而敵方借刀殺人及移禍江東的『一石二鳥』之計，此時怕也已如其願了！」

曹天啓聞言老臉發紅，宋介夫沒有說錯，當他接獲密報，知道乃子可能在危險下，立率高手接應，中途又獲乃子已被擒往東城的消息，心中頓生將與東城誓不兩立之意，萬幸東城主人手下有位奇才的獨先生，方使眞象大白，並能保全乃子，否

則此時……

想到此處，心頭猛地一凜，只顧接獲消息立即行動，竟忘記追查消息來源，此事如果不弄個明白，將來勢必仍落他人謀算之中，於是頷首道：「小弟瞞不過宋兄去，這件事該感激宋兄和那位獨先生，好了，小弟因事關己，方寸巳亂，宋兄指示今後應該如何才對？」

「有三件事曹兄注意，一是暗暗追查所獲消息確實的來源！二爲返回南樓，立即秘密調查全樓親信，找出可疑之人，其三是萬一又興怪事，千萬沉着，先與小弟通個消息，能够如此，相信敵仇亦難奈我何！」

「小弟定當遵囑而行，對了！宋兄，獨先生說那灰衣人功力高絕，並巳習成絕跡武林近百年的『掌中刄』歹毒奇技，宋兄可曾想過，他是何人？」

「想過，答案却是空白。」

「有朝一日宋兄想通此事時，千萬給小弟送個信息。」

「那是當然。」

宋介夫這話說出，東城和南樓雙方主人，因爲南樓少主妄行而相會的事，應是巳經告一段落。

曹天啓難得東來，宋介夫身爲主人，按說當該請曹天啓父子作客數日才對，但是他們算得上老朋友了！彼此多多少少知些心意，更不必虛套，因之作主人的宋介夫含笑說道：「是眞不巧，否則你我豈不正好把臂小遊這濱海風光。」

說是濱海，其實那還要跑上好幾百里路呢？這不過是「話中意」「心上情」罷了。

曹天啓一聲長嘆道：「古人詩話語句中，有什麽『悔叫夫婿覓封侯』，宋兄，今日小弟，實是有『悔爲江湖武林人』之感！」

「曹兄說那裏話來，些許小事，莫非能使英雄如曹兄者，心灰意懶嗎？」

「宋兄，這不是小事了，南樓百年盛名，幾乎沉淪不拔！」

「錯了，曹兄，惡徒陰謀，非我之咎，曹兄，莫忘東城南樓西堡北寨，都肩負着天下重任！」

曹天啓搖搖頭，又以一聲感嘆當作回答，默然刹那，他突地目射寒光罩定乃子曹無極身上，道：「畜生，你就這樣的離開東城？」

曹無極竟神色可怖的冷笑一聲道：「我功力巳失十之七八，今生再難恢復，難道爹還怕我跑了？」

「可惡的畜生，你竟敢跟我這樣說話，我看你是……滾！」

一聲滾，曹天啓反掌巳甩到曹無極左頰，連人帶所坐的椅子，全打倒地上。

曹無極由地上爬起來的時候，目露狠毒陰險的兇光，偷窺着曹天啓，臉上掠過一絲獰笑。

宋介夫正在阻擋曹天啓，是背對曹無極，曹天啓的視界，自然被宋介夫完全遮住，旁坐的兩位姑娘，被突發的事故所震，不便窺看，那老者這時巳起座帮同宋介夫勸慰曹天啓，因之曹無極目光神色，只落在那年輕人的眼中。

年輕人頭一低，雙目微闔，正避過了曹無極突自驚覺失態後的注視。

曹天啓告辭了，盛怒下，堅請宋介夫以「武林枷」鎖起曹無極，以囚犯樣兒帶返南樓。

宋介夫勸說無效，只好傳諭令人取枷，此時那年輕人突然起立，向宋介夫道：「小弟突覺不適，可容告罪先退？」

宋介天自是允許，年輕人又向曹天啓告過罪，先衆人一步離開了「朱樓」。

這時的「天地廳」中，正因獨先生一道令諭，使氣氛頓感緊張，尤其是那南樓總管曹恆，臉上的獰容始終沒有消失。

突然，廳外侍役弟子揚聲報道：「郭五爺到！」

一聲「郭五爺到」，自獨先生起，凡屬東城高手，無不紛紛起座，一齊迎上，這情形使南樓總管曹恆心頭震凜，不由的仔細注目。

郭五爺郭眞，正是剛剛在朱樓之上，假言不適，早一步退出的年輕人。

是時曹天啓率衆駕臨東城，落座「天地廳」，郭眞沒有在場，因爲他正陪伴着遠來東城探望他的師妹，那武林人稱「天黑幻影」的童瑾。

郭五爺郭眞的出身，凡屬東城的人，全知道，他是東城城主宋介夫的五師弟，也是宋介夫恩師的獨生子，有着這種關係，郭眞在東城等於是一半主人。

郭眞進了「天地廳」，笑對衆人拱手，直說不敢當，然後就和獨先生雙雙移步靠窗的角落，低低的談說個沒完沒結。

這情形看在南樓一衆高手眼中，除了一位有心人的總管曹恆外，別人沒注意，可是東城一千英雄，全巳感覺出事不平常來了。

因爲郭眞一向沉默寡言，待人接物含笑有禮，像今朝這種當着南樓來客，毫無顧忌的單拉着獨先生低說沒完的事，是破天荒的第一遭！

再看獨先生，這位一向遇事從容，言語幽默，談笑詼諧的「智多星」，如今是神情沉重，頻頻頷首，神態肅穆，這代表着是發生了足以震驚天下武林的大事！

南樓總管曹恆是有心人，始終在注意着獨先生和郭眞，尤其是郭眞，曹恆是久仰其人其名，也是他非認識不可的人，當然不會放過任何機會。

但曹恆無法聽到獨先生和郭眞的對答商談，雖巳暗施「千尺縮音」的功力，依然聽不清所談內容，直到最後，隱隱約約聽到獨先生說：「五弟！是不是再求證一下，或是和……說明，然後……會好些？」接着是郭眞的話道：「出奇制勝，二哥，我當這責任。」

「不，由我來，五弟，你最好現在就退走。」

「也好，我不遠去，以便隨時接應二哥。」

談話到此爲止，郭眞轉身步向廳外。

曹恆怎肯放過這好機會，揚聲道：「請敎閣下可是『玉龍』郭眞？」

郭眞停步側身而抱拳道：「不敢，在下郭眞，曹總管有何吩咐？」

曹恆一笑道：「郭大俠這可是開我的心了，地處東城，郭大俠乃城主師弟，吩咐二字，豈不是有心要曹恆的好看？」

郭眞依然含着微笑道：「總管別太講究字意了，貴樓主與敝城主言談正歡，稍待將移玉至此，總管若是沒什麽指教處，在下還有事務未畢，恕罪告辭。」

曹恆之意，本要借適才獨先生傳諭之言，阻止郭眞離開，一聽樓主即歸，並且樓、城未曾交惡，於是乎改了本意，拱手笑道：「曹恆只是心慕高人，想借此拜識，以便他日討敎，郭大俠旣然要務未畢，請恕曹恆不知之罪。」

郭眞一笑也拱手爲禮，和正好送行出廳的獨先生平肩走下，到達廳門口，郭眞壓低聲調道：「二哥，多留心這位總管，他不簡單！」

獨先生頷首作答，返回廳中，郭眞却大步轉向左方後進去了。

移時，宋介夫和曹天啓的談笑聲遠遠傳來，又刹那，人巳進廳，曹無極身戴重枷，使南樓羣雄一呆，那曹恆却露出特殊的笑容，雖然笑容瞬間消失，但未能瞞過正在注意他的獨先生雙目。

一城一樓主人進廳，雙方手下自是紛紛起座而肅立恭迎，宋介夫正禮讓着曹天啓落座，倏地，獨先生沉聲大喝道：「且慢！」

他雖然只呼喝出一聲「且慢」，事實上全廳的目光巳移注他的身上。

他大步地立於曹無極面前七尺，手指曹無極道：「朋友，事到如今，你似乎不必再裝扮南樓少主的身份了吧？」

一句話說驚了衆人心，最最吃驚的是總管曹恆和曹無極本人！

獨先生不容曹無極開口，再次上一大步厲聲道：「你當『鬼醫』奇術，天下無人識得？哼！」

話聲一頓，揚呼道：「煩請李老，取來整罏好醋，一盆炭火，一柄鋒利薄刄刀，我要親自剝下他這張假皮，看看他的眞正面目！」

曹無極先時所受的突如其來的震撼，尚未恢復，現在再次的凜驚像重錘般搥到心上，神色陡變，明眼人巳全看出不對來了。

獨先生却不算完，沉聲再次大喝道：「說，你究竟是誰？」

也許曹無極心神被震撼得巳然無主，也許他的經閱差了一點兒，他竟說出最不該說的話，道：「不管我是誰，你也不敢奈我何！」

曹天啓神色早變，閃身移步而到，曹恆護主也飄身侍立一側。

曹天啓厲聲道：「匹夫冒我之子，不說實話，老夫活劈了你！」

這曹無極如今證實是假冒了，他驀地哈哈狂笑起來，雙手微一用力，鎖枷頓即碎散，飛落一地，接着以目中無人的神態，掃視了衆人一遍，道：「曹天啓，你當小爺高興冒充你那個軟骨虫的寶貝兒子？哼！就憑你要活劈了小爺，只怕還差着勁呢！」

「好匹夫，你就試試看！」

曹天啓話到指下，掌亦隨之攻到，南樓絕技的「九空指」，點出三十六幻影，「無影掌」反正十八拍，直欺對方的身前十二死穴！

詎料這名假冒曹無極的狂徒非但不避，竟以南樓的「九空指」對「九空指」，無影掌打無影掌，一時啪，叭之聲不絕，到頭來曹天啓被震退五尺，那人也僅僅退了三步，是半斤八兩互無勝負！適時廳外人影微閃，郭眞巳立於那人身後五尺，那人竟無所覺。

曹恆正面對郭眞，自是看清楚，眼珠一轉沉聲喝道：「匹夫再不束手就縛，你是自速其死。」

那人哈哈大笑道：「井底之蛙，妄自說天，死？哈哈……誰敢要我死？」

曹恆不知何故，突然向那人身後指點道：「匹夫你回頭看！」

那人果然回頭，正和郭眞面面相對，心頭猛凜，曹恆適時疾射進步，雙掌貫以全力，沉聲喝道：「老天死爾！」

接着嘭嘭兩聲，齊中那人的軟肋和後心，那人面色頓變，張口噴出血箭，射程丈遠，以驚駭和一種難以形容的神色，愕然看着曹恆，一步，再退一步，搖搖欲墜，緩慢的掙扎的，舉起右手　指着曹恆道：「你……你下手……下手殺……殺我，你……你知道……我……死……曹……曹無……無極死……」

他眞氣巳散，仰面而倒。

郭眞在他身後，手心托住了他的後心，輕輕將他放倒，怪的是郭眞的右手竟沒有抽出來，俯身耳貼他的心口，看似在聽他的心還跳否。

沒人注意他，因爲曹天啓正虎目洒淚，曹恆低頭肅立，頻頻自語道：「主人請施罰，小的一時收手不及，氣惱恨怒下，忘懷少主下落要緊……」

曹天啓無力的揮揮手道：「不怪你，這匹夫的功力不下於我，若非你先引他失神，就算施出全力，未必能够成功。」

曹恒也落下淚來道：「可是少主下落自此中斷，小的好恨，好悔！」

獨先生在旁接口道：「恨不必要，悔是眞的，其實總管業巳看到我們郭五弟立於其後，實在應該多攷慮攷慮，他巳是羅網中鳥，插翅難逃！」

曹恒連連應是道：「先生敎訓得對，只因當時見他功力甚深，誠恐難制，又沒想及少主下落的事，才……唉！這件事我將痛苦一生，痛苦一生！」

郭眞從旁勸慰道：「總管不必自責過甚，當着主人的面，我是只論事實，少樓主被擄禁巳非一日，若是不幸，只怕早巳遇難，如果至今未死，相信主謀者還不會因爲一個事敗而死的手下，來怒殺貴少主的。」

曹恒道：「這何以見得？」

「簡單，這人冒充貴少主時，貴少主如果巳無利用價値，巳被慘殺了！」

對，郭眞的解釋有理，也是事實。

郭眞接話時，人仍俯於那人身上，這時方始站起，對曹恒一笑道：「總管好厲害的『紅魔掌』力！」

曹恒一楞道：「郭大俠看錯了吧，那是主人所授的『赤砂手』！」

郭眞一笑道：「由此可見，在下對武林奇特技藝，所知是何等淺薄。」

獨先生目視郭眞，郭眞微一頷首，獨先生才轉對曹天啓道：「樓主，死是死了，這人是否可以令人抬埋入土？」

曹天啓道：「獨先生，以理而論是當該，但是我有意一見此人眞面目，煩請先生……」

獨先生笑道：「樓主過信我那些唬人的話了，試想此人爲手術易容，皮、肉早已結合爲一，又有什麽方法……」

曹天啓還沒接口，曹恒已搶先說道：「然則先生那薄刀、炭火、醋，是欺人之談了？」

「欺人未必，易容之術最怕醋、火交攻，此人自是明白，突聆此言，心胆一寒，忘懷手術易容，而非使用藥物可比，於是心虛之下露出破綻！」

曹恒似誇讚實嘲諷的說道：「先生『險中弄險』，似乎可比『空城』之諸葛了，只是萬一失誤，先生，那就不好『玩』了！」

獨先生話不饒人的，一笑道：「總管說的是，不過眞要說起『弄險』的話，總管才是『弄險』的高手！」

「此言恕過曹恒不解，請直說。」

「總管若無九成九把握，只憑老朽『攻心』之一試，就敢暴施殺手，須知老朽萬一失誤，還可拉回話頭，賠罪道歉將事化解，而總管全力致命的兩掌，有個失誤的話，可就眞的是痛、恨、愧一生了！」

曹恒的老臉白了，他應該是被說羞而紅的才對，也許這像嗜酒的人一樣，有的越喝臉越紅，有的却越喝越白！

郭眞善解人意，一笑道：「二哥，這可不是小弟偏向着人家曹總管說話，曹總管出手，是在曹樓主之後，那時業已有足證，證明死者並非南樓少主了！」

「對對，對極了，正因如此，我才敢全力進擊！」

曹天啓呆立着，對這番答對像是根本沒有聽到，宋介夫搖頭而嘆，上步手扶着曹天啓的肩頭道：「曹兄，在小弟處歇幾天吧，對世兄的事，小弟份當負責，立即派出好手。」

曹天啓並非眞的傻楞木立，而是正在仔細的回味着曹恒和獨先生的答對，並且由這些答對中，回憶起愛子三番兩次向自己要求北遊的往事。

他曾幾次嚴拒愛子的請求，理由正當，東城南樓西堡北寨，爲武林萬衆矚目的地方，身爲南樓少主，出遊北地，非只帶給東城困擾和痲煩，甚或引出意想不到的事故。

最後他之所以答應了愛子，是曹恒的解勸，曹恒暗示也許愛子觸動成家之念，到北幾省小遊，百益而無一害。

當時他曾有心先給好友東城主人一個消息，以便照料監管，也因曹恒一句「不便過份招搖」而作罷。

陪伴愛子的人選，更是總管曹恒自十八豪中挑選出來的，據東城主人由獨先生方面所獲了解，也曾由僞冒愛子已死惡徒口中證實，自申三絕起到馬宏止，三名高手都已早存異志，這些事太巧，巧到令人心驚胆寒！

宋介夫的留客言語，他聽得明白，有心故作無心，轉對曹恒道：「你認爲如何？留得嗎？」

曹恒忠心不二，恭敬說道：「小的斗胆直言，爲了方便偵索少主下落，留幾天是有益無害。」

曹天啓道：「我是怕暗中主謀的匹夫藉此機會前去南樓，那就得不償失了。」

曹恒想了想道：「主人顧及也對，或是小的先趕回去，那就萬無一失了。」

獨先生在旁接話道：「對，這是兩全其美的方法，不過，總管也不忙着立刻去，玩一天，明天一大早起身，這樣方便多了。」

其實這叫廢話，時已三更多了，非明早動身不可，根本沒有「玩」的時間。

曹恒沒反對，曹天啓點了頭，事成定局。

宋介夫馬上吩咐手下，代曹恒等人安置，他和曹天啓及獨先生與郭眞，把臂同到朱樓。

乍離大廳，走到長廊，李老不知何時已等在廊頭，宋介夫正覺奇怪，郭眞已迎上前去道：「李老如何，全準備好了？」

李老肅色道：「好了，趙老大和趙老二已上了道，三十六緝隊已派出了十二隊，只缺曹樓主的一件信物了。」

郭眞嗯了一聲，轉對曹天啓道：「樓主可能信得及郭眞？」

曹天啓笑道：「老兄弟你這是見外的話，要用啥，說！」

「小弟要向樓主討件信物，一件能使南樓上上下下裏裏外外聽命的信物！」

曹天啓沒開口，宋介夫已接了話道：「五弟，你不嫌這太過份？」

曹天啓又是一笑，自身畔解下那「南樓」主人的「金樓令」，令交郭眞，點頭道：「老兄弟，你要的就是這個，拿去，不過老兄弟爲我南樓存亡奔波，你可不能眞叫我這南樓主人一點氣力不費喲！」

郭眞看了獨先生一眼，笑道：「就知道是瞞不過樓主去，樓主，天亮後，等你打發去了曹總管，就輪到你快馬晝夜的疾趕了。」

「成，有老兄弟這句話，怎麽說怎麽好，老兄弟，現在『金樓令』在你手上，有句話我可要交待明白，南樓存亡重，犬子生死輕，別顧忌，放手幹！」

宋介夫也懂了，雙眉一鎖道：「五弟，你好大的胆！」

獨先生笑道：「城主若怪，先怪罪我，城主，從明天天一亮起，咱們是雙管齊下，東城的叛徒也該逼他一現原形了！」

宋介夫雙目神光倏射，說道：「有把握？」

郭眞接口道：「有，大哥，朱樓上仔細談。」

話聲中，他將「金樓令」交給了李老，道：「一切如議，李老辛苦，千千萬萬請寄語趙老俠兄弟，莽撞不得，要等小弟人到再明着幹，『掌中刄』不是普通功夫，何況牽一髮而動全身！」

李老接令之後，一笑道：「放心，誰誤了事，我活揪下他的腦瓜子來！」

說着只見人影一閃，李老已失踪影。

曹天啓目睹東城上下一心，和人人皆有一身罕見奇絕的功力，不由感慨倍生，讚嘆的說道：「東城南樓西堡北寨，說來雖是平分武林共維正義，其實只怕南樓西堡北寨聯合的實力，仍非東城可比，不怪惡不沾東城，禍不延東城了！」

宋介夫含笑搖頭道：「曹兄，不管你是如何讚小弟這東城，那全沒用，記取前人之訓，『脣亡齒寒』和那『大厦之將傾，獨木難支』！」

曹天啓頓足嘆息道：「人道我南樓只顧充實己力，忘懷精選先定其格的格訓，如今看來，是未得其利，已蒙其害，只怕十八豪中忠心不二的好弟兄沒有幾位！」

這種個人的感慨的確是使別人很難接話，因爲勸慰也不是，不理自更不是。

不過這難不倒獨先生，他微笑着說道：「樓主，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如果不嫌我狂妄，敢與樓主作次賭約，貴樓十八豪中，至少有半數以上是忠貞不二的漢子！」

曹天啓被引得笑了，道：「十八豪是我南樓稱誇的行列，也是我南樓進則稱雄，退居自保的勁旅，若只半數稍多忠心不二，獨先生，我南樓已是危如分綫而繫千鈞了！」

「不然！」獨先生正色道：「浩然正氣，可敵萬邪，樓主，我等已準備不日之後，南樓『景閣』之上，叨擾樓主一頓無二佳饌。」

「獨先生，若眞還有那一天，曹某當親自把敬三杯。」

郭眞在旁笑着接口道：「樓主，在下奉勸於這幾天內，多多練練手腕，免得到時敬酒手酸腕痲，擧不動那夜光之杯。」

曹天啓笑了，笑得十分開懷，宋介夫也哈哈不絕，滿天愁雲憂霧一掃而光，適時也恰好登上朱樓。

× × ×

千條萬道細而強勁，無與倫比的金光，穿越雲層，射透黑暗，大地露出曙光。

「不夜城」，每天在這個時間，方始熄去燈火。

萬千燈火乍熄，雖說天色已是黎明，但整個城區，仍在半陰沉黑暗籠罩中，稍遠就看不清楚。

「不夜城」那根高插雲天的「燈杆」上，這時却升起了一面「白緞底」正中有座「金燈」圖記的大旗，巨旗臨風招展，威嚴無比，也驕傲無比。

城中居民早起的多，現在當然該說是太早了，但仍然有人已經起床操作，不過這些必須早起外出操作的人，當抬頭看到這面巨旗後，竟悄沒聲的又退回居所，重闔門戶不再外出。

一家如此，家家如此，所以在東城主宋介夫陪同南樓主曹天啓，有獨先生、郭眞等人相伴，爲南樓總管曹恆及南樓所有隨從高手送別時，「不夜城」的街道上，不見一個人影。

曹恆只當起程時辰太早，及城中居民已獲城主通知今早送客，因而無人外出，所以並沒有當一回事。

曹天啓在曹恆臨行前，一再囑咐，叮嚀，關懷南樓子弟及自己家小，那不是矯作，是發乎於衷。

曹恆請示樓主歸期，獨先生竟代答說道：「總管，那很難說了，宋城主和貴樓主道義之交，多少年來難得把握暢敘，不過總管放心，日期雖然難定，時間絕不會久。」

郭眞接上一句道：「也許快到出人意外。」

曹恆面當自己主人，發不得「無名火」，只好對曹天啓道：「屬下斗胆進言，少主被擄，十八豪中竟有叛徒，這種種似有『山雨欲來』之勢，盼主人能够早日歸去。」

曹天啓沒答話，微微一點頭，已揮手示令動身，曹恆不再多話，盡過禮數，率領南樓高手疾馳而去。

曹天啓目送曹恆遠去之後，方始抬頭掃視那面大旗一眼，目光又移向街道之上，低低地說道：「宋兄，貴城似乎已在搜捕叛徒了？」

宋介夫坦直無隱的說道：「不錯，已開始了一個時辰啦。」

曹天啓很想問問是怎樣偵察法，但轉念到這屬他人秘密，遂將話忍下。

宋介夫早已看出內情，一面肅讓曹天啓客廳中坐，一面邊走邊道：「敝城子弟外出，皆有『時日誌』爲憑，以此盤問可疑者，十分容易。」

曹天啓心裏有數，人以光明磊落待我，遂很自然的伸手把住了宋介夫的手臂。

客廳剛剛坐定，已接連有三次急報，前後僅僅半頓飯的光景，「不夜城」叛徒無一漏網，遺憾的是，六名叛徒俱皆自盡，未能獲得半句內情。

這情形使宋介夫悲傷而憤怒，獨先生却含笑安慰，他認爲這樣很好，沒有任何牽連，也就不會因牽連而生疑詐，由疑詐而演變到一種可怕的後果！

至於獨先生這種解釋的根據，曹天啓是心不服想問而不便問，宋介夫是根本沒問，郭眞只是和獨先生會心頷首，他不用問，於是東城追查搜捕叛徒的事，就這樣輕淡的過去。

早點用過，宋介夫笑對曹天啓道：「曹兄，我不留你了。」

曹天啓一楞，正要開口，郭眞已接着宋介夫的話鋒道：「樓主不必多問，由在下伴送，請隨在下來。」

曹天啓看着宋介夫，宋介夫笑道：「曹兄放心，世兄的下落，此去必有消息，只盼曹兄勿忘這次教訓，重訂鐵律，仁恕待人。」

曹天啓沒話好說，在郭眞引路下，竟沒出廳門，按動機關，自廳後靜室而轉到秘道，並且由郭眞安排更換衣衫，秘道盡頭有人早已備好兩匹玉駒，馬來甬道，出得秘道，曹天啓這才發現，東城已在背後數里以外。

秘道出口是阡陌中的一戶農家，曹天啓暗暗點頭，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看來自己相差宋介夫遠甚，南樓防患種種設施，更差東城遠甚！

目下，曹天啓和郭眞，並未改變形貌，僅僅是換了衣衫，由郭眞前導，走的都是小路，罕遇行人，自離開東城就縱馬疾馳，正午停於一處荒野林中，曹天啓暗暗計算，一口氣急急趕了百十里路。

林中歇馬，曹天啓心中暗笑，行時未見備有水糧，如今倒要瞧瞧這位被東城主人譽爲「人中龍」的郭眞，有甚麽辦法解決人、馬的吃喝！

豈料剛剛縱馬林中，人影閃處，林木深處走出兩名大漢，前一名大漢，恭恭敬

敬向郭眞施禮道：「屬下見過五爺。」

郭眞揮手道：「見過樓主，時間相差多少？」

大漢向曹天啓行過禮後，道：「回五爺，五爺早到了一盞茶的工夫。」

「早些勝過晚了，來，立刻進食，你順便報告各方消息。」

另一名大漢已挑來兩盒食物，不但菜好飯香，並有美酒，在進食間，一名大漢開始溜馬，接着以黑豆加食，一名大漢坐於郭眞身側低聲說道：「李老轉報，南樓總管一行甚快，沿途並未打尖，僅購買乾糧，似有連夜疾馳之意。」

「嗯，說說趙老俠兄弟方面。」

「是，趙爺兄弟是今天清晨過的江，不久前接獲轉報，今天傍晚可抵南樓。」

曹天啓從看到林中設站，備全飲食馬料一節，已對郭眞佩服得五體投地，如今竟不由接口道：「啊！好快呀。」

郭眞笑道：「不能不快，趙老兄弟的遲或早，關係着貴樓存亡大事！」

話鋒一頓，轉向大漢道：「我與樓主的行速，和曹總管一行比較起來，誰稍快些？」

「五爺你快，若能仍按這種走法，必然會先渡過長江，若以南樓爲目的地，則將早到兩個時辰！」

「很好，前面各站，可有報告？」

「有，全是一樣傳話，不誤時事！」

「能如此，我就放心了，『金牌緝隊』是甚麼時候渡江的？」

「回五爺，一至六隊是緊接着趙爺渡江的，七至十二隊是五爺來前一個時辰渡江的！」

「他們慢了，可有申述？」

曹天啓心中一動，以東城來說，當家主自然是城主宋介夫，但是現在旁聽郭眞和大漢的答對，似乎郭眞這位年輕高手，在東城中有無上的權威。

「金牌緝隊」只聽城主調令，如今却要跟郭眞報告，稍遲片刻，並須有所申述，郭眞若無過人之能，宋介夫又怎會授以全權！

他正思忖間，大漢已接口道：「有，『金牌副總領』親自申述，說在『下江渡口』前百里地方，發現一隊可疑人馬，爲了偵索這隊人馬的來路，暫避『隔江驛』約一個時辰，所以稍誤渡江時限。」

郭眞聞言竟緊緊鎖起雙眉，不僅停杯止飲，並且神色凝重。

曹天啓是遇難多了警心自生，道：「郭老弟，這隊人馬可能是衝着南樓來！」

郭眞這時已有方策，抬頭笑對曹天啓道：「樓主，在下本來是不希望說『是』，不過事實上使在下不能說『不是』！」

曹天啓慨笑道：「正好，老夫早已蹩夠了窩囊氣！」

郭眞笑道：「不瞞樓主說，只怕樓王還得再忍一忍。」

「有這種必要？」

「樓主，這不是某一方面的人物，專對『南樓』而發的勁卒和陰謀，凡是武林江湖中人，俱皆明白『不夜城』『武揚樓』『仁義堡』和『龍騰寨』是四家一體，牽其一必動餘三，樓主，事實如此，這又怎會是僅僅對付貴樓的一戰呢？」

曹天啓面色變了，道：「這樣說的話，是誰？誰有這種魄力，雄心？誰又敢如此企圖目無我等？」

郭眞嘆了口氣道：「所以嘍，敝叛徒自盡，獨先生說是很好，原因就在這裏，我們這位對手，高明萬分，死士千百，陰謀怕人，我們必須加倍小心謹愼的去應付才行。」

曹天啓突然想到一事，道：「郭老弟、宋兄可曾知會過『西堡』『北寨』？」

郭眞頷首說道：「在獲知敝城『接風隊』被誘赴他處後，那時獨先生救回潘大俠，敝城主已立即知會『西堡』、『北寨』嚴防了！」

曹天啓安心的吁嘆出聲道：「這多少使人安心……」

「正好相反！」郭眞突然接口道：「只怕仍是太過遲緩。」

曹天啓神色又變道：「郭老弟，這話可有根據？」

「有！北寨說遠，也不過『唐山』地區，西堡雖在涼州，但『子午嶺』上設有堡站，以時日來說，消息業已送達五天，至今仍未獲回示，樓主，這能不令人担心嗎？」

曹天啓有些「遇事多往好處想」，霎眼道：「對了，也許貴城『下江口』所遇的那隊人馬，是來自『西堡』……」

郭眞不待曹天啓說完，已笑道：「樓主大概忘記，我們所訂規法中，那條有關率隊而出的律令了，再說如是西堡人馬，敝城焉有躲避的道理，自更不會說『偵索』二字了。」

曹天啓老臉發了紅，自嘲的說道：「眞是老來無用，竟糊塗至此！」

郭眞誠坦的說道：「在下看法正是相反，忠誠仁義的人，遇事才多往好的方面想，所謂『以君子之心度人』。」

曹天啓尷尬而笑，默然刹那後，深深長嘆一聲道：「君子可欺以其方，像曹恆，眞論身份，是寒族中的堂房兄弟，只因已出『五服』，套句江湖話說，是『剛剛沾上八竿子的邊兒』，先父人太古板，才沒有把他提升到『族堂座上』，可是自我主理南樓，立刻升爲總管，誰能料想得到狼子野心……」

郭眞搖搖頭接口道：「樓主，莫非你疑及貴樓總管了？」

曹天啓聞言一楞，道：「難道不是他在作怪？」

「樓主，至少在下沒這樣說，並且在下記憶所得，似乎敝城上下也沒人說過曹恆總管可疑。」

「這……」曹天啓搖着頭，愕然中還帶有些兒不悅的意思道：「不錯，自宋城主上上下下的確是沒人說過曹恆不忠，但明裏暗處，對答示意，使老夫在在感覺到貴城中人是指說他曹恆可疑，所以……」

「且慢！樓主，最好舉個例聽聽。」

「可以，郭老弟，譬如安排我們起程事，秘密而不使曹恆知曉，貴城更早已悄悄派出十二隊金牌緝手，並有趙氏雙俠和李老先走站，這些……」

郭眞哈哈大笑出聲，這突如其來的大笑，不但使曹天啓中斷了話鋒，也使曹天啓在不悅中加上了惱火，因之目射寒光盯

注着郭眞，要看郭眞怎樣的解釋！

郭眞似乎並沒有發現曹天啓的神色不對，笑聲止住後，從容而平靜的說道：「樓主，這話可有證據？」

曹天啓眞的惱火了，沉聲道：「郭老弟，雖說如今我南樓危在旦夕，雖說犬子生死下落要貴城費心探覓，雖說貴城爲助我南樓，出動數十高手，但老弟你這般辱我，我也難以忍耐！」

郭眞臉上帶着令人難測高深的微笑，含笑中而直搖頭，當曹天啓話聲止住後，郭眞竟仍如適才所講的話，又說道：「沒有這樣嚴重，不過，樓主仍須拿出點兒證據來……」

「郭眞，別的不說，你們十二隊緝手和趙、李三人渡江的事，可是剛剛你這名手下親自說的！」

郭眞一笑道：「樓主信了？」

「我爲何不信？」

「樓主又爲何深信不疑？」

「這個……」曹天啓答不出話了。

郭眞又一聲哈哈道：「樓主，俗話有『目睹未必皆眞，傳言那裏有實』，况事實勝於雄辯，樓主您仔細看！」

「看」字出口，郭眞手已指向曹天啓背後，曹天啓轉首回顧，面色陡變，在他背後，一字排立着趙氏黑、白二矮、李老、獨先生和東城主人宋介夫！

曹天啓好沉穩，面色陡變下，很快的恢復了自然，含笑自地上站起，向宋介夫拱手道：「宋兄，這又是施的那種『妙計』？可把小弟弄糊塗了，你非先解說一下不可。」

宋介夫雙目精光暴射，逼視着曹天啓，根本不去答覆。

郭眞時已站起，冷冷地說道：「朋友，事到如今，你若再冒南樓主人曹天啓的身份，那就太不自量力了！」

曹天啓神色沒動，只是一皺眉頭道：「郭眞，你這算什麼？」

郭眞聲調更冷了，道：「這要問你自己！」

曹天啓掃視宋介夫等人一眼，又回盯着郭眞，刹那之後，恍有所悟的噢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原來是你們東城在打我南樓的主意，擄我之子，巧佈疑陣，一切全是你們的安排，如今，剩下我一人，被誘來此地，哈哈……宋介夫，只可惜曹某也不是省油燈，殺了我，你們仍然得不到南樓！」

郭眞根本不理睬他，對宋介夫道：「城主，沿途可將惡徒等皆已斬除？」

宋介夫頷首道：「果如五弟所料，萬辛一切早有準備，敵手只有六十二名，功力技藝全屬一流之選，可惜一人也沒有脫逃！」

郭眞臉上雖然有了些許眞正的笑意，但仍然十分鄭重的問道：「那位假的總管曹恒，只怕並沒有在被擒殺之列吧？」

獨先生微笑着接口道：「有件事却出乎五弟你的預料，這次鼠輩以『苦肉計』外帶『移花接木』和『暗渡陳倉』，一共來了百三十二名高手，已有百二十名被戮，此地困住了這位假南樓主，另外一個地方，那位假曹恒也正在掙命，不過五弟放心，在『化骨香』下，他必死無疑。」

郭眞劍眉一挑道：「是『毒先生』下的手？」

獨先生頷首道：「五弟別怪，是我請他出手的，因爲我們必須小心，不能使鼠輩有一漏網！」

郭眞嘆口氣道：「事已辦了，小弟再說什麽也晚了，只盼這種事，今後不會再有。」

獨先生鄭重地說道：「五弟放心，愚兄保證下不爲例。」

郭眞一笑，倏地轉對曹天啓道：「朋友，事到如今，似乎已沒有必要再彼此多費什麽話了，朋友，百三十二名高手，等於是全斷送在朋友你的一念錯誤下，朋友，請你以眞正面目和我們東城上下作次坦誠……」

「住口！」這位假冒南樓主人的江湖客，沉喝一聲，止住了郭眞的話鋒。

獨先生在一旁提醒郭眞道：「五弟當心，他要作困獸之鬥！」

郭眞只以微微頷首，當作回答。

江湖客一變先時的神態，橫掃過郭眞及所有的東城高手後，突然幽幽一聲長嘆道：「眞可惜，你們太過聰明了！」

言下之意，東城上下人等的聰明，和輕易的消滅掉這一次的詭譎事件，並無可取可賀之處，而是極爲不智的行爲。

獨先生是有心人，神色一變道：「你就是那棗莊現身的灰衣人？」

江湖客似乎根本不屑於理會獨先生，目光冷注宋介夫身上，搖頭一嘆道：「宋介夫，自今天一戰之後，老夫爲江湖武林含悲，對你尤甚，你那獨步天下使武林震駭的『九九神燈』和『龍隱劍法』，亦將成爲歷史陳跡。」

郭眞橫身相阻，江湖客聳肩一笑道：「郭眞，這次老夫雖然並不贊成進擊東城，但却沒有想到結局這般，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你太會隱藏，所以也可以說此次慘敗，皆因有你，郭眞，你想老夫還會讓你這個人爲東城所用嗎？」

郭眞冷靜的出奇，笑一笑道：「朋友太過高抬我郭眞，棗莊以『空城之計』，當你之面架走已死的南樓少主，那是敝城的獨先生，救回潘大俠的也是他，至於在下只是個充數的，像在下這樣的人，敝城可說多過江河之沙！」

江湖客哈哈大笑道：「郭眞，你不必要給你那城主師兄保留顏面，這次事件沒有你，如今身坐『不夜城』中的城主，是老天而不是他宋介夫！」

郭眞突然面色一冷道：「話說多了無補於事，朋友，我請你報名，露出眞正面目！」

「可以，只要你能勝過老夫雙掌就行了！」

「在下不敢說能，但是已經非試不可了。」

「對，試試吧，反正結局一樣！」

「只怕未必，一試之後，結局應該兩種，一種關係我郭眞，另一種……」

江湖客哈哈大笑，笑聲阻止了郭眞的話鋒。

獨先生適時肅色對江湖客道：「朋友

，掌中刄固然算得上是歹毒兇狠一門功力，但不是絕無破法，更不是天下無敵！」

江湖客輕蔑的一掃獨先生道：「棗莊鎮內，老夫猜到你藏身於老夫曾經去過的樓中，可對？」

「不錯，你前後去過三次！」

江湖客雙目陡射寒光，道：「大概你藏在床下始終沒動吧？」

「不錯，我始終沒動。」

「你這般大胆？萬一老夫床下搜看，你豈非……」

「你是該搜搜床下看的，可惜你却沒有！」

「哼！潘大年還活着？」

郭眞突然接話道：「朋友，沒用了，你就算再拖上一個時辰，也不會再有接應了！」

「哼，老夫不信這個，你也知道！」

「信不信任由朋友你，我只是告訴你一個事實，今日拂曉，敝城搜捕叛徒時，並非眞如所說全部自盡，所以當我們起程後不久，你那兩位接應就遭了報！」

「哼！你不在場，憑其他的人，休想成功！」

「我曾說過，像我郭眞這樣的人，敝城中多如江河之泥沙，朋友，相信你該知道敝城的那座『大千閣』，主意是我出的，上當的是你那兩位好友。」

江湖客的臉上，第一次出現驚駭之色，沉默刹那，江湖客突然厲吼一聲道：「郭眞，老夫今天要活劈了你！」

話到人到，掌已先人而到，一取郭眞左胸，一斬右肩及頸，快逾閃電，挾疾風勁力劈下！

郭眞雙足半毫未動，只是身形微微一矮，雙掌互合，看似一式極爲普通的「童子拜佛」，插向江湖客的雙腕之中！

江湖客識貨，倏忽收勢暴退八尺，冷冷地哼了一聲道：「難怪你狂，原來身懷『小寒山』獨絕的『血佛化魂指』功，你當這就能難住老夫？」

他說話歸說話，人並未曾停步，在暴退發話時，已二次撲上，依舊是雙掌齊下，也仍然斬劈原先的部位！

郭眞更妙，竟也來了個「外甥打燈籠」，照舊是身形一矮，雙掌互合插向江湖客雙腕之間。

江湖客一聲冷哼，身形一滯，雙掌猛沉而回收，十指箕張，抖彈直取郭眞的兩隻手背，應變之妙和指法之奇，使旁觀的李老及趙氏黑白二叟全不由驚啊出聲！

詎料「慣騎馬的慣摔跤」，郭眞驀地哈哈一笑，互合的雙掌依然互合，起勢看似稍遲江湖客，但在江湖客沉掌化指的刹那，郭眞的雙掌竟追上對方，就在對方由掌變指箕張欲彈的當空，郭眞十指先敵一毫以「鐵弦手」彈中江湖客的雙掌心，江湖客一聲厲嘯，雲翻而出三丈，十指下垂，鮮血順指縫流滴下來！

郭眞並未追逼，只是威凌的說道：「朋友，請報名再戰！」

江湖客雙手微甩，接着十指伸屈刹那，怪事，鮮血立止，雙手也變作深灰而微帶黑色，那張臉，却仍是先時模樣，所不同的是他的雙眼，光色變的碧綠，森然而有鬼氣！

獨先生大驚失色，對郭眞道：「五弟留意，他懷具『鬼門』的『化血功』！」

江湖客桀桀怪笑道：「算你識貨，想個破解的辦法吧！」

說着，他一大步一大步的逼向郭眞。

每走一步，雙目中的碧芒就亮上一分，而雙手的顏色，也漸漸由微黑深灰變作赤紅！

郭眞仍然沒有挪動，不過目光却一瞬不瞬的罩定江湖客。

郭眞的衣衫，霎時竟無風自動，由微微搖擺而到如臨狂飆。

這情形看在獨先生眼中，頓即提高警覺，悄悄囑咐李老和趙氏二老道：「我雖不知道郭五弟是提聚什麽功力，但已看出敵我雙方這次交手，是生死存亡的關頭，『化血功』爲武林三大邪功之一，至今還沒聽到過誰能化解，自然更提不到抵抗和粉碎這種毒功，所以我們要提聚功力以應突變，並作萬一之時接應五弟之用！」

李老和趙氏二老互一頷首，倏忽列作品字形，悄悄地向前欺近。

這時，江湖客相距郭眞約丈五，仍在步步接近，李老等緩緩前移，也差不多到了郭眞身後丈五地方。

郭眞劍眉倏忽一挑，沉聲道：「請李老速退，至少退到三丈以外。」

三丈以外差不多正是原先立處，這豈不是等於多餘的欺前接應？

李老聞聲停步而微楞，郭眞已再次急聲道：「李老請快，越快後退越好！」

李老已看出不妥，正要和黑白二老退回，江湖客驀地大吼一聲道：「來不及了郭眞，老夫就多帶上這三個老匹夫的狗命，這樣省事得多！」

人在空中，雙掌及臂已呈血的顏色，目光陰森碧綠如同鬼魅，雙臂開揚，一股令人窒息的血腥氣，已籠罩全場！

郭眞時已顧不得再作警告，身形倏地筆直起空，左手猛地凌虛向前一推，狂飆暴起，掌影化作萬千，那股令人無法忍受的血腥氣息，頓即消失的無跡無影。

右手適時凌虛推出，正迫上江湖客全力撲下的眞氣內力，驀地一陣凜人心胆的旋風，絞磨的鬼嘯傳出，江湖客被震翻十幾個跟斗，由空中震落三丈以外，砰的一聲跌臥地上，雖然馬上就爬身而起，但已看出是受了極重的內傷，他並以一雙長袖遮蓋住雙手及腕，使人沒有辦法看到他雙手及腕究竟是否受了傷！

郭眞也在風旋鬼嘯聲中，倒翻而出，一落兩丈，接着猛退五步，未能站穩，坐於地上，他坐下之後，雙目即已闔閉，口角鼻孔，滴流出幾滴鮮血，面色奇俊中透着蒼白和疲乏，胸間喘息起沉不已。

李老和黑、白二老，當風旋鬼號聲起的刹那，疾縱倒退，正好倖脫出三丈圈外，並未感覺出敵我雙方適才凌空一擊有多大威力。

獨先生已一步跨到郭眞背後，李老及黑白二老，正欲撲向江湖客，獨先生沉聲說道：「且慢，迅速圍立五弟身前，代爲護法！」

三老聞言而立，分作三方立於郭眞身前五尺地方，俱皆虎視眈眈着五六丈外的江湖客。

獨先生一人步前，緩向江湖客欺進，邊走邊道：「我獨先生非要看看在下究竟是誰！」

江湖客沒有挪動，雙目微啓，先時碧綠鬼芒業已消失無踪，正因爲雙目微啓，所以心細的獨先生，也無法看出江湖客現下的傷勢，也難以推斷如今江湖客是否還有再戰之能。

獨先生所以請同李老及黑白二老，一是爲了替郭眞調息療傷護法，再就是不希望三老犯險而遭遇意外。

不過他却一定非要上前不可，否則就無法揭開這一次陰謀的由來，和幕後主使的那人，及種種詭譎事態。

他當然十分小心，首先說的那句話，別當無關緊要，那正是獨先生自防防人前的試探。

他走得並不快，但相距僅僅數丈，再慢也已走到丈外地方，他停下步來，雙目寒光盯着江湖客道：「朋友，你還有再戰之能嗎？」

江湖客沒開口，仍沒挪動，就像一尊石像般，峙立如山！

這氣勢，使獨先生不敢再往前面欺近，也知道江湖客是不會開口答話，於是哈哈一笑道：「你的功力究有多深，我不知道，但是我對五弟郭眞的功力，却知之甚深，他受了傷，不輕，若非拚命是不會再提力相戰，你呢？」

江湖客像塊化石，連本來起浮甚快的前胸，如今也停止了鼓動。

獨先生哈哈一笑道：「我想你的功力和郭五弟平平，這樣現在你也是很難再搏戰，朋友，是我去揭你的人皮面具，抑或是你自己報名和自己動手？」

江湖客如同殭屍死人，連一絲絲熱氣都沒有，自始至終不言不動。

怪的是獨先生竟沒向前，別人還好過，那脾性火爆的趙氏二老俠黑矮叟，這時已急得一勁兒咬牙，由不得揚聲道：「老獨，你同來護法，我來揭他的狗皮！」

他性爆人急動作快，說着已閃身疾縱而到。獨先生神色陡變，伸手攔住黑矮叟，黑矮叟不等獨先生開口，已揚聲道：「老獨你別攔我，我是揭定了這老狗的皮，我知道也許會把這條老命扔在此地，那不要緊，刀尖舔血，遲早是『瓦罐不離井口破』，只要老獨你接手快，準能把這狗皮揭開，留他和我拚骨！」

「骨」字出口，黑矮叟身形一滑，已閃過了獨先生，獨先生這時業已沒第二條路可走，緊隨着黑矮叟身後撲向江湖客！

怪而妙的事發生了，始終沒有挪動過的江湖客，却在這個時候，動如脫兔，一聲清嘯如過渡流星疾射遠去，等黑矮叟和獨先生在微一猶豫再想追時，已然不及，只急得黑矮叟直跺脚，連連喃喃怒駡。

獨先生臉上露出尷尬神色，拍拍黑矮叟肩頭道：「這要怪我太過小心了。」

宋介夫笑着大步迎前，道：「小心駛得萬年船，這匹夫功力極深，剛才萬一生變極不值得。」

黑矮叟本想說上幾句「刺話」，但因獨先生的聲明，宋介夫的勸慰，他把話忍了下去。郭眞調息未畢，衆人遂蓆地而坐，靜待郭眞自醒。

黃昏已近，郭眞緩緩睜開雙目，微抬頭看到正好環立於前的諸老友，不由感激的一笑，宋介夫伸手扶起郭眞，獨先生不待郭眞詢問，已開口道：「在五弟調息時候，我小心過份，竟使對方兔脫……」

郭眞肅色擺手道：「是先生救了趙二俠，那時小弟還沒敢調息療傷，對方仍有再戰搏殺我們一位或兩位的功力！」

話鋒一頓，黑矮叟正要開口，郭眞已變爲微笑道：「不過趙二俠功勞不小，那幾句意欲拚死而留下對方的話，促使對方不戰而逃，否則後果如何還眞難預料。」

同樣的意思，郭眞只是換了個說法，已將黑矮叟一肚皮的不高興，打了個烟消雲散，換上欣慰喜悅。

宋介夫關懷自己的小師弟，低低地說道：「覺得如何？剛才那凌空抵掌，對方看不出傷何處，師弟你……」

郭眞聲調更低，道：「請師兄傳令，即刻回轉東城。」

宋介夫心頭一凜，不安和關懷之情現於神色，不過他並沒有多問什麽，立刻傳令疾馳回城。

東城傾師犯　北寨枕戈迎

在宋介夫傳令起程後，僅隔半頓飯光景，在相距郭眞適才調坐地方，右向里許的一座小樹林中，那位冒名南樓主人曹天啓的江湖客，正坐於地上，極緩慢的以一柄尺長小鏟，挖掘着地上的泥土。

他挖得很慢，也很吃力，一鏟鏟地將濕土堆於所挖的坑外，每挖十幾次，總要休息片刻，由此可見剛剛和郭眞凌空抵掌，受傷不輕。

他挖了半個時辰，汗已如雨流滴，衣衫後背前胸一片濕痕，那土坑也不過才三尺深，四尺寬和七尺長。

他搖搖頭，又舉起小鏟子，僅僅挖了兩下，已難勝力，嘆息一聲把小鏟子平扔坑中，用足踏踹土內，喃喃道：「想不到郭眞這小子，竟然懷具『天禪佛掌』罕絕功力，一震之威，傷得很重，連個五尺深坑全沒力量挖掘，唉！」

一聲唉，搖搖頭，他竟合衣緩緩的坐於坑中。坑深三尺，他坐於坑中，頭在坑外，雙手開始將坑沿濕土扒回坑中，移時，已自腰際埋起。

莫非江湖客要未死先自埋？否則他這是想幹什麽呢？

果然是自埋自，他埋的只剩下兩隻手和一個頭了，在事實上，他已沒有辦法再將手、頭埋起，不過一個人如果決心自埋自「死」，似乎不必一定埋個全身入土，反正死是死了，一死萬了！他閉上眼，由神色上是看不出他的變化，但那外露而仍然帶有血痕的十指、手臂，却漸漸失去血色，最後變作死人般的蒼白！

黃昏、靜夜、三更、近曉時分，夜涼如水。小樹林中，三尺坑中已堆集了二尺土，二尺土上是江湖客的腰部以下，頭，手輕堆土上，不管這時是什麽人看到，毫無疑問的認定坑中所埋的是個死人。

眞是死人嗎？看，死人鼻中正有兩道白氣吞吐不已，哎喲，恐怕是死者太「屈」，暴屍過久，身受日月精華，業已成精

成怪？

您別笑，仔細聽，仔細看，小樹林外來了人！

古人說：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俗語有：久行夜路碰上鬼！

現在，江湖客全應了這兩句話。

時近拂曉可還沒到拂曉，說老實話，在這個時候，除了急症而請郎中，官驛緊急軍情外，在外走動的人，十有八九是不甚正當。

人共三個，是邊走邊在講話，話聲不高，但因爲時已近拂曉，天靜人靜，所以話聲雖低仍能傳遠。

其中之一聲急而暴，道：「吳老二，你究竟是怎麽說，快！」

吳老二陰陽怪氣的道：「你可眞急，比他媽的和崔寡婦睡到床上還急，喔？」

急暴的聲音更加急暴，道：「吳二，你娘的少囉嗦，講一句，東西是什麽時候分？」

吳老二大概因爲對方稱呼越來越不客氣，有些生氣，說話更像溫吞水，道：「什麽時候能急出你杜禿子的『急驚風』來，東西就什麽時候分！」

杜禿子急暴已到了炸點，道：「吳二，你娘的可是自找難看……」

吳老二更樂了，一聲嘻嘻道：「杜禿子，我吳二不信你發發狠就能咬了我的鳥去，少來這一套，還是省氣力用這顆禿頭去鑽崔寡婦那褲襠吧！」

杜禿子這一下是「火頂門」，一聲怒吼罵道：「老子不能揍得你小子直叫娘，老子就是狗養的！」

他剛剛作勢撲上，另外一人適時出手攔住，並以一種極爲怪道有些娘娘腔的聲調道：「吳二，這可就是你的不對了，你明知道杜禿不禁挑逗，却偏偏挑逗他，杜禿你呢，可也太過急躁些，你也不想想，他吳二能不分出來嗎？又急的那一門子？我說吳二，講一句，是什麽時候什麽地方分？」

別聽聲音來論斷一個人，這娘娘腔調的人，說話出口，吳二竟一變嘻笑之態，十分恭敬的說道：「還是三爺您老聖明，試想這次所獲，我吳二能獨吞嗎？他杜禿子一心想早去孝敬崔寡婦，恨不得現在就分到手，可是他忘了這檔子事還正在熱頭上，一個弄不好，咱們都是一條死路，三爺您老說，我現在敢分給他嗎？」

娘娘腔的三爺嗯了一聲道：「你顧忌得對，不過先說個時間叫杜禿放心，似乎並不礙什麽！」

吳老二道：「三爺萬安，我吳二在這個時候約出三爺和他杜禿來，就爲了分東西！」

杜禿子在一旁接了話，道：「你他娘的，能早放出這個屁來，不就沒有剛才那番……」

吳老二沉聲接口道：「是你自己叫崔寡婦那洗脚水，冲昏了頭，你怎不想想，若不爲了分東西，這個時候出來去荒郊，是要找鬼呀！」

杜禿子聽不得吳二老提崔寡婦，聲調突轉憤怒，沉聲道：「吳二，老子警告你，你他娘的再敢提到崔寡婦，老子非擠出你——他娘的蛋黃來不可！」

娘娘腔的三爺接上話道：「得啦，都省兩句，辦正事要緊。」

這句話有無形的力量，杜禿、吳二果然都沒再開口。

他們邊作爭執邊向前去，這時已經到了江湖客自埋的小樹林邊沿上，吳老二手指樹林道：「三爺，東西就埋在這座小樹林裏，我前頭帶路。」

三個人大踏步進了樹林，眞叫妙透了，竟筆直的奔向江湖客自埋的地方。

走着，首先是吳老二，暴然止步，瞪着一對大眼珠子，臉上顏色變作鬼模樣，手抖着，那種驚懼樣子，使緊隨他身後的三爺，也不由的打了一個哆嗦。

走在最後的杜禿子，既看不見吳二的表情，又沒去注意某個正好半遮住他視綫的地方，竟錯認已經到了埋藏東西的地點，立刻由旁側大步趕上，道：「我的氣力大，讓我來……」

下面的話還沒說出口，人已踏到江湖客自埋的坑邊，目光掃處，他張大嘴巴說不出話了！

這時，娘娘腔的三爺已恢復了平靜，不過聲音還有些顫抖，聲調也極低，道：「吳二，這就是你埋那東西的地方？」

本來不是，那地方還要再往前丈多遠，可是當三爺問出這句話之後，吳老二心中猛地一動，立刻頷首道。「誰說不是，可是現在……」

娘娘腔的三爺想了想，道：「吳二，今夜你可是當眞要把所埋的東西大家分了散開？」

「誰說不是，不過……」

「眞是如此，你怎麽不帶鏟子來？」

一句話問短了吳二，不過他在微一愣楞下，頓有計策，道：「我在此地藏着一把鏟子，所以……」

「鏟子呢？」娘娘腔仍然追問下去。

吳二早已想好了步數，不慌不忙的轉過江湖客自埋自的土坑，走向一株樹後，接着從另一邊轉出，雙手一攤道：「沒有了！」

娘娘腔的三爺，那兩條長長彎彎如同畫眉女人般的眉毛，突然擠作一字道：「吳二，你敢在我的面前搗鬼？」吳二想過了，三爺的這句話他更早已料到，要說搗鬼，那沒冤枉吳二，不過吳二知道，一時半刻之間三爺是找不出證據來的，所以他馬上抗聲道：「三爺聖明，我吳二有幾條命幾個胆子，敢在三爺您老面前搗鬼！」

話聲一落，不待娘娘腔三爺再問問題，手向土坑中的江湖客一指又道：「我吳二判斷，這是太過倒楣的巧事！」

杜禿子想不明白，道：「巧？他娘的，這巧的什麽？」

吳二頭一搖，長長嘆息一聲道：「事情大概是這樣，坑裏這老小子死了，他家的人，不知什麽風吹的，放着墳地不埋人，竟選中了這座樹林也沒關係，偏偏正巧掘坑掘到我埋東西的地方，於是乎……」

「於是乎東西就被人家順手牽了羊，於是令你吳二就沒什麽責任了，可對？」

吳二聰明，聰明人都會藏拙，把頭一搖，鄭重其事的說道：「這怎麽能說責任了啦，東西是我埋的，如果不能找出它的下落，哼！」

他想以一聲怒哼作結，杜禿子却不放過他去，道：「哼沒有用的，吳二，你說吧，如果不能找出這順手牽羊的人來，你怎麽辦？」

「放心！杜禿子，我找得到他！」

「當然，等太陽從西方出的時候。」

「杜禿子，少說沒用的諷刺話，我吳二不是盞省油燈！」

他聲調一落即起，轉對三爺道：「三爺你老請說個時限吧，過了時限我吳二不勞費心，會自己了斷！」

娘娘腔的三爺，冷冷地一笑道：「吳二，事出意外，說來不能怪你，所以這時限嘛……還是你自己說吧。」

吳二心裏在暗罵三爺刁猾，神色上是十分恭順，道：「話不是這樣說，不管怎樣，東西丟在我吳二手中，既然三爺讓我自定時限，那就向三爺你討半個月吧，半個月之內，定有佳音。」

杜禿頭才待點頭開口了，娘娘腔的三爺手一擺，阻止了話鋒，向吳二道：「吳二，你可是十分清楚我郎三的脾氣，和我郎三的作風。」

「三爺，吳二十分清楚。」

「很好，剛才所謂半月時限，是你自己討的，若嫌一時失算，沒關係，我郎三給你機會，再改個時限……」

「不用了，三爺，我也謝謝三爺你的好意，半個月足够了！」

「那就好，過了半個月，如果你沒有東西，又沒有是能使我郎三相信的說辭，我說吳二，最好你就別再叫我費事！」

「放心三爺，吳二理會得！」

娘娘腔的郎三爺，突然陰陰一笑道：「吳二，有關東西被人順手牽羊後的解決辦法，咱們是談定了，現在談談另外一個可能吧！」

「三爺，吳二蠢笨，這另外一個可能是什麽可能？」

「是你突見這土坑半埋的死鬼，立即觸動靈機，於是巧改事實，有了順手牽羊的這一說！」

「三爺三爺，這是天大的冤枉……」

「你用不着這樣急急分辯，郎三作事尚有分寸，吳二，首先來推斷坑中死者，說他是什麽人物？」

「三爺在開小的玩笑了，我吳二又怎會知道他是什麽人物？」

「他是個江湖人，並且是個江湖上身份功力都够高的人，這從他的衣着模樣上可以看出。」

「這是三爺的慧眼。」

吳二的這句話，並非捧讚，是挖苦郎三，因爲他吳二就沒有看出這些來。

郎三根本不理會吳二這句話的本質，冷着一張臉，接着又說道：「凡是家小未離跟前的江湖人，不論他是怎麽死的，除非家小不知，否則斷無『路死路埋』的道理，所以可以斷定，此人並非由其家小所埋！」

這番話是「理」，吳二無言可答。

郎三一聲冷嘿，目光一掃吳二又道：「既非家小所埋，那就是在遇敵搏戰而死後，爲敵人或朋友所掩埋的了，譬如死鬼與友同行，最後戰局獲勝，但他已喪命，其友自會即地埋骨，反之，其戰亦因人死無仇而埋之，不過……」

話鋒一頓，郎三突然厲聲手指林中地面對吳二道：「吳二你給我仔仔細細的看！地上毫無戰亂足痕，打鬥跡象，這遇敵掩埋的說法，不能成立！」

吳二驚心了，他沒想到郎三心性如此陰沉！更沒想到郎三有這麽高的見識，

郎三話仍未說完，又一聲冷嘿道：「此人一非家小所埋，二非敵或友人埋葬，更半露首、手，吳二，這就叫人疑心重重了。」

吳二在驚心動魄下，早在打着答對的主意，那主意恰好剛剛想妥，遂笑道：「三爺已經斷定此人的死因了？」

「一看即知是身受極重內傷而死！」

「三爺，那鼻端白氣是……」

「是死者內功所集，死後而散！」

「既是如此，三爺想想看，有沒有可能死者受傷之後，經友之助，逃出戰場，逃奔至此，傷發無救，友人即地掩埋，可巧發現藏物，遂携物而遁，連死友屍骨，也來不及掩埋妥當，所以死者才露出首、手？」

郎三這次可語塞難答了，不過，他稍加思索，立刻問道：「不錯，有此可能，只是那人携物而遁，斷無連鏟子都帶走之理？」

吳二仍有答辭道：「是的，這就是我最最不解的地方，不過逃遁者用過鏟子是毫無問題！」

別輕視吳二的這句話，這句話足證他吳二謊言林中藏有鐵鏟的話，是事實！

埋入不用鏟子的事，少見，何況由土坑後側（江湖客雙手够不到足部坑沿堆土）痕跡看來，是鏟痕不會有錯。

全沒錯，郎三再狠也發不出狠勁，無奈何的說道：「也許是我多疑了些，不管啦，這事交給你了，吳二，現在已經沒什麽事好幹啦，走，回去。」

杜禿子好半天接不上話，現在見事已成了定局，罵一聲「他娘的」之後，突然哈腰伸出右手五指箕張抓向坑中「江湖客」的長髮！

郎三一聲斷喝道：「杜禿放手！」

晚了！郎三喊晚了一刹那！

晚了！杜禿子五指已抓住江湖客的頭髮，並向外提勁！

晚了！杜禿聞聲收手，晚了一步，只見他突然眼、鼻、眉、口擠扭成一團，腥血從五官中猛噴出來，濺了吳二和郎三半身！

晚了！江湖客夜路走多碰上了鬼，在以特殊功力自療重傷時，遭人移動，雖以抗力神功將那人（杜禿）殺死，但他自己却也眞正僵直。

假如在對時之內碰不到識貨並且是朋友的內家高手，代他打通逆氣而自封的十八重穴，他就死定了，看來他死的定局成份多些。

杜禿七竅血濺，全身一挺，臥仆於土坑中，自自然然的正壓在江湖客的身上。

吳二嚇傻了，郎三識貨多些，伸手一拉吳二道：「還不快走，莫非等死？」

他倆竟然也有一身不含糊的功夫，身法展開電掣而去。

拂曉前的那一刹那間的沉暗過去了，

幻變成各種顏色乍升的陽光，穿林射照大地，也正照在土坑中仆臥而死的杜禿身下的江湖客。

這時候，林外約隔百丈的大路上，已有往來行人，日出而作的農家，也相率荷鋤步向莊稼地。

適時大路遠處，突傳轟雷般的馬蹄聲，瞬間，馬影人踪已出現面前，人馬不少，是有三十餘騎，爲首者年紀不大，僅僅二十二三，够英俊，背劍跨囊，目閃兇光，面色蒼白，似很久未見天日。

年輕人身後兩騎，是兩名灰衣老者，其一胖團團如富家翁，另一個猴兒面，金睛火眼，雙眉赤毛，一望即知是位內家功力修爲極深的高手。

年輕人首先勒韁停馬，右手那支「烏金絲」的高貴馬鞭，遙指一株路邊古木巨幹道：「不會錯了，大師兄是從這個方向回去的，找！」

一聲「找」，他並沒有吩咐誰，可是自胖、猴老二者起，所有馬上豪客羣應如雷。

接着胖團團如富家翁的老者目注猴兒面老者道：「老猴頭，雙管齊下如何？」

老猴頭似乎聽慣了這個稱呼，毫無不悅之色，猴頭一點頭道：「好辦法，老肥你走右路，左方是我的！」

話聲中，老猴頭向身後輕一揮手，立即有十四騎緊隨其後馳向左側。

老肥也不含糊，催馬揮手率隊向右馳去，年輕人物的馬後，目下就祇剩下兩騎作爲護衛。

按年輕人「烏金絲」鞭所指地方，並無路通，那是下種的麥田，猴頭及老肥的兩隊人馬，却讓毫無顧忌的鐵蹄摧殘着幼弱的麥苗，疾馳狂奔。

年輕人坐於馬上，顧盼間狂傲之態畢露，那種目無餘子的樣兒，流露出他平日的作爲和性格。

他緩緩提韁，馬踏青苗，走的是直綫，假如他筆直的走下去，毫無疑問將進入江湖客療傷自埋的小森林。

老猴和老肥，雙走弓背路，年輕人走的却是弓弦，老猴頭首先有了發現，長嘯傳聲。

適時年輕人已到達小樹林邊沿，目光掃處，左手輕揮，身後右側的護衛，馬上仰身，右手投出一支銀槍，銀槍直射雲空，傳出淒厲鳴响，猴頭、老肥聞聲催隊一齊奔向小樹林。

年輕人在老猴頭和老肥到達時，烏金絲鞭指向一株樹木的橫枝道：「大師兄的暗記，指令於林中下馬，快！」

老猴頭首先蹦下馬來，老肥繼之，年輕人一抖馬韁，獨自棄騎入林。

老猴頭首先令人排搜全林，他自己也首先發現了那個土坑，經仔細看過後，猴臉陡變，飛快的縱回大隊人馬歇足處，悄悄聲向年輕人稟述道：「二公子，屬下已經發現大公子下落！」

年輕人心神猛地一震，目光橫掃這時正歇息坐於各處的手下，尤其對老肥，更加盯幾眼，並沒有馬上回答老猴頭。

老猴頭乖巧十分，二公子不問，他也不再開口，神色上更是看不出任何變化，不愧有老猴頭之喻。

二公子眼睛看着樹梢頭，烏金絲鞭一點身側一塊巨石道：「你坐下，我有話問你。」

老猴頭悄悄地坐在石頭上，二公子適時揚聲道：「老肥派人守住全林通路，不得怠忽！」

老肥人胖心寬，但却不傻，不祇不傻，更是位「智囊」人物，別瞧他剛才看都沒看老猴頭一眼，但老猴頭和二公子的種種動作神態，全沒瞞得過他。

當然，他不是神仙，無法知道老猴頭和二公子講說些什麽，不過看二公子突然叫他率衆防守林區，他馬上明白老猴頭所告的事，必與大公子有關。

他，老肥，是在本身所屬的集團中，人人皆知爲大公子信任的高手，也就難怪二公子要把他支出林外了。

老肥急在心裏，臉上依然帶笑，聞令即動，率衆出林。

老肥剛才去，二公子已霍地站起道：「快說，大師兄究竟怎樣了！」

老猴頭聲調依然甚低，道：「正如所獲消息，大公子較搏受傷，以本門奇功自埋療治……」

二公子像是突然失去興緻似的道：「這也非告訴我不可？」

「二公子，事情出了意外，大公子身上，倒仆着另一具屍體……」

話沒說完，二公子已沉聲道：「帶路，快！」

老猴沒動，悄聲道：「二公子，召回老肥一道去看吧！」

二公子笑了，烏金絲鞭輕拍着老猴頭右肩道：「多虧你，你去，正好解釋一下剛才的行動。」

老猴頭自是會心，頷首而去。

刹那，老肥神色不安的隨老猴頭回來，正要開口，二公子已和顏悅色地道：「老肥，我知道大師兄待你情如手足，所以剛剛老猴頭傳來消息，我才考慮一下，支你出林，事後老猴頭認爲你應該親自去看看！」

老肥神悲色苦的點點頭。

二公子一聲長嘆後，輕輕拍着老肥寬厚肩頭，以關懷安慰的語氣說道：「不過，老肥，你可要沉住氣，姑不論大師兄他是怎樣了，未來大業，老主人可還少不了你，退一步說，大師兄是我的大師兄，情同骨肉無異手足，我不會比你好過，但是老肥，萬一的話，復仇勝過悲痛和哀傷，老肥，你懂！」

老肥止不住悲切的哽聲說道：「屬下懂得。」

「懂就好，跟着大師兄和跟着我，並無不同，別的我不敢說，一句話，你在大師兄那兒是什麽身份，在我這兒也是一樣，在大師兄那怎裏麽幹的，在我這兒也怎麽幹，我只會全力支持你，絕對不會妨碍你。」

老肥雙目中已涵盈老淚，一勁兒點頭，說不出話來，不知是深感知遇，抑或是矯作功夫練到了家。

該說的全都說過了，二公子揮手道：「老猴頭，你帶路吧。」

老猴頭步履快捷，刹那到了土坑。

老肥一見，老淚早已流下，哈腰伸手



郭眞雙手捧起仇璞坦然走出大門外。

就要抓出杜禿的屍體，二公子橫臂相攔，緩緩搖着頭道：「老肥，萬一大師兄他還有救，你現在伸手的話……」

二公子厲害，說話只說半句。

不過半句話的威力，已使天地不怕的老肥，肥臉上泛出了冷汗！

二公子厲害中又加上厲害，聲調極爲沉穩的對老猴頭道：「老猴頭，這要你來，輕輕地，慢慢的，穩住了，把這具屍體提出坑來！」

老猴頭低應一聲，目光却落在老肥身上，老肥心頭雪似的亮，二公子的「得人之心」的戰術，使老肥全無選擇，所以老猴頭看他，他無奈何的報以苦笑。

老猴頭的心也不鬆快，雙足立於坑右，左手扶着坑左，人橫坑上，緩緩伸下右手，不着氣力的提住杜禿的後腰帶，試探的漸漸加勁，接着一聲輕哼，右手微斜已將杜禿屍體拋出土坑！

坑中沙土塵灰，可說絲毫未動，這手柔功內力，已是武林中罕見超人高手了。

二公子這時又開了金口，道：「老肥，現在輪到你了，你仔細看看，大師兄目下的境況，聽明白，要看仔細，看得十分仔細才行！」

老肥伏身坑上地下，俯首仔仔細細的看着江湖客的全身，在一頓飯時間後，他才輕輕爬起，向二公子道：「二公子，大爺是受傷之後，以本門『土遁』異功自療時，不幸遭人移動髮頂，屬下相信這具屍體，就是那移動大爺的混蛋東西。」

老猴頭正好檢視完畢杜禿的屍首，接話道：「老肥，眞有你的，這個該死的王八蛋，正是身受本門『內還吐元』功力而死的！」

老肥沒答話，大步到了杜禿屍前，極爲仔細檢看着杜禿身上的東西，老肥毫髮不遺，大大小小的物件全取放地上，最後開始剝下杜禿衣服，謹慎的把地上的東西包紮起來，掖放在腰後帶上。

二公子懂的老肥用意，故意問道：「老肥，這該死的東西，可是『東城』所屬好手？」

老肥回答得乾脆，道：「屬下回二公子，這小子不是！」

老猴頭接上一句道：「二公子，東城要有這種東西，咱們可就太省力了。」

二公子突然面色一寒道：「不說話我也不會當你啞巴，哼！」

老猴頭沒理會，神色不變，大概他已經被罵得痲木了，失去反應。

二公子寒臉又轉爲和悅，對老肥道：「老肥，該用個什麽辦法把大師兄挖出坑來？」

老肥沒回話，竟緊行幾步撲跪到二公子的跟前，他老淚縱橫而下，悲聲道：「屬下恩請二公子大力救助大爺，目下大爺已不怕移動，但全身僵硬，氣血封於十八重穴，必須有人以本身眞氣相助，打通這十八重穴。」

老肥事急不擇言，業已中下殺身之禍而不覺。

二公子恨惱怒集心胸，臉上誠摯的笑容不變，伸出雙手扶起了老肥道：「你錯了老肥，你和大爺只是主僕，而我們却像兄弟，你說，我還用你哭求才出手嗎？」

話聲中，二公子哈腰出手，已自坑中提起了江湖客。

老肥老猴頭雙雙接上，四臂平伸，將江湖客穩穩放落地上。

二公子連半點猶豫全沒有，肅色對老猴頭和老肥道：「你們兩個人注意，立刻調息用功，萬一我眞力難繼，你們知道該怎麽辦。」

話聲一停，二公子立刻趺坐僵硬如死的江湖客身前，江湖客是橫裏仰臥，臉兒朝天，二公子是坐於江湖客橫裏「肚臍」前，這坐位正方便施術救人。

二公子不敢大意，首先調息，移時，雙掌平舉緩緩按下，看樣子他是眞誠的在以本身眞氣透傳施救。

老肥不知何故，心中忽生警兆，才待開口，瞥目看到二公子在莊嚴肅穆的已開始施術，而老猴頭護法謹愼，並不停調息

提功，以備接替二公子，他遂將已然頂到嗓子眼的話，嚥回肚子，更摒除一切雜念，也調息以備接應。

現在，二公子已全力施救，老猴頭和老肥，不過是僅僅差着二公子一籌的無敵高手，眼看着江湖客就將死裏逃生，偏偏橫裏出了問題。

老肥曾經心生過警兆，只爲心念主人安危，小心過份，沒把要說的話說出來，於是小樹林中，放進來了位「天殺星」！

江湖客和二公子，不知道他們究竟是那門那派那一家的武林高手，但是只以他們手下會有老猴頭和老肥這種人來看，他們必然是武林大家。

這種門戶，不同於「書香門第」，絕對不同。

書香門第十家孔迂，聖賢書讀多了，非禮無……的事也太多，於是乎出了些「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秀才，到了眞需人手能才幹才的時候，你放心，因爲所知「天下事」極難與「英雄之見同」，所以商，議，談而終至一事無成。

不過好處也有，不大懂預防，也不大會算計人，也就是說，他們忠厚些。

武林世家，必須一個勝過一個的堅強，謹愼，所以二公子雖只顧救人，老猴頭專心護法，老肥話未出口，但那些不含糊的手下，不待吩咐就守住了四方八面，應該說是這小樹林中已成禁地，雀鳥難渡！

俗語有「山高還有高山」，「人能還有能人！」

就在嚴守四面八方下，被一位能手中的能手，悄悄欺進，並且已進入中心區域，正窺看一切。

別眞當作二公子手下人無能，就算這是眞的，有人欺進林中而達中心地區的事實，仍然沒有瞞得過二公子去。

假如二公子在一心一意爲江湖客醫救，他就沒有辦法能分心以「天視神功」偵知有人入林了，由此可見，他似乎並沒打算救好江湖客。

不過這位悄悄欺進林中的人物，給了二公子一個可賀的靈感。

二公子在他本身的門戶中，是三人之下千人之上，不過他很早就想打破這個成例，要除掉那位在他之上的第三個人！

第三個人，正是他的大師兄，目下生死存亡操在他手中的江湖客。

他無法不矯作施術，因爲老肥當場，若是藏私，老肥回去只要實說經過，他很明白，立刻從三人之下變作千人之下，甚至難保殘生。

若要他眞的拚盡眞力，救好江湖客，那他情願死。

他今生自知不論如何勤於用功，也趕不上大師兄了，只因爲兩年前，他過份的貪圖美色，使業已接近完成的「化血功」，毀於一旦，若非高高在上的那第二位人物，替他講情，現在老猴頭與老肥的身份，正是他要幹的。

機會！天賜的機會！除非是傻子呆鳥，誰也不會放過今朝毀去一生壓過自己對頭人的機會！

不過他要矯作得像才行，有利的條件是老猴頭爲其死黨，手下人盡皆心腹，只要能除掉老肥，陰謀就永遠不會洩露，他正在思索如何除去老肥的方法。

天從人願，來了不速客，來人功力不低，老猴頭和老肥全不可能發覺，只要自己悄悄的搜出來人藏身之地，然後眞的給這早就該死的大師兄透傳眞力，中途假作突受外來干擾，矯作身受反震而倒翻滾外，仆前手指來人藏處，再狠狠心咬破腮肉，口噴鮮血假死地上，相信老猴頭和老肥，定然撲向來人藏身地方，那時姑不論是否能在生擒或格殺來人，反正自己陰謀已遂，大師兄在二度逆血反行下，不死也是終生僵直，不能言動，這豈非是天從人願的妙計！

二公子計謀已定，馬上開始以眞力傳送於江湖客，十八穴道他僅僅冲開五處，使江湖客身上氣血如狂瀾般正反抵撞，恰到要緊關頭。

他，二公子，並沒有用全力，僅以四成眞氣渡於江湖客身上，這情形外觀誰也無法看出，僅有身受的江湖客知道。

江湖客已能喘動了，當然已經恢復了知覺，他首先試出行功人未盡全力，他不必多想，心頭雪亮，施術的人定然是二公子。

因爲會本門奇術的，只有四個人，他自己，二公子，和恩師夫婦。

恩師夫婦坐鎭重地，不可能來此，自己是被救的人，那這位施術者，除二公子外不會是別人了。

江湖客不僅功力絕深極高　人更聰明，當業已恢復知覺，試出施術人未竟全力，判斷一定是二公子時，他立刻作了最壞的打算，並暗以業能運行自如的二成眞力，試衝「丹田」。

巧到了家，江湖客剛剛將一口眞氣衝開「丹田」重穴，使眞力眞氣封塞要處而完成了危機下的自保，二公子也恰在這個當兒倏忽收回眞力，就這樣，江湖客仍被無法抗拒的逆血流轉震得昏死過去。

二公子驀地如受雷殛般倒彈出去了丈多遠，嘴角滴血，手指兩丈外一株古木，一連三指，掙扎着說一句——有人暗算，接着噴出滿口腥血昏臥地上。

江湖客被逆血震衝昏死在前，二公子矯作昏臥於後，前後僅隔刹那，所以二公子那句「有人暗算」的話，江湖客無法聽到。

二公子算盤打得本是十分如意，計算的更是絕無破綻，可惜人算千遍，難抵老天一算，二公子偏偏算錯了一件事，那就是老肥眞如其願的撲向古木，老猴頭却照顧上二公子，奴才關懷主子，是天經地義應該的事，二公子心裏暗罵老猴頭混蛋，但那有什麽用呢！

老肥一人撲向古木，不含糊，是有人藏身其上，這人似乎不願和老肥死拚，老肥撲到，這人一聲冷笑拔身而起，等老肥變勢追趕時，這人早已一躍十丈縱身出林，老肥追到林外，這人已在三十丈外，老肥心裏有數，憑他已是追不上這人了。

況心念主人安危，只有恨恨下疾縱而回，撲向僵臥地上的江湖客。

二公子這時已在老猴頭急救下醒來了，一見老肥撲向江湖客，沉聲喝道：「老肥住手碰不得，也許大師兄他還有救。」

這聲喝止，也是二公子早就算好料定的，不過老天爺也正好又加上一算，江湖客因一口眞氣緊護心神，在老肥追敵未果返回時悄悄醒來。

醒是醒了，但沒睜眼，這是江湖客的謹愼！

醒是醒了，但人不能動，這是江湖客難與天命相爭的事實。

江湖客已註定終生不能挪動的命運，一身功夫十去其九，內心的悲痛無可倫比，但他仍然忍受着；等待着，此人的心機智慧和天性，着實令人可怕！

老肥在二公子沉喝聲中停步了，但他已站立在江湖客的身邊，頭一扭悲聲道：「二公子，行功中斷……試問，大公子他……他還能好的了嗎？」

這本不是句問話，是句斷語，可是老肥心中仍希望主人有救，救星是二公子。

二公子仍在大喘氣，這表示他身受了够重的內傷，不是嘛，他目光掃過噴在前胸的腥血，這正是要老肥注意，老肥自然上當，有道說「眼見是實」，二公子受人暗算中止施術而受傷吐血，這假不了，是十目所視的事！

二公子引過老肥的眼神於胸前血漬後，長嘆出聲搖頭不迭道：「大師兄是沒有辦法可想，老肥，我好恨，好恨我自己，恨我自己的功力太差，不能早防到敵人暗算……」

老肥流下淚來，道：「這不能怪二公子，是屬下的過失，屬下本來心生警兆，曾想及有此可能，恨沒提個醒兒，害了大公子！」

二公子現在連聲調全軟弱無力了，向老猴頭道：「扶起我來。」

老猴頭本是「沾上毛比猴子精還靈」的精明人物，這次也上了當，硬沒看出二公子的把戲來。

他扶起二公子，還十分關心的問道：「您要不要緊？」

二公子一皺雙眉，說道：「大爺比我要緊！」

老猴頭應着是，二公子已轉對老肥苦笑說道：「老肥，這全是你親眼所看到的，其錯在我，回去之後，要老實回稟老主人！」

老肥沒這麽高的機心，搖頭說道：「二公子，屬下向您告罪，屬下暫時不回去了！」

「胡說，這怎麽可以，老肥，大師兄一路還要你照料伺候，你不回去要幹些什麽？」

「回二公子，屬下認爲那個死於大公子身上的狗種，還有同黨，要挖出他們來，生吃活啃！」

「老肥，我老猴頭也有同感，別的不說，剛才那人就非找到不可！」

老猴頭在動了意氣，接上話。

二公子思索刹那，終於點點頭道：「也好，反正事情還沒辦好，大師兄怎會被東城小兒們看破身份的，這也要查，大師兄未成功的一切，咱們全得頂上去幹個圓滿，只是……」

他頓住話鋒，緊鎖雙眉看着地上一動不動的江湖客。

老肥懂這意思，接口道：「屬下認爲先在當地租所宅子，請人伺候大公子，這樣我們才能放開手去找尋敵仇，和東城小兒們週旋！」

二公子一點頭道：「好辦法，老肥，你弄兩匹馬做成活軟床架，咱們在前頭鎭上歇了，老猴頭你去找房子，要清靜地方，租不成便買，但絕對不能用強！」

老肥答應着做了軟床架，老猴頭答應着一面帮老肥的忙，一面傳諭手下起程，由老肥小心的平托起江湖客，放於軟床架上，大隊人馬立刻動身。

「司家莊」又叫「絲家莊」，是以產絲出綢聞名，「司家莊」是個不小的鎭，地近要道，人口不少，也够熱鬧，居民並不是全姓「司」。

老猴頭辦事眞叫好叫快，他先去了也不够一頓飯光景，房子已租好了，是「司家店」店東的私宅東廂，由老肥帶着兩名手下，抬江湖客進宅，其餘的人全住進了「司家店」。

老猴頭和司店東說得明白，大爺中途路上犯了毛病，保險死不了，保證不多擾人，房子九間，按月出租銀十兩，住一天也付一個月，事情遂定了局。

老猴頭順便請司店東代找帮工，專爲伺候大爺，說明了大爺好侍候，眞正原因是必須有個跑腿應門辦雜務的，老猴頭聰明，提議說最好從「司家店」裏撥一個人過去，司店主答應了。

這些事，全是二公子大隊沒到以前辦好的，但是等二公子大隊人馬一到，司店主開了多年的旅店，見識多了，一看就知道來了些惹不起的煞神爺。

別的事仍然按前議辦妥了，唯有派人去伺候大爺們跑腿的這檔事，店裏伙計們全是頭搖如同「貨郎鼓」，沒有一個人答應。

問題還是解決了，是一名小二的引介，叫他剛來投靠的表弟幹了，他這表弟姓郭，他表弟爲謀這份差使，捧出白花花的銀子十兩給那店小二，箇中奧妙，似乎就不必要人說了。

不過這內情別人不知，司店主爲了省事省心，也乾脆對老猴頭說，派出的是店中廚房的下手伙計。

老猴頭够精明，只因伺候大爺和伺候二公子不同，他連人全沒見，一推就推給了老肥。

老肥正在廂房裏爲大公子摘落蒙面物，那是一種奇妙藥物，如今矯作曹天啓的那張臉，已被擦成油泥，去凈油泥，現出另一個模樣，一個三十四五歲年紀，十分威嚴的模樣。

那雜工郭五，伺候週到，第一夜平安無事，天放亮，老肥就一再囑咐郭五，別驚動大爺，他帶着那兩名手下，去了「司家店」，和二公子相會，商談索敵之事。

老肥前脚走，郭五已關插上門，坦然大步的到了上房，大爺僵臥的上房。

他沒猶豫，伸手把住了大爺的腕脈，好久好久，有兩三盞熱茶轉涼的工夫，他才含笑收手，拖把椅子坐在床沿旁邊。

他沒開口，可是大爺却睜開了眼。

先時大爺只當是請來的郎中，沒敢睜眼，當發覺不對而睜了眼，他却傻了眼！

他，江湖客，也是什麽大公子，睜開眼傻了眼後的第一句話「原來是你！」

雜工郭五點着頭，幼稚的笑着說道：

「不錯，是我，我也料定是你！」

奇妙的事情，功力技藝爲天下獨步的大公子，竟然早就認識了雜工郭五。

大公子人不能動，苦笑一聲道：「我今日的下場，似乎你並沒有覺得意外？」

「是的，我不迷信，但恩師卜課並非迷信。」

「少提他，一個老瞎子，自命醫卜之師，兩隻枯手，會摸出我有反骨……」

「別不信，最後你終於反離恩師，投向……對了，你是在『西堡』還是在『北寨』？」

「郭眞，別想從我口裏套出任何一句話來！」

那雜工竟是東城奇俠郭眞，這使人想象不到。

郭眞一笑道：「密林對掌，凌空抵功，仇璞，我已經知道是你『毒手猴王』和『人屠肥牛』，是『北寨』龍谷的得力死士，你想，我還何必問你現在何處？」

「哼！你最好能立刻逃回東城，否則牛肥來時，我會……」

「你什麽也不會作的！」郭眞從容的接口道：「你仇璞不是傻子，只要你當着牛肥或任何一個北寨的人，睜眼說話，那就等於自己判了自己的死刑，你那位狠毒陰險的師弟，不會由你活着返北寨！」

仇璞語塞，無言可答。

郭眞嘆息一聲接着又道：「我眞爲你不値得，龍谷心毒勝過蛇蠍，涼薄無情，你那師弟是他的親侄兒，血總濃過水，人家不止人親土也親，如果你沒有連上兩次惡當，如果你功力仍在，龍谷叔侄自然還會利用你代打頭陣，現在落到半死人的下場，仇璞，你認爲返回北寨就能終老天年嗎？」

仇璞臉上沒有變化，那是因爲面部肌肉業已僵木，但心湖浪湧，澎湃無已。

郭眞這時又一聲嘆息道：「在兩個對時之內，你若能遇上奇醫又身懷內家罕絕功力的善心人，不但能够恢復一身功力，並且……」

「眞的，郭五，你這話沒有騙我？」

「仇璞，同堂十年，你該知道我郭眞的爲人！」

「好，我信了，你說要我如何吧！」

「沒有任何事件，我立刻救你走，去找那位能救你的名家。」

「郭眞，你就能！」

「不錯，恩師醫、卜二術，我已獲眞傳，只是我的功力不够！」

「你只是不想救我罷了！」

「信不信由你，走不走也在你，說吧，我不能久等！」

仇璞無奈何的微吁一聲道：「醜話說在前面，不管你對我恩有多重，當我復原之後，仍回北寨。」

「隨你，只希望他年萬一你又落身陷阱，我這不成材的郭眞，還能像這次一樣的巧，再見到你！」

「不必說這種話，仇璞不傻，心裏有數。」

「這是指對我郭眞，抑或是對北寨而言？」

「都一樣！」

郭眞一笑轉身而出，很快的就返回來，雙手捧起仇璞，坦然出門，大門外，早有雙馬快車等候，郭眞和仇璞跨身上車，車把式揚鞭發出連聲脆响，雙馬四蹄撥風兒般馳出了「司家莊」。

另一邊在「司家店」的二公子等人，業已偵獲消息。那是有關於杜禿的，老猴頭辦事厲害，僅僅將杜禿的屍體擺放「司家莊」必經的大路上，於是就沒費什麽氣力的找出來杜禿的來歷。

在「司家莊」五里外，有座「周集」鎭，杜禿是「周集」鎭大戶錢宜的護院武師。

老肥獲得消息，堅請二公子諭令派他前去，二公子可入心意，點頭准了，並且加派老猴子爲助，臨行說得明白，老肥是主辦這件事的人，老猴頭少出主意，目的簡單，不僅杜禿的家屬，凡是曾經見到過大公子「自埋」的人，全要算上，不留任何活口！

老肥就在「司家店」外和老猴頭上了馬，所以沒有回到司店王私宅的東廂，在他業已認定大公子不可能再醒轉來，去是多餘。老肥和老猴頭剛走，二公子已傳下諭令，所有的人全沒個閒在的，四出打聽有關東城人馬的消息。

其實二公子另有用意，他要只剩下自己，好悄悄的去探看一下大師兄。二公子正如郭眞所說，是「龍騰北寨」主人龍谷的侄兒。名叫「龍隱」，年紀雖僅二十五歲，但心胸手段却毒辣陰狠勝過乃叔。

不知道爲什麽，龍谷不喜歡自己這個侄兒，上次龍隱出了大事，若非龍谷的夫人「尉遲玉秀」作主，龍隱早就成了龍皮，自那次事件之後，龍隱像是換了個人，規規矩矩終日勤於用功，處理事務也是戰戰兢兢，所以漸漸又換得乃叔的欣慰，遇上大事也有他辦的份了。

這次仇璞率衆巧施陰謀，挑起「東城」和「南樓」的仇對，是事先早已經過龍谷計劃安排好的，南樓少主曹無極，的的確確是離開江南而北遊，事實上，曹無極是一個人獨行遨遊。

當曹無極剛剛離開南樓，「東城」江南緝盜站已獲得了消息，立刻以「飛鴿」傳稟東城。

東城在接受這個消息後不久，又接得曹無極突失行踪，江南發現不明身份高手多人的急報，在急報接獲不足一個時辰，郭五爺郭眞，已秘密的和東城另兩位萬人之敵的高手馳向江南。

曹無極的確失踪了，被「北寨」的人秘密擄解「唐山」，擒擄曹無極的人就是仇璞，也就是後來在棗莊現身的灰衣人。

自曹無極被擄，另一位曹無極巳在德州現身，就因爲這位曹無極身畔有申三絕、田耕和馬宏相伴，於是沒人對他的身份起過疑心。

申三絕等十八豪中的三位，是在「南樓」接獲曹無極失踪後，由總管曹恒差派尋曹無極的，自然申三絕等離開南樓不久，就同報巳與曹無極相遇，而南樓主人曹天啓不知有詐始終被蒙鼓裏。

不幾天，南樓獲得密報，曹無極於北地各處橫行，姦殺婦女無惡不作，曹天啓又驚又恨又惱又羞，那時恰正深夜，他巳傳令天明集隊，親率疾馳北地，要生擒逆子送往東城處以應得之罪。

不料三更乍過，不速客突降內宅，出示「東城」至高信物，報名郭眞，秘密說出內情，曹天啓方始恍然大悟，原來北寨龍谷早存異志，年前已摸清總管曹恒的生性一切，差派高手夜襲喪命，另以一人易容僞冒，目的就爲今朝。

曹天啓本待爲曹恒復仇，擒殺今日假冒曹恒的匪徒，爲郭眞所阻，暗定奇謀，於天明後，召令曹恒率衆擒回曹無極，假曹恒尚不知身份業已敗露，只當鬼使神差天助彼輩成功，應命而行，於是不知不覺間落入郭眞的羅網之中。

假曹恒一走，郭眞巳先去了百把里，數日後又乘假曹無極貪歡下，封其眞穴，此時潘大年恰正率領緝隊到達，不費吹灰之力的將假冒曹無極生擒而去。

假曹無極的失手，使仇璞等人非臨時改變方策不可，否則萬一假曹無極吐出實情，則前功盡棄。

以後種種，事實證明郭眞智高一籌，使仇璞一切落空，並失去一身武功。

龍隱所負任務使命極重，本是接應的主力，可惜仇璞上當於先，使龍隱中斷了聯絡，不知何所是從，最後雖然發現仇璞沿路所留暗記而追到，無奈大勢已去，好手盡亡。

不過這件事在龍隱來說，他並沒有放在心上，第一，失策誤事的仇璞，他沒有責任，第二，竟能趁便毀了仇璞，是大喜之事。

話雖如此，他仍不安心，於是支走衆人，獨自去看仇璞，再次證實一下所作是否毫無破綻。

× × ×

「周集」的錢府，太好找了，因爲錢宜是地方的首富。

別看龍隱說過，此行主意是由老肥出，老猴頭聽令，可是老肥心裏有數，一再請教老猴頭該怎樣下手。

老猴頭不藏私，說出辦法，兩個人大搖大擺的到了錢宜府門。

錢府門是四面開着，四名壯漢守在兩廂，老猴頭先上了石階，未語先笑道：「請問，杜教師爺可在？」

杜禿的死，消息不慢，已經傳到「周集」，守門壯漢更經過叮囑，爲首立刻瞪目搖頭道：「你大概找錯了地方，我們錢府沒有姓杜的教師。」

老猴頭仍然滿臉帶笑，道：「這就怪了，錢府教師一共六位……」

爲首的守門漢，沒見過多大世面，竟頭一搖接口道：「那就更不對了，本府教師只有四位。」

老猴頭笑得使人心裏舒服，話更客氣，又直點頭哈腰的說道：「可不是我年紀大的囉嗦，這位大哥能否行個方便，說說這四位教師爺尊姓大名？」

另一名守門漢不含糊，接口道：「你問這麽多想幹什麽？」

「沒啥，這位大哥，我們是投親來的，問問明白也好另打主意。」

爲首的守門漢子說道：「四位教師爺，一位姓吳，一位姓赫，一位姓田，另一位……」

他臨時還眞的編造不出另一位的姓氏，老猴聽到這裏，早有了數，道：「好了！大哥，大概是我錯了。」

話聲落，拱拱手和老肥走去，守門漢子可沒閒着，急三槍的跑到裏面報信。

夜！霧夜！水腥氣極重。

錢府二更就全熄了燈，守夜武師自然規例巡行。

不過久久沒出什麽賊匪事，巡行已成了虛應的公事，走一圈，看一遍，也就回到宿處睡大頭覺了。

今夜正輪到吳爺和赫爺的班，兩個人邊走邊聊，姓赫的先開口，道：「我說吳二兄，白天咱們沒見着，有話沒法子對你說，有人來找杜禿……」

吳二似乎不想提這件事，道：「我知道，錢二爺已經告訴過我。」

「那就好，吳二兄，究竟前天晚上你們去什麽地方，杜禿曾叫人家給……」

「我說老赫，這件事我不希望你再提，郎三爺也不希望有人提！」

姓赫的沒有吭聲，他明白，吳二他並不含糊，郎三爺他可惹不起，何況是非皆因多開口，不提就不提。

那知他沒接話，暗影裏有人接話，道：「錯了！姓吳的，這件事你是非講個明白不可，包括那位什麽郎三爺，全得講出來談談！」

話聲一起，吳二和赫姓武師已雙雙閃距八丈，吳二的鬼頭刀，姓赫的「奪魂斧」，全亮護身前！

暗影中說話的人，眞叫够胆，竟噗哧一笑大步走了出來，人只一個，老猴頭！

姓吳的賊子心虛，揚聲道：「什麽人！好大胆子，夜入民宅非姦即盜，還不束手就縛！」

老猴頭更笑得歡了，道：「得了，我說吳二，這套嘴八式在鼓兒詞上管用，動上眞的可就應了那句『紙糊老虎』，嚇唬不了大人！」

話聲一頓，老猴頭竟不理吳二，向姓赫的說道：「赫朋友，俗話有說欲知心腹事，須聽背後言，老夫就是大白天來找死鬼杜禿的人，你和吳二剛才的答對，老夫是字字入耳，赫朋友，這裏面沒你什麽事，只請答上三言五語，願不願意？」

姓赫的別着有柄「奪魂大斧」，眞功夫也僅僅像是「瓦崗寨」的程咬金，三斧頭一過，早逃早好，這種人有一得，那就是眼力够，一看老猴的模樣，一想老猴的從容，利害得失頓即了然。

了然之後，他把大斧放落道：「你老請講，我知道的含乎不了！」

「够朋友，第一請問前夜都是什麽人和杜禿……姓吳的，你若敢往後挪一步，老子就先要你一條大腿！」

吳二趁着老猴頭一心在問姓赫的時候，退步欲逃，試想，他又如何能逃過老猴頭一對金睛火眼！

老猴頭是警告過了，但是他却逃得更快，不料才跑出兩步，就吭的一聲摔倒地上，摔倒之後動都沒動，也沒喊痛。

姓赫的旁觀者清，看得仔細，老猴頭只是凌虛手指一點，吳二就一個跟斗摔倒地上，單憑這份身手，姓赫的心裏有數，越老老實實說實話越好。

老猴頭適時若無其事的又問道：「前夜是誰和杜禿在一起的？」

「是這吳姓武師和府裏的郎三爺。」

「郎三爺是何等人物？」

「本宅主人錢員外的舅老爺。」

「那怎以三爺相稱？」

「錢員外是二爺，有位胞兄是大爺，所以郎舅爺就成了三爺。」

按說，老猴頭該問問錢大爺叫啥名字，是不是他也住在府中，可是老猴頭省了，在他認爲沒這種必要。

這個是省了，但還有話問，道：「錢府上上下下有多少人？」

「不少，五十多位！」

「今夜有誰外出嗎？」

「沒有，全在府中。」

老猴頭笑了，道：「赫朋友，能痲煩你帶路，去找那位郎三爺嗎？」

姓赫的怎敢說不能咬着牙答應下來。

老猴頭一閃就到了吳二倒臥的地方，抓起吳二笑對姓赫的說道：「有勞指引，請。」

姓赫的在前，轉向後邊的內宅，再過內宅右側的小花園，到了一座小樓，姓赫的悄指小樓，表示郎三爺在樓上。

老猴頭笑意更甜也更濃，道：「別客氣赫朋友，上樓吧。」

始赫的這時候一顆心怦怦跳了，他經驗夠多，江湖路跑得也不少，現在他看出來，老猴頭不能饒他活命，到這個時候，他要以拚死交換不死了！

拚死有拚死的辦法，他更小心了，也格外現出「本無大志」的窩囊相。

他率先登樓，踏上樓階時，回頭悄聲道：「這位，我道是脚步放重好，還是輕悄悄的好？」

老猴頭一拍他的肩頭道：「咱們是大大方方的見郎三爺。」

於是姓赫的一邊脚步沉重的登樓，一邊不高不低的聲調說道：「三爺睡了沒有，赫青有事稟陳。」

郎三爺沒睡，不過也沒有點燈。

赫青話聲傳到，樓頭郎三爺就開了口道：「上來吧，門沒關，吳二呢？」

赫青應着是，沒答有關問及吳二的話，這是他聰明的地方。

他推開門的當兒，老猴頭已搶先一步進了房中，這是老猴頭的經驗，房裏始終沒點上燈，可疑，他先進去，郎三爺一定當作是赫青，不會下手！

錯了，他想錯了事，也料錯了人！

他剛剛邁進一隻脚，寒星七點迎胸而到，想退，姓赫的大斧掄起，雖祇三斧頭，却正好光影勁勢堵死了退路！

「瓦崗寨」時期的程咬金，第一是因爲人好，第二是各路英雄人人謙虛，第三也正因爲程咬金三斧頭夠看，於是乎才「順理成章」的爲了王。

今夜，赫青夠看的也只三斧頭，沒錯，現在挾風帶威劈下來的，也正是三斧頭的第一斧！

俗說話，好運道，夜壺飛升齊天高！

又有句：楣倒定，喝涼水全塞牙縫！

老猴頭福運財運大好運全走過了，今夜走上楣運，一時大意失却荊州！

迎面寒星，他本來是不在乎，但是誰敢斷定這寒星沒有毒？

對啦，誰又敢說這寒星不是專破內家功力的歹毒玩意兒？

有這兩大顧忌，老猴頭是絕對不會迎格，只能躲避！

人恰在門正中，也只有往後躲，後面這一斧，可就成了威刀無儔的一斧，能要性命的一斧！

沒法子，老猴頭避重就輕，全身猛縮，仆於地上，樣子招式着實難看，不過眞正管用。

若在平日，若是敵對者是武林頂尖高手，他這一招眞用的恰當萬分，壞是壞在今夜前後明暗兩個敵人，竟全是一瓶子不滿的伙計。

前面暗處的敵人，郎三爺，在老猴頭突現身形於院中時，他恰好心中有意外出暗察，看了個仔細，悄沒聲的回到住處，早作了準備。

既然早有準備，寒星自不僅發一次，老猴頭仆地，郎三爺第二次寒星疾射出去，當然，老猴頭沒挨上，可是在他身後一斧輪空的赫青，却被擊中！

赫青前胸及頭臉，一共中了八點寒星，整個身子頓時向前仆去，奪魂大斧眞的成了「奪魂大斧」，拋落一旁，可不正好，鋒利斧刀正斬落老猴頭右手的中、無名及小指！

老猴頭也是肉做的，十指連心，一疼一喊翻身，赫青恰恰壓下，他臨死之時，神昏智黑，雙手無力，捏住了老猴頭的脖子，幾乎把老猴頭給捏死！

在老猴頭左掌擊出赫青屍體時，郎三爺已從後窗溜之乎也。

奈何今夜走楣運的不少，他郎三爺正是不少中的一個，頭剛鑽出去，已被一隻大手緊緊的握在脖子上，接着身軀起空了硬生生被重又提進房中。

老猴頭早蹦了起來，並止住右手失去的三隻手指的血。

提着郎三爺回房的，當然只有老肥，老肥沒好怕的，點上燈，目光掃過老猴頭失去的三根手指頭，冷冷地說道：「老猴頭斷了猴爪，今後怎麽抓人？」

這話是句玩笑，老肥絕對絲毫沒有惡意，不過聽在老猴頭耳朵裏，暗暗心凜不已！

他老猴頭仗以成名的是獨絕武林的「天地七十二神抓」，現右手五指已失其三，「抓」字怕要改作「拈」才對，這對他的損失來講，自是無法彌補！

何況右手指殘，再遇強敵勢難獲勝，遂暗暗打定習練另一反擊功夫的心意。

老肥適時瞥目地上，又開口道：「老猴頭，不管怎麽說，今夜我老肥是由衷的感激你，瞧！」

老猴頭不用瞧，就知道老肥要自己看什麽，冷冷的一哼道：「如果不是爲了要留下這姓吳的，和郎三狗種對質，剛才突遭暗器襲擊，早拿他當了遮牌了！」

原來地上躺的吳二，老猴頭這一點叫人佩服，受傷之下仍然保全吳二，因爲吳二還有用處！

最冤枉的是赫青，死得最早。

老肥手一抖，砰的一聲把郎三摔倒地上，郎三和吳二一樣，已一動不能動。

老猴頭雙目噴火，對老肥道：「口供你問，這姓吳的小子要交給我！」

「全由你來，我把合着接下手。」

老肥這句話，也是無他存心而順情自然的，但是事怕有心，老猴頭是個有心人，剛才老肥的那句玩笑話，使他生恨，而現的這一句，却叫他感慨，不是麽？老肥一根腸子通到底，大權交給了自己，正跟二公子龍隱吩咐的相反，江湖人有江湖人的好處，固然有時一言可以橫禍殺身，有時却也因一言而突生知遇豪情，老猴頭對老肥，另外有了好感。

老肥並不知道，說話完，身形一閃，當眞留在樓外替老猴頭「望風」！

其實老肥又怎是個直腸人，祇因靠山已倒，又明知禍種昔日，遲早難逃龍隱毒手，再加上他十分忠心失勢而更已半死的主人，遂在心頭之上插把刀（忍），忍！忍！忍！

毅然決定以「忍」而待機，說起話來和辦起事來，自然順人情與盡量克己。

老猴頭拍開了吳二和郎三的啞穴，人雖仍不能動，但話已可以說了。

老猴頭先對吳二陰陰一笑，說道：「你小子聽清楚，我要問你們在小樹林內幹的事，姓杜的是怎麽死的？你們半夜三更去小樹林幹什麽？又怎麽那麽巧看到坑裏半埋着的人？講！實話實講！錯一點，老子叫你耗上三天三夜才斷你好好的那口熊氣！」

吳二不是英雄，才要直講，郎三爺究竟世面見的多，他在旁冷冷一笑道：「朋友可能容我郎三說句話？」

老猴頭剛才同老肥明要郎三，郎三並非沒有聽到，那時候他僅是穴道被封，有口難言而已，所以他現在突然開口，老猴頭暗服這郎三的胆氣，於是說道：「怎麽，你怕老子忘記你？」

「朋友，郎三心裏自有數，既然無能沒把你朋友放倒門口，這不就變成生死由你，所以用不着再說什麽狠口的話。」

「有種，郎三，那你就說你要說的吧，老子保證一個字一個字的聽！」

「首先請教朋友尊姓大名……」

「郎三，過份了，老子並不是怕啥，而是奉令只管行事而不言其他！」

「如此算我多問，朋友，那土坑裏半埋的是尊駕的朋友？」

「老子沒有那大福份，那是我們大少主人，也就是大公子！」

「不管是朋友，你的什麽人，朋友，他死了，死在我們三個人到那小樹林內以前，所以……」

「郎三，他沒有死，他是在和生平僅見的強敵拚搏下，身受極重的內傷，用本門絕獨天下的方法自療，時間只需兩個時辰，也就是說，天亮前他就會傷勢盡去，不巧你們偏偏深夜去那樹林，更不巧的是，你們竟胆大到去觸動他，於是他才走火坐僵無藥可救，郎三，因此你，他（指吳二），和那杜禿，成了兇手！」

「哦？這也就是你們來此的緣故？」

「本門有仇必報，何況如此深仇！」

「朋友，觸動貴少主人，是那杜禿，他已因之身亡，至於郎某和吳二，只是適巧經過樹林，這似乎談不到不應該，自更談不到仇恨……」

「錯了郎三，那小樹林並非位於此集，你們深夜經過，郎三，若說『適巧』，沒人相信！」

好個老猴頭，話聲微頓之後，悄然出指，重又封住郎三的啞穴，轉對吳二一笑道：「吳二，該你了，說出內情，快！」

老猴頭太懂像吳二這種人的賊性了，所以他話到指到，二成力點向肩井，吳二已經疼得直嚷媽！

老猴頭手指一鬆，厲哼一聲道：「講吧，反正有人對質，錯一句，斷一肢，你一共只有兩條手臂兩條腿，本錢是四句謊言，所以老子任你開河，講！」

吳二那敢說半個謊字，一五加一五的湊成十分實在的事實。

經過說完，老猴頭知道不會有錯，重釘一句道：「說出究竟何事，深夜去那小樹林？」

吳二瞧瞧郎三，郎三只急得青筋暴出，汗順頰流，就是開不得口。

吳二會錯了意，認爲郎三已經受了酷刑，心裏一怕，打個哆嗦道：「是這樣，四天前有位道爺，病在鎭上客棧，身上沒錢，爲請郎中，叫店家去典當一粒金珠，我們錢爺正是當店的東家，認出金珠竟是武林盛傳失踪已久的『玄玄寶珠』，遂親自去探望那位道爺，並奉還了寶珠，給道爺請來郎中，不料半夜，那道爺竟不辭而別！錢爺大怒連呼上當，派人追趕，郎三爺和小的及杜禿一路，巧的是在破廟中追上了那老道，郎三爺殺人，杜禿藏物，小的望風，事後分贓，杜禿說東西埋在那小樹林……」

砰！砰！老猴子一連兩脚，吳二郎三雙雙歸陰。

老肥一幌身形已站在吳二屍旁，道：「老猴頭，你可是要搜那樹林。」

老猴頭十分誠懇壓低聲音道：「怎麽樣？你願意叫人家支使一輩子！當一輩子高等奴才？」

「老猴頭，人心可怕呀！」

「老肥，現成人血，立兩份血契，各携其一，自此同心同志，生死不渝！」

「老猴頭，話一句，找紙！」

他們果然找來紙，用吳二和郎三的血寫了兩份「把柄契」，一人一份，誰也不用再怕誰出賣對方。

事辦好後，老猴頭心腸狠，道：「這一家，人家知道的不少，老肥，堵上前後門，來把無情火如何？」

老肥一笑，頭一點道：「要辦就快，夜長夢多！」

夢被大火燒醒了，人被大火吞了去，天明時，錢府只剩枯木烟柱和無數焦骨。

× × ×

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龍隱龍二公子，在老肥和老猴頭去後，指東差西，把手下人一個不剩的全派出公幹。

他自己却悄悄的離開客棧，又悄悄的到達客棧主人的私宅，更悄無人知的閃身進入本是大公子仇璞靜臥的內室。

他存心天知，距料天也不容，仇璞已然失踪。

他慌了，向來沒這樣慌張過，慌得手

脚無個放落處，慌到平日多智的頭腦，如今一片空白，半絲兒主意全拿不出來。

在一陣慌惶後，想到不管如何，還是先回客棧好，於是潛返客棧房中。

他派出去的人，一撥撥的回來了，而他已漸漸止住慌惶，想出了辦法。

他若無其事的召喚進來一個名叫「魯九」的手下，說明老肥不在，須有人去照料大公子，叫魯九丟守着，伺奉大公子的湯水洗刷。

魯九當然應命而往，他去得快，回來急，報告出驚人消息，大公子不在住處。

龍隱少不得造作一番，最後在着實無法把罪過加到店主及任何人頭上後，他判斷大公子已被敵所擄，遂留下魯九及一柬，着交老猴頭及老肥，他自己在發狠立誓非追到敵人不可下，率衆而去。

老肥和老猴頭回來了，看過信柬，吩咐魯九自己歸隊，或是直接回轉唐山北寨，魯九領了百兩紋銀，那會自找倒楣去追龍隱歸隊，一路大吃大喝大玩的回唐山而行。

魯九去後，老肥重又看了一遍龍隱所留信柬，胖臉上那兩隻小眼掉下淚來。

老猴頭安慰他道：「老肥，你就看開點吧，反正咱們不管跟着那一個，全是當奴才。」

「老猴頭，咱們現在可是立過血誓的好朋友，你直答我一句，大公子和二公子如果全要你，你跟誰？」

「大公子！」老猴頭答話乾脆。

「是啦，你確說句公平話，二公子這算什麽！心眞能這麽狠，這麽毒？」

「老肥，少說兩句，已然成了事實的事，就算我幫你，能轉過這乾坤來嗎？」

「話是不錯，不過老猴子，我不會甘心，不會眼看着大公子這麽死，你等着，總有一天，那麽一天，哼！」

老猴頭沒答話，只是輕輕的嘆息着。

嘆息代表了同情，是同情仇璞大公子，可也是同情在發着空恨的老肥。

這不但能換得老肥的好感，更使老肥安心，安心他所發的狠，絕不會傳到可使自己生死兩難的龍隱耳中。

聽人的秘密話，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惹禍害，這個老猴頭懂。

像老肥現在說的話，又秘密又危險，他本不希望聽，又不能不聽，聽入耳中危險已生，誰敢保證老肥在心平氣和後，不先殺己滅口？所以他以一聲嘆息，來買取到老肥的安心。

只是暫時安心，危險仍在，於是老猴頭突然壓低聲音，煞有介事的說道：「老肥，這也是天意……」

「天意，你媽的也說這種背良心的話，我說老猴頭，別看……」

「你太急了，把東邊的話聽到西邊去啦，我們正想如何開口能雙雙留下，留下來找那三個死鬼埋的寶珠，如今豈非天從人願了。」

老肥明白了，胖臉一紅道：「我是急瘋了心，別往心裏去。」

「去他個娘的，老肥，打起精神來找寶珠是正經。」

對，老肥一拍大腿，將跟隨多年主子的不幸遭遇，暫拋雲外。

老猴頭能幹，購買了應用之物和吃喝，他們的馬，仍在馬棚，算過賬，飛身上馬直奔向仇璞出事的小樹林。

×　×　×

一堆篝火，火光映射到地上，地上現出兩個人影。

只因這兩個人，是側對篝火趺坐地上，所以影子看來分明。

前坐的人，五心朝天。

後坐的人，雙掌緊貼前坐人的後心上，是「透傳眞力」，也是「代療奇疾」。

影子淡了，篝火漸弱。

地上的影子由極淡中消失，地上的篝火，祇剩了一陣淡烟。

前坐的人突然一聲疼哼，身軀在抖戰中睜開了雙眼，好亮，亮過天上不停霎眼的「北斗星」！

後坐的人，却在這個時候閉上雙眼，汗水早已濕透了衣衫，面色也有些蒼白，不過他臉上却帶着一種極爲愉快的笑容。

天上漸漸失去了星光的影子，換上一片灰白，前坐和後坐的人，雙雙站起。

誰能想到，前坐的人會是仇璞，更沒有人會猜中，後坐的人是郭眞！

仇璞先開口，他早已上下打量過郭眞那身如落湯鷄般的衣衫，皺着雙眉，搖着頭道：「你這又何苦，何不任我自生自滅，再說，你雖是救了我，我們仍然必須爲敵。」

「我知道，但是我仍然要救你！」

「反正你作都作了，多說什麽話全沒了用，不過你非告訴我一件事……」

「你可是要問，我怎能使你氣血由逆轉而僵下，恢復順行並暢通百穴！」

「這豈不是件震驚天下的事？換誰都全想知道這原因，何況身受的我！」

「說出來，只怕你不會信。」

「你的話我信，在這個世界裏，我也僅僅信你說的話。」

「你眞太看重了我，事情是這樣的，我前幾天在附近的一座破廟裏，巧遇上一位業已身中別人暗算瀕死的道長，他傷勢已是神仙難救，死前贈我一個書笈，並說出被人暗算的緣故，奇怪的是他竟堅決不准我代他復仇，說那些人，不出幾天必遭天報橫死……」

「別勞叨些沒用的話好不？」

「誰說是沒用的話，我掩埋了道長後，才打開書笈，內中竟有三粒『天寧化骨丹』，是昔日奇客『玄玄子』的東西，可巧正是專門醫治走火坐僵的聖藥，所以現在你……」

「雖有聖丹，如果不是你以眞元相助，我只不過是個行動無碍的平常人，現在，我已覺得功力不僅恢復，並且又深厚了許多，我不能矯情，郭眞，是出於你的恩賜。」

「這話你是多餘說的。」

仇璞說道：「並不，因爲我還有聲明，所以……」

「放心，我一不會爲此而有需索，二不問有關北寨虛實，三不涉及今後東城事，仇璞，你可以放心了吧！」

仇璞的臉上，第一次現出來發乎於衷感懷和激動，頭一低道：「郭眞，你究竟是爲了什麽？」

郭眞的臉色，由若無其事轉爲肅穆，目光罩定了仇璞，似欲有言，最後終於聳肩默然一笑，算作了回答。

仇璞沒有抬頭，但已知道郭眞聳肩無聲的一笑，便無可奈何的把手一攤道：「你不該的，這叫我爲難而又傷心，我當然不願意像先前那樣窩囊的死，可是我更不希望今後良心不安的活！」

「仇璞，別想得太多，不論從前你作過些什麽事，我仍然相信，今朝失去功力走火坐僵的要是我，你也會同樣的像我救你一樣來救我！」

仇璞突然轉過身去，他內心深爲羞恥，牙筋咬着，郭眞的想法錯了，仇璞自己明白，換了遭遇，仇璞絕不會去救郭眞。

郭眞不會錯的，他正像仇璞自己一樣的明白，換個遭遇，他是死路一條。

自愧而深受良心痛責的仇璞，仍是背對着郭眞，以特殊的激動聲調說道：「郭眞，人總是人，是肉的，知是非，懂恩怨，爲了你，我回去了，回我來的地方，只要東城有你郭眞在，我仇璞絕不再參與其中。」

「仇璞，我要說這不必，那是矯情，謝謝你。」

「別叫我聽着慚愧，眞的，以你和宋城主關係情義來說，以今日武林業已萌發的詭譎風雲來講，至少你堪比楚漢時的大將韓信。」

郭眞道：「仇璞，敬請直言！」

「放心，我不會保留的，請回答。」

「郭某有何德能，敢比韓信？」

「不，我仇璞認爲比得。」

「既然你堅持說我比得，那就比得吧，不過我却想不明白，東城誰是蕭何！」

「誰是恕我不知，但是總有一位蕭何在的，願能信我之言。」

「我信，不過就算東城果有蕭何一流人物，但宋城主却不是那心險面笑耳軟手辣的漢劉邦，況且最缺德的是那呂后，而我郭眞，野心不大……」

「韓信當年何嘗有過野心，否則十面埋伏只要稍加改動，何愁項羽及劉邦不雙雙授首，後有所謀，呂后暗逼，已不能不發，這難怪韓信！」

「這話我會記住，也感激情義。」

「其實這要比起你之救我，太輕微了，恕我只能有這一點可報的，郭眞，願他日把握已非今情。」

「怎麽，你要去了？」

「嗯，該走了，告辭。」

郭眞沒說出「不送」或再挽留的話，只是目送仇璞那偉岸身影，漸漸遠去了。

在仇璞早已去沒了影子後，郭眞似自語又叮囑仇璞般道：「你該走，早該走了，走得越遠越好，唐山已非安全之地，希望你能明白。」

「他只怕是永遠不會明白，也永遠不會離開唐山『北寨』龍谷老兒！」

這話聲，出自郭眞身後，他竟沒有絲毫驚駭，更沒有回頭，不過却重重的含有十分不悅的冷哼了一聲。

這地方，本是四望平坦的十畝盆地，按說身後來人，郭眞不會不知。

篝火已熄，天色未明，雖是拂曉，但天際的魚肚白顏色，淡淡的反而更襯托出大地臨近光明前的暗黑。

人近了，步聲也近了。

步聲雜亂，並非一人，當來的這些已站到郭眞身後不足七尺時，形影自然看清，有東城之主宋爺，有那位宋城主讚爲今世諸葛的智囊獨先生，有李老，有……

人越來越多，最後更出現了數百名牽馬而步行的金、白、紅、黑大隊神緝，因爲人數出現的多到突然，郭眞始緩緩地轉過身來。

一轉身，首先入目的是一位立於城主右首，和獨先生恰分左右而中伴宋城主的枯瘦老者。

老者身量在所有人當中最高，也最瘦，竟比矮、小、大頭而瘦的獨先生還瘦。

老者一身綠色衣衫，長已垂地，怪。

老者散髮禾束，髮長已近五尺，怪！

老者枯瘦的臉上，却有雪白的長眉！深凹幾乎難見眼珠的雙目，高聳而中彎恰如鷹啄的鈎鼻，再配上薄如刀刃的兩片咀唇，招風能聽遠十里的耳朶，老者的模樣，已是天下獨絕。

就因爲他這獨絕的模樣，才使郭眞無法和他親近，雖然他是一心一意的想盡方法要親近郭眞，郭眞總是敬鬼神而遠遠的巧躲或妙避。

郭眞之討厭此老，宋城主心裏有數，獨先生自更明白，只因獨先生是此老莫逆知己，而宋城主對獨先生計從言聽，尤其東城事實上也缺不得像此老這種人才，於是郭眞惟有自己忍耐！

獨先生曾面當宋城主，開誠的問過郭眞，究竟對此老存何成見，郭眞沒有回答，於是獨先生一口判斷定局，郭眞以貌而取此老，這樣，自然宋城主就不再考慮謝拒此老的事。

此老何人，天下聞名的「毒先生」是也。

毒先生自經獨先生引介而進東城，三年來話說得很少，事也辦得並不多，但每辦一事，必然乾淨俐落，譬如對付假冒南樓的假總管曹恒，那「化骨香」就使東城永絕對此人的後顧之憂。

剛才在郭眞身後開口的，就是他，毒先生，他的話，事前並沒經宋城主的同意，不過當他說出來之後，宋城主覺得這也正是他考慮要說的。

毒先生話罷，宋城主並沒有聲明什麽，郭眞方始冷哼出聲。

郭眞轉回身後，並沒向城主問候，也沒對其他的人招呼，直接了當的問毒先生道：「你憑着那一點敢如此推斷？」

毒先生可不失禮，一拱手含笑道：「老朽問候五爺好，五爺辛苦……」

「不必，我們本來是一路來的，何必這多禮數，至於辛苦，那更應該了！」

毒先生哈哈一笑，看似坦誠的問道：「有句話，老朽先作聲明，純出善意，那就是五爺所謂辛苦應該，是指……」

「仇璞恩怨分明，今後不會再有對我等不利之事，這辛苦是爲東城整體，豈不是應該？」

「五爺乃城主師弟，親如手足，相信五爺和城主不會認爲老朽要說的話是有惡意，五爺，你錯了！」

「哦？敢請指點郭某錯在何處？」

「五爺救他巳是不該，既然救了他，就不能這樣的放他走，縱虎歸山，巳鑄大錯，他是龍谷老兒的傳人，義子，未來的北寨之主，五爺請想，他能不和我東城爲敵嗎？何況龍谷有女，規禁只嫁掌門外姓，在名利雙誘之下，就算他仇璞有心化解北寨東城這段公案，怕也很難作主！」

「毒先生！」郭眞沉聲肅色問道：「有證據證明這些，抑或是推斷？」

「老朽不敢相瞞五爺，是個人推斷，但老朽可以與五爺立狀，保證不錯！」

「趙孟之所貴者，趙孟亦能賤之，眞有是日，郭眞誓取其首以進，現在，還沒到可能證實的時日，你少開尊口！」

毒先生半絲兒羞惱都沒有，笑問道：「老朽聽獨兄言道，五爺和他（仇璞）那一戰，幾乎可說巳用全力，最後兩敗俱傷，他此番囘去，必然全力習功，未來一戰，五爺，老朽眞不敢樂觀呀！」

宋城主始終沒有開口阻止二人的爭辯，獨先生也一言不發，其他人自是只有聽的份而無接話的胆，這情形使郭眞心頭猛地一凜！

一凜刹那，觸及靈機，哈哈一笑說道：「毒先生，你不是有心的想探聽些什麽吧？」

毒先生面不改色，從容答道：「正是要探聽五爺心中所想，因爲我東城上下，前時故作囘轉，而秘密調集所有高手至此，目的是要悄然直撲北寨，一戰竟功，五爺的任何安排，皆是動一髮而牽全身，老朽不敢藏拙，必須問明。」

郭眞惱了，惱這老兒的說話口吻，彷彿此行他是「提調」一般，於是冷笑道：「先生莫非是此行之主？」

毒先生似乎沒有聽出這句問話的嚴重來，把頭一搖語調平靜的說道：「不，大軍之主，是獨兄，老朽任爲『軍謀』，策敵佈置防患爲職責。」

郭眞一楞，轉向宋城主道：「城主莫非……」

不待郭眞話罷，獨先生從旁接口道：「這是剛剛決定不久的事，城主與李老趙老等等老英雄，立刻返囘東城根本重地，不能不防敵人乘虛而入。」

這話使郭眞沒法再說什麽，心中雖覺有些可疑，但城主囘城坐鎭，實當該之事，無可疑慮，轉念想到剛才的某一主意，遂含笑點頭，說道：「對，豈能棋勝不顧自己的家。」

話鋒一頓，神態改變爲謙和，笑道：「毒先生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我豈不知仇璞狼子野心，所以在救他復原時，暗中作了手脚，他如果提聚眞力到九分，必將心肝暴疼而功力頓失，因此我才說他不能爲我之敵！」

此言出口，自宋城主起，無不現露出欣然並欽服的神色，看在郭眞眼裏，一股難以形容的痛楚，如鋼刀般扎於心田！

郭眞突然從磊落無邪光明坦誠的領域中，被人掀翻到泥汚骯髒的毒臭水坑裏，自自然然的懂了奸詐和計謀，也自自然然的認識了「人」的另外一面。

宋城王首先大步而到，緊握着他的雙手直搖，沒說一句話，不過他懂，他這位城主師兄，一向被世人認定爲光明磊落偶像的大俠，對他會暗弄手脚防患未然一事，是十二萬分的讚成和佩服！

繼之是獨先生，老遠就伸出姆指道：「五弟，我服你！心服口服，五弟呀，你可知道城主給你個什麽名份，哈哈……此行的全權主力先鋒！」

既是「先鋒」，自非「主力」，先鋒若有「全權」，主帥豈非傀儡，這點道理若在不久以前，郭眞雖懂而絕不多過一遍大腦，如今不對了，他先進大腦，所以更加「懂」了！

懂了要裝糊塗，難得糊塗，你不知道那會省多少事，多少心，削減多少災禍！

裝糊塗要像，他問宋城主道：「城主，這是你的主意，付我全權？」

宋城主並不是好小人，眞的不是，他也並非僞君子，絕對不是，他之所以讚成不救仇璞，或救則留歸我用，純潔立塲問題，東城將伐北寨，北寨少一高手，豈非就等於東城多一高手？

因此當郭眞問他這個問題時，他道：「五弟可別介意，愚兄沒想的這麽週到，是毒先生提及，獨先生首先說好……」

郭眞哦一聲，立刻轉對毒先生道：「先生竟會不以郭眞愚妄，多謝了！」

毒先生才待開口，他巳又轉向獨先生，他未語先笑，連連拱手，哈哈地說道：「對獨先生你，郭眞用不着說什麽了，目下那龍隱巳因仇璞突失蹤影，心生畏懼，巳經撤隊疾返唐山，仇璞只怕走得雖晚，到得反而會比龍隱早些……」

好個獨先生，不愧「今日諸葛」之譽，郭眞在講這般緊要的事，他竟雙手緊握住郭眞兩臂道：「五弟，這些話什麽時候講都可以，現在你必須好好休息休息，喝一碗城主爲你親自煮熌的『老參湯』！」

一句話有三個用意，一是他關心的並非旁事，而是郭五爺玉體！再是話並非不想聽，祇是等會兒再聽，三者交待出「老參湯」爲城主親手熌的，可放心食用，順便點出城主之關懷郭眞的情義。

一句話買得三個好，宋城主說他好，好知自己的心意，郭眞自己的心意，郭眞要講他好，好會替人着想，東城老少羣俠，更非說他好不可，交友如此，死而何憾焉？

獨先生這樣可人心意，郭眞又豈能不作解人，恭敬的謝過城主，坦然的捧起蓋碗，仰頸……

是誰殺這風景，那細如蚊哼的傳聲，適時送入郭眞耳中！

郭眞突然又仰起了臉來，捧着蓋碗，問宋城主道：「城主，『老參』有若干年了？」

「五弟，就是你從小長白帶囘來的那一支！」

「啊！城主你可眞捨得，小弟沒什麽必需要這東西的……」

「五弟！」獨先生笑聲哈哈接話道：「別忘了東西本來是你帶來的，此其一，其二是眞力渡功，眞元不損自傷，此物補氣妙品，第三，城主巳將老參分作五份，這湯僅是五份中一份，所以……」

「獨先生，那四份可也帶着？」

「沒有，如果五弟需要，老朽想城主囘去後，定然會專差飛騎送到的！」

「先生想錯了，小弟一份巳足。」

話聲微頓，郭眞又轉向宋城主道：「城主那一向不離身的『玉葫蘆』，這次是否帶着？」

宋城主哈哈笑道：「既是一向不離身，自是帶着的，五弟可是有什麽用處？」

「小弟想要暫借一用，這湯飲用一半巳足，餘者正好滿置玉葫蘆內，當兵進北寨搏殺耗力時，再取而食用。」

「還是五弟想得週到！」宋城主毫無猶豫的自腰帶上解下了玉葫蘆！

獨先生神色一變，目光掃向毒先生，毒先生視若無睹，並幌着枯瘦頭臉道：「五爺的想法，是再好再週到也沒有了，尤其是老參湯裝在城主玉葫蘆裏，非但原味不失，並能借玉葫蘆之靈氣，增加功能，眞是一舉兩得！」

獨先生心有所會悟的笑了，道：「毒兄經多見廣，開我茅塞。」

毒先生眞叫客氣，搖頭而笑道：「獨兄若這樣說，是笑我不知藏拙了，也眞是，有城主和五爺在，我實在多講了話。」

郭眞一臉的誠摯的直向毒先生搖頭，表示話並沒有多講。郭眞之所以沒有開口，是因爲巳接過了「玉葫蘆」，正十分小心的自蓋碗中向玉葫蘆內傾倒參湯。

玉葫蘆並不大，兩寸半高，大肚兒周圍也不過兩寸，那中間的凹處就祇有寸餘，正好能臏參湯的一半。

另一半，郭眞毫不猶豫的傾入口中。

獨先生這時又掃了毒先生一眼，毒先生似是由衷的關懷郭眞，道：「五爺現在最好是趺坐調息，免得老參精氣走失。」

很對，郭眞默默微笑，身形拔起，竟高達十丈，空中飛旋祇見一輪影兒，旋飛刹那疾投落下，立足處仍是原地！

這一手，將獨先生毒先生兩位先生震得木然而呆楞，餘衆也張口結舌嘆爲觀止，只有宋城主暗覺奇怪，他奇怪郭眞好端端的不去調息，反而施展師門無上心法的「神龍八八雲空飛旋」作甚，不過他並沒有發問。郭眞身落原處後，面對着城主道：「城主，這師門心法功能週天自運，老參的神髓，現在是半滴全沒浪費！」

宋城主雙眉微微的一蹙，太快了也太過輕微，因之除了郭眞外別人不知。

郭眞既巳開口說話，地上又不見半絲水湯滴兒，那當然是巳經吞落肚去。

獨先生才待要說什麽，郭眞巳開口道：「城主，小弟這全權先鋒要點將了，不知城主可能恩准？」

宋城主哈哈一笑，行近郭眞頷首道：「理當點將，攻敵貴在神速，就算五弟點中愚兄，愚兄也絕不違令！」

郭眞一笑目注毒先生道：「小弟只須要毒先生，和玉牌神緝全隊人馬，支領三千兩銀票，立刻動身！」

獨先生剛剛要搖頭說話，城王笑道：「一言爲定，五弟，愚兄在『不夜城』中，恭斟勝酒，急盼馬到功成！」

獨先生無可奈何，把巳到唇邊的話又嚥了囘去，接着宋城主的話鋒道：「五弟你我兩路人馬，決定於何時何地會師？」

「北寨東南方三十哩處，有座『墨集』，集中見如何？」

獨先生笑着點着頭道：「一言爲定，不過五弟，這可是個死約會，誰先到誰先等，不見不得擅自獨力行動。」

郭眞以微笑頷首相對，立刻向宋城主一躬，不知何故竟似有不祥之兆的說道：「城主，師兄，一切小心，大主意要自己拿，唐山之戰，勝固不言，就算有什麽萬一，師兄也請承諾一句，只能固守東城，不可分兵接應，尤不可親提所有高手，作孤注一擲！」

宋城主神色陡變道：「五弟莫非另有什麽消息……」

「師兄請莫多疑多問，並請承諾！」

宋城主沉思多時，瞥目看到郭眞那誠摯而帶着期盼的眼色，終於點點頭道：「愚兄答應了，不過五弟千萬自珍，愚兄於城中朝夕盼歸，別叫愚兄失望。」

郭眞沒有答話，以微笑代表。

接着，他將那裝有滿滿參湯的玉葫蘆，順手遞交業巳提升爲「玉牌神緝」副領隊的宋天雨。

宋天雨極小心的才待將玉葫蘆緊繫腰間，郭眞突然把頭一搖道：「且慢，這事馬虎不得。」

他重又取囘玉葫蘆，走向獨先生身側，招手示令宋天雨相隨，並吩咐道：「天雨，緝隊供傳密件所用的『封漆』可在身畔？」

宋天雨應一聲「在」，立即取出。

郭眞以「紅漆」封死了玉葫蘆頂塞，笑捧向獨先生道：「先生帮帮忙，印個押記。」

獨先生心頭雖如陣鼓般連連暴擊不巳，神色上却絲毫未變，並哈哈大笑道：「雖說這參湯珍貴，但也不至於必須印封起來，五弟，你不嫌太過小氣了？」

郭眞搖頭道：「別忘記獨先生，這是城主親手煮熌的東西，小弟敢不尊重？」

獨先生沒有接話，在尚未硬結的漆封上，印上他那「大頭」的印記。

郭眞疾快的捧着玉葫蘆到了宋城主身前，恭敬的捧立道：「還要城主印記。」

宋城主雖然雙眉緊鎖，仍然捺上印記，郭眞這才將玉葫蘆交給宋天雨道：「天雨，除非你死了，否則只要有半口氣，不得使玉葫蘆離開你自己！」

宋天雨慨然將玉葫蘆繫好，道：「五爺萬安，小的人在，它一定在！」

郭眞肅然頷首，拱手爲拜，揮手施令，向毒先生微微肅讓，人巳飛登馬上，率隊疾馳而去。

毒先生不能不去，臨行目視獨先生，獨先生還以眼色，毒先生方始打馬馳下。

× ×

「毒先生，小弟有件事情要煩勞大駕，先生可有時間？」

毒先生這時正不知想些什麽，神態有些呆傻，被郭眞的一聲「毒先生」驚醒。匆匆聽完郭眞的言語，立刻道：「請五爺吩咐。」

「先生太過客氣了，先生，我們來巳四個時辰，仍不見獨先生方面主力到達，欲煩先生迎上十里，如何？」

「份內之事，老朽就去。」

毒先生欣然跨馬上道，郭眞悄悄招手，宋天雨近前聆示，郭眞和宋天雨低語多時，宋天雨才轉身走到一名叫「時令」緝

手面前，示意時今牽馬，二人緩緩他往。

這就是「墨集」，郭眞等人現在歇馬「墨集」外一個小小山坡下的樹林中。

約隔頓飯之時，宋天雨一人返回，竟沒向郭眞稟陳什麽，怪的是郭眞也沒有召令宋天雨，好像時今未歸，是必然事情。

毒先生回來了，傳得消息，獨先生請郭眞嚴守「北寨」南、北兩條通路，不得放過任何一名「北寨」中人！

毒先生又說，獨先生巳將東、西兩條路阻住，時限三日，目的是先清「北寨」外圍黨羽，然後兵進「北寨」！

按理，郭眞應守東、南或西、北通路才是，如今獨先生和郭眞間斷阻圍，應是說不過去的事。

但是獨先生有他的安排和道理，因爲不論先鋒或是主力，皆爲東城人馬，應是不分彼此的。

郭眞沒聽這個安排，他仍是麻煩毒先生，請毒先生獨力支持守住北方通路。

毒先生苦笑以對道：「五爺，這可不是您一心要老朽好看的時候，同心對敵，協力破……」

「先生！」郭眞威凌而莊嚴的說道：「你弄錯了，郭某行事向無『私』字，先生用毒天下獨絕，因之借重！」

毒先生沒了話，其實他正求之不得，他遵令而去，去的欣然而快樂。

宋天雨微一蹙眉，悄聲道：「五爺，這不太好吧，萬一老兒縱放強敵……」

「放心，天雨，他不敢也不會！」

「五爺請再指示，小的實在不懂。」

「天雨，話聲輕點，我也只不過是猜想罷了，就算不幸被我猜中，他們的目的是以東城實力而滅北寨，然後陰謀佔據東城，那也是非先滅掉北寨不可，所以說這老兒不敢賣放，也不會賣放。」

「五爺，若眞如此，北寨極可能和我們一樣，是鼠輩陰謀……」

「天雨，我懂你要說些什麽，可惜不是的，北寨不是受害者！」

「五爺，這不是單憑猜測了吧？」

「當然，你可還記得『棗莊』那位功力罕絕的『灰衣人』？」

「小的怎會忘記，不過聽說他叫仇璞，已經敗在五爺手中，並且……」

「你知道這些那就夠了，仇璞功力豈是毒老兒所能敵，北寨所以蠢動劍指東城，固然是受人利用，但北寨龍谷是怎樣人物，焉有惛惛而不知者，我的推斷，是北寨也借機利用對方，是滅我東城，則彼時像毒老兒等流人物，豈非在彼掌中生殺由之？」

宋天雨一面不停的點頭，一面說道：「別的小的全能會意，只有一點，毒老兒是獨先生大力所引介給城主的，以獨先生之能，似乎不會看不出……」

「天雨，你是這樣信任獨先生？」

宋天雨這次傻了眼，直目呆口半天，方始壓低聲音到極細小的說道：「五爺，獨先生這幾年來，爲我東城建樹良多，無一不利，又怎會是……」

他沒說下去，不過郭眞明白，笑道：「你也認爲如果是眞，他爲主謀？」

「小的是覺得以獨先生之能，如果有他一份，應該是位主謀的人物。」

「對，正是如此，至於他因何這般，着實令人難解，因爲若無深仇大恨，他斷斷不會用計這樣深遠的！」

宋天雨以一種無比沉重的語調道：「五爺，這太可怕，東城高手十巳出六，萬一有變……」

「放心，天雨，北寨不滅，他們不會再打東城主意了！」

「五爺，小的有個拙見，五爺何不悄悄回城，此間小的拚死而爲……」

「不，必須借此而平北寨，使陰謀雙方高手拚折，方能保得東城平安。」

「但誰又知道那些高手是對方……」

「容易，凡經獨先生引升者，十有八九爲敵親信。」

「五爺可是巳有方策？」

「不必多問，聽令行事就行。」

宋天雨躬身而退，懸心仍難放落。

適時北路通道，毒先生也正在和一位幪面人物密談。

他們是躱在一株參天古木梢頭，這有原因，可見各方而來的人物。

幪面人先開口，道：「所以總之一句話，這『墨集』一戰，必須叫郭眞橫屍塵埃！」

毒先生緩緩搖着頭，吁嘆一聲道：「不容易的，師兄！北寨除龍谷外，誰也不是他的敵手。」

「師弟忘了，仇璞，還有個仇璞！」

「師兄，郭眞救過他，只怕這火引子很難適巧牽到他們兩個人的手上。」

「郭眞也許不會主動去找仇璞，仇璞却是非找郭眞不可！」

「莫非師兄巳作了安排？」

「當然，我巳通知龍谷轉告仇璞，說明郭眞救他的時候，巳作了手脚！」

「好主意，仇璞對付上郭眞，龍谷就能從容宰殺東城高手，結局仇璞郭眞勢將兩敗俱傷，龍谷也必眞氣不濟，那時候我們暴起而攻，北寨垂手得矣！」

幪面人嘿嘿的笑了，道：「然後快車馱得殘屍歸，先叫宋賊心傷神悲，然後再以你那奇藥，瓦解東城高手的功力，然後……哈哈……」

「師兄，我要割那宋賊三十七刀！」

「當然，少一刀也不叫他死，三十七條人命，只挨了三十七刀，巳是便宜！」

「師兄，郭眞功夫究竟有多麽高深，老參湯雖說只喝下去一半，但巳足够叫他心神迷亂功力半失，却怎地看上去竟和沒事一樣？」

「很難講，這小子雖說是宋賊的師弟，功力却高過宋賊多多，也許你那迷心失力的奇藥，喝一半下去效力較慢，不過這藥我有信心，他巳中毒是毫無疑問！」

「師兄，怕不見得，沒看見他把下餘半瓶存放的事嗎，我認爲他巳動疑！」

「不會，這小子十分講究尊師敬長的那一套，是無心的，並非巳知秘密。」

「不管怎麽說，師兄要在搏戰起後，急調宋天雨來北路的，我們必須拿回那隻玉葫蘆！」

「這當然，若無遠慮，萬一之時豈不只有束手待斃的份。」

「能這樣，小弟就安心了，師兄，龍谷何時突襲郭眞守區？」

「明夜，黃昏時人馬潛出，二更時包抄動手！」

幪面人說到這裏，手一揮道：「我去了，宋天雨不知何事來到此處，你要小心應付，他是郭眞的死士！」

幪面人在話聲中，巳閃身疾射遠去，所走方向，正是和疾馳而來的宋天雨是順路間隔一座樹林，宋天雨自然毫無所見。

宋天雨自南路來到北路，必須經過東路或西路，不管經那條路來，全不近，因爲南、北、西、東正好把「北寨」圍在核心！

宋天雨是傳佈郭眞命令而來，郭眞要毒先生十分仔細，並秘密而妥善的，在北路通道上施毒，更要立好「武林界碑」，上面要以功力指刻劃四個大字——妄進則死！

毒先生答應不迭，但那目光，却一瞬不瞬的緊盯在宋天雨腰間的玉葫蘆上。

宋天雨許是會錯了意，笑道：「先生有需要這葫蘆參湯的地方？」

毒先生慌不迭移轉目光，笑道：「我是十分愛這隻玉葫蘆。」

宋天雨看似十分誠摯的笑道：「這太簡單了，大事成日，別說是城主這隻小小玉葫蘆，凡東城有的，儘可取之不盡！」

毒先生心頭大凜，只有用沉默來安定自己心神。

宋天雨話還沒有說完，接着又道：「五爺說，他再隔一個時辰來，大概是監看一下這北路上還該安排什麽！」

這話毒先生更懂了，接口道：「煩老弟台代向五爺稟陳，五爺不必勞駕了，北寨巳知我東城進兵的事，極可能隨時突襲，這北路上，老朽願負全責，出了問題老朽提頭相見！」

宋天雨半開玩笑半認眞的說道：「先生說的笑話並不高明，人巳失頭，尚能提之而行，只怕那是夢話！不過先生却說對了一點，萬一北路通道出了問題，先生的頭十有八九是難保的！」

話說完，宋天雨根本不和毒先生客氣，手一拱一聲「告辭」，打馬疾馳遠去。

毒先生恨得跺脚，人影閃處，幪面人竟再次現身而出，毒先生恨聲道：「師兄看到了吧，這份氣……」話沒說完，幪面人沉聲接口道：「你自找，兩隻眼那裏不好看，偏偏要去掃那玉葫蘆，哼！作賊心虛！」

毒先生頭一低還以顏色道：「師兄說來輕易，不錯，小弟是有些箇作賊心虛，但是小弟並不想作賊，只因師兄恨仇難了，才慨然……」

「好了，好了，算我話說急了些，我走了，只要記住依計而行，宋賊也好郭眞也好，全是你我囊中之物！」

幪面人這次眞的走了，毒先生也沒閒着，在北路上巧佈連環並立界碑！

入夜！突起狂風！

天有不測之風雨，人有旦夕之禍福，誠然！

東城兵圍北寨，秘密不得，因之郭眞索興住進墨集的「黑客棧」！

「黑客棧」並不黑，也不是黑店，只因店主人姓黑，人又多讀了幾年書，一動靈機，乾脆起名「黑客棧」。

郭眞注意「墨集」上這家「黑客棧」也非一日，了解這家客棧自然也非一日。

「墨集」雖說相距「北寨」三十里路，其實快馬衝刺只不過一鞭之遙，難逃龍谷鐵騎蹄踐！

怪的是「墨集」竟不見半個「北寨」中的人物，並非平日不見，是從來「北寨」中人就不進「墨集」。

沒人明白箇中的玄妙，包括「北寨」中人，他們人人都接獲過龍谷的嚴諭，不准進入「墨集」，實有必要，須先稟陳獲得允許才行，否則即以寨規嚴責。

「墨集」雖然是「煤車」往來必經之地，「墨集」雖然十分繁榮，「墨集」黑客棧的酒香菜美無與倫比，「墨集」的「天香院」，更是除京津外，份屬頂尖的「香國」，但總不至腦袋長在自己脖子上更好，因此「北寨」中人雖多數心有不平，仍不敢踏入一步，免惹是非。

這絕不會沒有內情，可惜內情無人解得。

郭眞租下黑客棧的東西兩廂房，手下的玉牌神緝隊，分兩隊輔守南路，遇事日發響箭，夜射燈號不怕接應不上。

郭眞是黃昏前住進黑客棧，安置下來，他首先就向店家聲明，要拜會黑客棧的主人。

店家可巧也姓黑，據說是主人黑逸文的堂侄兒，他並未猶豫，立刻就替自己堂叔謝拒了。

他說的好，堂叔身染奇疾，巳臥床月餘，着實是無法接待朋友。

郭眞一笑作罷，但仍令宋天雨取出「東城郭眞」的名帖，交店家代交。

初更，郭眞用過了飯，香茗一盞，秉燭靜坐，他揮退了室外輪值守護的神緝，似有所待。

二更，門外突然有人以低沉的聲調道：「我來了，要進去。」

「請，郭眞候駕多時，請！」

門開門關，仇璞巳到了堂屋。

「恕未迎，請再高升一步。」

仇璞冷冷地挑開內室的門簾，一步跨進房中，在客位上坦然而坐，小茶几上巳早準備了香茗，那是郭眞留供訪客的。

「你好像早巳料定，今夜我會來？」

「並不，但我希望你能來。」

「現在我巳經來了，你怎麽說？」

「錯了，應該是你來可要說什麽！」

「我要問你一件事情，只有一件！」

「請講，郭某定然知言而盡責。」

「你救我的時候，可在我身上某處，施過手脚？」

「仇璞，你信嗎？」

「不信，但是我却非問你不可。」

「我懂，應該向你道謝。」

「算了，你當衆說這句話的時候，我是相信巳有了安排，故意逼我來這一趟，不過堅定一下推斷而巳。」

「仇兄，小弟不願意騙你，正是這個意思，另外正好在血搏以前，再見仇兄面，好好的喝兩杯，開誠的談一談。」

仇璞微一沉思，頭一搖道：「郭眞，我實有不便，『墨集』本爲『北寨』諭示過的禁地，來巳犯禁，若多逗留，百害而無一利！」

說着，仇璞取得蓋碗，品口香茗，接着站起又道：「告辭了，郭眞，空言無補，你要自己小心。」

郭眞也起身道：「盛情心感，仇兄何不再指點些？」

「其實就我不說，你也明白，北寨中有幾位，是不打算叫你同去的，當然這也許是『一廂情願』的打算，但是如果再加上貴城一股力量，郭眞，那就不能以等閒視之了！」

「仇兄這句話已早使小弟五內銘感，仇兄，如今事如箭搭勁弦，的確是空言無補，仇兄，小弟別無所盼，只求謹愼。」

郭眞雙手也握緊仇璞，用力捏捏，彼此突然一聲爽朗長笑，四手分，雙拳抱，一個說保重，一個講珍惜，一聲是告辭，再一句不送，好朋友大英雄，惜別心痛楚，分手難西東！

三更！夜寂風冷。

三聲輕輕叩門响，郭眞自榻上一躍而起，揚聲道：「門未閂，請進。」

門推開了，妙在推開的是左側那扇，因此郭眞雖然已挑燈相待，仍難見人。一隻手，白的可怕，如同死人，自推門的門間伸進。

手中有一封信束，被插於地上！地是青石磚，紙信成了「摧堅刄」，信封一角斜插磚中，如同生就一般！

手縮回去了，門也自動的重又掩閉。

郭眞並沒有推窗眺望，也沒有急追一看，人家既然不想叫自己看到面目，自己又何必勉強人家呢！

他緩步到了信旁，並沒伸手去拿，在仔細看過確無問題後，方始輕抬一角拔取信函。

燈下拆閱，柬上只十六個字：慕名已久，識荊無由，靈丹一粒，爲君解憂！

封底果然有粒白蠟皮的丹丸，大如桃核，上印金字是「九還丹」！

「九還丹」已絕跡武林百年之久，是「聖僧」一百愚所傳奇藥，若說它能「生死人肉白骨」，自是無稽，但對一切歹毒內傷，却是尅星，藥到傷除。

是誰有這大「手筆」，平空相贈這粒無價奇丹？

郭眞眞的呆傻了，思前想後，生平絕對沒有交下過這樣一位朋友，設若早知內情，冒失也要一見此公廬山，現在後悔無及。他十分謹愼的把這粒奇丹放置貼身小囊中，半仰床上，閉目仍在思索着這事的來田。

突然！他一蹦而起，欣然自語道：「不會有錯，只有他……」

話聲中途自停，頭一搖，說道：「不對，萍水相逢，怎能如此，何況他本身是臥病……臥病只是過耳言，不是憑言，我要……」

他揮手熄燈，推門而出。

「黑客棧」主人黑逸文任處，就在棧內最後的私宅，有道七尺矮牆相隔，一門往通，郭眞擧手叩門，剛剛碰上門環，門已推開，沒閂。

他步入院中，在將達上房石階時，低聲說道：「在下郭眞冒昧來拜。」

隨着他的話聲，門開處出來了一位麗人，未施脂粉，美若天仙，只惜稍稍瘦弱了些。郭眞一見是位美極的麗人，頓時垂首又道：「恕冒失，在下住於東、西廂房，有一疑難之事，須向居停拜教。」

麗人雖美，神態却是冷極，道：「此爲內宅，時又深更，拙夫抱病，日間已難會客，況爲夜半，請自重。」

郭眞連第二句話全沒說，頭沒抬，深深一揖，轉身而去。

他走了，麗人轉身而回，人剛剛走進堂屋，就笑對着內室說道：「果然是位君子奇俠，只一句話就打發去了！」內室中有人微笑出聲道：「妳當我這雙眼老花了，會看錯了人？」

麗人已輕推內室門走進，道：「別誇口，龍谷當年也是經你看過，說是大英雄的，尤其是那龍隱，你許爲人中龍，現在如何？」

內室極爲寬敞，靠後窗安置着一張很大的木床，床上半臥一位面色蒼白的中年文士，文士一雙手恰好露在被外，那手的顏色，蒼白得如同死人。

不再問，臥床的一定是黑客棧的主人黑逸文，看樣子他是眞的有病。

有病歸有病，話聲却精氣十足，道：「這妳就不懂了，咱們既然決定隱於此處，不再過問武林中事，龍谷率侄而來，是有心相試，何不說上幾句順水的人情話，換取一個半生的太平寧靜呢？」

「太平嘛，未必！寧靜只怕也要談不到了，不夜城郭眞已到，血戰即起，『墨集』……」

「放心放心，『墨集』不會有人騷擾的，郭眞不會，龍谷不敢，太平太平。」

麗人噗哧一笑道：「老爺子，你可是眞的在享清福嘍，不過『君兒』大了，只怕……」

「放心放心，一粒『九還丹』，難道還換不到一位可人心意的好女婿？」

「老爺子你可眞是的，天塌了地崩了，你也只會說兩句『放心放心』。」

「對對，正是如此，放心放心。」

他第二個放心剛剛出口，堂屋的門連响三聲，當麗人出去的時候，堂屋地上已平放了一封信束。黑逸文仔細看信，不由哈哈大笑起來，將信向麗人一拋，道：「招呼『宜君』擺下盛筵，我去提那小子的衣領進來，這小子太像我的當年，放走他可就成混蛋！」

北寨全軍墨　東城誅兇成

麗人微愕間展開信束，上寫着：萍水相逢，永銘盛情，九還神丹，留醫尊症！

麗人咯咯的笑了，自語道：「郭眞這小子，算是倒透了楣，我們老爺子幾十年沒碰上個對眼的，這遭看你小子怎麽跑的了！」笑聲中，麗人輕叩木床巨柱，木床倏忽旁移，露出一道門戶，麗人移步而入，木床重回原處。

嘩啦砰隆，郭眞所居東廂堂屋的兩扇門，被人一脚踢開！

剎那間，人影飛射，十數玉牌神緝已將踢門人包圍於門際。

宋天雨大步獨前，不失禮，拱手欲言，郭眞却已出現門口，向這位踢門客深深一揖道：「郭眞恭迎老俠！」

只這一句話，宋天雨已揮手和衆神緝紛紛退去。

郭眞才待肅客，客人已開口道：「且慢，這黑客棧是你的還是我的？」

「自然是老俠你的。」

「那就好，咱們走，後面去喝酒！」

「老俠且慢，郭眞……」

「你才該且慢，郭眞，不論你到『墨集』何幹，一句話，總是客居吧？」

「老俠，這槓郭眞是抬不贏的。」

「那對嘍，古人有『客隨主便』之言，這也沒錯吧？」

郭眞大笑，笑聲一停就慨然說道：「老俠請，就算這席酒喝脹郭眞的肚皮，也絕對奉陪到底。」

一伸手，郭眞的右腕被黑逸文抓住了，郭眞並非沒躲，硬是沒有能够躲開。

又一伸手，那蒼白如同死人的手，一粒「九還丹」，重入郭眞囊中，天可憐郭眞連閃避謝拒的能力全沒有，這使他心驚生佩！他被拖走，回來的時候，是由一位美到絕頂的姑娘，攙扶進房的，那時天色已現曙光。

× × ×

正中午，宋天雨在嚴守南方通路。

突然一絲雪白長虹，疾射而到，他聚力伸手抓落掌中。

是個白紙團兒，宋天雨立即展示，並揮手打出暗號，守阻通路的神緝，迅速展開搜索的行動。

搜索無功，這本就沒出宋天雨所料，其實他並非示令神緝搜索這不速之客，而是有一半爲了清掃現場，看看究竟有沒有另外的人，在追躡這彈指發出紙團朋友。

當搜索的神緝尚未全部回報時，宋天雨已嚴諭返回的神緝，緊密防護，堅守崗位等他歸來。

他，話聲乍止，已飛身上馬疾馳向「墨集」的客棧。

郭眞笑着接過紙團，上面寫得十分簡單，看過後，雙手微搓，紙團已化烟氣消失。

宋天雨壓低聲音問道：「五爺，這却是一手狠着！」

郭眞雙眉緊鎖，沒有答話。

移時，郭眞招手，宋天雨相隨，竟悄悄的到達主人黑逸文的後宅。

出迎的正是昨夕送郭眞返回的美絕美人，郭眞好大方，臉上沒有笑容，引介宋天雨說，姑娘是他尚未過門的妻子，黑宜君。

宜君更大方，笑着問好，眼角却緊盯着郭眞，郭眞低聲道：「別驚動兩位老人家，我要借間靜室，用上兩個時辰。」

宜君嬌笑而對道：「你打算的可眞好，只憑你那兩下子，只有兩個時辰，能叫人家宋兄弟獨當一面？得啦，老爺子比你知道這消息早得多，也另有了安排，正在上房裏候駕哪。」

郭眞報以微笑，領着宋天雨進了上房，宋天雨很快出來走了，郭眞足足在房中待了兩個時辰，這次走時，姑娘不但沒送，連影子全沒見。

當郭眞回轉東廂，獨先生已候了多時，問及郭眞何往，郭眞笑道：「先生現在只好先抱個悶葫蘆了，不過小弟可以保證，不久這葫蘆塞兒就將拔開，那時候定有足使先生張口結舌目瞪而駭然的大喜事發生！」

獨先生眞乖巧，哈哈一笑道：「這是求之不得的事，現在我不問你就是。」

話鋒頓住，獨先生自身畔取出一張羊皮圖兒，指着圖又說道：「五弟，這是愚兄費心力方始弄到手的寶貝，你仔細的看過！」

郭眞只掃了一眼，雀躍而起歡笑道：「先生，這……這可是北寨的全圖？」

獨先生拍掌大笑道：「我就知道瞞不過五弟你，正是！」

郭眞面色突然一正，低聲道：「此圖先生怎能到手？」

獨先生手指圖的左下側道：「看看印記，認認名字。」

郭眞一面看一面唸道：「江西崔氏萬能之王！」

「五弟認識那『萬能之王』崔詭？」

人起名字，固然是爲了好叫好記，但以「詭」詐之「詭」來自稱的，總不多。

崔詭並不眞的叫崔詭，而叫崔言危，言危合一，却正是個「詭」字，不知這位崔先生，是有心抑或無意。

崔言危的名字，响如春雷，是當代獨絕的冶金和建築機關消息埋伏大家。

可惜爲人不止私德太壞，更殘殺成性，二十年前，業已被人誅戮，據說族衆皆亡，香火已斬！

這事，郭眞當然沒有親歷，但他知道，因爲昔日首先大興問罪之師的，正是如今東城宋城主。

傳說崔氏滅族，也正是宋城主劍劈崔言危後，已飛騎他往，而崔言危其他仇家早已潛隱於側適時齊出，不分男女，不問老弱，如切瓜似剁菜，將崔氏族衆殺了個乾淨！

如今想不到北寨詳圖，出於崔言危之手，如此推斷，北寨之陰謀血洗東城必因崔氏而起。

郭眞話還沒有問出口，獨先生已經說道：「崔言危正是龍谷的姨表兄，所以他才費時三年，給龍谷建造了這座固若金湯的北寨，崔氏雖死，仇者仍衆，愚兄巧獲消息，重金買通與崔氏有仇的人，盜出此圖，五弟，愚兄對那人曾立血誓，所以尚請……」

「我懂，絕不多問，只要此圖實在，北寨已在囊中，但不幸圖若失眞，先生，那時只怕我等都要埋骨唐山了！」

「五弟，愚兄保證此圖是眞，別的不說，愚兄萬無拿自己性命當兒戲之理。」

「那太好了，請先生指示動手日期，和一切計劃。」

獨先生說出計劃，並決定在明晚初更大隊啓程，二更攻寨，獨先生，毒先生，郭眞三人，先一步分三路潛入北寨，大隊到時，裏應外合，一戰而平北寨。

郭眞點頭，並再三叮囑獨先生，動手夜初更時，會合於「墨集」鎭外。

× × ×

要來到的事，終會來到，夜襲北寨的時刻到了！

初更，各隊齊集於「墨集」鎭外。

郭眞人正準備離開黑客棧，只有宋天

雨還侍立於廂院門外，其餘玉牌神緝，全已準時集隊待命！

東廂的門開了，郭眞不知道是自語，抑或是對人講話，道：「雖說已有安排，小心些總不會錯，咱們事後再見了。」

話聲傳入宋天雨耳中，宋天雨會心的一笑，相伴郭眞出店飛馳而去。

獨先生、毒先生及郭眞，三人三路，各按所派先站而行。

東城大隊，繼之也是先分兩處，撲向三十里外的北寨。

其實在獨先生、毒先生和郭眞動身前，郭眞另一步妙棋，業已發揮了功能。

東城的人馬，全都離開了「墨集」，奇怪，這時「墨集」的各個黑暗角落裏，人影幢幢悄悄集結。

當這些黑影集結成隊時，竟鴉雀無聲的撲向了「黑客棧」。

刹那之後，聽！殘酷的傳出了狂兇惡毒之徒的得意大笑，接着慘號連連，繼之火光起於內，也不過頓飯光景，整個的「黑客棧」化爲灰燼，並連累了十幾座民房，想救火的，全慘死街心，在火熄之後，墨集已屍橫遍地，這鎭，平日快樂繁榮和無憂無慮的墨集，淪入北寨手中，帶隊的元兇，正是龍谷、龍隱叔侄！

×　×　×

西半天的閃閃紅光，衝破黑夜的長空，這時正飛馳撲向北寨的郭眞倏急止步。

他看不到火的來處，因爲太遠，他立足的地方又太低，於是他登上一株夠高的古木，立刻認出火源地是「墨集」。

太遠了，他無法看清火勢，他今夜任務艱巨，不容分心，何況他作夢也沒想到，火場正是黑客棧！

他想了想，認爲「走水」（即失火）是平常事，家主一時失愼，厨下燈旁即成烈火源頭，便不再反顧，依然直前。

相距北寨已僅有五里了，那是一處險惡的所在，地名「九曲溝」！

以地勢而言，九曲溝雖長僅里許路，但寬有十數丈，兩邊地勢高聳，荊棘橫生，龍谷已在兩邊棘叢中動了手脚，一個失陷棘叢，只有死路一條。

因此，來來往往的人，不分日夜，不論你是那行中人，走這九曲溝是太太平平地。

郭眞一到九曲溝前，倏忽停步，他毫不考慮，也不再前，立如山嶽，暗自調息以待早已獲知消息的一戰！

久久，已近二更了，四外仍然不見動靜，郭眞好耐性，半點也不急燥。

正二更，梆聲由北寨傳來！

一個！二個！三個……二十四個銀衣玉牌神緝高手，在宋天雨領率下，已由兩條大道合而爲一，按郭眞秘密嚴諭，會集而來。

人到了，宋天雨首先打破了長久的寂靜，揚聲報道：「屬下玉牌神緝副領隊宋天雨，遵諭按時報到。」

郭眞嗯了一聲，揮手說道：「代我向隱於棘叢的北寨朋友，和暗中提調欲動陰謀的龍谷叫陣！」

宋天雨剛剛揚聲應是，棘叢中已傳出一聲獰笑，接着燈籠火把亮子油松齊明，將附近半里多路，照耀得如同白晝。

獰笑聲停，左側高地棘叢中心現出一人，郭眞注目，心頭一凜，這人並非如所獲秘密消息上說的龍谷，竟是龍谷之妻，人稱「毒龍鬼婆」的「尉遲玉秀」。

鬼婆出現的突然，使郭眞心頭生寒，消息來自仇璞的紙團，仇璞旨在相報救命之恩，又因不忍郭眞身中陰謀陷阱，方始明述內情，並有將與自己各爲其主作生死一搏的信約。

以此推斷，消息實在，接眼前情景，也祇有龍谷換成鬼婆一事未能預知，但是郭眞料事如見，只此一端，似乎已經暗隱了可怕的詭謀。

鬼婆身形一現，又一聲獰笑傳到，郭眞雙眉一皺，沉聲喝道：「敬請北寨主人龍大俠答話！」

鬼婆一聲冷哼，揚聲道：「你又是什麽人，速報名。」

「在下郭眞，爲四方四盟今年當值之八方總捕，龍大俠何在？」

鬼婆呸了一聲，道：「姓郭的，你當老娘是省油燈、小頑童，這麽好騙，你們東城忘煞欺人，竟敢背棄盟約，奇兵四出困我北寨，姓郭的，你已經沒有回去的路了！」

郭眞沉叱道：「本總捕不願和妳這婦人女子多言，速請龍大俠出見！」

鬼婆如同鬼哭般一聲梟笑，道：「省省吧姓郭的，北寨自即日起，退出四盟，對爾東城，更是勢不兩立，你率衆是幹什麽來的，心裏有數，怎麽，還差幾里路就到我北寨根本重地了，竟畏首畏尾不敢再前，郭眞，實對你說，你向前固是死路，向後也是難生，如果沒話再說，老娘可要剝你這張狗皮了！」

郭眞神色一正，一聲長笑道：「老婆子，郭某早知爾棘叢設伏，毒弩火箭外帶石灰，更知道九曲溝中埋下火雷，還知道我東城叛徒，早已與爾暗中勾結，想要郭某上當，那是作夢，鬼婆子，妳那歹毒萬惡的孽龍丈夫，若再不現身，休怪郭某要先拿妳來祭劍了！」

話聲剛剛落下，身後突生警兆，好個郭眞頭也不回，立即揚聲傳諭道：「緝隊列陣成環，敵若攻上，即以劍陣誅之！」

令下，二十四名神緝手，早已迅疾無倫的環形列好陣式，圓圈大有五丈，恰將郭眞圍於正中。

這時，人馬聲動，龍谷在前，龍隱旁侍，後有八十一名北寨好手，已半弧的將郭眞及神緝隊圍起來，前有鬼婆，後有龍谷叔侄等人，郭眞已是背腹受敵，進退無路！

郭眞對龍谷、龍隱叔侄，突然出現於後方，阻住自己退路一事，並沒放在心上，因爲事先他已獲內幕，雖說以一敵龍谷夫妻一家三人，是場艱苦至極的生死決鬥，他有自信多少可支持到大力接應到來。

對北寨九九高手，郭眞沒有視作等閒，不過他對玉牌神緝二十四人的劍陣，更具信心，只要無人貪功獨進，穩立於不敗之地。

不過此時他心警横生，就是說不出是爲什麽，這和龍谷並未如仇璞警告率衆相阻於九曲溝，而換出鬼婆出面一節，必有關係。

郭眞正想試探一問龍谷，龍谷早已看出郭眞游離心事重重，一聲獰笑嘲諷的說道：「郭眞，相信你已經知道老夫在這九曲溝的安排了，嗯？」

「不錯，這些郭眞何懼！」

「以你的聰明來說，郭眞，不會沒有看出老夫已決心把你埋骨於此吧？」

「龍谷，那要等，等下去才知道究竟棄屍埋骨的是誰！」

「是你！郭眞，論功力，老夫足可敵你，何況還有我那老伴和侄兒！」

「算盤別打得太過如意，不夜城神緝從未敗過！」

「井底之蛙，老夫『九九流星』無堅不摧，小小劍陣，何異螳臂擋車！」

「既是如此，龍谷，你怎不馬上就動手？」

「不忙的，老夫在等候消息，一個足使你小子魂飛魄散的消息！」

郭眞腦海波轉，頓即得計道：「龍谷，沒什麽消息能使郭某魂魄兒不安的，大不了是那獨、毒二老兒……」

龍谷神色一變接口道：「不含糊，你已知道我那兩位老兄弟的事，這更好了，你該明白已是孤軍深入，陷身絕域！」

由龍谷無心之言，證實了郭眞的推斷，郭眞的臉上泛出殺氣！

鬼婆立於高處揚聲喊道：「老頭子，問問這小子消息由何而來？」

龍谷橫目掃了鬼婆一眼道：「全是廢話，問他就會講？哼！」

郭眞突然接話道：「不必問我也講的，不過現在龍谷你須先答我個問題，那仇璞何在？」

龍隱可得到了機會，悄聲對龍谷道：「這小子沒見大師兄，竟關懷至此，侄兒說過，大師兄受恩知報，現在已不可靠了，可是您老偏偏不信……」

「滾！給我滾遠些！」龍谷怒叱龍隱，嚇得龍隱飛退不迭！

龍谷話仍未完，沉聲道：「受人之恩則報，正是大丈夫所當爲，何況仇兒早已知道姓郭的奸險，在他身上施過手脚，你只知道權詐，哼！別當你的心意我不明白！」話聲一頓，龍谷轉向郭眞道：「郭眞，問及小徒何幹？」

郭眞坦言的說道：「我和他曾有死約，如今正是一了信約的時候，但不見他在，所以動問！」

「郭眞，你在他身上施的是什麽手脚，如此相搏怎夠公平？」

「請先答所問，至於那點手脚，當相搏以前，郭某自會代他消除。」

「你猜吧，猜他現在何處？」

「大概是坐鎭北寨，以防不測！」

龍谷哈哈狂笑起來，道：「爾等兩路人馬，你這一路，已被阻圍於此，另一路比你更壞，在我那兩位老兄弟率領下，早已投向必死的陷阱，只因老夫一生謹愼，仍恐有失，所以，自己來監視你郭眞，仇兒去宰殺你另一隊的弟兄，這回答滿意了吧？」

滿意了，郭眞是眞的滿意了，只要北寨再無高手留守，他就已握勝券。

他還有件事要弄明白，另外對仇璞還須有個至善的安排，因之朗朗說道：「龍谷，再能答我一問，我就實說你想知道的任何事情！」

「郭眞，以你的爲人，似乎不是這樣，如今何故改變！」

「目下只剩血搏一分生死這一條路，郭某還有甚麽不可說的？」

「對對，那你問，老夫也知則言盡，使你滿意。」

「你與龍隱，本是阻於郭某之前的，何故一變而爲圍守於後？」

「簡單，老夫順便去作完一件多少年來沒作的事。」

「何事？是對付甚麽人？」

「去墨集放了把火，燒的是黑客棧，除去了老夫的眼中釘，那個武林人稱『報應神』的黑逸文！」

郭眞如雷轟頂般全身猛地一震，不由厲聲喝道：「憑你敢和黑前輩較搏！」

「不錯，論眞功夫實本領，老夫差他太多，所以才請我那妻老弟帮忙，先以『迷心香』弄昏了老兒一家，然後一把無情火，郭眞，燒了個乾淨，也燒乾淨了老夫的這塊心病！」

郭眞的珠淚，在眼眶裏翻滾，他咬着牙，不使它順頰流落。

在「迷心香」下，郭眞深知任憑黑老如何了得，除非前知有防，否則必難逃過此刦！

郭眞的雙目中，神色變了，竟然發出似碧霧般藍濛的光芒，看在龍谷眼中，心頭驟緊。

不料郭眞適時笑出聲來，道：「這和我無關，現在龍谷你聽清楚，毒老兒的藥酒，露出破綻，但我仍未獲有實證，仇璞夜半往訪，追問傳言，其實那才是我查證的安排，因之……」

「我懂了，你告訴仇璞，說你在他身上施過手脚的人有限，你自然會輕易的知道誰是老夫的朋友。」

「不錯，甚至今夜你們的安排，郭某也早獲警告！」

「這不可能，你騙不了我龍谷的。」

「哼！兩岸火弩百八十張，九曲溝中設有雷火，渡過雷火，是毒老兒安排的『屍蟻』奇毒，龍谷，這沒錯吧！」

龍谷傻了，龍隱又得到機會，沉聲喝問道：「郭眞，是誰告訴你的！」

「仇璞，他恨你明着施救，暗中施謀，使他走火坐僵，又看出爾北寨上下，蛇鼠一窩，狼子野心，無一君子，良禽擇木而棲，何況是他！」

鬼婆跳脚大叫道：「老不死的，你還不親自去看看另一路人馬，若眞像郭小兒所說，豈不全被那叛賊坑了！」

龍谷揮手厲聲道：「妳給我閉上臭嘴！小小離間之計全看不出來，試想……」

話沒說完，郭眞已接口道：「仇璞掌權有年，手下自有死黨，譬如那『老肥』和明爲龍隱所用，其實正是仇璞親信的『老猴頭』，並非沒有回來，而是被派公忙，信不信在你們，三更梆聲傳到時，爾北寨必然起火，火起之時，也正是爾北寨瓦解冰消之日。」

這話說傻了龍谷，鬼婆和龍隱。

適時，三更梆鑼遠遠傳到！

九曲溝雙方人馬，俱皆鴉雀無聲，不

知等待甚麼。

驀地，驚天動地一聲爆响傳到，半天上隨着這聲爆响，出現的閃閃火雲，鬼婆立於高處，看的分明，驚號道：「老不死的，北寨起火，火源不止一處，你……你……你……」

龍谷大驚失色，揚聲道：「妳監視着此處，我去看看！」

龍隱適時揚聲道：「叔父，北寨高手不少，憑老肥和老猴頭，侄兒儘可打發他們，讓侄兒去，您老火速去擒仇璞，有嬸嬸坐鎭此地，姓郭的他跑不了！」

話聲中，龍隱揮手，帶去了一半北寨英豪，疾馳而去。

龍谷猛一跺脚，沉聲向鬼婆道：「別妄動，只要監視這姓郭的小兒，不使他越雷池一步就行，一切等我回來再說。」

龍谷在話鋒尚未全落時，人已拔升十丈，射向遠處。

龍谷剛去，郭眞知道時候到了，計算龍隱也不過是剛去到九曲溝的中段，於是倏地轉向宋天雨道：「按所備對策，立即行動。」

宋天雨一聲高應，看！四名神緝自身畔抽出四條扁軟奇鋼，四條長短不一，合而成了一張堅硬強勁的奇弓，另一人取出「蛟筋」爲弦，又二人接合細竹白羽成箭，箭懸朱球，以火燃點頓成火珠。

郭眞接過奇弓火箭，張弓射去，箭騰雲空而弧落下去，接着轟然一聲，九曲溝前端，火光冲天而起，繼之轟轟之聲不絕，剎那，九曲溝成了火蛇溝，慘號悲呼之聲順風送耳。

郭眞冷着一張臉，搭上第二支箭，鬼婆狂喊，箭已出弦，接着第三支，第四支……一連六支箭，兩邊棘叢化爲火海，北寨的重重埋伏，全功盡棄。

鬼婆不傻，適時似已明白了郭眞的居心，狂喝道：「郭眞，你說仇璞背叛我北寨，可是實話！」

郭眞哈哈狂笑道：「我爲甚麼要對你們說實話？去一仇璞，少一強敵，只說目下，賊鬼婆，妳的報應已到！」

「到」字出口，郭眞幻作一條矯捷無比的光影，已射臨鬼婆身前！

宋天雨以次的神緝高手，更不待吩咐旋身飛起，將四十名北寨高手圈起，只見劍氣蓋天，華光吞吐，慘號聲聲相接，北寨高手已有十數名橫屍地上。

鬼婆驀地厲嘯，嘯聲震破長空，嘯聲尚有盤轉，時高倏低，倏低而又再高昂。

郭眞知道鬼婆在以「玄鬼聲震」功力，召喚乃夫龍谷速回，不過郭眞十分放心，「血佛」神功在耳聆黑客棧被焚，黑逸文夫婦喪命的時候，早已提聚一身，就算龍谷飛着回來，也只能去收鬼婆和他侄兒龍隱的屍骨了！

鬼婆嘯聲下落，郭眞已到五步之外，「血佛化魂指」當心點下，鬼婆一身功力尚高過仇璞，按說一指之力傷不得她，無奈般般湊巧，她那「玄鬼震聲」，最耗眞氣，長嘯乍止，元氣未復，又因恨死了郭眞，竟不作閃避的打算，身形輪轉而前，鬼爪倏出，「玄鬼抓魂」遞到了郭眞的面門，她竟想避重就輕拚受一指，當場抓死郭眞！

郭眞，鬼婆，如幻影般自二合一，一聲淒厲無倫的悲號，自甩上雲空的長大影子上傳出，那影子摔在高坡下的碎石雜草叢中，雙目未瞑，色如死魚，正是龍谷之妻老鬼婆！

老鬼婆自左胸上，穿透一個碗大窟窿，血噴如泉，怎能再活？

再看郭眞，人已飛落下來，捲入東城神緝對手陣中，幻身化影，也不過是霎霎眼睛的工夫，四十北寨高手，皆成碎體殘肢的血屍！

這是一場疾風暴雨地動山搖般迅捷無倫的全勝血搏，北寨自鬼婆以次，掃數斷魂亡命於斯！

那奸險陰狠刁猾壞入骨中的龍隱，並沒有死在他們自設於九曲溝道的雷火下，祇有他一個人，自雷爆火閃中僥倖逃得了性命。

他根本不去回顧死難的北寨高手，亡命般直撲回北寨而去！

北寨，佔地幾乎有五十畝廣大的北寨，這時已很難看到一座完整的房舍，大火映紅了整個的天，在數里外這九曲溝血腥的戰場上，也因火光衝散了黑暗，十丈之內彼此皆見。

郭眞好威風，除一身腥血紅斑及肩頭衣衫爲鬼婆鬼爪撕裂外，可說毫髮未傷。

二十四名玉牌神緝，更是精神百倍，不過有件事却令人難解，神緝高手那雪衣之上，濺血斑痕竟分作四處！

六名鮮血皆染於肩頭，雙臂上端。

六名濺血衣衫胸腰。

六名血痕在臍下膝上部位！

六名却是小腿及鞋襪皆被血污！

只有副領隊宋天雨，不僅沒動過手，連衣衫上也不見半絲血腥。

鬼婆誅戮，北寨高手盡亡，前後也不過是盞茶光景，郭眞也只是喘了幾口勻和氣，調息剎那，遠處已傳到厲嘯之聲，接着人影幢幢，飛閃而至已立於三丈以外，爲首者正是龍谷！

僅僅龍谷，郭眞絲毫不氣，但在龍谷身側微右的仇璞旁側，却正是東城倚爲長城，城主認係知友的獨先生，獨先生身旁，自然少不了毒先生！

郭眞氣雖已到頂頭，人更現得從容，祇是嘴角掀動着，噙着凜人心胆的冰冷微笑！

龍谷目光掃過地上殘屍斷肢，也掃過兩岸高地的餘燼殘灰，老臉已扭成了怪模樣，驀地一聲厲吼，騰身撲向郭眞！

獨先生適時揚聲道：「龍老大且慢，莽撞不得！」

龍谷硬生生沉身坐步回立原處，只此輕微的一手，已令郭眞又提高了警覺和加深了小心。

獨先生不待面含悲怒的龍谷詢問，已搶先問口道：「龍老大，已死的是死定，老天也無法叫他們還魂復生，這血仇，這深恨，當然要報，我只請龍老大你看看小弟我，多少年了，我不但忍了人所難忍的，更甘願去當仇人家的奴才，爲甚麼？我是爲了什麼，龍老大，我就爲今朝！」

龍谷雙目竟滴下痛淚，道：「我服你，也正因爲這個，不過你看得明白，門下弟子死傷殆盡，我那老伴兒，適才就『化

聲示警』如今不見人影，十有八九……」

郭眞冷冷地沉聲接口道：「我已打發她上路了！」

「你！」龍谷又待撲上！

獨先生索興緊緊的抓住龍谷的手臂，目光射出可炙人骨的毒火，盯射着郭眞道：「郭眞，老夫的事，本來應該早已完成，就因爲你才拖到現在，讓你得意剎那，接着就要輪到你化骨揚灰了！」

「獨先生，城主待你之厚，敬你之尊，可以說是世上罕有，爲什麼？你告訴郭某一聲，究竟你是爲了什麼，不僅暗中背叛了他，並想置整個東城於萬刦不復的地步！」

獨先生的大頭，閃出怒火，那雙眼，噴出兇光，厲聲道：「那個是你的獨先生，老夫崔桐，昔日慘死爾東城之手『萬能之王』崔言危的胞弟，郭眞，現在你該明白了吧！」

郭眞是明白的，進而也明白那張北寨地圖的來源，於是十分誠懇的說道：「崔先生，令兄作爲天下人盡知，似乎不能怪罪敝師兄……」

「就算家兄當死，難道全族老幼男女三十七人也全都該死？」

「崔先生，敝師兄只殺了令兄一人，並且還是公平搏戰時殺他的！」

「不錯，寒族僅有兄和我崔桐，懂得武技，我自幼放蕩，少在家中，先兄被殺，宋賊雖去，正是有意使那般狗種殘我族衆！」

「崔先生，要如何才能化解你這恨與仇！」

「簡單，東城上下，宋賊全族，俱皆濺血之時，即化解老夫仇恨之日！」

「請再想想崔先生，再想個化解的方法，郭眞不才，只要先生的辦法有一綫可行，定當遵辦！」

「免了，老夫祇有已經說過的那一個辦法，除此之外一切免談。」

郭眞長嘆一聲，搖頭說道：「先生之意如此，是令人難以兩全了，不料多年知交，今竟搏分生死，使郭眞好恨！」

「少這樣貓哭耗子假慈悲！」崔桐話聲一頓，轉對龍谷道：「龍老人，此處你的門下，雖說死傷殆盡，但你想想剛剛所見東城那些高手呢？所謂『神緝之旅』，已祇剩了『玉牌』一支難道還不够本？」

「崔二弟，老鬼婆她……」

「別急，這殺人的還在當場，以目下雙方人手功力來說，還怕郭眞小兒逃得活命？」

「崔二弟，你沒看見這半天的赤紅？我辛辛苦苦經營的北寨，如今已化灰燼，你說，你說我那……」

「這有什麼，以東城而換北寨，龍老人，你那一點吃了虧？」

始終沒有開口的毒先生，嘻嘻一笑，雖將話聲放低，又故意令郭眞聽到，道：「何況宋賊有妹年正雙十，龍兄，晚年弄隻香瓜而破，總比吃那又鬆又無滋味的老木瓜強多了吧。」

龍谷意動，臉上眼內那悲楚之色也減落許多，揚聲道：「好，就這樣說，老夫先宰了這姓郭的畜生！」

「慢，龍老大，聽我崔桐安排，保證沒錯，第一戰，輪不到你這主力的大駕，哈哈……」

龍谷是聰明人，聞言目光掃向仇璞。

崔桐恰好也正賊灼灼的看着仇璞，仇璞視如無睹，根本不加理睬。

崔桐心中冷笑，微笑的臉，却看來誠摯，對仇璞一拱手道：「仇世兄，老朽有句話，不吐不快，若有開罪之處，請別見怪。」

仇璞仍然不理不睬，好像崔桐不是在跟他說話似的。

崔桐不管這些，依然含笑說道：「適才令師曾罰世兄背叛，是老朽推測爲郭眞離間，令師万始寄責求證，如今令師母及門下高手，皆死在郭眞劍掌之下，世兄面對大仇，似乎應有自處吧？」

仇璞還是一動不動，不睬不理。

龍谷火了，沉聲道：「仇璞，莫非你當眞反了，爲何毫無表示？」

仇璞躬身恭敬的答道：「弟子祇遵師命而行。」

這話說得清楚明白，他崔某人等於個屁，說了半天是放了半天臭屁，人家只聽師命，其他毫不考慮。

龍谷的怒火，也因仇璞的答對而消減了，緩緩的點着頭，說道：「話雖不錯，但崔二俠是爲師之友，你不該連話都不回答。」

「回恩師，弟子還是以不答這位崔先生的話好！」

「這爲什麼，爲師不懂！」

崔桐有多刁猾，哈哈兩聲之後，接口道：「龍老大你可眞是的，這是什麼時候啦，何必非在現在追問這些不關緊要的小事？」

龍谷點頭，詎料這次仇璞竟接話道：「這怎是小事？一石二鳥，借刀殺人，既能够報私仇於身處平安之地，眞眞是好一句『不關緊要的小事』！」

崔桐神色陡變，毒先生手已探向囊中，龍谷却覺得仇璞話裏有話，該問個明白，遂正色道：「你這番話究竟是指些什麼說的！」

仇璞未答而首先躬身，道：「恩師恕罪，弟子方能暢言。」

「好！任你說，爲師不罪。」

毒先生才待開口，崔桐擺手道：「師弟不許多話，靜聽更好。」

仇璞冷哼出聲，對龍谷侃侃而言道：「崔先生智謀過人，東城主倚爲長城，這話出自東城主師弟郭眞之口，敬問恩師，可信得過嗎？」

「當然信得過，何況這是事實，你崔叔並沒欺瞞這些。」

仇璞恭聲應是，接着又道：「毒先生用毒之技，獨絕天下，如今業經崔先生引介，爲東城清客貴賓，這也是事實。」

「別老說這些沒用的話。」

「是，弟子就要說到關係地方了，崔先生和東城主，仇深似海，巧妙的是東城主又正信其而不疑，他若祇爲報復其兄及族人的仇恨，加上毒先生這位上選的帮手，在東城水源之地，稍稍施些手脚，何愁不能親刃仇家，又何愁不能使中毒的東城上下人等，聽命從事而生死由天，但他不作此圖，反而遠來我北寨，屈已而從恩師

，說動恩師興兵動謀奪取東城，恩師，這兩位先生的目的何在？」

龍谷恍然，臉色一寒，轉對崔桐道：「蠢徒失儀失禮處，崔二弟可要多多原有，並請費心解釋一下他所疑的事情，使他增些智慧和見識。」

崔桐可不正在暗打主意，想着用什麽話來解釋方始恰到好處。

虎視眈眈於側的郭眞，適時竟笑道：「仇兄你太過份了，俗語說打人別打臉，罵人別揭短，好在你對貴上忠心無二，只要存於心中，不懼彼輩任何陰謀，現今你把事挑明，仇兄祇怕大禍巳經不遠了！」

仇璞冷冷地答道：「閣下請少過問在下和崔先生的事，不管怎麽說，他是家師之友，而閣下爲我北寨之敵！」

郭眞哈哈大笑道：「仇兄聰明一世竟糊塗一時，試問如果他崔桐不誘使北寨出頭，他並不借刀殺人一石二鳥時，東城北寨應是盟友，何來如今的仇對！」

仇璞冷哼出聲，沉喝道：「話雖不錯，但家師旣巳承諾彼輩，在下雖明知此行不義或將惹大禍，也只有絕不旁顧而勇往直前！」

「仇兄，這樣值得嗎？」

「對在下本身來說，是奉師嚴諭而行，値得！」

「北寨呢？北寨因此而毀，除名武林，死傷千百無辜，這也値得麽，仇兄？」

「此是家師立場的事，在下無權說値不値得！」

「仇兄太過愚迂了！」

「世間正氣，人之氣節，全因有這愚而得！」

「如此說來，仇兄，今夜你我是難以避過一場血戰。」

「哼！這是多餘說的話！」

別輕視他倆的這場答對，一來一往，巳將崔桐奸謀說了個仔細，並將利害解釋清楚。

龍谷眞的從心肝眼裏懊悔了，也知道是上了崔桐的大當，只因身在賊船上，業巳說不出自己不是個賊了。

他雖巳有苦難言，却不甘這般受欺，立即轉對崔桐道：「崔二弟似乎還沒有回答我的話！」

崔桐看似坦誠的一笑道：「仇世兄所疑的，換上他人，也有此疑，那是因爲不知其所以然的緣故。」

仇璞怎會放他過門，肅色道：「敬問先生這所以然！」

崔桐不慌不忙的說道：「老朽雖有大仇，並志在必報，却不願因私仇而碍武林公益，東城一毀，同盟瓦解，靑黃不接之時，天下必又大亂，所以，老朽幾經考慮，拜上令師，用意旨在東城倒下後，北寨可馬上接替武林總巡之任，使小人輩不敢蠢動！」

「很好聽的堂皇話，仇某直問一句，當眞先生用意在此，似應在獲得家師承諾後，立刻從事，爲何巧施詭謀，令北寨中人喬扮南樓人馬，並擄得南樓少主曹無極，更不惜身犯淫惡大罪，何也！」

「老朽自有用意，只是目下還不便說出！」

「先生何時方始構思完成而述之？」

仇璞這句話，等於明指崔桐萬惡了。

那知崔桐把臉一板，道：「世兄可知老朽因何目下不說？」

「是先生葫蘆中的藥，當然要問先生才能知道！」

「不錯，內情雖然目下不便說出，不便說出的原因，却可以現在就告訴你！」

「謝了，仇璞恭敬的聽。」

「祇因郭眞未死，害怕前功盡棄。」

「對，」郭眞突然又接口道：「反正你如果不用上『借刀殺人』『一石二鳥』的毒計，又怎會心甘！」

仇璞突然把臉一寒，對郭眞道：「閣下就不能忍耐剎那？」

郭眞一板面孔道：「閣下管的太多，是別人提到我郭眞二字，我焉能緘默！」

仇璞瞪了郭眞一眼，倏地轉對崔桐道：「仇璞保證，姓郭的必死，請講！」

「仇世兄盼莫說小孩子話，郭眞現正好生生活着，任你保證都難令人信！」

仇璞猛一跺脚，面向龍谷躬身道：「弟子有件事情，伏祈恩師承諾。」

「何事？講！」

「弟子立刻與郭眞作非生即死之一搏，若不幸身死，求恩師掩葬弟子屍骨後，不再東進，若郭眞死而弟子亦亡，盼恩師追出崔先生那『所以然』的道理來，如果發覺是上了大當，恩師，請誅崔先生及其友！」

崔桐剛喊了聲「龍老大」，毒先生也僅僅叫出一聲「龍兄」，龍谷已決然道：「好，爲師的答應你！」

仇璞驀地撲身跪倒，對龍谷叩首再三，起身肅色道：「請恩師立於崔先生及其友毒先生身後，並請恩師防備暗算，小心中毒，弟子始能安心與郭眞一搏！」

龍谷頭一點，笑對崔桐及毒先生道：「老夫深信兩位會贊成仇兒的話，所以敬請兩位高升幾步！」

崔桐以目示意毒先生，阻住了毒先生的蠢動，哈哈大笑道：「當然可以，當然可以。」

話聲中，他拉着毒先生向前邁了六大步，使巳站向龍谷身前四步。

仇璞舉步，郭眞向前直逼。

郭眞微一擺手，仇璞停步相待，郭眞目注崔桐道：「崔桐，郭某現在和你定個『死約』，我若與仇兄一戰而僥倖不死時，崔桐，我將活折了你一身毒骨。」

崔桐冷笑兩聲，若無其事的說道：「郭眞，你死定了！」

郭眞沉聲道：「死約無情，無情死約，崔桐，你記住它！」

仇璞再次舉步，郭眞長嘆出聲道：「仇兄認爲值得，小弟已無話說，不過可惜了你我這場相識！」

「郭眞，聽明白，這是生死之搏，記住了，仇璞已非昔日的仇璞，但仍希望還清昔日的債務！」

郭眞道：「仇兄，很久很久以前，關於突然不辭而去並損傷他人的事，期限過了！」

「很好，不過我總該有所表示，郭眞，動手不留情，相搏無父子，小心了。」

仇璞身形在話聲乍停時，已疾厲無儔的撲向郭眞，雙掌交錯全力擊下。

郭眞身軀飛旋，斜飄出去丈二，詎料身形尚未站穩，仇璞巳再次趕到，這遭十指如鈎，直插下來。

郭眞雙眉一皺，旋身再避，又右向斜出丈二。

仇璞一聲斷喝道：「郭眞，發昏難當死，難道你習得功力，全是非躱即避！」

仇璞說着話，第三次提聚全身功力撲上，這次左手掌右手拳，施出混身解數！

郭眞不能再作躱避了，看出仇璞是全力施爲，也將功力提聚到八成，以「血佛功」用掌出拳迎上！

這一拳一掌，祇怕將是郭眞懊悔一生的憾事，他的拳，和仇璞的掌接實，他的掌，接任了仇璞的拳，在一接一擊之下，他大驚失色，倏忽收勢業巳過遲，仇璞一個身子，如斷綫風箏般被擊起丈高，摔出丈四，只略以挺動，就含笑死去。

原來仇璞掌拳之上，並未提聚眞力，以普通拳掌而敵「血佛神功」，他焉能活命！

誰也料想不到，仇璞一接喪命，所以包括郭眞在內，無不驚叫出聲。

崔桐借機揚聲喝道：「龍老大還不動手等待何時？郭眞惡毒，這就是他所說曾在仇世兄身上施過手脚的明證。」

龍谷失徒，喪妻，基業化爲灰燼，早巳恨極，現在更加上了悲痛，狂吼一聲撲向郭眞。

崔桐以目示意毒先生，毒先生揚聲道：「此非印證功力，是爲殺敵除奸，當仁不讓，老朽也算上一份。」

崔桐更是話全不說，由側向裏攻襲郭眞，毒先生話喊的聲高，人却不往前去，反而繞着大圓圈圍着所有人轉個不停。

宋天雨是十分留意着毒先生，無奈更關心郭眞，以龍谷和崔桐之能，二對一，可說招招皆是制人於死，式式全可斷人亡魂，宋天雨目不轉睛提心吊胆爲郭眞掠陣，忘記了監視毒先生。

毒先生轉到第四圈時，自動停下，倏忽欺身，巳到郭眞右後側，連個打字全沒說，一支二尺長「魚頭鈎」巳進到郭眞後肋及腰，招法詭奇毒辣無比。

郭眞以一敵二，仗着「血佛神功」護體，雖然勝也不易敗，現在加進了個毒先生，成了三對一的局面，十招之後，巳只有招架之功了。

又十招，郭眞被「魚頭鈎」鈎破勁衣，幾乎傷了後腰，百忙中左避，龍谷的「奪魂手」斜插而下，再避不及，實接一招，身形被震退八尺，胸間起浮如同巨浪。

崔桐看出便宜，悄然逼上，長劍一甩，硬生生甩削下郭眞一塊有肉帶血臂肌！

郭眞連聲疼全沒喊，身形巧施「妙仙步」，一勾一擺搖幌着到了崔桐左側之上，一招怪掌，擊中崔桐的右肩，生生將崔桐右肩擊碎！

崔桐狂號呼痛，龍谷一步跨阻在他的身前，劈空三掌，把郭眞逼退。

適時，毒先生驀地一聲獰笑，左手猛揮，三十丈的大圓圈內，倏地成了火海，烈火中的濃烟，散佈着醉人的奇香，郭眞大驚失色而退，回顧時，只見二十四名神緝，巳不知何時全倒在地上，宋天雨更慘，前面正插着毒先生的「魚頭鈎」！

郭眞雙眼紅了，猛提眞力疾撲毒先生，那知人在空中，突覺昏沉，知中暗算，壓住一口氣，向高空疾射而逃。

他和毒先生相距約爲三丈，極怒下飛射追殺，拔身僅僅高有兩丈，橫飛若無阻擋，却可遠去六丈，當拔身巳近兩丈正變勢平射時，才發覺頭腦微昏身中暗算，雖巳急急又提聚了一口眞氣，以「梯雲登縱」功力又高拔了丈八，並以全力向斜左方平射而逃，惜爲時巳晚，人在高空，目光掃處，首先看到龍谷巳一身是火，向右側亡命飛逃，接着見那崔桐竟能不畏火勢，以一種郭眞向未見過的奇妙身法，疾射近上龍谷，抖手一掌硬將龍谷震摔回火中，龍谷巳一身是火，厲吼着東竄西突圍，皆被烈火所阻，驀地火中濃烟飛捲，三丈以外難見物影，只聞龍谷的慘號聲聲，十之八九龍谷巳難逃生！

他自己，也覺滾捲橫飛的火中濃烟內，倏地伸出一隻怪手，怪手乍現，巳到面前，他雖心想格拒，更想橫移身軀空中縱避，這在平日是簡易的事，今却欲動無力，頭腦忽地又是一昏，前胸一悶，立即失去了知覺！

× × ×

斜月、冷光、枯草、兇人！

毒先生左臂巳失，以白布包紮，面色蒼煞，立於月寒光影中，如同鬼魅。

崔桐右臂鬆垂，右肩骨碎如粉，面色雪白，胸間仍在起浮不巳，似是巳受極重內傷。地上，那曾被火焚的三十丈圓圈中，白骨成堆，地呈褐色而有層灰色粉末，陣陣似烟若霧的氣，自地下透出，搖曳如有繩牽般，時西倐東。

立如幽靈般的崔桐和毒先生，誰也沒開口，但那閃灼着陰森光芒的四隻眼，都在不停的掃向堆堆白骨！

首先打破寂靜的是崔桐，道：「你這『陰燐幽火』，眞是太過霸道了，看！他媽的簡直沒辦法分出那堆白骨是郭眞這小子……」

「師兄，這可不能怪及小弟，『陰燐幽火』若不霸道，又怎會威脅武林？」

「別說廢話，你也上上眼，看看那堆白骨是郭眞這小子的！」

毒先生似是早有成竹，手指一堆十分接近另一大堆白骨的骸骨道：「這一堆是郭小兒的！」

「師弟，這可不能隨口說……」

「當然，瞧，那邊單獨的一堆白骨，是倒楣鬼龍老兒的，這一大堆白骨，是玉牌神緝二十四名死鬼的，白骨上插着『魚頭鈎』的，是那宋天雨，哪，玉葫蘆也燒成碎片，散在骨旁，這不會有錯，所以這接近神緝骨堆的，當然就是郭眞骨骸！」

數骨骸方便，可以不管其他部位，只數頭骨就行。

頭骨二十七，沒錯！

玉牌神緝二十四，龍谷一具，宋天雨一具，另一具是郭眞，恰是二十七之數，當然沒錯！

「走！」崔桐說一聲走，他師兄弟兩個，別看都受了重傷，行動却快，如捲風滾浪般剎那走得沒影子了！

他們剛走，一條幽靈般的怪影子，拖着一具屍體，飛快的拋於那三十丈枯草圈

外，並伸手凌虛向屍體的臉上一壓，接着一閃而去。

捲風，滾浪重又風雷火閃般回到原處，兩個人全跑成上氣難接下氣！

他倆沒閒着，重數白骨，白骨不會自己跑，當然還是二十七具！

「怎樣師弟？這下子可糟透了！」

「別急，別急，跑了的，未必就是郭眞。」

「你這是說的那種倒頭話？不管跑了那一個，咱們都是全功盡棄！」

「他娘的，剛才偏偏就忘記那自己找死的仇璞，明明該是二十八個人，竟數成二十七個，他娘的！」

毒先生罵着跺腳，崔桐正好看到半臥草中的屍體！

「師弟，郭眞小子沒跑了，瞧，仇璞在那裏！」

他們走近屍體，毒先生皺眉道：「師兄，仇璞是穿着黑色勁衣？」

「他們的是全一樣的，不會錯！」

「這小子明明對掌不敵而死，怎麼這張臉會擠扁成了爛柿子樣的？」

「郭眞功力奇特，這不算得甚麽，走啦。」

毒先生一點頭，這次他們兩個人是放心而欣慰的走了。

× × ×

「不夜城」成了「白燭城」！

是誰死了？連城頭的大旗，上方全飄揚着丈二素綾！

宋城主一身素服，盤坐靈堂正中地上，那神牌位上，赫然寫着——義弟郭眞牌位——六個大字！

獨先生(崔桐)捧回來的是一片頭骨，獨先生和毒先生，去時人手衆多，本身也是「全鬆全尾」(形容蟋蟀，此處是句流話)歸來，只剩了他們倆，一失右臂，一去左膀，眞是難兄難弟！

靈堂上，獨先生已哭昏死去，死去活來，活來又哭死過去多次了！

他深自咎罰，不該任由郭眞率隊犯險，雖說郭眞已將北寨夷爲平地，雖說北寨上自龍谷夫婦起，下至仇璞，龍隱(此人生死尚是個謎)止，掃數喪命，但郭眞誤中「陰火」埋伏，全隊死難，骨化成灰，仍是天下至憾的事！

其錯雖在郭眞的嫉惡急進，其過却在他獨某人的提調無方，因此他哭成死去又活來，有幾次若非宋城主手快，他業已自刎於郭眞靈前！

誰不感嘆已死的郭眞英雄事蹟，誰不讚佩獨先生義重雲天，所以獨先生已成東城的偶像，人人爭誇的大丈夫！

東城上下自城主起，自動的遵孝盡義，日定七七四十九天，請到高僧名道，日夜不停的唸着經咒。

獨先生和毒先生，回來已經兩天，都受着最最親切的醫護和照料。

依着毒先生，恨不得在回城的當夜就動手復仇，獨先生搖頭說不，理由是他自己的親信人手，幾天前才從數千里外往東城，最快也要十天才能到達，那時動手不晚！

另外一個原因，是北寨雖滅，南樓，西堡尚存，正好借東城郭眞喪命、訃文飛騎傳遞，南樓西堡主人及手下的高手，勢必前來祭奠，一道下手，一勞永逸，能於旦夕間成爲武林之主！

毒先生舉雙手讚成，因之東城上下方始僥倖脫過生死大刦。

初七那天，東城又熱鬧又悲哀。

熱鬧在爲初七的所備，無一不忙，忙則亂，亂就是看上去十分熱鬧的外表！

悲哀的是有太多人惦懷着郭眞的音容，他們悲訴着往日那些感人的事蹟，唏噓着英雄不能永年，讚佩着那獨力掃平北寨的雄風。

夜三更，正是和尚道士們忙的時候，宋城主和李老等人及獨、毒二先生，在郭眞靈前痛哭過一番後，各回居處，以禮，該先送城主，可是宋城主拒絕了，他要一個人悄悄地在後園中走走，排除那心中的悲楚，追憶那可敬可愛師弟的影子。

信步而行，不知覺間「大千閣」業已迎面！

「大千閣」是東城的「武藏」地，內中不僅放置着有關東城武術的密典，更是天下奇絕功笈的放存處，因之設有奇特的機關埋伏，妙的是這些機關埋伏，只能擒人而絕不傷人，並且玄妙到令人叫絕，普通到拍案驚奇！

宋城主今夜並沒有心情進「大千閣」，但是當他偶而瞥目，突然發現「大千閣」上，不知何時挑亮了一盞碧綠八角燈籠時，竟歡然頓足騰身而起，疾射直登「大千閣」去！

他好粗心，一推樓門甩步而入，妙哉，捕獸筋繩網將他高吊而起，單憑一張獸網，就算鋼絲織成，也困不住像宋城主這樣的武林高手，怎奈這獸網另有妙處，兜吊人後，立即自動上下左右毫無章則的亂甩不停，於是乎任你一等一的好漢，也只有在頭昏腦脹身難自主下就擒！

宋城主自難例外，他被他「大千閣」中的百般妙物之一所制，眞哭笑不得！

不！他不會再哭了，祇有笑。

欣然歡悅的由衷大笑！

當他大咀猛張，在獸網突停後，才待大笑時，被人遠遠地急急擺手所阻止，於是他空張着大咀，沒有聲音，那樣兒眞令人噴飯！

獸網鬆垂下來，他飛身直撲向早在閣內不少人中的頭前一位，雙臂緊圍，淚水奪眶而出，是無比的歡喜，語調却又無比的傷感激動，道：「五弟，五弟，你……你……你可好？」

郭眞竟然還有心情玩笑，雙臂緊合着宋城主的肩頭，道：「師兄似乎該說：五弟你沒死呀？這不是夢吧？」

「五弟你好狠心，騙得大家好苦，你……你究竟是爲甚麽？爲甚麽？」

說到這，他方才看清郭眞身後站着的那些人，立刻鬆脫郭眞，笑向大家道：「曹兄，樓主，你是何時到的？還有你老馬賊，西堡離我東城太遠了，你又難得自己出手作賊，老夫失風，叫我抓住，這次你休想離開了！」

話聲一落，目光向郭眞身側一掃，笑着並壓低聲音對郭眞道：「五弟，這位姑娘是……」

有位姑娘在場？有！當然有，如果不

是這位姑娘，郭眞這條小命，已早和其他人一樣，變作白骨。

姑娘眞大万，微笑着，儀態萬千但不失風範的對宋城主萬福一禮！

宋城主還禮不迭，直往後退。

郭眞這時急忙引介，說道：「城主，這是黑姑娘，昔日奇俠黑逸文的掌珠，如今是……」

姑娘鳳目瞟過郭眞，郭眞頓即住口。

宋城主的是可人兒，一笑說道：「我猜，五弟呀，你可是於『兩軍陣前突招駙馬』？」

郭眞只是一笑，姑娘臉却紅成赤霞一般，頭都抬不起來了。

宋城主還沒完，對姑娘道：「我說未來的五弟妹，妳稱呼上要改改才對，我是大哥，別喊城主！」

姑娘被捉弄得不知如何是好，郭眞上前解圍道：「宜君用不着害羞，反正是那麽回事，妳越放大方些，師兄他就沒有了辦法……」

宜君嬌嗔故惱的說道：「就你臉厚，要你多口。」

「好好，算我多口，從今不再多事，這總可以了吧？」

這話說得大家全笑了，不過全都心裏存着大事，所以笑聲不高。

宋城主這時重又追問郭眞，並問何故於中途引得南樓、西堡二主，悄悄潛至城中這「大千閣」上。

郭眞一五一十將內情詳述一遍，並補充了宜君姑娘代其焚毀北寨，歸途中，巧誅龍隱，又正趕上毒老賊暗下毒手，四彈「陰燐幽火」，遂打出黑家「天冰珠」，化作濃霧水烟，救出郭眞，脫身時，順手斬落毒老賊一臂等情。

郭眞說出被夫人所救後，調息一日，悄然趕回，是和獨賊崔桐及毒老賊前後腳進的城，一直躲在「大千閣」上，爲的是要親自抓住兩老賊下毒使彼等詭謀成空。

當訃文發出後，料知南樓，西堡主人必到，才於中途相待，只因宜君姑娘瓦解北寨時，已救出南樓少主，定有暗號，遂沒費工夫完成此事。

接着南樓主人說出秘密，崔桐和毒老兒，正是當年萬惡淫毒「百陰教」中高手，今已成爲該教的負責人，「百陰教」早思蠢動，據報已由「陰谷」出「太行」，目的地似爲東城！經此數節，羣俠仔細推斷，已知崔桐所遲遲未下毒手的原因，就爲等待手下人到，遂立商妥善對策。

× × ×

日正當中，獨先生、毒先生被宋城主召請進了「大千閣」。

閣丁敬過香茗而退，宋城主說出相召原因，是要獨先生和毒先生鑑別一部「玄玄絕册」的眞僞。

「玄玄絕册」，又叫「廣成眞解」，當今武林中人，聽說過的多，但沒有任何人見過，這誘惑令老奸巨猾的獨先生及毒先生毫無疑心的被引到「大千閣」的「圓室」中。室內一片漆黑，宋城主在入門時道：「有些奇書，不知何物所寫，在日光或燈光下，竟不現隻字，所以非以明珠潔光映耀不可。」

說着，輕輕扶住獨先生的手臂道：「隨我走，坐定後珠光自亮。」

獨先生抓住毒先生左手空袖，緊隨宋城主魚貫入室，被宋城主特別安排在座上，果如宋城主所說，坐定之後，一絲極爲微弱的珠光，自遠處亮現。

不過珠光太弱了，弱到有等於無，使兩個老兒仍無所見並分坐不動！

宋城主離開他們獨自歸座，他倆只見人影緩緩由明而淡而至消失，仍未有疑！

倏地，自天空中倒掛下來一盞亮得使人眼難睜的明燈，明燈光輝，罩定他倆！

接着，四壁一盞盞明燈全亮了起來，獨先生究竟是高過毒先生，明燈連現，他已知不好，霍地起座沉聲喝道：「師弟，宋狗兒已經摸清了我們，師弟小心，下手不必留情！」

話聲未止，接話的已震聲說道：「閣下一向心黑手辣，又對什麽人留過情？包括對你恩重如山的龍谷，還不是落了『陰火』燒身的下場？」

「你是誰？站出來讓老夫看……」

他第二個看字還沒有出口，面前人影一閃，郭眞依然是銀衫佩劍，峙立面前穩若泰山！崔桐由不得驚愕的退了兩步，毒先生有些沉不住氣，驚呼道：「怎麽會是你？你……竟能逃脫我那『陰燐幽火』？這……這不可能。」

暗處，一個嬌嫩的聲音，但語調却十分威嚴，道：「你既然身懷『陰燐幽火』，自當明白『陰亟峯』的死因，在『黑溫玉』下，幽火自滅，陰燐失威！」

毒先生的臉，本就蒼白，如今更白中透靑，一連退了五大步，方始背靠銅牆而止步，聲調顫抖的說道：「妳……妳是黑家的什麽人？」

黑宜君一步閃出，沉聲道：「再傳掌門，黑氏之女！」

毒先生狂號一聲，如瘋似傻暴然撲向黑宜君，撲時雙手連揚，燐火白霧繞身不散，黑宜君一聲嬌叱，探手處，只見烏華閃映，飛迎上去，燐火倏地失踪，白霧透入毒先生體內，毒先生頓自半空墜落，狂號淒厲悲吼中翻滾，移時化爲一堆白骨！

崔桐仗恃毒先生的幽火，毒先生一死，只有以一身功力作生死一搏，郭眞冷叱而前，他只說了一句話，道：「記得麼？慘死的好弟兄們？記得麼？我曾和你預言今日『無情死約』？崔桐，殺人可恕情理難容，元兇設不授首，何慰屈死英靈，納命吧！」

話罷，寒閃削下，崔桐縱避，華虹阻路，一旁的宋城主，在極暗影中對其餘生死弟兄們道：「諸位仔細看，我五弟即將施展武林絕學的『血佛慧劍』，劍僅一招，化身七十二斬，劍下從無活命之人，其死也刹那，驚人的是身軀四肢將成七十三段碎骨！」

果然，室內突起狂飈，燈火倏地俱熄，一朶慧火，如我佛心燈，在一道奇光長虹挑托下，發出凜人心胆的異嘯，飛舞裏削着一條人影，就只一招，衆人也僅僅看到的是一劍旋出，悲號也只一聲，在光隱，人靜，燈重明時，地上多了七十三段白骨，少了那崔桐元兇，本文走筆至此，亦告終結。

（完）

傳奇故事

民初「追捕」報復

雲劍飛·文
可飛·圖



無端陷牢獄

端午節。

漓江兩岸萬頭攢動，鑼鼓聲喧，龍舟競渡，吶喊聲與呼喝響成一片，幾乎將鑼鼓聲掩蓋了。

這是一年一度的漓江龍舟大賽！

「鏘，鏘咚咚鏘」的鑼鼓聲，此起彼落，連續不斷地响起，擠在漓江兩岸的各族人等，各自爲自己參賽的龍舟打氣吶喊助威，場面好不熱鬧緊張，每一個人皆忘其所以地追着那在清澈的江水中，箭也似朝前滑行的龍舟。

那十一艘龍舟幾乎是並排而進，你「咬」着我，我「咬」着你，每一艘龍舟上的划手皆是拚足了勁力，在舟首那位龍頭的指揮下，整齊划一地划動木槳，但見木槳齊飛，幔幡旗幟飄舞，鼓聲咚鏘，賽龍舟這種民間的競賽玩意，確是既好看又緊張，難怪能够一直流傳下來而不衰！

追查陷害人

終於，十一艘龍舟中的其中那艘「青龍」脫穎而出，「搶」了出去。

這立刻引來了一陣歡呼吶喊聲，有人並且「霹靂啪啪」地燒爆竹助威，一時間鑼鼓聲大作——又緊又密！——其餘的十艘龍舟自然不甘落後，奮起直追，這一來，場面更加緊張，兩岸的人俱不由亦隨着有節奏的鑼鼓聲大聲地呼喊起來。

刹那間，聲勢震空！

青龍依然一「馬」當先，而且去勢疾勁，越超越前，將後尾窮追的「黃龍」拋離了半條龍身位。

鑼鼓聲也越來越加急驟，一條「黑龍」去勢如飛，眨眼間搶過了「黃龍」，直咬青龍尾，倏忽間竟然追到了青龍腰側。

這一來，形勢更加緊張，兩岸觀看的人都緊張得捏拳瞪目，嘶聲吶喊，以助聲威。

× × ×

蕭原在小時候幾乎每一次賽龍舟他也不會錯過，站在河邊看得忘其所以，直到他十六歲那一天，他不用再站在河邊爲自己鄉里的那條龍舟吶喊助威了，他已當上了划手，親自參加這種刺激緊張的競賽。

那一年，他們划的那艘龍舟鰲頭獨佔，搶到了彩，得到了第一名。

跟着接下來兩年的龍舟大賽，仍然是他們那艘龍舟奪魁，那種被鄉親們當作凱旋而歸的英雄式的歡迎令到他至今難忘。

那以後，他一直對端陽節的龍舟大賽抱有一種濃厚的興趣。

可惜他自從出道以來，至今再沒有機會在夭矯的龍舟上一顯身手，而且已差不多十二年沒有觀看過龍舟大賽了！

難得今年碰巧有空，雖然不及親自參賽那樣刺激過癮，站在岸邊觀看，依然趣味無窮。

這時候龍舟賽已到了白熱化的高潮階段，只見青黃黑三條龍舟幾乎是齊頭並進，其餘落在後面的龍舟發力猛追，場面緊扣衆人心絃！

因爲這時距離終點已不到二十丈，是決定勝負的時刻了。

前面二十丈遠的江面上，離開水面約尺許，攔着一條彩帶，只要首先衝破這條彩帶，便是掄元奪魁，鰲頭獨佔，而岸上用紅漆供盤放着的金豬彩禮，便是彩頭。

這一刻，兩岸觀看的人羣緊張得連大氣也不敢喘，個個緊抿着咀，目光緊緊追着那三條領先的青、黃、黑三龍舟。

驀地，人羣中爆起一陣驚呼，原來一條紫龍有如騰雲駕霧般，越衆而出，飛一般搶上前去，一下子便趕到了青、黃、黑三舟的中間，而且去勢更疾，大有後來居上之勢，難怪觀看的人羣會發出驚呼聲，他們是忍不住而發。

蕭原擠在人羣中，也是看得緊張萬分，全副心神皆在那些龍舟之上，也所以他沒有察覺到有三條漢子從人羣中擠向他身邊。

人羣中又爆起一陣驚嘆呼叫聲，那條紫龍竟然越過了黃、黑二龍，直逼青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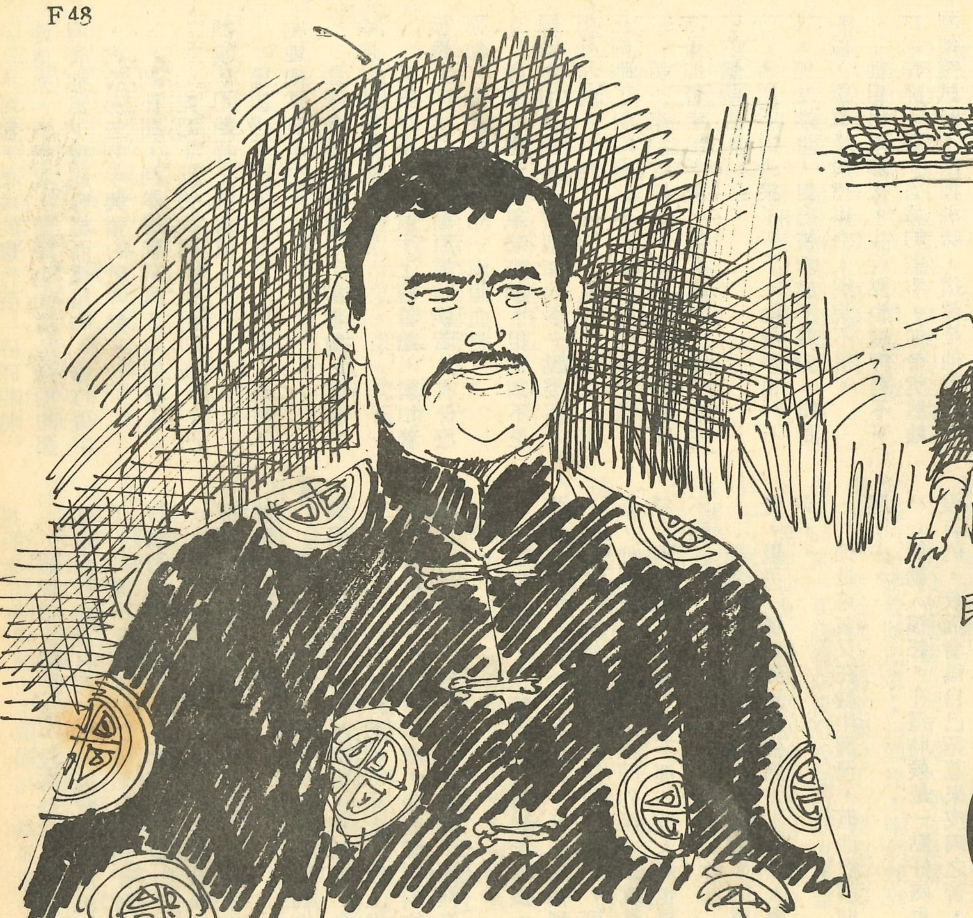
蕭原看得張開了口，却驀然警覺到腰間正有一硬物頂住了他。

他不由霍然一驚，全身的肌肉縮緊了，收回目光，慢慢落在身前左右那三名漢子的臉上。

用鎗頂着他腰間的是左面那名漢子，突額凹目，面白無鬚，目光炯炯，却臉生得緊。

右邊的漢子頭戴一頂草織的禮帽，一套黑竹紗唐裝衫褲，一臉鬍渣子，神態慓悍，一望就知道不是好相與的，側對的那人却是個毛頭小伙子，第一套紡紗衫褲，剪了個平頭，厚咀唇緊緊地抿着，一雙大眼眨也不眨地瞪着蕭原，一看，就知道是個初出道的新手。

蕭原身上雖則有鎗，却不敢莽動，一



則他被三名漢子擠逼着，還有一條「砲」頂着，二則人這樣多，一個弄不好，不但脫不了身，可能還會誤傷了這些懵然不覺的觀賽人羣，這是他不願見到的，所以，他木然站着，沒有動。

「朋友，請問你們是那一道的？」蕭原試探地問。

「別問那樣多，去到你自會知道，別想反抗，我只要指頭一勾，你便沒命，乖乖地隨我們走出去！」拿槍頂着蕭原腰間的那位「朋友」壓着嗓門說，顯然，他們也不想驚動觀賽的人。

蕭原却動也沒有動一下，亦是壓低聲音道：「朋友若不亮出身份，我是不會跟你們走的。」

他在說話時，心中在不斷猜測這三人到底是何來路！

滿臉鬍渣子的漢子低吼道：「別敬酒不吃吃罰酒，難道想咱們將你抬着走？」

蕭原心頭凜悚了一下，吸口氣道：「朋友，別欺人太甚，別忘了這附近有很多偵緝隊的兄弟維持秩序！」

「我們就是！」那小伙子口快快，一口說了出來。

蕭原一聽，不由納悶加怔愕，好一會，他才道：「三位眞的是隊上的朋友？」

那凸額漢子拿鎗咀戳了一下蕭原，沒好氣地道：「哪個與你開玩笑，你到底走是不走！」神色間顯得很不友善。

蕭原不由暗忖：「我幾時犯上了他們？眞是莫名其妙！」

臉上却裝出一抹笑容，「三位，我犯了什麽事，勞動三位『請』我同去？」

毛頭小伙子脫口道：「哼，你自己做了什麽事，難道這麽快就忘記了，眞會裝蒜，要不要我大聲告訴你？」

蕭原一聽，吃驚不已，暗忖：「這眞是奇哉怪也，這個多月來我什麽也沒有做過，正悶得發慌，莫非他們是認錯了人不成？」

「唏，倒底你走不走？」滿臉鬍渣子的漢子粗魯地推了一下蕭原。

冷不防之下，蕭原踣跟一下，心頭氣湧，但隨即強壓下去，瞄了那鬍渣子漢子一眼，鎮定地道：「三位既然是隊上的人，你們可有查清楚了我的身份？」

「媽的，這還要你來說，當然查清楚了，難道我們是尋開心？胡亂找上你不成？」凸額漢子的語氣也粗厲起來。

「那我倒底犯了什麽事，總該對我說一下吧？」蕭原固執和站着動也沒有動。

「你聽着……」那小伙子才脫口說出三個字，便被那鬍渣子漢子截斷了，「心急什麽？到了隊上，自然會告訴你。」

一陣震天動地的歡呼聲夾着炮竹聲，在這時驀然响起，原來龍舟大賽已分出勝負。

「哈，青龍勝出了。」

「那條紫龍眞厲害，搶了個第二。」

「憑青龍的實力，我老早就估到它一定會奪彩，果然！」

那些圍觀的人興奮地笑着，議論着，湧向終點處。

蕭原遺憾地扭頭望一下湧向終點的人羣，吐口氣，這麽緊張刺激的龍舟賽竟然看不到結果，眞可惜，又要等第二年了。

一陣震天價響的爆竹聲「砰砰啪啪」地傳來，不用看，蕭原也知道是奪標的那艘青龍爲了慶祝奪標而燃起的，爆竹聲中，夾着那些划手興奮的歡呼聲。

刹那間，河岸邊就只剩下他們四人。

「走吧！別要我們將你抬同去。」凸額漢子用鎗捅了捅蕭原。

蕭原想了一下，忍下一口氣，悶聲不響地向城裏走去。

那三名偵緝隊員手上握着鎗，悶聲不響起向城裏走去。

那三名偵緝隊員手上握着鎗，緊扣着扳機，亦步亦趨，蕭原這時候若是有什麽異動，身上肯定會開一兩個血洞。

蕭原心中盡管氣怒交加，但他却不是個意氣用事的人，雖則如今多一點委屈，但他相信，一到了隊部，見到于隊長，這三個瞎了眼的傢伙不對他賠禮道歉才怪。

這一串炮竹好長，蕭原被那三名偵緝隊員押着走出了遠，仍然聽到「劈劈啪啪」的爆響聲。

蕭原不由苦笑了一下。他發夢也料不到，無端端地，自己被當成了罪犯，押同縣城，這眞是滑稽得令人哭笑不得。

他自出道以來，少說點也逮押過不下百名悍匪巨盜入省城的監牢，如今竟然輪到他嚐試一下這種滋味，這眞是他睡三天三夜也發夢不到的，如今竟然變了眞。

× × ×

蕭原被押到偵緝隊部後，沒有見到那位于隊長，被那三名隊員一逕關押在隊部的牢房中，當然，也將他身上帶着的兩支短鎗收繳了，「噹啷」一聲，關上鐵門，揚長走了。

蕭原很沉得住氣，沒有發作，因爲他知道發作也沒有用，還可能會招致皮肉之災，好漢不吃眼前虧，既然在見到于隊長後就可以獲得釋放，那他何不忍耐一下？

那時候不論是關押犯人的監獄或是收押疑犯的牢房，皆是最髒的地方，根本上連狗也呆不下去的。

蕭原一入牢房，便被那陣刺鼻欲嘔的異臭薰得差點沒有嘔吐出來，屏着氣，他也沒有坐在那張唯一的破板床上，床上堆着霉腐的稻草，挨着牆邊，坐在鐵門前的地上，這樣，才勉強可以忍受得了那種臭之味。

在他以爲，很快便可以看到于隊長，那就上上大吉了（按照慣例，凡是緝捕到一個匪徒，照例是由隊長訊問口供），可是，他眼巴巴地溜望着鐵門外面，却就是望不到于隊長前來，甚至連一個人影也見不到。

他忽然之間生出一種被人遺忘了的感覺，但另一種感覺更加強烈——他被人愚弄了。

他是怒氣又在胸中翻湧，但他立卽抑壓下去。

衝動、憤怒，在這時候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反而會爲自己招惹來皮肉之苦，那何不忍受一下？

既來之，則安之。

晚上，有人送來一砵粗米飯菜，蕭原正想開口問一下那送飯的人，那人却像避鬼神般快快地走了。

望着地上那砵粗米飯，蕭原雖則不是個揀飲擇食的人，但嗅到那陣陣霉味，仍然咽不下去。

對他來說，餓你一日半日，根本算不了一回事，所以他沒有去動那砵發霉的粗米飯。

在白天消聲匿跡的蚊子，在夜晚便大肆出動了，嗡嗡之聲不絕於耳，直往蕭原身上叮，趕也趕不走，揮也揮不去，蕭原從來未見過這樣又多又兇的蚊子的。

乾脆，他脫下外衣，將頭連頸包起來，但却遮不住脚踝部份，那些蚊子又一窩蜂地叮他的足踝。

蕭原無奈，只好站起來揮動着外衣，走動着，那才好一點。

但接着他又發覺身上有點不妥了。

身上癢癢痛痛地，不用看，他也知道是蚤子在作怪。

這一來，他可就慘了，顧得了拍打身上的蚤子，顧不了嗡嗡繞着他伺機叮上一口的蚊子，令到他狼狽不堪。

這一夜他可眞慘了，不但空着肚子，還要受蚤子蚊子的肆虐，簡直就沒有闔過眼。

好不容易盼到天亮，大肆出動的蚊子才漸漸隱匿起來，但那些蚤子却不願放過這塊「肥肉」，繼續在他身上叮咬着。

× × ×

時候應該是晌午過後了，朦朦朧朧睡過去的蕭原被一陣脚步聲驚醒了，連忙睜開雙眼，朝鐵門外望出去。

他之所以能够睡得着，仍是在第一縷陽光從那又高又小的窗口中投射進來後，那些蚤子也躲匿起來，他才算得到「清靜」，再也支持不住，迷糊入睡。

昨晚的那砵飯已換過了一砵，這證明已經過了晌午，蕭原雖則餓得肚子咕咕直響，仍然不想吃下那砵飯。

脚步聲終於來到鐵門前，蕭原也從鐵枝的間隙中看到三雙人腿。

跟着，是鑰匙串的響聲及開鎖聲，「噹啷」一聲，鐵門猛地拉開，蕭原却動也沒有動，依舊倚坐在門邊的地上，抬起目光，冷冷地射向出現在監房門口的三人。

那三個人中，有兩個正是昨天將他押進這牢房受罪的其中那凹目及滿臉鬍渣子漢子，至於那名毛頭小伙子，則不見，站在那兩名偵緝隊員後面的，是個年約四十，身材高挑，神態精悍，雙目有神的漢子此人正是縣城偵緝隊的于隊長！

蕭原雙目刹時一亮，神色却絲毫不動，也沒有站起來。

打開監房門的正是那鬍渣子漢子，帶着一絲陰冷的笑容，見蕭原倚牆坐在地上，他們來了也不站起來，不由叱道：「喂，快站起來！」

那凹目漢子亦帮腔喝道：「別想在此裝腔撒賴，否則有你受的，咱隊長來了，還不站起來了！」

蕭原却充耳不聞，依然倚坐牆邊地上，甚至連目光也收同。

那鬍渣子漢子見蕭原對他不瞅不睬，不由動怒，一脚踏入監房，惡聲道：「好啊，大概是身子癢了吧？待我來侍候你一下！」

說話間踏前一大步，作勢舉脚向蕭原踢過去。

蕭原却就在這時開口了。「于隊長，看來你的手下變得比以前兇多了，也不講理了。」

那位于隊長一聽蕭原這樣說，神色動了一下，雙目暴睜，射向蕭原。當他的目光落在蕭原的臉上時，神情猛震，咀裏同時急喝：「朱明！」

朱明那一脚眼看就要踢在蕭原的左肋下，而蕭原竟然視若無睹，不閃也不避，生像瞎了眼般，朱明心裏已竊喜不已，「好傢伙，吃我這一脚看你還能坐得住，不滿地打滾才怪！」驀聞頭兒喝聲，心中一驚，硬生生收脚不迭。

蕭原也就在這時，才好整以暇地拍拍衣褲，伸了個懶腰，從地上站起來，瞥了一眼那滿臉惑然不解的朱明一眼，轉過身來望向門口。

牢房內很陰暗，外面的人很難看清楚監房內的人的樣子，除非監房內的人面對門。

那位于隊長在聽到蕭原的語聲時，已聽出了語聲很熟，也想起了一個人，他才會喝止朱明，蕭原一轉過身來，這一照面之下，他看得清清楚楚，雙眼陡地暴睜，眨動了一下，滿臉錯愕驚異萬分地脫口道：「蕭老弟，怎會是你？」

蕭原目光一閃，瞄了那朱明及凹目漢子一眼，冷笑道：「于隊長，這都是拜你這兩位手下將我關在這裏的。」

于隊長刹那臉色一沉，烱烱的目光在朱明與那凹目漢子臉上一溜，沉聲道：「朱明，梁杰，你兩個是怎麽攪的？竟然將我這位蕭老弟關押起來？」

朱明與梁杰一聽于隊長的臉色語氣，便知道不妙了。可能關錯人了，兩人互相瞟了一眼，朱明吶吶地道：「頭兒，咱們是接到綫報，才將這位朋友押……請同來的。」

于隊長「哼」了一聲，道：「你兩個可知道他是誰？」

朱明目光朝蕭原閃了閃，沒有做聲，梁杰只好硬着頭皮道：「頭兒，咱們接到綫報後，唯恐這位朋友溜脫了，便急急將他請同來。那綫報却沒有說這位朋友是誰，只說他就是一個月前刦掠張寶記金號的其中一名主犯，我們便將這位朋友押同隊部關起來，一時間忘了問他姓名，實在不知道他是誰。」

「糊塗！」于隊長叱道：「連要緝捕的人是誰也不知道，你們是怎樣辦案子的？虧你們做了這多年！」

朱明與梁杰從于隊長的口氣神色中，已測知到蕭原不是個簡單的人物，一定大有來頭，否則，隊長也不會這樣疾言厲色對他們，兩人不禁垂下頭來，心頭打鼓。

「告訴你兩個蠢材吧，這位就是道上大名鼎鼎，有海角天涯之稱的追捕能手蕭原，曾經被張督軍大人當作上賓招待，你兩個說，他會是悍匪巨盜麽？這眞是滑天下之大稽，說出來只怕笑掉人大牙。」

朱明梁杰一聽，瞪時儍了眼，你望我，我望你，接一齊望着蕭原，臉上驚異之色，齊聲道：「我們眞是有眼無珠，將你這位專捉悍匪巨盜的名捕手關押起來，實在十分抱歉，萬望蕭朋友你恕諒。」

蕭原這時候臉上才顯露出一絲笑意，擺擺手道：「所謂不知者不罪。兩位職責在身，自然應該盡忠職守，只是兩位若是能够給我一個表白身份的機會，我就不會在這發臭的監房中受了一夜的罪！」

朱明梁杰兩人聽了，有點愧疚地將頭垂下來。

「蕭老弟。既然這裏好臭，那還站着幹麽？還未聞够？快請出來吧，到外間坐下再說。」于隊長邊說邊閃到一旁，讓蕭原出來。

蕭原是巴不得離開這鬼地方，當下一笑，邊走出去邊道：「我還以爲你不肯放我出去！」

于隊長哈哈笑道：「怎會？見到你歡迎還來不及，我只怕你不肯離開這裏。」

蕭原一步跨出監房，頓時全身一輕，長吸了口氣，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說實在的，他自出道以來，不知將多少匪徒送進了監牢，一嘗鐵窗風味，想不到如今自己也嘗到了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滋味，難怪有些匪盜寧死也不進監牢，他現在總算明白了。

× × ×

坐在于隊長的隊長室內，蕭原喝了口茶後，才笑望着于隊長道：「老于，我還以爲那是你的意思，如今才知道不是。」

于隊長抱歉地笑笑道：「蕭老弟，我又怎會這樣糊塗混帳呢？我昨天晚上才從省城同來，累得要死，所以沒有同隊部來，不然，你也不用受那一夜活罪！」

站在一旁的朱明梁杰聽了，不由惶愧地偷眼瞥了兩人一下。

「老于，我可否請問一下，兩位貴屬爲何會將我當作是刦掠金號的匪徒而加以緝捕。」蕭原收起笑容，一本正經地說。

于隊長搓搓手道：「那當然可以。我不知道詳情，就由他兩人答你吧。」

朱明梁杰一聽，只好抬起頭來，不等蕭原發問，將誤捕蕭原的經過及原因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 × ×

原來，昨天端午節，他們是接到一個叫老鼠的混混的密報，說是在城外漓江邊，觀賞龍舟大賽的人羣中，有一個人可能是一個月前的一晚深夜時份，將張寶記金號刦掠一空的那帮匪盜的其中一個，朱明梁杰按報之後，由於事關重案，一直以來皆找不到一點綫索。如今既然有了這一條綫索，怎肯放過了，既緊張又歡喜，立時再找到那名毛頭小伙子般的隊員，隨着「老鼠」匆匆趕向岸邊。

來到江邊，但見人山人海，萬頭攢動，根本就分不出誰是誰，三人不禁焦急萬分，但老鼠却胸有成竹，站在一塊大石上，遠遠指着當時正站在最靠江邊的蕭原指點道：「吶，你們看，就是那人！」

三人同時站在那塊突起的大石頭上，循指望過去，望到了蕭原的背影及衣着，朱明問：「沒有認錯人麽？」

「老鼠」肯定地道：「錯不了，正是他，我盯了他一晚半日。」

三人於是便從石上跳下來，擠入了人羣中，不着痕跡地慢慢擠向蕭原站立的周圍，然後慢慢將包圍圈縮細，將蕭原冷不防緝捕歸案。

朱明梁杰萬萬料不到，這一次以爲是

大功一件，却原來是抓錯了人。

蕭原聽了朱明梁杰兩人的述說後，才明白了自己無端端被「捕」的原因，他也不再怪朱明梁杰兩人，因爲這好明顯，兩人乃是受了別人的愚弄。

朱明梁杰也不是笨人，將事情的前後經過說出來之後，兩人亦知道這是被人愚弄了，朱明首先忍不住叫起來：「哼哼，好大胆的老鼠，居然有胆捉弄我們，哼，我非要將他剝皮不可。」

「老朱說得對，好可惡的老鼠，老朱，我們這就去找這只老鼠！」梁杰說着就向門口走去。

于隊長並沒有阻止兩位手下去找那隻「老鼠」，但蕭原却出聲阻止，「兩位，請留步，等一會才去找那只老鼠不遲，我還有話對兩位說。」

朱、梁兩人停下來望着蕭原，却沒有出聲，倒是于隊長問道：「蕭老弟，難道你想到了甚麽可疑之處？」

蕭原點一下頭道：「老于，你想想看，那隻老鼠只不過是一名混混兒，就算他有天胆，也不敢作弄貴局兩人，除非是他瘋了或是不想再在此處混下去，否則，他沒有理由冒險得罪你們，是不是？」

于隊長想了一下，不由點點頭，朱、梁兩人亦覺得蕭原說得有道理，更加眼也不眨地望着蕭原，靜待蕭原說下去。

蕭原掃了三人一眼，才道：「好明顯，那隻老鼠九成是受到別人的主使，才謊報誣指我是搶刦金號的匪徒，而由此也可以猜測到，那主使老鼠的人，可能與我有仇怨，否則，不會胆敢作弄惹怒你們，讓我受了一夜活罪。」

「蕭老弟，經你這一說，令到我恍然明白了，這件事確是如你所說的那樣，我們被人愚弄了。」于隊長勃然變色，氣恨地道：「只是那人是誰呢？竟然有胆量作弄我們？」

蕭原淡淡一笑，道：「這還不簡單了，只要找到那隻老鼠，就一定可以找到主使他的人。」

于隊長與朱、梁兩人不禁連連點頭，但蕭原却接又道：「只怕不容易找到那只老鼠了。」

朱明霍然道：「他能夠躲到甚麽地方？就算他躲入地底，我也有辦法將他找出來。」

蕭原却搖搖頭，道：「若是他還在此地，我相信他躲也躲不了。只怕他巳離開了這裏，或是被滅口，那就……」

于隊長霍然插口道：「這一點不無可能，你兩個立即去找那隻老鼠。」

朱明，梁杰兩人應了一聲，急急朝外面走去。

蕭原亦站起來道：「兩位請等一等，我隨你們去找那隻老鼠。」

朱、梁兩人巳走出房門口，聞言停了下來，等蕭原出來。

于隊長亦站起來。「蕭老弟，屈委了你一晚，說甚麽我也要補償一下。這種事還是讓他們去做吧，你也該換身衣服，喝兩杯，然後好好歇息一下。」

蕭原却擺手道：「酒隨時可以喝，找那隻老鼠却是當務之急，我一定要找出令我在那鬼地方捱了一晚的人，看看他是何方神聖，我與兩位貴屬去找老鼠，彼此可以有個照應，是不是？」

于隊長想了一下，只好無可奈何地笑道：「眞拿你沒有辦法，你說的不無道理，嗯，你就與他們去吧。」

蕭原却站着不動，伸手道：「老于，請你將我的傢伙還給我。」

于隊長先是一怔，隨之恍然笑道：「好傢伙，你不說我差點忘了還給你。」

說着走到一個木櫃前，打開櫃門，拉開一個抽屜，拿出兩支短鎗，遞給蕭原。

「蕭老弟，你這是第一次被人繳械吧？」

蕭原接過短鎗，苦笑道：「這倒不是，但除了被匪徒繳械之外，被你們這種身份的人繳械，倒眞是第一次。」

于隊長哈哈笑起來，拍拍蕭原的肩頭，「被你這一說，我們覺得能夠將你繳械，倒是我們的榮幸。」

蕭原亦不由笑起來，將兩支短鎗收好，走了出去。

× × ×

像「老鼠」這種混混兒，必定有他出沒的地方，朱、梁兩人是縣城偵緝隊的隊員，對於那些地方當然非常熟悉，蕭原雖然來過這縣城二三次，但畢竟不是本地人，有好多地方是他沒有到過的。

像小三元賭檔這種地方，他就沒有到過，也沒有聽聞過。

梁杰、朱明兩人帶着蕭原走入一間低矮破舊的民房區中，走在那九曲十三彎的破爛小巷中，蕭原有一種像走進了八陣圖的感覺，轉得他有點暈頭轉向。

也不知走了多少條曲巷窄街，朱、梁兩人終於在一間破敗的院落前停了下來。

他們三人才停下，從那破敗的大門內邊，閃出一名癩痢頭漢子來，一見朱、梁兩人，先是怔了一下，繼之堆滿了諂笑，朝兩人巴結地道：「兩位爺是什麽風將你兩位吹來，可是想發個財？」

蕭原乘那癩痢頭說話時，打量了一下這附近的環境，耳中隱約聽到一陣陣呼五喝六之聲從院落中傳出來，原來小三元賭檔就設在這破敗的院落中，這般人倒是會利用地方。

「癩子，別嘍嗦了，我們今日是來找人的！」朱明朝朱痢頭直瞪眼。「老鼠可有來過？」

癩子急忙應道：「回朱爺，老鼠自昨晚起便沒有來賭了，不知他鑽到什麽地方，兩位爺可是找他有事？」

梁杰却不答癩子所問，沉聲道：「癩子，你若想在這裏繼續混下去，一見到老鼠的影子，立即到隊部通知一聲！」

癩子觀言察色，見朱、梁兩人一改平日對他們之態度，變得疾言厲色，也不敢再問下去，連聲道：「兩位爺請放心，我癩子天胆也不敢有所隱瞞，一有老鼠的消息，我立刻到隊上通知你們。」

梁、朱兩人點點頭，狠狠地瞪了癩子一眼，才招呼蕭原朝來路走去。

癩子連忙哈着腰道：「三位好走。」一閃身隱沒在院內。

× × ×

蕭原隨同朱、梁兩人跟着直奔老鼠的窩，仍然撲了個空，那間簡陋的屋子內鬼影也不見一隻，但看跡象又不像老鼠棄家外逃，因爲屋子內沒有執拾過的痕跡，各種物件仍然擺放在原位。

家裏找不到老鼠，朱、梁兩人又帶着蕭原來到一條陋巷的一戶人家門前，朱明大力地拍起門來。

「嘭嘭，」聲中，屋內傳來一個女人尖沙的叫聲：「那個色鬼在拍門？看不到門是掩上了的麽？還不快走？老娘可沒興趣同時跟兩個男人上床！」

蕭原一聽，就知道這戶人家的娘們是個土娼，而且正在接客。

朱明却不理三七二十一，大聲吼道：「臭娘們，我是隊上的人，快開門，否則我要撞門入來了！」

屋內立時响起那女人慌亂的驚叫聲，「哎喲，原來是隊上的爺們，恕我不知道，我這就來開門。」

跟着是一陣「踢達」一聲，拉門閂聲，「呀」一聲，兩扇掩起的大門自內打開來，現出一個頭髮蓬亂，臉上塗了脂粉，年約三十左右，樣貌還算過得去，身上披了件衣服，但却露出一截白白的胸脯來的婦人來，諂笑着朝朱、梁兩人奉承地道：「啊喲，原來是朱爺與梁爺，未知有何貴幹？」說話時一雙桃花眼瞄着蕭原。

朱明看到那娘門袒露的胸脯，目光一直，吞了口口水，但却沒有忘記此來的目的，沉聲道：「你那位老相好呢？」

那娘們扭了一下腰肢，桃花眼溜在朱明的臉上一轉，放膩了聲音道：「朱爺，死鬼這兩日不知鑽到什麽地方去了，連影也不見，朱爺找他有什麽事？」

朱明「哼！」了一聲，不答反問道：「他眞的沒有窩在你這裏？」

那娘們抓着那件外衣的雙手一攤，披在身上的外衣霎時一滑一張，嚇得她叫了一聲，連忙又抓住外衣，掩攏起來，但巳「春光」乍洩，原來她裏面沒穿衣服的。

對於讓三個大男人看到她的身子，她却一點羞愧之色也沒有，急聲接道：「兩位爺，我怎敢騙你們。」

朱明梁杰互相看了一眼，再望向蕭原，蕭原知道兩人是徵求他的意思，他於是朝兩人微微擺了一下頭。

兩人會意地點點頭，朱明一步跨入屋，「不管他在不在，也要進去看看！」

那娘們慌亂地道：「兩位爺是信不過我？」

朱明也不答理她，伸手一撥，將那娘們撥開，一手摸在腰間，大步走了進去！

梁杰却巳將槍拔了出來，與蕭原一先一後走進屋內。

屋內分成一明一暗兩間，明間擺了枱椅之類的物件，朱明掃了一眼，脚步不停，衝進裏間！

裏間立時响起一聲驚叫聲，夾着朱明的喝聲：「不准動！」

梁杰蕭原一聽，立時像一陣風般衝進了裏間！

朱明一手持槍，持着床上一個全身赤裸，捲縮在床裏角，雙手掩着下體，一臉驚懼的中年漢子，正半蹲下身來，伸手去掩垂在床邊的床冚。

那中年漢子正是又驚又愧，眼見又衝進兩個人來，不禁顫着聲道：「你……們是……什麽人？」

三人誰也沒有睬那中漢子，戒備着，看着朱明猛地一手撩起那床冚票「妙」地一聲，儘床下竄出一隻貓來，飛快地竄出了外面，朱明却躍下來，側着頭朝床底下瞄。

床底下只有雜物，連鬼影也沒有一個，朱明嘀咕着罵了一聲，站了起來。

那娘兒巳站在房門口，見三人找不到什麽，便冷笑一聲道：「三位，我沒有騙你們吧？」

梁杰槍咀一擺，指着那娘兒的心口，惡狠狠地道：「聽着，一見到老鼠，立刻到隊上通知我們！否則，妳別再想混下去，聽到麽？」

那娘兒刹時臉色刹白，身子抖顫了一下，迭聲道：「聽到了，我一見到那死鬼，立刻就去通知你們。」

「別說了就算！」朱明瞪着眼。「我們走了，不阻妳繼續幹那買賣！」

× × ×

整個早上，蕭原隨着朱、梁兩人走了足有六七處地方——那些地方皆是「老鼠」平日出沒的地方，就是找不到「老鼠」，走得三個人也累了。而蕭原不但累，肚子也餓得難受，他也才省起，他昨天沒有吃過飯，難怪肚子這樣餓了。

蕭原立刻提議到附近的茶樓塡塡肚子再說。

朱明、梁杰兩人更是求之不得，兩人早就想歇一下了，迭聲讚成，於是三人便走到一間叫象山樓的茶居。

這時候巳經是中午十二時過後了。茶居內不少人客巳飲飽茶，紛紛結賬離去，故此三人很容易找到桌子坐下來。

跑堂的焉會認不得朱明梁杰兩人乃是偵緝隊的人，忙不迭上前陪着笑臉招呼：「三位請坐，吃些什麽只管吩咐。」

朱梁明杰兩人自從知道蕭原與于隊長是朋友之後，心中對關錯了蕭原一直耿耿於懷，不安得很，正好借這個機會表達一下，梁杰咳了一聲，對蕭原道：「蕭朋友，昨日我與老朱確是魯莽，硬將你關押起來，請你不要見怪才好。」

朱明緊接道：「蕭朋友大人大量，當不會記掛在心。」

蕭原朝兩人笑道：「兩位是公事公辦，又是受人所愚弄，我又怎會怪兩位？兩位請放心。」

兩人一聽，同時鬆了口氣，跑堂的恰好將那碟燒鵝及一瓶玉冰燒送上，朱明搶着拿過那瓶酒，拔開塞子，先替蕭原面前的杯子斟了一杯，然後才斟梁杰與自己的杯子。

放下酒瓶，接舉杯朝蕭原道：「蕭朋友，敬你一杯。」

梁杰亦舉杯道：「我也敬你一杯。」

蕭原趕緊舉杯道：「勝！」

三人一仰而盡，照了杯，不田哈哈笑起來。

這一笑，將他們的隔膜笑掉了，三人剎那有一種無間的感覺。

吃着喝着，梁杰咕嚕着道：「蕭朋友，你是怎樣認識咱頭兒的？」

蕭原吐出一塊鵝骨，爽然道：「說起來話就長了，但簡單點說，我是在五年前，協助你們于隊長破了一件標參案，因而

認識他的。」

朱明嚷道：「怪不得我與老梁不知這回事，那時我與老梁還未加入偵緝隊。」

「這就更加難怪你兩位。」蕭原笑着舉杯道：「眞是不『打』不相識，來，我也敬兩位一杯。」

三人一口喝乾了杯中酒。

菜陸續送上來，三人邊吃邊談，越談越投機，不知不覺間，將一瓶玉冰燒喝了個清光。

朱明意猶未盡，還想再叫酒來，却被蕭原阻止了。「朱朋友，適可而止，咱們還有事要做，莫因此誤了事。」

梁杰亦想再喝，被蕭原這一說，才不再喝。

不喝酒就吃飯，蕭原一連吃了三大碗飯才罷休。

朱、梁兩人也各自吃了兩碗。

喝了口茶，蕭原像猛然想起什麽，雙眼倏然一睜，對朱、梁兩人道：「城內旣然找不到『老鼠』，會不會藏在城外？」

梁杰眨了一下眼睛，霍然道：「蕭朋友你不說，我差點忘了，老鼠是城外西鄉人，說不定他會溜囘西鄉躱起來呢。」

「事不宜遲，咱們旣然已吃飽了，這就趕去看看。」朱明用手抹一下咀巴。「捉不到那隻老鼠，這口氣下不了！」

梁杰立刻招來跑堂的，會了帳然後一逕朝城外去。

× × ×

三人一路急趕，直到日薄西山，才來到西鄉。

西鄉是一條大村，少說點也住了有上千人，是附近有名的大鄉。

三人一逕奔向鄉公所，亮出了身份，那位年約四十許的文書見是縣裏偵緝隊來的人，那敢怠慢，忙不迭招呼三人坐下。

朱、梁兩人亦擺出他們的威風，大剌剌地坐了下來，朝那文書開口道：「我們這次來是查一個人的，劉正福可是貴鄉之人？」

原來西鄉的村民幾鄉全部姓劉，乃是附近一帶的大姓望族，只有十分一不到的人是外姓，「老鼠」的姓名是劉正福，姓名不錯，綽號却不大雅。

那位文書亦是西鄉劉姓族人，豈會不認識老鼠這個人，想了一下點頭道：「兩位說的可是大福子？他早在八九年前便進城去賺錢了，怎麽，他可是犯了事？」

朱明瞪眼道：「還用說，否則，我們大熱天時，跑得一身汗水，難道趕來這裏幹麽喝喜酒？」

文書臉色一變，急聲道：「三位不在城中將他抓捕，却趕來這裏抓他……」

梁杰喝道：「若是在城中抓到他，我們趕來幹麽？」

文書脫口道：「你們是說大福子跑囘鄉來躱了起來？」

「有這個可能，所以我們才趕來查一下。」朱明站了起來。「那隻死老鼠在鄉中還有房屋麽？」

劉文書想也不想就道：「他還賣剩一間祖屋沒有賣，以前間中也有囘來住三幾天的。」

「那還不帶我們去看一下！」梁杰截然斷了劉文書的話。

劉文書實在不敢得罪這些縣裏來的有槍有勢的爺們，連聲應「是」，然後吩咐一名鄉丁好好看守着鄉公所，便帶蕭原三人出了鄉公所，朝鄉村的北頭走去。

這時候太陽已落在西山後，村子內各家各戶冒起了縷縷炊烟，所過之處，鷄叫狗吠，好一幅鄉村晚炊圖。

蕭原不由深有感觸。

沿途中，那些村人見來了三位陌生人，莫不好奇地朝他們打量着，那些村童更是跟在後面，不一會，已是一大羣。

「老鼠」的祖屋座落在鄉村的北頭，獨門獨院，看起來老鼠的先人應該是薄有田産之人，否則，那有這樣大的一座祖屋留下來。

「這間就是大福子的祖屋。」劉文書在那間屋子關起來的大門前停下來，指給三人看。

這時候毗隣老鼠的祖屋附近的鄉民被那些村童的吵嚷聲驚動了，紛紛走出來，蕭原心頭一動，朝劉文書道：「煩你問一問他們，這兩日可有見到大福子。」

劉文書只好提高嗓子叫道：「各位鄉親，這兩天可有見過大福子囘來？這三位是縣裏來的人，來找大福子的。」

那些鄉民皆是怕事之人，聞言打量了蕭原三人一眼，不少人紛紛返囘屋內，只有三數人胆量大些，仍然站在門口，但却閉口不出聲。

但一個十二三歲的村童却忽然叫道：「昨天晚上我看到正福叔與一個人偷偷摸摸地開門入屋……」

朱明一聽，向那村童走去，急聲道：「你看到的可是眞的？」

那村童眨了一下眼，毫不懼怕地道：「我當然眞的看到，你以爲我說謊話？」

蕭原却已一閃身撲向屋子的側面，繞向屋後，他知道凡是這種村屋，必然有後門。

梁杰也很機警，閃向另一邊有窗口的屋側。

朱明不再理會那村童了，一下子斜撲到大門前，接將鎗抽了出來，隔着門大叫道：「劉老鼠，出來吧，你跑不了！也躱不了！否則，有你受的！」

那些村民及村童一見朱明亮出傢伙來，俱不由驚叫出聲，哄地四散躱開，縮囘屋內，刹那間，走了個清光，就只剩下劉文書一個人胆顫心驚地，走也不是，躱也不是，一時間站在那裏手足震顫，不知如何是好。

屋子內却沒有應聲，朱明遲疑了一下，驀地飛起一脚，猛踹向大門！

「嘭」然一聲，兩扇大門被他踹開，朱明却一閃身閃到一側，不敢貿然衝入。

門內却依然沒有半點動靜。

朱明吸了口氣，慢慢將半邊臉從門邊探出來，朝屋內窺看。

也就在這時他瞥到屋子內有人影一閃，立時喝道：「劉老鼠，你躱不了，快出來，否則我可要開鎗了！」

屋子內立刻有了反應，「老朱，別開鎗，是我！」

朱明緊扣在板機上的食指即時一鬆，吐口氣道：「你是蕭朋友？」

屋子內接响起蕭原的語聲：「老朱，屋內有一個死人，你進來看一下，是否就是劉老鼠？」

朱明一聽，趕緊應了一聲 從門邊閃出來，急步走入屋子內。

入門是一個天井，然後是正屋，蕭原就站在正屋的門口看着朱明走進來。

朱明一眼看到蕭原毫不緊張地望着他，便也將鎗收起來，邊走邊問：「屋子內死了人？那九成是劉老鼠！」

這時梁杰亦已聽到他們的話，正從大門口走進來。

蕭原側身指一下道：「這要看過才能肯定了。」

原來他繞到屋子後面，傾聽了一下，便翻過院牆進入屋子的後院，摸進了屋子中，但却找不到一個活人，却在堂屋靠近甬道的地上，發現了一具屍體，由於他未見過劉老鼠，所以不敢肯定死者是否劉老鼠。

朱明走進堂屋內，順着蕭原手指處望過去，果然看到一具屍體側臥在地上，面部向着牆，故此看不到死者的面貌。

他於是走上前去，彎下腰來，伸手扳轉那屍體。

梁杰正好一步跨入堂屋。

朱明一眼看到那屍體的面貌，便扭頭朝蕭原道：「這人不是劉老鼠，却又不知他是誰。」

梁杰恰好一眼看到那仰天的屍體的面貌，神色動了一下，「咦，他怎會死在劉老鼠的屋內？」

蕭原一聽，立時精神一振，望着梁杰道：「他是甚麽人？」

梁杰先不忙答蕭原的話，走前兩步，端詳那死者兩眼，才道：「這人是城內翠芳院內的一名打手，叫李金貴，他怎會死在這裏，這就奇了！」

朱明直起腰來，吐口氣道：「那村童不是說昨晚有一個人與劉老鼠偷偷進入屋子的麽？那人大概就是他了。」

梁杰不由失聲道：「這豈不是說李金貴是劉老鼠殺的了麽？」

「九成九是，但劉老鼠旣然與他一道囘來，爲何又要殺他？」

「依我看，李金貴可能與劉老鼠是一路的，或許李金貴知道了劉老鼠的什麽隱秘，要脅他，劉老鼠於是將他殺了！」朱明說的也不無道理。

但蕭原想了一下却道：「事情可能不是這樣，別忘了李金貴是一名打手，依我推測，李金貴可能欲殺劉老鼠滅口，但却給劉老鼠察覺了，於是先下手爲强，反將李金貴殺了，兩位來看一下，李金貴是背心中了兩刀致死的，那就證明劉老鼠是出其不意向李金貴下手的！」

「嗯，你說的極有可能，劉老鼠一向很奸滑乖巧，胆量很小，只懂三兩下粗淺功夫，斷不是李金貴的對手，他若不是發覺到李金貴對他不利，斷不會冒險向李金貴下此毒手。」

「目前最緊要的是要找到劉老鼠，只有找到他，這一連串的問題才能够得到解答。」蕭原在屋內來囘走動着，「兩位，劉老鼠殺了人後，必然很驚慌，兩位認爲他在這情形下，還有什麽地方可以躱藏起來？」

朱明想了一下，搖搖頭道：「除了我們早上去過的那幾處地方之外，實在想不出他還有什麽地方可以躱藏，除非他躱到外地去。」朱明搖着頭。

梁杰却道：「他旣然已沒有地方可以躱藏，咱們何不再去那幾處地方搜查一下，說不定他在慌急之下，無處可躱，會到其中一處躱起來。」

蕭原目光刹時一亮，握拳道：「這不失是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走，咱們立刻趕囘去到那幾處地方逐一找。」

朱明却苦着臉道：「天已黑了，又跑了一天路，還是歇一夜，明早再趕囘去好麽？」

蕭原却已邁動脚步朝外走，「兩位旣然跑累了，我也不勉強兩位與我一同趕囘去，但兩位要明白到，明天趕囘去，劉老鼠在驚定之後，可能已遠走高飛，那時找他就不容易了。」

梁杰附和道：「蕭朋友說得對，還是辛苦點連夜趕囘去好，說不定在那婊子處找到那隻老鼠。」

朱明見梁杰也同意連夜趕囘去，無奈之下，只好同意。

三人走出屋子，一眼看到劉文書仍然站在那裏驚顫得不知所措，便走上前去，對他道：「屋裏死了一個人，不是劉老鼠，是城裏的人，劉老鼠不知溜到什麽地方去了，我們要趕囘城向隊上報告，你立刻派人去將那屍體收歛起來。」

劉文書一聽劉老鼠的祖屋內死了人，嚇得連脚也軟了，一迭聲應着「是」，挪動着雙腿，急急往村公所走去。

三人也不再理會那樣多，趁着夜色飛一般往城內趕去。

× × ×

今夜的月色很好，繁星滿天，蕭原與朱、梁兩人直到午夜過後，才趕囘城中。

城中已是死寂一片，偶爾傳來一兩聲狗吠聲，更顯得幽寂沉靜。

三人在路上已商量好，决定先到陋巷那土娼的住處看一下，再到小三元賭檔看一下。

他們之所以决定先到那土娼處看一下，是因爲他們覺得劉老鼠最有可能躱匿在那處。

三人趕得一身是汗，也顧不了抹拭一下，更忘了肚餓，一逕便三條幽靈般撲向那間屋子。

三個人在路上已商量好了，一個堵前門，兩個堵窗口，那就不怕屋內的人逃得了。

三人才奔到那條巷口，蕭原眼尖，瞥到一條鬼影般的人影在巷內一閃而没。

蕭原立時煞住脚步，同時伸手阻住兩人的奔勢，壓低聲音道：「小心，巷內有人！」

朱明梁杰兩人上身傾了傾，才煞住脚步，朝巷內張望着，却看不到有人，朱明不由懷疑地道：「那裏有人？你別是看花了眼吧？」

蕭原肯定地道：「我敢肯定沒有眼花，那人影在巷內一閃便不見了。」接低「咦」了一聲，疾道：「不好，那人影正是閃没在那土娼的屋子旁邊，別是李金貴一伙的人摸上去殺人滅口吧？」

朱明梁杰兩人一聽，同時一驚，急道：「那我們快趕進去看一下。」

蕭原早已像一支箭般，射入了巷內，同時已將身上的短鎗抽了出來。

朱明梁杰兩人一左一右，跟在蕭原後面撲了進去，掩護着蕭原。

蕭原這時有如一頭夜貓子般靈捷迅猛，一下子先撲到那土娼的門前，身子一貼，靠在門旁的牆上。

朱明梁杰則左右一抄，閃沒在屋子的左右兩邊！

蕭原估計兩人已閃到窗口下，正欲一脚將門踢開，猛地聽到左面屋側窄巷內响起一下震人心弦的鎗聲，同時聽到朱明的叱喝聲：「站住！」跟着又是一下震撼夜空的鎗聲。

蕭原顧不了踢門，忙一個箭步朝那面急撲進去，剛好梁杰從另一面竄出來，疾急地道：「發生了什麼事？」

蕭原扭頭疾道：「你守着門口！」就這一句話之間，他已竄撲入屋側那條窄巷內。

一眼他就瞥到一條人影挨在牆邊，火光一閃，「砰」然一響，朝巷內放一鎗。

蕭原忙出聲喝道：「可是老朱？」

靠在牆的人影連忙回道：「是蕭朋友嗎？」

蕭原忙將鎗垂下，兩步衝到朱明身前，急促地道：「發生了什麼事？」

朱明吸着氣，咬牙道：「剛才我才竄入巷內，便看到一條人影正欲翻院牆進去，那人好機警，不等我喝叫，便側身朝我放了一鎗，幸好我閃得快，但仍然被鎗彈擦破了大腿股側一塊皮肉，於是我便放了一鎗，喝叫那傢伙不要跑，可惜那一鎗射不中那傢伙，那傢伙却沒命地飛跑而去。」

蕭原急忙道：「那人跑向那裏？」

朱明伸手朝巷那頭一指，咬着牙忍痛道：「那傢伙一直跑了入去。」

蕭原立時拔脚朝巷內奔去，「我追下去看看！」話聲未落，人已迅速隱沒在窄巷深處。

× × ×

鎗聲一响，驚醒了所有已經入睡的人，一個個嚇得胆顫心驚，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在一片狗隻狂吠聲中，紛紛開門探首，或是從窗口探出頭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梁杰却再也忍不住，一脚踢開了大門，像一頭豹子般衝了進去。

屋內烏燈黑火，但仍然可以隱約看到屋內的物件，外間堂屋內沒有人，但裏間却傳出驚慌的低叫聲。

梁杰不理危險與否，一頭衝入堂屋，撲到裏間門口，霹靂也似喝了一聲：「房內的人乖乖地不要動，否則休怪我鎗彈無眼！」

房內立時响起一聲尖呼聲：「不……要亂開鎗，我……們不動。」

梁杰一聽，就聽出尖叫聲是那土娼發出的，同時也聽到一個男人驚惶的叫聲：「別開……鎗，我……出來……」

梁杰一聽那男聲，心中不由凉了一截，因為他聽出那男聲不是劉老鼠的聲音。

「還磨蹭什麼，快出來！」梁杰却不敢大意，仍然貼在房門邊，厲聲喝叫。

「大爺……出來……了……總要穿上衣服才……能出來……吧……」房內傳出一陣「㗭嗦」的穿衣聲。

「點燈！」梁杰喝一聲。

房內那土娼抖着聲應了一聲，接着是劃火的「唰！」一聲，房內頓時亮起來，但接着又熄滅了，如此者二次之後，房內才光亮不再暗下來。

接着，是脚步聲，門口一暗，首先走出一個女人的身形來。

梁杰眼明手快，伸手一把將那女人扯了出來，這樣，就不怕跟在後面的男人在那女人的遮掩下，乘機向他出手偷襲了。

那女人呼叫一聲，撲跌出去，梁杰可沒有憐香惜玉之心，朝內喝道：「將手舉起才走出來。」

門口的地上顯出一條長長的人影，兩條手影伸出在頭前，接門口一暗復一亮，走出一個男人來。

梁杰立時用鎗指着那男人，却朝那女人喝道：「快點燈！」

那女人不知來的是什麼人，渾身顫抖着，勉強拖動兩條腿，走到桌前，摸了好一會，才摸到一盒洋火，「唰」地劃着了洋火，點着了油燈。

堂屋內剎時明亮起來，梁杰不用看那男人的面貌，單看他的身材，就看出不是劉老鼠，這男人身材粗壯，而劉老鼠身材高挑瘦削，起碼比這男人高了半個頭。

梁杰眼珠子轉了一下，正想開口，那娘兒已認出梁杰來，說道：「爺，你們是怎麼攪的？又來找劉老鼠？」

梁杰點點頭，惡狠狠地道：「他在不在這裏？妳有沒有見過他？」

那娘兒一手掩着還未扣好的衣襟，另一只手掠一下蓬亂的鬢髮，委屈地道：「爺們是存心與我過不去，你們白天來搜過，他焉會來？」

梁杰沒好氣地道：「我也不想，無奈公事在身，這隻死老鼠害得我們晚飯未吃，覺也不能睡，找到他非先剝掉他一層皮不可！」

接對那仍然舉起雙手的嫖客叱道：「轉過身來！」

那嫖客可說倒霉，半夜三更被人從床上叫起來，本是來尋樂子的，那知變了受罪，當下不敢怠慢，轉過身來，梁杰目光一亮，怪叫道：「原來是你，蔣門神！」

這漢子的容貌確實似水滸中描述的那位蔣門神，而他也不是叫蔣門神，乃是他的豬朋狗友見他長相有點似被武松醉打的蔣門神，故此戲而呼之，久而久之，已沒有人叫他的名字了。

蔣門神身震了一下，目光閃爍，吶吶着道：「梁爺，我可沒有犯事啊。」

梁杰用鎗點着他的鼻尖，冷冷笑道：「哼哼，你不是劉老鼠的好兄弟麼？原來好到同穿一隻鞋！」

那娘兒被梁杰這一說，不由低下頭來，蔣門神也脹紅了臉。

「蔣門神，你既然與劉老鼠好到同穿一隻鞋，那你一定知道劉老鼠鑽到哪個洞內躲起來，哼！說不定你來這裏睡他的姘頭，就是來通知她劉老鼠的下落！」

蔣門神這刹那臉色遽變了一下，目中閃射出一抹驚色，屋內的燈光雖然昏黯，

但蔣門神的神情變化又怎逃得過一直目光炯炯注視着他的梁杰？梁杰心頭不由一動，暗道：「莫非這傢伙眞的知道劉老鼠的下落？」

正想追問下去，門前傳來一陣脚步聲，却原來是蕭原扶着受傷的朱明走進來。

朱明腿股側被鎗彈擦傷了皮肉，血漬殷然，一拐一拐地走進屋來，在一張櫈子上坐下來，口中直吹氣。

梁杰皺皺眉頭道：「老朱，什麼人將你打傷？」

朱明咬着牙道：「我要是知道，他也跑不了，那傢伙正想翻牆入這屋，被我一眼瞥到，那傢伙反應好快，一鎗射過來，幸虧我閃避得快，那傢伙被人撞破，便翻身跳下來，沒命地朝巷頭狂奔，我開了一鎗，射不中他，他也開了一鎗，到蕭朋友持搶進來，那傢伙已跑得沒了影踪。蕭朋友追下去，已追不到了。」

蕭原在朱明說話間，從身上掏出一顆用蠟封起來的蠟丸，捏破了，叫朱明側身露出大腿股那傷處，將蠟殼內的藥末洒在傷口上，並朝那娘兒道：「借條布巾用一下。」

那娘兒應了一聲，從腰側扯下一條布巾，遞給蕭原，蕭原接過，將朱明的傷處扎了起來。

朱明緊咬的牙關也隨之鬆了，目光一轉，掃了蔣門神一眼，訝道：「啊，蔣門神，你倒够朋友，劉老鼠不在，你就睡他的姘頭！」

蔣門神閃開目光，不敢與朱明的目光相觸。

梁杰接道：「蕭朋友，老朱，我懷疑這傢伙知道劉老鼠的下落，他是來通知這娘兒也未可定。」

朱明目光一亮，眨着眼道：「嗯，那有這般巧的，那一夜不好來睡，偏是在劉老鼠殺了人後，欲畏罪潛逃才來睡，這其中一定有古怪，蔣門神，乖乖地說出來，否則，請你到隊部住幾天，享受享受！」

蔣門神一聽，登時臉色發青，張惶地哀告道：「兩位爺，我實在什麼也不知道，求你們高抬貴手，別將我關押起來。」

蕭原冷冷地道：「說與不說隨你，別忘了適才有人想翻牆進來，那肯定對你們不利，可能是殺人滅口，或是迫問你們劉老鼠的下落，之後一樣會殺你兩人滅口，你們想清楚了，就算我們不帶你走，那人遲早也會轉回來找你們！」

那娘兒一聽，首先臉色大變，驚慌地道：「那……那你就告訴他們吧。」

蔣門神神色數變，終於咬咬牙道：「事關本身安危，說不得不够義氣也要做一次了，不過，我說出來之後，你們要保證我們的安全。」

這傢伙倒是很會討價還價。

蕭原三人一聽，互相遞了個眼色，朱明「咳」一聲，道：「只要你說出老鼠的匿藏處，我保證你們的安全。」

蔣門神遲疑一下，終於咬咬牙道：「他就藏在小三元賭檔後院那口廢井中。」

朱明三人一聽大喜，要不是蔣門神說出來，他們就算去搜小三元賭檔，也未必搜到那口廢井。

梁杰即時道：「事不遲疑，咱們立刻去將這隻老鼠挖出來！」

蔣門神却叫道：「你們不是答應過保證我們安全的麼？」

朱明沒好氣地道：「一時間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你們暫時到隊部躱一下吧。」

蔣門神雖然有點不願意，但當想到自己隨時有被殺的可能，只好硬着頭皮到偵緝隊避一避。

× × ×

月掛中天，星光閃爍，好美的夜色。

蕭原、朱明、梁杰三人却毫不理會夜色是好是壞，也忘了疲累肚餓，很快便來到那座破敗的院落前。

朱明自從敷了蕭原的傷藥後，這時候竟然不大痛了，否則，他焉會走得這樣快呢？

夜沉深，但院落裏面依然傳出來隱約的呼五吆六聲，小三元賭檔到這時候仍未收檔，生意倒是不俗。

三人也不理會這樣多，左右一分，從院落的兩邊閃摸向後院。

後院靜悄悄，皎潔的月光照射在滿院齊膝高的荒草上，竟然出奇地幽秘。

三人也無心去理會這許多，一心只在劉老鼠身上，從頹敗塌毀的院牆上翻了進去，落地時盡量小心，以免弄出聲响，驚動了劉老鼠！

蔣門神只說劉老鼠藏匿在後院的一口廢井中，却沒有說廢井在那一處，加上滿院齊膝高的荒草，一時間三人竟看不到那口廢井在院中那處。

三人暗罵一聲，只好小心地在院中搜尋起來。

蕭原終於發現了那口被荒草遮蔽了的廢井。

原來就在右邊的院牆角那裏。

蕭原沒有迫得太近，揮手招朱明梁杰人走過來。

兩人一見蕭原的手勢，便知道蕭原找到了，急不迭朝蕭原走去。

人一急，自不免有錯失，朱明不知怎地，一脚踢在一塊磚石上，登時發出「擦啦啦」的响聲。

那口廢井內立時傳出一聲悶悶的叫聲：「蔣門神，是你回來了麼？」

朱明這時嚇得不敢移動，聞言靈機一觸，語聲模糊地道：「嗯，是我。」

井內的人似乎是等得不耐煩，竟然聽不出語聲不對，喜道：「你替我將錢全部拿來了？」

朱明這一次却沒有答，一個箭步衝到井邊，喝道：「劉老鼠，出來吧，看你還躱得了！」

蕭原這時也衝到了井邊，用鎗指着井口，「別打鬼主意，否則一鎗斃了你！」

井內立時傳出劉老鼠驚慌的叫聲：「你們是誰？」

梁杰咬牙叱道：「只不過隔了一夜，你就不認識我與老朱了？」

劉老鼠在井內驚恐地哀叫道：「兩位請別殺我，手下留情，我只是被人逼着那樣做的。」

「那你先上來再說，否則，我可要朝井內撒尿了！」朱明咬牙切齒低吼着。

「別別別這樣，我這就就就上來！」

劉老鼠一邊哀叫着，一邊爬上來。

「什麼地方不好躲，躲在這口廢井中？」朱明一想起被劉老鼠所騙，錯將蕭原關押了一夜，心中就有氣。「就算你藏入你媽媽肚子內，我亦會將你挖出來。」

劉老鼠終於攀着井壁爬了上來，一雙目光驚懼地溜瞥着朱、梁兩人，身子微微顫抖着！

在清白如銀的月光下，蕭原看清楚了劉老鼠的身形面貌。

高挑瘦削的身子，那顆腦袋出奇地尖，雙眼如豆，尖咀削腮，皮肉青白，乍看他的樣貌，眞的有點像老鼠，難怪外號叫老鼠了。

「嘿嘿，劉老鼠，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作弄我們，你大概是活膩了，骨頭癢了，是不是？」朱明逼前一步。

劉老鼠驚惶的目光閃射不定，忽然「噗」地跪了下來，哭聲嚷道：「我怎敢作弄兩位，我是被迫那樣做的，請你們原諒我。」

「說出主使你這樣做的人來，我保證不會難爲你！」蕭原直視着劉老鼠。

劉老鼠一聽，大喜過望，抬眼看了蕭原一眼，臉色一變，「你……」

蕭原自嘲地道：「不認得了？我就是被你誣爲一個月前刧搶了張寶記金號的匪徒之一，而被關押在隊部受了一晚活罪的人！」

劉老鼠不由駭然變色，突地叩頭如搗蒜，「你大人有大量，求你放過我。」

「只怕我們放過你，你殺死的李金貴的同伙放不過你！」梁杰踢了劉老鼠一脚，「你爲何要殺李金貴？」

「他想……殺我……被我察覺……便……先下手……殺死他！」劉老鼠跪在地上不斷叩頭。

「他爲何要殺你？」朱明逼問。

「他……他想殺我滅口！」劉老鼠忽然激動地挺起腰來。

也就在這刹那，「砰！」然一聲鎗聲，乍然响起，在這沉寂夜空中分外震撼。

劉老鼠挺起的上身猛地向後一翻，發出一聲慘叫。

朱明與梁杰乍聽鎗聲，神情震動了一下，也怔了一下。

蕭原的反應却很快，鎗聲一响，他已霍地一伏身撲向鎗聲傳來的地方，迅捷得有如一頭夜貓子般！

鎗聲是自連着屋側那面院牆的一個缺口响起的，蕭原一下子便已竄到缺口前，目光恰瞥到有一條人影正沒命地奔跑，眼看一轉便會閃入一條橫巷中，蕭原當機立斷，食指一扣，鎗咀大光連吐，「砰砰砰」一連四下鎗聲中，那人影挺搐了一下，發出一聲慘叫，便摔倒在地上！

蕭原從那缺口跳了出去，貼着牆疾速地跑向那人影倒地的地方。

梁杰朱明這時才有了反應，一個撲向缺口接應蕭原，一個上前察看中鎗仰翻在地的劉老鼠。

× × ×

蕭原將那歪伏在地上的人用脚挑轉，一看，那人胸前的兩個血洞在突突地湧冒出血來，他也不用再察看，便知道那人已死了。

「死了？」梁杰正好奔到來，望看地上那人。

「死了。」蕭原嘆口氣，道：「想不到我的鎗法這樣準，你看看這人是否是認識的。」

梁杰鬆了扣在板機上的食指，以免走火，蹲下來仔細地察看了一下地上那人的樣貌，然後朝蕭原搖搖頭，「不認識。」

蕭原又嘆口氣道：「這是一條最現成的綫索，不想却被我弄斷了。」

梁杰深有同感，但又不便責怪蕭原，只好苦笑，沒有做聲。

「劉老鼠也死了麽？」蕭原忽然省起還有一條綫索，得急問。

「我不大清楚，我是跟在你後面奔過來的。」梁杰說。

「回去看看。」蕭原話未說完，已返身像一陣風般奔回去。

× × ×

梁杰望了地上那人一眼，亦奔回去。

鎗聲將在前面賭博的混混兒驚動了，哄地一聲，各自抓回自己的錢，四散奔逃，只有兩三個胆子够大的，閃閃縮縮地溜向後，看看發生了什麽事。

蕭原與梁杰奔回廢院內，朱明正扶起劉老鼠，看看他是否死了。

「老朱，他是死是活？」蕭原急不及待地問。

「還有氣，右胸上中了一鎗，只怕活不了。」朱明抬頭望着蕭原：「捉到開鎗的兇徒麽？」

「被老蕭打死了。」梁杰插口說。

蕭原已蹲下來，用手指打着劉老鼠的臉頰，連聲喚道：「劉老鼠，你醒醒，我有話問你！」

拍打了六七下，劉老鼠左搖右搖的腦袋才定下來，眼皮顫動了一下，跟着眨動，終於慢慢睜開來。

蕭原不由噓了口大氣，急促地問道：「劉老鼠，是誰指人使你誣告我是匪盜的？」

劉老鼠的雙眼忽地一睜，目光出奇地亮，喉頭上下抽動了好一會，才從顫動的咀唇間吐出字句來：「是……翠芳……院……的老……闆……」

下面的話一下子便斷了，劉老鼠的頭也一下子歪到一邊，沒了氣息。

「他媽的，遲不死，早不死，偏在這時候死，眞他媽的混賬！」梁杰不由咒罵起來。

朱明也一下子將劉老鼠的屍體放倒在地上，罵道：「媽的，也不先說完下面幾個字才咽氣，眞是短命鬼！」

蕭原却道：「他已經死了，罵他又有什麽用？劉老鼠說的翠芳院老闆，你們認識麽？」

梁杰搶先道：「怎麽不認識，他姓趙，名老松，年紀大約四十許五十不到，是個笑臉虎。」

蕭原道：「既然劉老鼠臨死時提到這個人，那麽，這位趙老闆肯定有關係，試想想，李金貴是他僱請的打手，說不定他就是刧掠張寶記金號的匪盜也說不定！」

朱明一聽，精神陡振，「嗯，老蕭說的有點道理，既然趙老松脫不了嫌疑，好

歹也去查看一下，說不定眞的如老蕭說的那樣，破了那宗搶刧案！」

「那咱們是否現在就去翠芳院？」梁杰問。

朱明拿眼望着蕭原。

蕭原想了一下，揮揮手道：「打鐵趁熱，趁現在他們還未發現派出來殺劉老鼠的手下已死，我與你們其中一位即刻趕去翠芳院，另一位立刻回部隊召集人手趕去，這樣，萬一那裏眞的是賊巢，也不致不够人手緝捕他們。若是天明才去，則恐怕他們聞風而遁，再緝捕他們就不會那樣容易了。」

朱明梁杰兩人聽得點頭不迭，梁杰朝朱明道：「老朱，你腿上受了傷，還是你回隊部召集弟兄們吧，我與老蕭先去翠芳院。」

朱明却道：「我的腿傷已沒有什麽大碍，你跑得快，還是你回隊部去召集人手比較好。」

梁杰還想說什麽，朱明已拉着蕭原朝外就跑，「老梁，不要爭了，快去吧。」

梁杰無奈之下，只好關照一聲：「兩位小心點。」返身跳出了院牆，朝隊部飛而奔去。

× × ×

翠芳院座落在縣城那條唯一的大街北的一條橫街上，是一座大宅屋，佔地足足畝有兩。

翠芳院亦是縣城中最大的一間妓寨，凡是經營這種淫業的人，本身必然在地方上有一定程度的勢力，加上與一些握有實力的公職人員套上交情，否則，休想吃得開。

像趙老松這種人，等閑的人還不敢惹他，像朱明就要給他幾分面子，而他也自然「識做」，少不了朱明他們的好處。

若是在平時，朱明等人說什麽也不會去動趙老松，但今時不同往日，牽涉入一件刧掠重案中，這就不能再講交情了。

這時候應該是凌晨三時左右了，那輪明月已斜掛在天邊，繁星也稀疏了。

翠芳院這種以夜當晝的地方，這時候也燈火闌珊了，不復午夜之前的熱鬧。

蕭原朱明已偷偷掩到翠芳院的後面。

這後面是一個小院子，很靜，一點燈火也沒有，兩人却不敢莽動，蹲在牆下傾聽着。

蹲了約有一刻鐘左右，蕭原忍不住了，悄聲對朱明道：「老朱，你在這裏守着，等老梁帶人來，我翻進去察看一下。」

朱明恐防蕭原一個人有失，堅持欲與蕭原進去，但被蕭原勸止了。

抽出鎗來察看一下鎗匣內的子彈，蕭原輕拍了一下朱明，然後一身縱躍起搭上牆頭，朱明在下面一托，他便翻上牆頭，凝目打量了一下院子內的情形，見院內沉寂一片，便一滾身翻落院內地上。

脚才沾地，他便已朝一棵長在牆邊的大樹竄過去。

竄到樹後，他放眼打量了一下周圍的地形，恰好看到貼着後院側面的一間屋子中，有一綫燈光射出來，他於是決定先掩到那間屋去看一下。

很輕易地，他便竄到那間屋的一扇窗下，半蹲下來，傾聽窗內有什麽動靜。

這一聽，他的心立刻收縮起來，連大氣也不敢透。

只聽窗內人道：「趙大哥，根據在小三元夜賭的光頭四趕來說，那隻死老鼠在臨死之前，說出了大哥這裏，張剛也叫他們打死了，朱明與一個叫老蕭的已趕來這裏，這裏再也窩不下去了，還是放棄這裏吧。」

接是那被稱爲趙大哥的咬着牙說：「該死的劉老鼠，悔不該不在那日立刻殺了他，弄到今日這地步！」

「趙大哥，現在說什麽也沒有用了，還是快點執拾走吧，橫豎那一票足够咱們到另一個地方再創一番事業，這種小地方再待下去也發不到哪裏！」

「唔，你說得未嘗沒有道理，所有的一切我已預早叫弟兄們執拾好了，你去吩咐他們立刻拿了東西從側門溜出去，叫他們小心點，別驚動了附近的人。」

那人應了一聲，蕭原聽到這裏，正想從窗下冒起來，先制服那位趙大哥，那知却有人在暗處朝他吆喝道：「要命的別動，乖乖地將鎗扔過來，否則，別怪鎗彈無眼！」

蕭原猛吃一驚，整個人剎那僵住了，目光朝左右一掃，看到屋子的兩邊屋角上正伸出烏黑鎗管，對準了自己，知道這一次栽了，吸口氣，將手上的鎗扔了出去。

左右屋角立刻閃出兩條人影來，鎗咀仍然指着蕭原，其中一人檢起蕭原扔出來的短鎗，朝窗內叫道：「老大，已繳了那傢伙的鎗，可以看一下他是那一位了。」

隨着那漢子的語聲，窗前一亮，原來窗上已放了一盞煤油燈，照得窗前一片光

亮，令到蕭原無所遁形。

「朋友，出來亮亮相吧。」那位趙大哥哈哈乾笑一聲，聽聲音人巳站在窗前。

蕭原只好硬着頭皮從窗下走出來，望向窗前那人。

窗前那人亦正瞬也不瞬地在打量着他，兩人的目光相觸之下，同時「咦」了一聲，露出詫異之色。

「嘿嘿，蕭原，想不到吧？你會在這裏見到我！」那人年約四十許五十歲，梳了個平頭，穿一套紗綢唐裝衫褲，上唇留了一綹濃髯，身形胖大，雙眼兇光外露，一看就知道不是善類，胸前掛了一條足有半斤重的金鍊，不是別人，正是翠芳院的老闆趙老松！

蕭原滿臉驚詫之色，目光一直在打量着趙老松，好一會，才壓抑下心頭那份驚異，不相信地道：「趙桐，你是怎樣出來的？」

趙老松的眞名原來叫趙桐，他聽了蕭原的話後，哈哈大笑道：「你以爲鄭州大牢可以關得住我麽？我如今不是好好地站在這裏麽？」

蕭原吸了口氣，好奇地問道：「你是怎樣越獄的？」

趙老松得意地道：「天機不可洩漏，又道是有錢使得鬼推磨，四年前你將我送進鄭州監獄，今晚我却要將你送進地獄，令你永世不得翻身，這叫一報還一報！」

蕭原苦笑出聲道：「這眞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你居然有本領從鄭州監獄逃出來，你一定恨死我了，所以才會指使劉老鼠誣告我，讓我嚐一下那種滋味，其實，刦掠張寶記金號的是你！」

趙桐哈哈笑道：「你果然聰明，我不但恨你，而且想殺了你，碰上機會，正好讓你也嚐一下監牢的難受滋味，如今我可要殺你了！」

蕭原心頭一緊，沉聲道：「你殺了我，你也逃不了！」

趙老松獰笑着道：「我知道你還希望伏在後面牆外的朱明來解救你，你死了這條心吧，朱明巳落在我手下的手中，梁杰還有一段時間才能帶人趕來，我有足够的時間殺了你才走！」

說完，從身上掏出一支駁壳鎗來，惡毒地笑着，瞄準了蕭原的腦袋，只要他一扣鎗機，蕭原就死定了。

蕭原這刹那一顆心緊張得像停止了跳動，手心直冒冷汗，呼吸也像停頓了。說眞的，他自出道以來，這還是第一次這樣直接地面對死亡，感受到死亡的威脅！

× × ×

「砰」地一聲，一下鎗聲乍然响起！

蕭原應聲身子猛撲在地上。

「砰砰砰」，趙老松朝倒地疾滾的蕭原連開四鎗，但却一鎗也射不中蕭原！

「砰」地一聲，趙老松發出一聲痛叫，手上的鎗脫手鬆墜落地，人也一閃不見了。

後一鎗是蕭原開的，那一鎗奇準無比地擊中了趙老松的握鎗手腕，立卽解除了威脅！

原來，第一下鎗聲不是趙老松開的，否則，蕭原焉有命在？而他也沒有中鎗，只是乘趙老松與那兩名手下驚怔的刹那，倒地滾動拔鎗。

原來他身上一直帶有兩把短鎗，一把藏在右腿小腿側用縛腿纒着，褲管一遮，不知道的人便很難看得出來，那也是用以救命的一招。

那兩名持鎗指着蕭原的漢子一怔，醒覺欲向蕭原開鎗的刹那，蕭原的動作却比他們還快，藉着滾動的身形，手中鎗火光連吐，「砰砰」兩聲，那兩名漢子應聲叫了一聲，倒地才開了一鎗。

可惜，那兩鎗巳失了準頭，射上了半空。

這時候鎗聲與呼喝聲大作，震動了夜空，鎗火劃空閃過，交織成一道火網般。

蕭原從第一聲鎗响便知道梁杰巳帶了偵緝隊的人來，他就是抓着那刹那的機會而脫險的，這時從地上猛地竄起來，像一頭豹子般竄躍向那個窗口。

屋內却巳黑漆一片，趙老松在被擊傷右腕的時候，將窗台上的煤油燈撥翻在窗外的地上。

蕭原却沒有貿然衝進去，先朝屋內掃了一梭子彈，將空彈匣退出來，上了一梭子彈，才一按窗台，躍了進去。

屋內雖然黑暗，蕭原却巳習慣了，所以能够看到屋內的情形，此時屋內哪裏還有人？

這時候整座翠芳院皆被鎗聲與呼喝、慘叫聲充斥了，到處皆有鎗火閃現，看來趙老松的手下還眞的不少，要解決他們還眞的不容易。

最難攪的是那些姐兒娘們，一聽到鎗聲，個個嚇得花容失色，尖呼驚叫，有的縮在房中抖個不停，有的却到處亂竄，被流彈傷了幾個。

蕭原見屋內沒人，便朝門口撲去，驀地心頭一動，返身撲入屋內，一頭衝進了一間房內。

房內也沒有人，但在門後却現出一道暗門，蕭原一看就知道趙老松準是從這暗門秘道溜了，於是毫不猶豫地一頭鑽進那半開的暗門內！

× × ×

秘道很暗，也很悶，蕭原放輕了脚步朝前去，不敢走得太快，恐防突如其來的冷鎗或襲擊。

提心吊胆地走完了那條不長也不短的秘道，蕭原一脚跨進了一間房間中。

這間房間一看就知道是一間妓女接客的房間，只見一個女子穿着一件薄薄的旗袍，露出一雙大腿，正蜷縮在床裏，抖個不停。蕭原的目光迅速地朝房間內掃了一眼，看不出有可疑之處，便朝那女子喝道：「快說，趙老松逃向那裏？」

那女子縮了縮身子，抖着聲道：「我見他衝出門朝左邊跑了！」

蕭原一雙目光却直直地逼視着那女子，見那女子在說話時神色有異，目光不時垂下來望一下床板，蕭原是個機警的人，一看就猜到趙老松可能沒有走，藏在床底下。而整間房內就只有床底可以藏人。

趙老松是藏在床底下，可說是個很會揀地方的人，也很奸狡，因爲任是誰也不會冒這樣大的險，藏在秘道出口的房間內，而很多人也不會十分注意這樣的一個地方，認爲要追的人不會笨到躲在這樣的地

方而加以忽略了。

因爲照一般人的心理，在從秘道逃出來之後，一定會急急忙忙地逃得遠遠的，斷不會藏在這個危險的地方。

蕭原若是像一般人那樣粗心大意，他也就不是蕭原了。

蕭原看出那女子神色有異，却不動聲色，反而追問：「你說的可是眞的？」

那女人抖着聲道：「眞眞的，我看……看……他跑出……去的。」

蕭原沒再問一陣風般衝出去房外。

但倏地，他又從房外探頭入房，朝床下厲喝道：「趙桐，出來吧，幾時變了床底龜？再不出來我可要開鎗了！」

那女人見蕭原原來沒有追出去，不由臉色大變，縮作一團，抖得更厲害了！

床下却沒有動靜。

蕭原不由望了一眼那女人，再喝道：「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世，我不信用鎗彈不能將你趕出來！」

這一次床下有了動靜。「姓蕭的，別開鎗！我出來了。」

蕭原却喝道：「先將鎗拋出來！」

「啪」地一聲，從床下拋出一把二十發的匣子鎗來。

「好了，現在可以爬出來，但別弄鬼，則否我會在你身上開幾個洞！」蕭原仍然貼在房外牆上，只探出小半邊臉，注視着床下的動靜。

一陣「嗯嗦」聲中，一個人從床底下爬出來，正是趙老松。

趙老松一臉獰厲之色，但又顯得無可奈何，移動目光看看蕭原在什麽地方。

蕭原的鎗咀不離趙老松的頭胸，喝道：「慢慢站起來，雙手舉起！」

趙老松終於看到了蕭原露出來的小半邊臉，目中兇光一閃，慢慢地站起來。

他的腰在挺未挺的刹那，驀地藉勢有如一頭敏捷豹般斜竄向那個秘道口，左手疾揚，鎗火閃吐中，朝蕭原射去！

幸虧蕭原早巳一直提防着趙老松不會這樣輕易束手待縛，乍見趙老松動作有異，便巳貼牆滑落地上，「砰砰」聲兩，木屑四濺，那兩顆鎗彈就射在蕭原剛才貼牆露出半邊臉的門框上，若是蕭原不是滑落地上，他的腦袋就會開花了！

想不到趙老松左手的鎗法也這樣快而準。蕭原的鎗也不慢，就在趙老松衝入暗門的刹那，他也開了兩鎗。

趙老松應鎗撲跌在暗門邊，大腿及屁股上各中了一鎗，鮮血直冒。

但他們不甘心束手就逮，猛翻身朝門口開了四五鎗！

但却一鎗也射不中蕭原，蕭原巳滾到了另一邊門邊。

「趙老松，你還不服輸？」蕭原在喝叫時，鎗咀巳抬了起來。

趙老松咬着牙，抬手欲朝蕭原放鎗，但蕭原比他快，「砰」地一聲，趙老松的左手腕一震，鎗便脫手飛了出去。

一縷鮮血接從他的手腕流了出來。

蕭原這才從地上躍起來，一步竄進房中，用鎗對準地上的趙老松，冷冷地道：「你能够從鄭州監獄逃出來，我也有本領再將你送回去，現在你無話可說了吧？」

趙老松惡毒地道：「我眞後悔沒有在一制服你時，便一鎗將你送進地獄。」

蕭原笑道：「你沒有這個機會了！」

一陣雜亂脚步聲從甬道傳來，接傳來于隊長的叫聲：「蕭老弟，你在那裏？」

蕭原忙應道：「老于，我在這裏。」

接脚步聲向這面走來，跟着于隊長第一個衝了進來，一眼看到蕭原，歡喜得大叫道：「蕭老弟，你沒事吧？眞躭心死我們了，還以爲你遭到了意外。」

蕭原笑道：「我不是好好的麽？老朱怎樣了？」

「我死不了！」朱明嚷叫着衝進來。

跟着是梁杰，看到蕭原無恙，喜形於色。蕭原指指地上的趙老松道：「老于，我替你破了這件刦金案，又捉到這位從鄭州監獄逃出來的主犯，你怎樣謝我？」

于隊長由衷地道：「你要怎樣謝我也答應。」

「那你先醫好我的肚子吧。」蕭原笑着搓搓凹下去的肚子。

「這還不簡單。」于隊長笑起來。「你要吃什麽我也可以立刻爲你辦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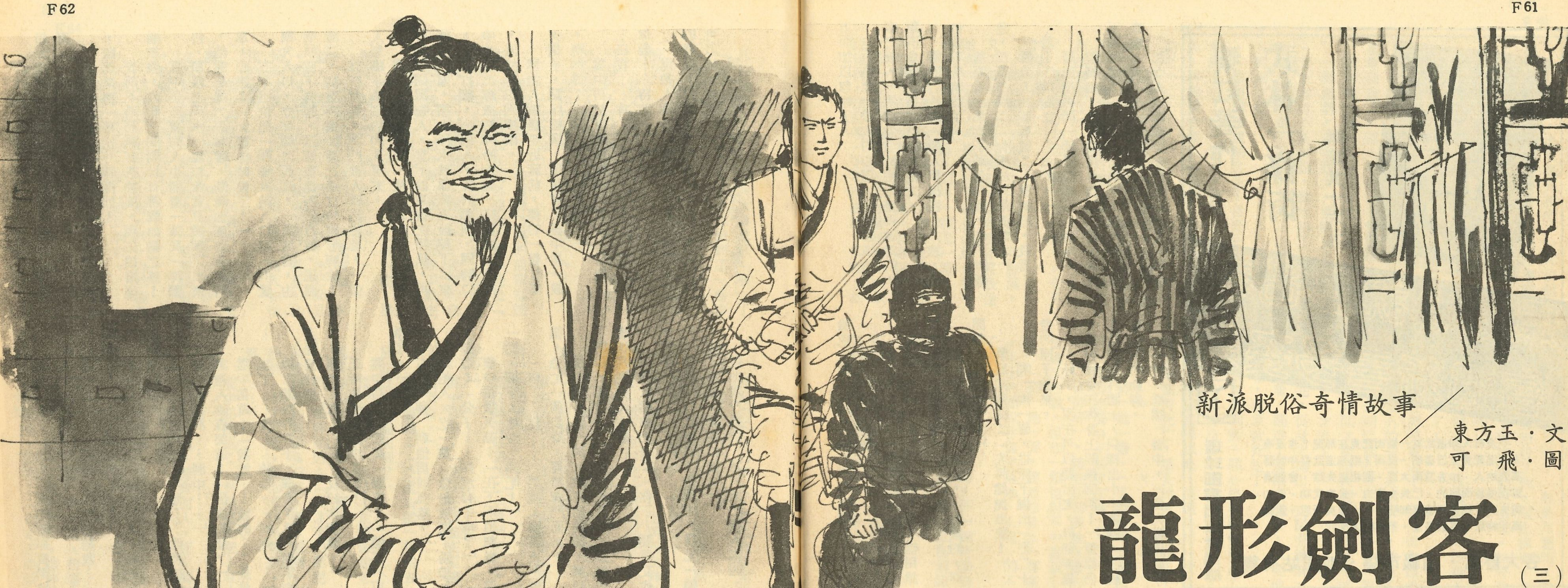
「隊長，還有我們。」梁杰朱明也搓着肚子。

「那你們還站着幹什麽？」于隊長伸手拍了一下蕭原的肩頭，走了出去。

蕭原與朱明梁杰相視一笑，跟着也走了出去。

其他的偵緝隊員接將滿身是血的趙老松抬走了。

（全文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龍形劍客（三）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雲中岳參加了懷帮藥材商單曉初的宴會，在座的還有丐帮、少林寺等武林人物，宴罷回去，取出包袱內的黑衣和面罩穿上，信封中還附銀票十萬両一張，叫他到關帝廟參加藥材展覽會將都拉草全部購入，雲中岳好奇，依言到會，原來來購藥的都是暗盤交易，個個都是穿黑衣戴面罩，不讓人看出眞面目，採用標投方式，價高者得，展銷的都是名貴藥材，對都拉草搶購激烈，結果雲中岳得到，正想拿銀票交易時，場內忽然大亂，他避過暗器但被迷香迷倒，幸被人救出，在場參加的人都失踪，懷帮單曉初和廣帮區古柏向雲中岳追查此事經過……

追蹤黑衣人 中計困洞穴

區古柏果然是老江湖，鑑貌辨色，就可思過半矣！

雲中岳道：「單老爺子和在下也只是初交，並未說區老爺子什麽？」

區古柏問道：「那麽他和你談了些什麽呢？」

雲中岳心中暗道：「自己何不趁此勸他幾句？也探探他的口氣。」

這就徐徐說道：「那天單老爺子說的只是競賽烟火之事，他認爲這不僅是勞民傷財，每年爲了爭奪魁首，雙方幾乎形成水火不相容，因此希望和區老爺子作一次懇談，烟花不妨照常擧行 但取消『競賽』二字，不論名次，就可使泉會和氣生祥了。」

「哈哈！」區古柏大笑一聲道：「單曉初一定是說老朽爲了爭名，剛愎到不肯取消競賽，其實，唉，老朽有不得已的苦衷，雲公子日後自知。」

× × ×

雲中岳回到達仁堂生記藥舖，已經快近中午。

姚姐兒看他回來，急忙跟着進房，關切的道：「公子爺回來了，你出去了老半天，到那裏去了呢？昨晚出了事，一晚未睡，應該好好休息才是。」

雲中岳道：「藍兄是單老爺子要他來找我的。」

姚姐兒驚異的道：「單老爺子，他找你作甚？」

雲中岳道：「大通藥行的吳掌櫃和少林寺的清源大師，和藍兄的令兄，昨晚都失了踪，單老爺子找我是問一問昨晚的情形……」

姚姐兒臉上不自覺的飛過一絲不安之色，問道：「單老爺子怎麽知道的呢？」

雲中岳道：「那是因爲方才來的藍兄昨晚就在關帝廟外，他看到有人背負着一個人下山，他一時好奇，一直跟到這裏，才知是在下負了重傷……」

姚姐兒吃驚道：「藍相公跟到咱們店裏來了？」

雲中岳道：「他跟到外面，想到我負了傷，不知他大哥情形如何，又趕去關帝廟，那時會已散了，直到今天早晨，還不見他大哥回去，所以來探看在下，想問問昨晚的經過。」

姚姐兒輕輕吁了口氣，才道：「公子到百泉鎭是遊玩來的，依奴家說，你不該捲入他們的是非之中，以後不可再去冒什麽險了，昨晚公子昏迷不醒，眞把人嚇壞了。」

說到這裏，口中「啊」了一聲說道：「奴家只管說話，快晌午了，公子爺沒吃飯吧，奴家早就準備好了，等着公子回來呢！」

說完，一個轉身，往外就走，大概走到天井裏，就大聲叫道：「豬頭，你也眞是的，看到公子回來了，還不快把飯菜端進來？這點事，還要奴家大聲小聲的叫喊麼？」

只聽豬頭成天生的聲音應道：「來了，來了。」

姚姐兒隨又嬌聲喊道：「公子爺，請出來用飯啦。」

雲中岳來至堂屋，成天生已經在桌上擺好飯菜，傻呼呼的笑道：「公子請用飯了。」

雲中岳忙道：「多謝掌櫃的，你用過了沒有？」

成天生道：「小的還要去看店，小的要等娘子吃過了，出去替小的看店，小的才進去吃飯。」說完匆匆往店堂外走去。

飯後，豬頭又沏了一盅茶送到房間裏來。

雲中岳怕姚姐兒又來嘮叨，就掩上房門，脫下長衫，把長劍也放到了床上，然後放下帳子，在床上盤膝行功。

據單老爺子的推測，用毒而能算準時間發作，所謂子不過午，不在今天午時，那就會在今晚子時。他先行運功檢查，體內依然毫無異狀，這就安心調息。

他沒有毒發的現象，黑袍人當然也沒有出現。

一天很快的過去，現在天色漸漸暗了，豬頭叩着房門，請雲中岳吃飯，却沒見姚姐兒的影子。

晚飯之後，雲中岳推說要早睡，掩上房門，熄燈就寢，一面暗暗打開窗上木門，把窗戶虛掩着，然後坐在床上，閉目養神。

等人，這是最使人心焦之事，捱過初更、二更，如今漸漸接近三更，雲中岳開始感到有些不對，先是身軀有些不自主的輕微顫動，繼而體內血脈也漸漸有抽搐的感覺！

果然中了毒！這毒性來得無形，却很準時！

雲中岳緊記着單老爺子的話，黑袍人是用毒的老手，如果不能逼眞，是騙不過對方的眼睛的，因此要自己多忍耐一回，先體會一下毒發時該有如何痛苦，不到忍耐不住的時刻，不可服用百草解毒丹。

據單曉初的推想，黑袍人爲了逼使雲中岳說眞話，絕不會馬上現身出來，他一定會在雲中岳劇毒發作了一段時間，在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無法忍受之際，才會出現。

因此雲中岳雖然手裏捏着解毒靈丹，却要體驗一下毒發時的經驗，並未立即服用。

劇毒果然十分厲害，這不過片刻工夫，居然來勢一陣比一陣激烈！

先前不過筋脈有些抽搐，現在抽搐逐漸加強，內腑之間開始有沸騰如湯之感！

雲中岳坐着的人也隨着一陣又一陣顫抖，額頭上汗水一粒粒像黃豆般綻了出來，他還是竭力忍耐着，漸漸他感到忍無可忍，心想：「大概是時候了！」

右手迅快把一顆藥丸納入口中，但覺藥丸入口，立即隨津而化，一股清香，由喉頭直下胸臆，迅速散達四肢百骸，遍體清涼，胸腹沸騰如湯之感立時無形解除！

就在此時，房門被人呀然推啓，一個人影蹑手蹑脚的閃入房來。

雲中岳目光一瞥，便已看清那人正是昨晚那個黑袍人，當下故意摒住呼吸，再運氣一逼，額上汗水就像黃豆般綻了出來，牙齒打顫，一個人不住的顫抖，同時口中也發出輕微的呻吟之聲，好像劇毒發作，無法再忍受模樣。

黑袍人緩緩走近床前，擦的一聲打着火摺子，點起燈燭，緩緩看了雲中岳一眼，嘿然道：「公子不大好受吧？」

雲中岳故意斷斷續續的道：「是你……在我……身……上……下了……毒……你要……待怎……的？」

黑袍人陰森一笑道：「老夫想聽公子的實話，只要你肯和老夫合作，老夫立時可以給你解藥。」

雲中岳吃力的道：「你要……想……知道……什麼……」

黑袍人道：「老夫只想知道那賣黑梔子的人，和你說了什麼？」

雲中岳道：「解藥……你先給我……解藥……」他支撐着跨下木床。

黑袍人道：「公子說出來了，老夫自會給你解藥。」

雲中岳痛苦的道：「他……他說放……在高山仰止洞……洞中……」

黑袍人陰森笑道：「是眞的麼？」

雲中岳道：「我說……說的……是眞……話了……快……給我……解藥……」

伸出顫抖的右手，攤着手掌，朝黑袍人面前伸來。

黑袍人道：「好，我給你解藥。」

正待伸手朝懷中去取！

雲中岳忽然朗笑一聲道：「閣下不用拿了。」

右手一翻　朝他肩頭抓落。

黑袍人大吃一驚，急急後退了兩步，失聲道：「公子……你沒有中毒？」

雲中岳微笑道：「在下不怕劇毒，這一點，閣下大概沒想到吧！」

「你……你……」黑袍人聽得更是慌張，急忙一個旋身，要待奪門而出。

雲中岳身形一閃，搶在他前面，攔到了房口，笑道：「閣下既然來了，想走也總該有個交代才是。」

黑袍人惶急的道：「你……要我交代什麼？」

他因門口已被雲中岳攔住，目光一轉，脚下移動，朝窗口退去。

但他還沒退近，窗戶業已被人推開，「刷」的一聲，一條人影穿窗而入，落到黑袍人面前，笑道：「閣下想從窗口逃走，門都沒有。」

這飛身而入的人，是一個手持長劍的藍衫少年，他正是藍文蘭。

黑袍人看到他手中執着明幌幌的長劍，心頭更慌，他看雲中岳手裏沒有兵刃，口中大喝一聲：「老夫和你拚了。」

雙手握拳，猛向雲中岳撲了過去。

他一出手，雲中岳不由看得一怔，此人竟然是個不會武功的人。

當下伸手一格，再一翻掌，五指便巳搭上了黑袍人的肩頭，指上微一用力，那黑袍人「啊」了一聲，雙膝一屈，已經蹲着身子跪了下去，口中叫道：「公子爺饒命，快請放手。」

藍文蘭舉步走近，笑道：「想不到這人竟會有這麼窩囊！」

雲中岳抬目問道：「單老爺子呢？」

藍文蘭道：「單老爺子剛才發現一個可疑的人從這裏出去，已經追下去了。」

雲中岳五指一鬆，目中神光如電，喝道：「你站起來，我有話問你，若有半句虛言，莫怪我出手無情。」

黑袍人爬在地上，連連叩頭道：「公子爺要問什麼，小的一定實話實說，半句也不敢隱瞞……」

雲中岳目光盯注，詫異的問道：「你是成掌櫃？」

「是，是。」黑袍人沒命的應「是」，爬着站起，說道：「小的正是豬頭成天生。」

「豬頭成天生？」

藍文蘭奇道：「雲兄認識他麼？」

雲中岳道：「他就是這間藥店的成掌櫃。」

藍文蘭嫣然一笑，橫瞟了他一眼，說道：「雲兄原來落在黑店裏了。」

「不，不！」豬頭成天生道：「小的這爿店，並不是黑店。」

雲中岳道：「那你怎麼在我身上下了毒？」

豬頭成天生道：「在公子爺身上下毒的人不是小的。」

雲中岳道：「那是什麼人？」

豬頭成天生道：「小的不知道。」

藍文蘭道：「你怎麼會不知道的？」

豬頭成天生從臉上揭下一張面具，又從懷中取出一顆藥丸，哭喪着臉道：「小的眞的不知道，方才有一個黑衣人闖進小的房裏，一掌把小的渾家擊昏了，他要小的戴上這張面具，到公子房裏來，說公子劇毒正在發作，還交給小的一顆藥丸，教了小的一番話，要等公子說了實話，才把這顆藥丸給公子服下，小的方才說的話，都是他教的，還說如果事情辦砸了，他要小的和渾家的命。」

藍文蘭道：「你說的都是實話？」

豬頭成天生說道：「小的句句都是實話。」

雲中岳道：「好，你把藥丸，面具都留在這裏，你可以去了。」

豬頭成天生應了聲「是」，把一顆藥丸和面具放到桌上，連頭也不敢抬，急匆匆退出房去。

藍文蘭返劍入鞘，笑道：「沒想到依然沒逮住人……」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又道：「雲兄，小妹想到了一件事，我們快走。」

雲中岳問道：「藍姑娘想到了什麼事情？」

藍文蘭道：「剛才單老爺子發現一個可疑的人從這裏出去，就暗中跟了下去，我想這人很可能就是黑袍人。」

雲中岳點頭道：「有可能。」

「一定是他！」

藍文蘭道：「他逼着這裏的成掌櫃進來，他可能就躲在門外竊聽，等你說出『在高山仰止洞中』這句話的時候，他信以爲眞，所以匆匆走了，單老爺子發現的自然就是他了，如今單老爺子巳經暗中跟去，我們當然也得趕去才是。」

雲中岳矍然道：「姑娘心細如髮，推測得一點不錯，我們那就走吧！」

藍文蘭聽他誇獎自己，不覺甜甜一笑道：「雲兄誇奬了。哦，還有，你把面具、藥丸也帶上了，好給單老爺子看看，他見多識廣，也許可以認得出那一路人物使用的東西。」

雲中岳依言把面具和藥丸一起揣入懷裏，一口吹熄燈火，兩人相偕走出天井，立即長身縱起，越牆而出，一路施展輕功，朝蘇門山奔行而來。

這條路，雲中岳來過一次，自然極熟，不消一刻工夫，便巳趕到洞口。

今晚月亮雖然還沒有圓，但巳經圓得像一個檸檬！

清光雖然還嫌不够亮，洒在地上，也有淡淡的一層了！

月光照不進石窟去，看去還是黑越越的像一頭張大了口的怪獸。

洞外，月淡風清，不見半個人影，洞內陰森幽暗，聽不到一點聲音。

藍文蘭站停下來，目光朝四處轉動，問道：「雲兄說的就是這個洞麼？」

雲中岳道：「就是這裏了。」

藍文蘭道：「奇怪，單老爺子如果跟來了，怎麼會不見人的呢？」

雲中岳道：「這洞裏面相當深邃，也許巳經跟進去了。」

藍文蘭偏頭問道：「我們要不要進去呢？」

雲中岳道：「姑娘不妨留在這裏，在下進去看看。」

藍文蘭道：「要進去就一起進去，雲兄當我不敢進去嗎？」

雲中岳道：「在下不是這個意思，因爲裏面很黑，怕姑娘不便……」

藍文蘭輕笑道：「我才不怕黑呢，從前我跟爹到過很多石窟，像水雲洞，阿盧仙洞，那才深呢，裏面黑得像鬼域，我都沒怕……」

雲中岳說道：「那就進去吧！我來領路。」

他走在前面，俯身而入。藍文蘭跟在他身後，進入洞窟。

走了十幾步，裏面巳是十分寬敞，但也越來越黑！藍文蘭叫道：「雲大哥，你等一等，我身邊有一支火筒。」

隨着話聲，「擦」的一聲，打着火筒，一道火光，照亮了數丈方圓，她伸手把火筒遞了過來，說道：「你走在前面，這火筒該由你拿着才是。」

雲中岳接過火筒，擧目四顧，但覺這座石窟相當寬廣，足有十來丈見方，因爲洞中太黝黑了，也極爲森寒，冷風吹來，火光乍暗乍明，搖曳不停，最多也只能照到兩三丈遠近，看不清裏面的情景。

這樣又深入了三五丈光景，雲中岳目光一動，發現右側石壁間似有一點衣角露在外面，分明有人隱伏無疑！

他脚下不覺一停，藍文蘭跟在他身後，走成一前一後，他忽然停住，藍文蘭幾乎撞到他身上，不禁輕「啊」了一聲道：「雲兄……」

雲中岳沒有作聲，迅快把手中火筒交到她手裏，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妳站在這裏別動。」

話聲一落，人巳疾如箭射，一下撲到右首壁下，喝道：「閣下不用躲藏了，請出來吧！」

等到撲近，才看清這裏石壁斜向裏彎，似是另有一個洞窟，那一點衣角，只是石壁間有一塊尖銳突出的石頭，勾破了某一個人的衣角，掛在石上而已！

藍文蘭一雙俏目盯着雲中岳，看他剎住身形，並未和人動手，也不見有人閃出，忍不住問道：「雲兄，沒有人麼？」

雲中岳道：「藍姑娘，妳快過來，這衣角是不是單老爺子的？」

藍文蘭翩然掠到他身邊，問道：「單老爺子怎麼了？」

雲中岳巳把掛在尖石上的一塊小衣角取在手中，這時隨手遞了過來，道：「你仔細看看，這衣角是不是單老爺子的？」

藍文蘭接在手中，看了一眼，說道：「單老爺子身上穿的就是棗紅色團花長，質料顏色和這個一模一樣，八成是單爺子身上刮破的了。」

雲中岳道：「因此看來，單老爺子能從這裏進去的了。」

藍文蘭道：「單老爺子是跟踪黑袍來的，照說到了洞口，就應該把他截住用不着一直跟在他後面，一路深入了。」

雲中岳道：「單老爺子見多識廣，暗中尾隨進去，並未動手，定然有他的理，我們快些進去。」

此處只是石壁間的一道裂縫，斜斜裏延伸，只容一個人側身而行，這道裂，足有七八丈長，却是一路向下，脚下亂石纍纍，忽高忽低，走完裂縫，地勢寬了許多。

這是一個略呈圓形的石室，中間有塊龐然大石，長滿了青苔，耳中可以聽「嗒嗒」滴水的聲音，繞過大石，右首有一個洞窟，只有半人多高，要蹲着身匍匐而入。

雲中岳用火筒照着裏面這個洞窟，疑的道：「單老爺子會從這裏進去麼？」

藍文蘭道：「我們從石縫進來，只這一條路，他不從這裏進去，會到那裏呢？」

雲中岳道：「好，我們進去瞧瞧！」

兩人一前一後匍匐着身子，爬行了箭來遠，石窟又高了，可以站直身子，人堪堪站起，只走了幾步，陡聽身後轟一聲巨响，登時山搖地動，大小石塊像點般滾落下來！

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變故，藍文蘭驚叫一聲，一下撲入雲中岳的懷裏。

雲中岳也驀然一驚，但他從師十年，師父時常告誡他，一個練武的人，要遇事冷靜，臨變不驚，他在這一瞬間，立即冷靜下來，目光迅疾一瞥，發現前面一座大石壁微向下凹，他不加思索，雙臂抱住藍文蘭閃電般滾了過去。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他滾到大石壁下，但覺身外大小石塊和泥土灰塵瀉落如雨，鼻中也隱隱聞到濃重的硫磺氣息，幾乎令人爲之窒息！

差幸這大壁石依然屹立未動，兩人伏在凹下之處，是以僥倖沒被瀉落的石塊擊中。

這一陣驟雨般的石塊，足足有一刻功夫，才慢慢靜止下來。

雲中岳滾撲過去之時，以身子障着藍文蘭，此時砂石稍停，眼前一片漆黑，只覺自己身子壓在藍文蘭身上，鼻中隱隱可以聞到她秀髮上如蘭似麝的幽香，忍不住輕聲叫道：「藍姑娘，妳沒事吧？」

藍文蘭雙手緊緊的抱住了雲中岳，一顆頭緊緊的偎在他懷裏，幾乎被驟然而來的這一陣山石崩瀉，嚇破了胆，這時聽到雲中岳的聲音，她「嗯」了一聲，稍微抬了抬頭，櫻唇就觸碰到他臉頰上，她臉上一陣發燒，幽幽的道：「雲兄，我們沒有死麼？」

雲中岳苦笑道：「死是沒死，只怕是被活埋了。」

「那怎麼辦呢？」

藍文蘭想要掙扎着起來，才發覺兩個人擁抱在一起，自己被他身子壓在下面，面對着面，口對着口，她平日雖然落落大方，但此情此景，也不禁羞得心頭小鹿狂跳不止，低聲道：「雲兄，你能不能移動一下。」

「啊！」雲中岳經她一說，才知道自己壓着她的身子，不覺一陣面紅耳熱，趕緊上身向旁移動，但這大石壁下，凹下的地方並不大，這一移動，背脊就碰上了岩石，伸手向外一摸，已被大石堵住，只有裏首似乎還有空隙，這就支撐着身子，說道：「藍姑娘，外面已經堵死了，在下無法動彈，妳是不是可以往裏首挪移過去一些？」

藍文蘭這時也顧不得羞澀，尤其他這句「在下無法動彈」，聽得她吃了一驚，急着問道：「你有沒有被石塊壓着了，傷在那裏呢？」

雲中岳道：「沒有，方才山搖地動之時，在下看這座大石壁下，還可容得兩人，就和姑娘一起滾了進來，又怕姑娘受傷，才以身子障着姑娘，只是這大石壁下，只有這麼一點高，在下無法移動，只有妳先慢慢的往裏移開才行。」

藍文蘭聽他這麼一說，不覺得心裏一陣感動，仰着臉幽幽的道：「雲大哥，是你救了我，只是你剛才沒說清楚，說你動彈不得，我還當你負了傷呢，雲大哥，你別動，讓我移移看。」

她慢慢的從他身上往裏挪移，總算大石壁下，裏首雖然狹窄，却還能躺得下一個人。

這眞和活埋差不多，只能容兩個人並頭躺臥下來，裏面就所餘無幾了。

藍文蘭發愁道：「雲大哥，這怎麼辦呢？外面堵住的石頭，能不能移得開？」

雲中岳搖搖頭道：「不成，堵住的都是大石塊，而且石塊上面，還不知有多少石塊，根本無法搬得開，就是搬開了一塊，上面也會滾瀉下來，不被壓死才怪。」

藍文蘭道：「這麼說，我們只好在這裏活活餓死了。」

雲中岳道：「天無絕人之路，我們慢慢的總有辦法可想。」

藍文蘭緩緩的把身子偎了過來，柔聲道：「身陷絕境，還有甚麼法子可想，雲大哥，我小時候聽爹說過，鬧飢荒的時候，大家搶着吃草根樹皮，後來草根樹皮都吃完了，就只好吃人肉了，再過一天，你肚子餓了，就殺了我吃好了，只要你能逃得出去，我給你吃了，在你肚子裏，不是仍和活着一樣麼？」

她這番話，說得深情欵欵，黑暗之中，可以隱約看到她一對明亮的眼睛。

雲中岳情不自禁的伸手扳住她肩頭，把頭緩緩的湊近過去，低笑道：「藍姑娘，在下怎麼忍心吃姑娘呢？快別胡思亂想了，我們要有信心，一定能出得去的。」

藍文蘭輕嗯了一聲，把身子更朝向他偎近了一些，說道：「雲大哥，我……我怕……」

她把粉臉緩緩的貼了過來。

「不用怕。」雲中岳已可聞到她吐氣如蘭的口脂幽香，心頭不禁一蕩，呼吸也急促起來，一面壓低聲音說道：「家師說過，要我臨危不懼，藍姑娘，我們一定可以出去的。」

藍文蘭嬌軀有些發顫，在他咀唇邊幽幽的道：「雲大哥，和你在一起，我就不怕了……」

兩張臉孔已經很接近，很接近，雲中低聲道：「眞的！」

「唔！」她兩片咀唇已和他的兩片輕的接觸在一起，他大胆的吮住了她的兩片櫻唇，她除了輕「唔」出聲，已經無法說出話來。

她已經不用說話了，無言勝有言，兩個身子也緊緊的貼在一起。

兩顆心都跳得好猛，就是方才岩石崩瀉的時候，也沒有這樣跳得厲害，兩個人同時都有窒息之感，但這是心靈的交會，窒息得幾乎忘記了一切！

這一吻，吻得很長，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光，兩人才緩緩的分開。

雲中岳低聲道：「藍姑娘。」

「嗯！」藍文蘭羞澀的輕嗯了一聲。

雲中岳道：「我想，這次山崩，好像來得太突然了。」

藍文蘭道：「我們本來就不應該進來的。」

「不！」雲中岳道：「在下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藍文蘭道：「那你是說什麼呢？」

雲中岳道：「岩石崩瀉，不應該有濃重的硫磺氣味，方才岩石崩瀉之時，我聞到了一陣硫磺氣息的濃烟，好像是火藥氣味。」

藍文蘭道：「雲大哥，你說這岩石是火藥炸坍的？」

雲中岳點頭道：「我有此懷疑，很可能是有人故意把我們引到這裏來，才點燃了火藥，不然，不會有這麼湊巧的事。」

藍文蘭道：「這人會是誰呢？」

雲中岳說道：「說不定就是那個黑袍人。」

藍文蘭道：「他又沒找到黑子，有梔甚麼理由，要害我們呢？」

雲中岳道：「滅口，第一是我參加了拍賣會，只有我一個人漏網。第二是妳，那晚妳看到有人抱着我下山……哦，我想起來了，那晚主持拍賣會的那個黑衣人，很可能是她……」

藍文蘭問道：「你說是誰？」

雲中岳道：「是達仁堂的姚姐兒。」

藍文蘭驚異的道：「會是她？那女人一張咀果然會說得很。」

雲中岳道：「在下那晚只覺主持拍賣藥材的黑衣人個子不高，說話聲音聽來有些熟，只是想不起是誰來？方才想起豬頭成天生假扮黑袍人，突然想起那人的聲音和姚姐兒有幾分相似，說不定就是她！」

藍文蘭矍然道：「對了，他們夫婦兩人很可能給什麼人買通了，我們出來，有人跟着我們身後而來，我們進入洞底，那人就點燃火綫……這也不對，火藥是什麼人埋的呢？這埋火藥的人，一定是在我們沒進來之前埋的了，他怎麼會知道我們一定會進來呢？」

雲中岳道：「他埋好火藥，又把單老爺子的一點衣角，掛在石上，我們看到了，自然會進來的了。」

藍文蘭道：「但他怎麼知道我們會到這裏來的呢？再說，單老爺子是和我們約定到達仁堂藥舖去的，如果不是臨時發現有人，就不會跟踪他出去，如果單老爺子和我們在一起，截住了進入房中的黑袍人，我們再追到這裏來，就算發現單老爺子的一點衣角，掛在石上，那就失去了意義，因爲我們明知單老爺子沒到這裏來，我們也不會跟進來了。」

雲中岳輕輕的搖了下頭，苦笑道：「其中內情，好像越說越複雜了，現在也不用多想了，目前最重要的，還是想想法子如何能出去才是眞的。」

藍文蘭一顆頭，貼着他臉頰，幽幽的道：「雲大哥，就是出不去，我能和你在一起，我也心滿意足了。」

雲中岳激動的道：「蘭妹，妳眞好，但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們要有信心，堅強些，我們一定會出去的。」

兩人隨着說話，不覺緊緊的擁抱在一起。這是屬於兩人的小天地，沒有吃喝，無法坐起，連轉側的餘地都不大多，但兩人這時忘却了一切憂愁，這小天地還是甜蜜的。

過了一回，雲中岳但覺蜷伏在懷中的藍姑娘氣息輕勻，似已睡熟，他想到此刻可能已有五更天了，她一晚未睡，不忍把她驚醒，也就只好閉上眼睛養神。這下可好，連他也迷迷糊糊的睡去。

這一睡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朦朧之中，聽到耳邊有人叫了聲：「雲大哥。」

他一下睜開眼來，眼前還是一片漆黑，口中應了一聲，只聽藍文蘭道：「雲大哥，我好冷。」

雲中岳道：「妳着了涼？」

「不！」藍文蘭道：「我感到脚上一直有冷風吹進來。」

雲中岳「啊」了一聲，色然喜道：「有冷風吹進來，那是有出口了，快去看一看。」

藍文蘭道：「我們連翻個身都不容易，如何去看呢？」

雲中岳道：「妳別動讓我來試試。」

藍文蘭側着身子往裏首讓開了一些。

雲中岳慢慢的轉了個身，俯着身子，以手撐地，朝脚後緩緩爬過去了數尺，再用脚去試探着，覺得還可以爬過去，於是又朝前爬了數尺，再用脚左右試探，地方雖然狹窄，似乎還可以過去，尤其在試探之時，果然有一股冷風吹了過來！

藍文蘭用手一摸，雲大哥已不在他身邊，忍不住叫道：「雲大哥，你到那裏去了？」

雲中岳道：「在下正在試探，好像眞的有出路呢。」

藍文蘭喜道：「在那裏？」

雲中岳伸手摸着她的小蠻靴，一面說道：「在下就在這裏，你別急，讓在下再去探探。」

藍文蘭被他抓住了小蠻靴，一陣羞意襲上心頭，但他很快就放開了。

雲中岳脚先人後，慢慢的又爬了一丈光景，發覺地勢漸漸往下，好像是石隙中的一條裂縫，比一個人略寬，可以容得自己匍匐着倒爬下去，這樣又爬了七八尺遠，距離藍文蘭已有一丈多遠，怕她待會找不到自己，這就伸手入懷去摸火筒。

原來方才岩石崩瀉之時，他手中火筒並未丢廢，後來和藍文蘭一起滾到大石下的時候，已把火筒收入懷中，此刻探手入懷，差幸並沒失落，取了出來，「擦」的一聲，打着了火筒。

藍文蘭看到火光，不覺喜道：「雲大哥，你火筒沒有丢麼？」

雲中岳道：「妳也可以過來了，但必須匍匐着，脚先過來，這裏只能容得一個人爬行，要緩慢一些，別擦破了皮膚。」

藍文蘭問道：「你找到出口了嗎？」

雲中岳道：「還不知道，這是一條石縫，又是下坡，好像有冷風吹進來。」

藍文蘭依他所說，也匍匐着身子，慢慢的倒爬過去。

雲中岳熄去火筒，繼續朝石隙夾縫中爬去。

這樣又爬了三四丈遠近，發覺地方漸漸寬敞了許多，而且岩石離頭頂漸高，已可坐起身子，心頭一喜，立即翻身坐起，再次打着火筒，看到藍文蘭脚先身後，也爬過來了，不覺笑道：「蘭妹，我們已經可以坐起來了。」

一個人從不能轉側，不能坐起，只能躺臥的地方，到了可以坐起，這已經是莫大的享受了。

藍文蘭爬到他身邊，忍不住歡呼一聲，坐了起來，喜道：「雲大哥，我們總算可以坐在一起了。」

她偏頭看了他一眼，嗤的笑道：「瞧你一頭一臉都是灰土。」

她從懷裏抽出一條手帕，輕輕的替他揩着灰沙。

雲中岳笑道：「妳還不是一臉都是灰土，連頭髮都白了。」

藍文蘭幽幽的道：「我眞希望我頭髮白了，你的頭髮也白了我們還在一起。」

「我們會在一起的。」

雲中岳低低的道：「蘭妹，我們一定會白頭偕老……」

「嗯！」藍文蘭雙頰驟然發赧，羞澀得把頭埋入了他的懷裏。

雲中岳又熄了火筒，把她擁在懷裏，又緩緩的低下頭去，一手托起她的臉來，四片咀唇又膠合在一起了。

過了一陣，藍文蘭輕輕把他推開，說道：「雲大哥，我們還是找出路才是要緊呢！」

雲中岳打着火筒，朝四處看了一陣，只覺這座石窟，四周雖然空曠，但岩石壓頂，還是很低，只能讓你坐起，無法站直，而且像是個下坡，前面漸漸低了下去。

藍文蘭道：「雲大哥，我看這裏好像是山腹中間的水道，你看，地下不是很光滑麼，大概下雨的時候，一定有很多水從這裏流過。」

雲中岳道：「幸虧天沒下雨，不然，我們會被大水冲走呢！」

「對了！」藍文蘭忽然興奮的道：「有很多水冲過，却沒有一點留下來，那一定有出口了，雲大哥，我們快走！」

雲中岳點點頭道：「不錯，我們只要一路找下去，一定會有出口的了。」

兩人矮着身子，一路循着水道，朝下坡走去。

身子不能站起，要蹲着走路自然很吃力；但總算有了希望，藍文蘭心情就開朗了許多，邊走邊道：「雲大哥，你看這時候是什麼時候了？」

雲中岳道：「大概可以算得出來，昨晚豬頭成天生假扮黑袍人進房來的時候，快三更了，我們趕到高山仰止，進入石窟，岩石崩瀉，算它是四更天，我們又睡了一覺，現在至少也有巳時了。」

藍文蘭聽他說到「我們又睡了一覺」，臉上不禁飛起兩片紅雲，低低的道：「我看快午刻了，你餓不餓？」

雲中岳問道：「怎麼？妳餓了麼？」

藍文蘭道：「我不餓。」

雲中岳笑道：「我餓了，是不是要吃妳呢？」

藍文蘭嬌嗔道：「你壞。」

雲中岳道：「這是妳自己說的，我餓了，就吃妳的肉，我肚子並不餓，但却口渴得很，妳渴不渴？」

藍文蘭自然知道他說的口渴，是想到了什麼，臉上一紅，白了他一眼嬌羞的道：「雲大哥，你越來越壞，我不來啦！」

雲中岳伸手要去摟她。藍文蘭道：「不許胡鬧了，我們最重要的還是找到出路要緊，雲大哥，我永遠是你的人了，我們越早出去越好，不知這水道還有多遠，時間長了，眞會在這裏餓死。」

雲中岳道：「好，我們那就走。」

這條山腹間的水道，曲折不多，坡度也不很大，只是斜斜的下去，有時也會有轉角。只是蹲着身子走路，武功最高，也無法支持得多久，兩人歇歇走走，地勢漸低，吹進來的風也更冷，兩人都覺得身上有寒颼颼的感覺。

雲中岳回頭道：「蘭妹，大概出口不會太遠了。」

藍文蘭道：「再遠，我眞的會走不動了。」

走沒多久，雲中岳已可看到前面有了淡淡的亮光，不覺喜道：「出口就在前面了。」

藍文蘭問道：「在那裏？」

雲中岳熄去手中火筒，說道：「妳看，前面不是隱綽綽的有亮光麼？」

藍文蘭凝目看去，果然依稀有光，心裏不覺大喜，說道：「我們總算找到出口了。」

兩人這一興奮，頓時忘了疲勞，脚下加快，朝着亮光走去。這回不過走了一箭來路，脚下已經踩到了水，亮光還在前面，但到了這裏，頭頂岩石已經高了許多，人漸漸的可以站直，兩人涉水而行，又走了一段路，水勢漸深，已浸到膝蓋，石窟也幾乎已經到了盡頭。

所謂「亮光」，只是水面波光粼粼的倒影而已，再過去，前面不遠，水勢已是極深，幾乎可以滅頂。

藍文蘭不覺洩了氣，望着倒垂的石窟，說道：「雲大哥，看來我們是出不去的了。」

雲中岳目注水底，說道：「我們雖然一時出不去，也不會餓死在這裏。」

藍文蘭說道：「出不去，喝水喝得飽嗎？」

雲中岳朝她微微一笑，伸手一指道：「妳看，水裏是什麼？」

藍文蘭道：「魚，我們又沒釣竿，也沒有餌，你捉得到？」

雲中岳笑道：「這個容易。」

他彎下腰，伸出雙手，朝手中一抓，就抓住了兩條尺許長的潑刺鮮魚。

藍文蘭喜道：「捉魚有這麼容易，我也來抓。」

她也彎着腰，伸手去捉，但水中游魚，往來自如，等妳伸手去抓，早就驚得游了開去，她連抓了幾次一條也捉不到，不覺奇道：「雲大哥，你怎麼捉到的呢？」

雲中岳笑道：「我不用伸到水裏去，一樣也可以捉得到。」

藍文蘭撇撇咀：「我才不相信呢！」

「不信，妳就看着！」

雲中岳五指一鬆，把手中兩條魚放入水中，等那兩條魚很快就游了開去，才中喝道：「回來。」

雙手一招，那已經游開去的兩條魚忽然應聲飛起，又回到了他的手中。

藍文蘭睜大雙目，驚喜的道：「雲大哥，你這是什麼本領，快教給我咯！」

雲中岳笑了笑道：「這是『縱鶴擒龍功』，但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學得會的，好了，我們先回上去，這兩條魚大概可以吃飽了，且等塡飽肚子，再想辦法不遲。」

藍文蘭道：「你想得出辦法嗎？」

雲中岳笑道：「那就要看我們的運氣了。」

藍文蘭偏着頭，看了他一眼，說道：「雲大哥，我看你很有信心的樣子，你是不是想到了什麼法子呢？」

雲中岳笑道：「妳不用急，我想是想

到了一點，不知是不是行得通呢？」

藍文蘭道：「那你快說咯！」

雲中岳道：「我們先回上去，飽餐一頓，我自然會告訴妳的了。」

藍文蘭道：「雲大哥，你好壞，這賣什麼關子？眞急死人。」

兩人踩着淺水，回到沒水的岩石上，藍文蘭目光朝四周打量着，說道：「雲大哥，這裏沒東西生火，魚要生吃不成？」

雲中岳笑道：「辦法多得很，我的大小姐，妳先坐下來憩一回吧！」

他抽出身邊長劍，剖開魚腹，刮去魚鱗，在水中洗淨，然後撕去長衫下擺，打着火筒，點起了火，用劍串着兩片魚肉，在火上慢慢的烤着。

藍文蘭嬌笑道：「再下一頓，還可以用我的長衫下擺烤魚，（她穿的是男裝）再下一頓，就只好生吃了。」

雲中岳沒有作聲，只是很用心的烤着魚，不多一回，魚烤熟了，已經可以聞到一股清香。

藍文蘭笑道：「雲大哥，你烤得很香呢！」

雲中岳道：「這是薰魚，不是烤的，現在可以吃了。」

他手中拿着寶劍，等稍稍涼了些，才把兩片魚從劍上取下，分了一片分給藍文蘭，一面說道：「可惜沒有鹽，妳吃吃看，我薰得還不錯吧？」

藍文蘭伸手接過，咬了一口，仔細嚼着，說道：「雲大哥，眞薰得很好！」

她吃了半條，就吃飽了，看到雲中岳吃得津津有味，就把吃剩的半條遞了過去，說道：「我吃不下了，你要不要？」

雲中岳慌忙接了過去，欣然道：「這半條魚，雖然沒有鹽，但比有鹽更鮮美的東西，我自然要吃了。」

藍文蘭自然聽得出他言外之意，不覺臉上一紅，啐道：「下次我再也不給你的了。」

她雖然輕啐着，心裏却是甜甜的。

雲中岳吃完魚，朝她笑笑道：「蘭妹，妳在這裏坐着別動，我去探探有沒有出路？」

藍文蘭哦了一聲，問道：「你還沒告訴我要到那裏去探呢？」

雲中岳一指潭水，說道：「這潭水會有粼粼波光反映到岩石上，可見這潭底也許有出路了。」

藍文蘭道：「潭底有出路，也沒有用呀，我們怎麼出得去呢？」

雲中岳道：「只要有出路，我們就有辦法出去，好了，妳坐着別動，我下去看看。」

藍文蘭說道：「雲大哥，你要到潭底去？」

雲中岳笑着道：「妳不用急，等我的好消息吧！」

說完，擧步涉水走去，到了深潭，就一躍入水，頭下脚上，筆直游了下去。

藍文蘭不會水性，只是站在邊上，目注深潭，往底下望去。

雲中岳雙手划動，一直往潭裏游去，潛到深處，睜目一瞧，潭底一片漆黑，那有什麼出口？心中暗自奇怪，潭底如無出口，那麼潭面上的亮光是從什麼地方反映進來的呢？他這一停頓，頓覺潭水寒似冰窟，差幸他自幼練的是純陽內功，對這點寒冷還能忍耐得住，抬頭往上望去，又見到頭頂上似乎隱綽綽的有一圈光亮。

雲中岳雙臂一划，又從潭底遊了上去，差不多到了七八丈光景，那一圈亮光漸漸明顯，石壁間原來有一個斜斜的洞口，亮光就是從洞口透進來的，心頭一喜，急忙朝洞口遊了進去。

洞口還算寬敞，只是斜着漸漸往下，亮光也越來越明顯，顯然已是天光了！

雲中岳不覺精神爲之一振，雙手加快划動，一回工夫，已經划到洞口，身子一下掙了出去，眼前天光大亮，分明已經脫出石窟了。他不敢離開洞口，怕划上去了，找不到入口，於是先在這洞口四周仔細察看了一陣，然後抽出身邊長劍，運起全力，插入岩石之中，才往上划去。

等他頭臉露出水面，長長換了口氣，擧目四顧，原來已在百泉湖中，只是此刻兩岸都有人在走動，他不敢停留，吸了口氣，又潛入湖底，找到插劍之處，收好長劍，又朝石穴中爬入。

這回他心情輕鬆，划得極快，從石壁洞窟游出，很快升到水面，一躍而上，踏着淺水，走了上去。

藍文蘭早就踩着淺水撲了過來，叫道：「雲大哥，你去了老半天一直沒上來，人家急都急死了，叫了你幾聲，你一點影子都沒有……」

雲中岳慌忙用手攔住，說道：「快站好了，我身上又冷又濕，別把妳衣裳弄濕了，我們快上去，我找到出口了。」

「眞的！」藍文蘭驚喜的道：「那出口在水裏面麼？」

兩人回到岸上，藍文蘭迫不及待問道：「雲大哥你快說呢，啊，你先把濕衣服脫下來了，這樣會着涼的。」

「不要緊。」雲中岳看她這般關心自己，心裏一甜，朝她笑了笑，就把剛才潛入潭底，找到出口的事，詳細說了一遍。

藍文蘭忽然神色一黯，說道：「雲大哥，我又不識水性，怎麼出得去？你不用管我，一個人出去吧！」

雲中岳看她說得盈盈欲涕，不覺拉着她的手，笑道：「蘭妹，妳不用急，我自有辦法把妳一起帶出去的……」

「啊！」藍文蘭驚聲道：「你手這麼冷，快把濕衣脫下來了。」

雲中岳道：「這是在冷水裏浸久了，才會這麼冷，我只要運一回功就好了。」

藍文蘭道：「那你快些運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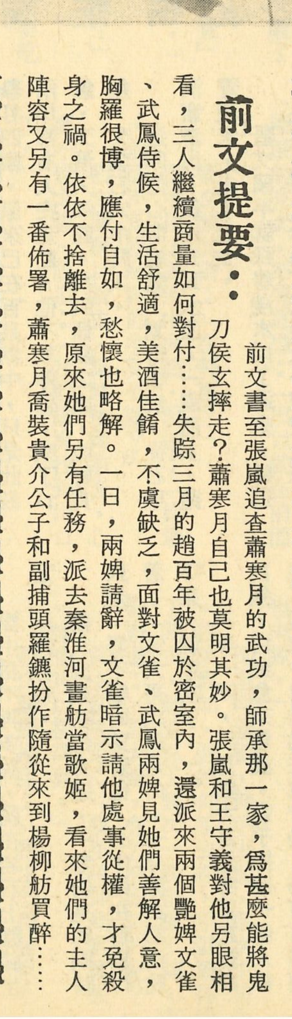
雲中岳不再多說，就在岩石上盤膝坐定，運起功來。

藍文蘭站在他身邊，一雙明亮的眼睛只是一霎不霎的望着他，心中還在暗自忖着：「雲大哥也眞是的，一身濕衣都沒脫下來，就運功了。」

不多一回，只見雲大哥全身冒起絲絲白氣，白氣愈來愈濃，幾乎把他一個人都包了起來，自己站在他身邊，都可以感到一陣陣的熱氣，越來越強，好像站在火爐旁一般，心中暗暗奇怪：「不知雲大哥練的是什麼功夫？」心裏更是暗暗高興，自己心上人有這麼一身高不可測的功夫。

（未完・三）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張嵐追查蕭寒月的武功，師承那一家，爲甚麼能將鬼刀侯玄摔走？蕭寒月自己也莫明其妙。張嵐和王守義對他另眼相看，三人繼續商量如何對付……失踪三月的趙百年被囚於密室內，還派來兩個艷婢文雀、武鳳侍候，生活舒適，美酒佳餚，不虞缺乏，面對文雀、武鳳兩婢見她們善解人意，胸羅很博，應付自如，愁懷也略解。一日，兩婢請辭，文雀暗示請他處事從權，才免殺身之禍。依依不捨離去，原來她們另有任務，派去秦淮河畫舫當歌姬，看來她們的主人陣容又另有一番佈署，蕭寒月喬裝貴介公子和副捕頭羅鑣扮作隨從來到楊柳舫買醉……

四目交投非獵色　兩廂談判似刀鋒

荷花笑道：「看來蕭爺，當眞是初涉秦淮風月了，楊柳舫只是中等地方，如要在秦淮風月中排名，五十餘艘畫舫中，連前面十名也排不上，不過……」

蕭寒月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道：「不過什麼？」

荷花笑道：「不出一月，楊柳舫會在秦淮風月中大放異彩。」

「爲什麼？」

「因爲，楊柳舫上，有了文雀、武鳳。」

蕭寒月若有所悟的哦了一聲，道：「文雀、武鳳確是人間殊色，是那種極少見到的美女，竟也會甘心淪入風塵……」

荷花笑接道：「蕭爺，這就是看法上的不同了……」

蕭寒月急道：「荷花，我言出無心，希望妳不要見怪才好。」

「蕭爺言重了……」荷花笑接道：「風塵淪落，當然是有辱門楣，所以，每位姑娘都有一段斷腸往事，無奈心情。但如能花國掄元，使王孫公子，多金少年，追逐在石榴裙下，爭相量珠作聘，選一位如意郎君，付託終身，也只有在這等風月場中，才有這些機會。自然，這要本身具有那些條件方行，我看過三屆花后，掄元不及半年，都拔身風塵而去。」

蕭寒月道：「噢！還有這些曲折，不知秦淮花后，是如何一個選法？」

荷花道：「一年一次，選出一后四妃，花榜一提名，立刻身價百倍，別說花后了，一個畫舫上，只要選上一名花妃，就可以日進斗金了。」

蕭寒月道：「姑娘可是覺着文雀、武鳳一定能夠入選掄元？」

荷花道：「如單以色、藝而論，兩人一定可以入選，只不過，人緣也很重要，如果沒有人在背後支持，也可能會功敗垂成……」

蕭寒月笑道：「難道這花后、花妃的選擧，還有弊端不成？」

「蕭爺，天下完全沒有弊端的事，只怕很少見到，能夠顧到大體，那就算不錯了，文雀、武鳳，一定會出頭，但如誤了今年，只怕要多等一年！」

蕭寒月想不到這風月場中，還有這樣花樣，既然上了畫舫，總要弄個清楚，笑了笑，道：「荷花，秦淮花舫天下聞名，想來一定也有很多與衆不同的規矩了？」

荷花道：「蕭爺是指那一方面？」

「當然是迎客陪酒的事，譬如說文雀、武鳳……」蕭寒月話未說完，荷花已自作聰明的接上了口，道：「這就是要看客人的手段，和姑娘的心意了，當然，舫上的領班伙計，也可以從中撮合，至於文雀、武鳳，今天初到，我還不太瞭解，不過，看她們對你蕭爺的神態，似乎是十分歡迎，但魚與熊掌，兩者不可兼得，蕭爺最好從兩位中選擇一個出來……」

蕭寒月莫名地道：「選擇一個？……」

荷花道：「不錯，她們兩個同時來了揚柳舫，想來是一對情同姐妹的好朋友，蕭爺如果想左擁右抱，說不定會兩頭落空。」

蕭寒月總算明白了荷花的意思，心中忖道：文雀、武鳳出現的很突然，荷花日前擧動，亦絕非無因，不如將錯就錯，纏夾在她們之間，也許可以理出一條綫索出來。

心中念轉，長長歎息一聲，道：「可惜，區區不能在金陵停留太久，雖然絕色當前，也只有望洋興歎了。」

荷花嗤的一笑，道：「蕭爺能停幾天？」

蕭寒月道：「最多能停三天？」

荷花道：「那就只好孤注一擲了。」

「孤注一擲？怎麼一個擲法？」

荷花道：「猛藥重金，叫人從中撮合，看看能不能使她們動心，不過，蕭爺先要決定，喜歡那一個？」

軟簾啓動，文雀滿臉笑容的行了進來，道：「荷花姐姐，妳們在談什麼呀？」

荷花掩口輕笑，道：「談什麼？那要問蕭爺了！」

文雀傍着蕭寒月身邊坐下，道：「蕭爺，能不能告訴我是什麼事情？」

蕭寒月只覺臉上一熱，道：「我們在談……談妳……」

「談我什麼？」

「這個，這個……」蕭寒月雖然是別有用心，但他究竟是初入風月場中，還難完全適應，這個了半天，這個不出所以然來。

荷花盯着蕭寒月笑一笑，道：「看來，蕭爺也不是常在風月場中走動的人，文雀妹子，更是大姑娘上花轎，頭一回迎客侍酒，倒不如由我說出來，你們兩方面着磨一下。」

但聞啪的一聲，小七子撫着半個臉，跌了進來，一個穿着藍緞子長衫，年約二十左右的少年，滿臉怒容緊隨而入，兩個三十左右，膀粗腰圓的黑衣大漢，緊跟在那藍衣少年身後而入。

小七子站起身子，道：「黃少爺……」

黃少爺右手一揮，又是一個耳括子，打的小七子退了兩步，嘴角間鮮血汩汩而出。

蕭寒月望了那位黃少爺一眼，坐着未動。

荷花早已嚇的臉上變色，坐着的身軀，微微抖動。

文雀却很鎭靜，緩緩站了起來，道：「黃少爺，爲什麼生這麼大氣呀！」

黃少爺冷笑一聲，指着蕭寒月，道：「他是妳的什麼人？」



文雀道：「客人哪！」

黃少爺道：「客人？怎麼？少爺我不是客人哪？妳是誠心刷我的面子，還是少爺我的銀子燙手，酒沒有喝上兩杯，櫈子沒有坐熱，就抽了腿溜過來了，是不是看不起我姓黃的？」

文雀說道：「黃少爺！你誤會了，文雀怎敢？……」

黃少爺冷笑一聲，接道：「妳現在知道不敢了……」

右手一抬，疾向文雀抓去，文雀驚叫一聲，閃到了蕭寒月的身後。

黃少爺一把沒有抓到人，火氣更大，一揮手，大聲喝道：「給我抓起來。」

兩個站在身後的黑衣大漢，應了一聲，左右包抄了過來。

蕭寒月的修養再好，但形勢逼人，不能再裝聾作啞了，長長吁一口氣，站起身子，擋在文雀身前，道：「諸位，有話好說……」

兩個黑衣大漢，眼看蕭寒月的衣着光鮮，不知道是什麼來路，倒是停了下來。

黃少爺却盯着蕭寒月，冷冷的接着道：「原來，你也會說話，我還認爲遇上了一個啞吧呢？」

蕭寒月已聽小七子說過，這位黃少爺是應



天府正堂公子，實在不願意惹上麻煩，笑一笑，道：「黃少爺說笑了。」

黃少爺皺皺眉頭，打量了蕭寒月一陣，道：「你認識我？」

蕭寒月道：「今天初見。」

黃少爺道：「你是幹什麼的。」

蕭寒月道：「遊學士子，路過金陵，聞得秦淮風月的盛名，特來一遊。」

一聽只是一個遊學士子，黃少爺的火氣，又大了起來，冷笑一聲，道：「遊學遊到秦淮畫舫上來了，必是一位紈袴子弟……」

蕭寒月搖搖頭，接道：「走馬章台，遊戲風月，在下確然不屑，但黃兄又如何呢？」

「哼！你倒教訓起我來了……」黃少爺臉紅頸子粗的叫道：「給我拖出去，丟在河裏。」

兩個黑衣大漢應了一聲，同時出手，抓向蕭寒月。

蕭寒月雙手分出，一下子拿出兩人的腕穴，微微一帶，兩個黑衣大漢的樂子，可就大了，但聞蓬的一聲，兩個大漢，頭對頭狠狠的撞了在一起，只碰的眼冒金星，搖幌着身子，坐了下去。

黃少爺呆了一呆，突然大聲叫道：「反了，反了，來人哪，給我抓到衙門裏去……」





蕭寒月大行兩步，人已到了黃公子的面前，淡淡一笑道：「黃少爺，帶了多少人來？」

「你要幹什麼？……」黃少爺緩步向後退去，臉上是一片震駭之色。

蕭寒月突然間一收笑容，出手如電，抓住了黃公子的右腕一帶，黃少爺整個人被帶了一個踉蹌。

一道白芒，急劃而過，擦着黃少爺的右耳，帶起了一串血珠，一柄四寸長短的柳葉刀，拍的一聲，釘在了艙壁上。

如不是蕭寒月這一拖，那柄飛刀正好射中黃少爺的後頸，看刀勢直沒壁中，這一刀的勁力，恐怕會貫穿後頸，直透咽喉。

黃少爺眞的嚇住了，望着那柄釘在壁上的飛刀出神，連右耳上的傷疼也都忘記了。

蕭寒月肅然而立，目注室外，但却沒有追出查看。

黃少爺人雖然有些跋扈、囂張，但却不傻，回顧了蕭寒月一眼，道：「你救了我？」

蕭寒月歎息一聲，道：「僥倖的很，是黃少爺的命大！」

「不！是兄台的手快，適才如有冒犯，還望兄台海涵。」

蕭寒月還未及回話，一陣急速步履之聲，王守義已像一陣風般衝了進來。

黃少爺一見王守義，有如見到救星一般，聲音又大了起來，道：「王總捕頭來的正好，有人要行刺我，快去把刺客抓來！」

看看黃少爺半個臉都是鮮血，王守義暗暗搖頭，但仍然抱拳一禮，道：「什麼人要行刺少爺？」

黃少爺道：「我怎知道，我又沒有看到刺客？」

王守義四顧了一眼，低聲道：「少爺，我先護送你回去治傷……」

一提受傷，黃少爺忽然覺着傷處劇疼難忍，一手按着耳朶，道：「王總捕頭，你一定要抓到刺客，那一刀幾乎要了我的命。」

王守義道：「少爺放心，我們交代他們搜查刺客，我先送你回去吧！」

黃少爺點點頭，回顧蕭寒月道：「多謝相救之情，改日再作補償。」

蕭寒月道：「不用客氣！」

黃少爺目光又轉到文雀的臉上，瞧了一陣，才轉身而去。

× × ×

王守義目光犀利，望望文雀，冷冷對小七子，道：「她叫什麼名字？」

小七子捂着臉：「叫文雀，今天才到揚柳舫，想不到發生這檔子麻煩事？王大人……」

王守義揮揮手，阻止了小七子，目光轉到荷花身上，道：「我認識妳，妳叫荷花！」

荷花道：「是！」

目光又轉到蕭寒月的臉上，王守義的心情更爲冷厲，道：「年輕人訪花問柳，逞强鬥狠，早晚要鬧出事情……」

蕭寒月的態度，居然也很强硬王，冷冷接道：「王總捕頭言重了，秦淮花舫，是公開供人賞玩之處，在下爲什麼不能來？只要我花得起錢，只怕你無權干涉。」



王守義呆了一呆，道：「聽口氣，閣下似乎是有點來頭的人物了。」

蕭寒月道：「恕不奉告，在下尚有酒興，王總捕頭如果沒有別的事情，可以請便了！」

王守義氣的臉色發青，雙目瞪着蕭寒月，似是立刻就要發作。

小七子和荷花，更是嚇的身軀微微顫抖，應天府捕頭的厲害，他們很清楚，蕭寒月一旦被抓了進去，定然是有一頓苦頭好吃的。

不知道爲什麼？荷花和小七子，都對蕭寒月有一份莫名的關心，目注蕭寒月，流露出無限關切。

大大出人意外的是，王總捕頭竟然把一口氣忍了下去，放下臉緩緩道：「閣下貴姓？」

「蕭寒月！」

「住在什麼地方？」

「南陵客棧……」蕭寒月目光轉動，看看荷花、文雀，接道：「如果楊柳舫能留客人，也許，我會留在楊柳舫。」

王守義冷然說道：「好！就是這兩個地方，希望你隨傳隨到。」

蕭寒月冷冷的看了王守義一眼未作理會。

王守義吁一口氣，道：「希望你蕭公子確是個大有來頭的人，告辭了！」轉身行去。

這齣戲演的很好，唱做俱佳，小七子一臉茫然中帶有無限關切，道：「蕭爺，應天府的捕快權勢很大，你這麼硬碰硬的得罪了總捕頭，一旦被抓進了衙門，可不是鬧着玩的……」

蕭寒月淡淡一笑，接道：「左右不過是一個捕頭罷了，能有多大權勢，在下不喜惹事，但也不怕事情。」

荷花微微一呆，道：「蕭爺，聽你的口氣，似乎是根本沒有把王總捕頭放在眼中。」

蕭寒月道：「區區一個應天府，大概還不敢動我。」

小七子、荷花，聽得瞪大了眼睛，金陵城中王侯公卿雖然不少，但眞敢不把應天府放在眼中的祗有一個七王爺。這蕭公子如此大的口氣，如非和七王爺有什麼關係，可能就是京裏的大員子弟，能和這麼一個人物攀上關係，那可是很大的奧援。

暗裏打好了主意，小七子顧不得臉上的痛疼，一抹嘴角上的血跡，道：「蕭爺，這麼一鬧，酒菜都快凉了，我去交代厨下，給蕭爺另外準備一份。」

蕭寒月點頭一笑。小七子如奉綸旨，急急行了出去。



荷花却緩行兩步，走到蕭寒月的跟前，未語先笑，道：「蕭爺，荷花有件事，想求蕭爺帮忙……」

說着話，盈盈一福。

「姑娘請說，不用多禮。」

荷花歎息一聲，道：「賤妾和應天府的捕快們，有了一點誤會，希望能借重蕭爺的大力，代爲化解一下。」

蕭寒月道：「只要不是叛逆的大案，應該不是難題，姑娘告訴我爲了什麼？」

荷花這個反應，給了蕭寒月意外的驚喜，但也使蕭寒月感覺到荷花只是被人利用而已。

「也不是什麼大事，荷花日前去接舍妹，應天府的捕快們，適在秦淮河畔埋伏抓人，荷花不識他們的身份，言語上，有了一些開罪，恐怕日後招來麻煩，蕭爺肯帮忙化解一下，荷花就感激不盡了。」

蕭寒月暗中觀察，發覺了文雀的神情冷靜、木然，不帶一點喜怒之色，整個事件，似是和她完全無關一樣，心中暗暗震驚於她的定力，却也暗暗高興，忖道：「這個丫頭，如此沉着，定然是一個極難對付的脚色，但她如此冷漠，大悖常情，也無疑暴露了她的身份。」

心中念轉，更加了幾分謹愼，點點頭，道：「這點小事，何足掛齒，王總捕頭，再來見我時，我告訴他一聲就是。」

荷花又福了一福，道：「多謝蕭爺了。」

蕭寒月道：「小事一段，不用言謝！」

但聽文雀嬌聲滴滴的說道：「蕭公子有把握令那位王總捕頭，一定會再來見你麼？」

蕭寒月笑一笑，道：「妳說呢？」

文雀歎息一聲，道：「聽蕭公子的口氣，好像很有把握？」

「那就是了，應天府的捕頭，自非好惹的人物，區區如無幾分把握，怎敢作此狂態。」

蕭寒月一面回答，表面上也故作瀟洒，實在已暗作戒備，留心着文雀的反應。

文雀嫣然一笑道：「蕭公子剛才亮了幾手是不是很高明武功？」

話入正題，蕭寒月已迅快的作了一個決定，打蛇順棍上，藉機迫逼，乾脆作個明朗的了斷也好，當下一笑，道：「姑娘也是會家子了？」

這句話單刀直入，問的文雀呆了一呆，想想話中已有破綻，否認反而不好，沉吟了一陣，道：「倒也練過一兩招防身之術，但如和蕭公子相比，那可是霄壤之別了？」

「勿怪姑娘那等沉着，在刀光血影中，靜如山嶽，視作等閒，原來姑娘是一位潛藏不露的高人。」

蕭寒月步步擠迫。

文雀兩道清朗的目光，盯注在蕭寒月的臉上，緩緩說道：「蕭爺，初度相逢，如此迫逼，你不覺着太急燥了一點？」

蕭寒月哈哈一笑，道：「在下是性急了一點，不過，箭已在弦，不得不發了！」

這時，突聽一個聲音，傳了進來，道：「荷花姑娘，客人外找？」

就算沒有這人的呼叫，荷花也覺出了情形

有點不對，準備離開，這一聲呼叫來的及時，荷花站起身子，道：「蕭爺，賤妾告便！」

「荷花姑娘請，異日如有暇，自當專程相訪！」

「蕭爺言重了，賤妾當受不起。」舉步行出艙房。

荷花一走，扮作長隨的羅鏢，突然行入艙房，當門一立，擋住唯一的出路。

事實上，蕭寒月早已聽出了招呼荷花外出的聲音，正是出自羅鏢之口，多年的捕快生涯，反應自是有過人之處。

文雀看看羅鏢，道：「閣下想必是蕭公子的保鏢了，剛才，幾乎出了人命，不見大駕，如今事過景遷，風平浪靜了，閣下出現的恁般快法？」

羅鏢看一看蕭寒月，冷笑了一聲，沒有說話。

蕭寒月淡然說道：「文雀姑娘，現在，似乎是用不着再抱琵琶半遮面。」

文雀淡淡一笑道：「能不能要你這位保鏢退出去？」

蕭寒月略一沉吟，點點頭。

羅鏢不待吩咐，人已退出室外，却順手帶上了室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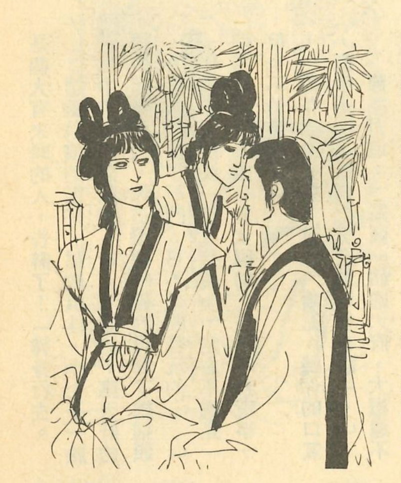
蕭寒月說道：「文雀姑娘，你現在可以說了。」

文雀看看蕭寒月，臉上泛起了一片嬌媚笑意，道：「急什麼，華燈初上，良夜正長，咱們有很多的時間好談的。」

「在下性子燥急一些，姑娘還是早些說個清楚的好。」

文雀皺皺眉頭，道：「你不是公門中人，捲入是非之中，自然是別有原因了？」

蕭寒月問道：「姑娘是指趙大夫失踪的案子？」



「唉！含蓄一點，豈不是多一些詩情畫意麼。」

蕭寒月道：「在下倒希望說的清清楚楚的好！」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為了什麼？」

蕭寒月說道：「趙大夫是不是還在金陵城中？」

文雀搖搖頭，道：「看你處事鎮靜，怎的一入正題反而有些慌急了，趙大夫和你非親非故，為什麼你要插手此事？」

蕭寒月心中忖道：「像這樣各說各話，不是辦法，她敢坦然承認，想必早有仗持，這座楊柳舫上，恐怕已有埋伏，我如問不出趙大夫下落，坐失良機，此後，縱然短兵相接，也未必會有這樣坐相交談的機會了，此機千萬不可錯失。」

打定了主意，扭轉話題，道：「姑娘好像很關心在下的事情？」

文雀側臉兒望着蕭寒月，頷首笑道：「鬼刀侯玄是一個很傑出的人物，聽說被你一出手就制住了。」

她坐姿優美，笑容如花，眉目間傳出了綿綿情意，流露出無限嬌柔。

蕭寒月望着那嬌柔神情，突然間心頭一動，產生出一種擁抱入懷的衝動，急急吸一口氣，納入丹田，壓制下激動的心情，道：「在下只是僥倖得手罷了！」

文雀坐正嬌軀，臉上那一股綿綿的情意，也頓然消失不見，帶着七分讚許，道：「蕭兄的功力很深厚！」

蕭寒月暗自吁了一口氣，道：「姑娘過獎了。」

文雀道：「看來，公子眞是一位勁敵？」

蕭寒月心頭茫然，暗自忖道：「功力深厚，一位勁敵？難道剛才她那種動人綺念，引人遐思的嬌媚神情，也是一種武功不成？」

盡管蕭寒月智慧過人，心懷大志，但他對江湖道上的事，瞭解太少了，只能憑仗智慧，暗中摸索，臨機應變。

「姑娘，在下正洗耳恭聽高論。」

文雀道：「好！我們乾脆打開天窗說亮話！你拿了多少銀子，我們加倍奉上，然後離開金陵。」

蕭寒月開始感覺到江湖上的可怕了，一旦捲入了是非，處處都是凶險，以文雀之美，竟然也是殺手身份，如非來此之時，早有警惕，暗裏留心，換個場合，絕對無法逃過文雀的暗算。

「怎麼樣，蕭公子？」

蕭寒月歎口氣，道：「文雀，趙大夫只是一位名醫，懸壺濟世，救人無數，他應該不會和人結下恩怨……」

文雀一顰柳眉兒，接道：「怎麼？你不是趙家禮聘的人？」

「不是，我受過趙大夫救命之恩……」

「噢！報恩……」文雀緩緩接道：「蕭公子，趙大夫活的很好，而且，他不會有性命之憂，回去告訴趙姑娘，請她放心就是。」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文雀姑娘，你們擄去了趙大夫，究竟為了什麼？他只是一個名醫，與人無爭？」

文雀沉吟了一陣，道：「象以齒焚身，人懷璧其罪……」

蕭寒月接道：「我明白了，眞的有人想長生不老……」

文雀笑道：「蕭公子，如果有這個可能，你想不想試一試呢？」

「我也許會想……」蕭寒月神情肅然的說：「但我絕對不會採取擄去趙大夫的方法，趙大夫能不能配製出延年益壽的藥物，還未可知，但他的失踪，却已經傷害了無數的病人，文雀姑娘，如果你們肯交出趙大夫，人又安然無恙，我想……」

「你想的太天眞了……」文雀神情冷峻的說道：「而且反賓為主，蕭公子，我們不想和你為敵，但不是怕你，你只要離開金陵，或是堅持彼此為敵……」

「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但追查趙大夫的下落另有其人……」

「你是說應天府的總捕頭王守義……」

「官府力量强大，豈是民間可比，何況，應天府只不過是其中的力量之一。」

「還有一位七王爺府中總教席張嵐，是麼



？……」文雀冷然一笑，接道：「對他們的騷擾，我們已漸感不耐，他們如再胡鬧下去，可能會觸怒我們，激起殺機。你回去告訴那位趙姑娘，要她撤銷報案，不要再妄圖追查趙大夫的下落，只要她肯合作，一年半載，趙大夫即可安然歸去，正如你蕭公子所說，他只是一個與人無爭的名醫，不會有人故意害他，但如趙姑娘不聽勸告，一味的糾纏下去，我就不能担保趙大夫還能平安無事的了？」

趙百年的生死，對蕭寒月確然是構成了很大的壓力、威脅。微微一呆，道：「妳們究竟是什麼人？難道一點也不怕王法麼？」

文雀笑一笑，道：「蕭公子是初次插手江湖中的事吧？」

蕭寒月道：「是……」

「那就勿怪了……」文雀笑的一臉嬌媚，道：「我們的力量，神秘、龐大，不是張嵐和王守義，可以想得到的，我們不願和官府作對，也不願和你為敵，但這要雙方都退讓一步才好……」

「我……我……不過是一介凡夫，何足道哉……」

文雀搖搖頭，道：「蕭兄，不要妄自菲薄，賤妾肯到這裏，就是在恭候大駕……」



蕭寒月心頭一震，接道：「等我？難道你們早知道我會到楊柳舫來？」

文雀道：「蕭公子，這有什麼奇怪，你能設計出很多的陷阱，逼我們露出破綻，我們能預知你會到這楊柳舫來，也不過是一種設計罷了！」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笑道：「姑娘說的對，那位荷花姑娘，是你們佈下的餌。」

「她是一個眞正的歌姬，希望你們不要遷怒到她的身上？」

初度捲入了江湖詭詐，鬥智中，蕭寒月開始有一點慌亂，但他究竟是具有絕高智慧的人，很快的適應了這種變化，微微一笑，道：「姑娘放心，我會全力保護她的安全，盡量不把她牽入漩渦。」

文雀道：「荷花不會知道什麼，抓了她也問不出個所以然，蕭公子保她無事，那是最好不過，現在，我們之間的事，也該作一個了斷了。」

蕭寒月道：「倒要請教姑娘，如何一個了斷法？」

文雀緩緩取出一叠銀票，擺在桌子上，道：「這裏是十張銀票，每張弍萬兩，如果不太浪費，足夠一家人化用不盡……」

蕭寒月接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文雀道：「帶上這些銀票，即刻動身，天下之大，又何必一定留戀金陵？」

果然是早已有備而來，只是這等處置方法，倒是出了蕭寒月的意料之外。

「想不到啊！我蕭寒月的身價，竟然能值二十萬兩銀子。」

「如果蕭公子願意加入我們這個組合，賤妾願作引荐之人。」

「那對我又有些什麼好處？」

文雀嫣然一笑，道：「除了這二十萬兩銀子之外，每月至少有千兩銀子的月俸……」

蕭寒月接道：「我有了這二十萬兩銀子，又怎會在乎那區區千兩的月俸？」

文雀道：「說的也是，蕭兄還想要些什麼呢？」

蕭寒月心中暗道：「這丫頭在那組織之中，不知是什麼身份？何不探探她的口風？」

心中念轉，口裏說道：「如果我要……」

他本來想說如果我要妳呢？但話到嘴邊，却又說不出來，望着文雀，脹的滿臉通紅。

文雀却嫣然一笑道：「是不是想要我？」

「唐突佳人了……」

「不！」文雀理一下鬢邊散髮，道：「可以商量，給我一個時辰的時間，我就給你個肯定答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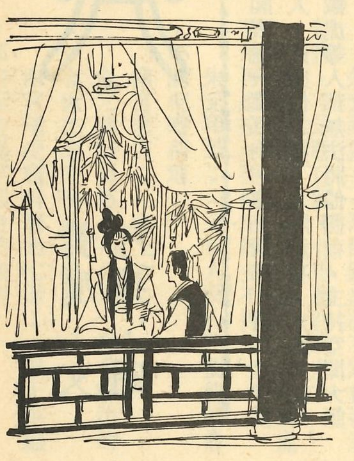
蕭寒月心中明白了，文雀也不是能夠作主的人，連她自己的終身大事，也要聽命於人。

「怎麼？姑娘連自己的事也不能作主？」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算我能作主，也該跟他們先說一聲吧？」

掩飾的天衣無縫，蕭寒月反被唬住了，暗道：「難道擄去趙大夫的人就是她的父母？」

檢起桌上的銀票，放入蕭寒月的手中，文雀的神態中無限溫柔，臉上泛現出嬌媚的微笑，心中却暗暗忖思：「勿怪武鳳見他之後，竟有些情難自禁，這個年輕人，確有與衆不同的動人之處……。」



蕭寒月忽然把手中的銀票，放在桌子上，道：「文雀，我還沒有答應妳，這些銀票我不能收。」

文雀沒有怒意，神情更見嬌媚的道：「蕭兄，我想事情不會太困難，以蕭兄的份量，再加上我婉言的解說，應該是可以成功……」

「文雀，我……」

文雀笑的如花盛放，說道：「我知道，二十萬兩銀子不放在你的心上，你這般重視我，我自會盡力爭取，蕭兄，我不相信世上眞有一見鍾情那回事，想不到，竟然會叫我自己碰上了。」

糟了，蕭寒月心中大感不安，這本是一個策略，想不到竟然會眞的引動了一個少女的情懷……。

這時，關閉的木門，却蓬然大開，王守義、張嵐，先後行了進來。

文雀霍然站起，一臉柳媚花嬌的笑容，頓然罩上了一層寒霜，冷冷說道：「站住，你們懂不懂規矩……」

王守義一揮手，接道：「算了，文雀姑娘，這種事，咱們看的多了……」

文雀舉動很沉着，緩緩伸出手去，拿起桌上的銀票，收入懷中，回頭望着蕭寒月溫柔地一笑，說道：「公子請自斟自飲，莫要掃了酒興。」

人却緩緩離位，蓮步姍姍迎了上去。

這座艙房相當的大，除去桌椅之外，還有相當大的空間。

文雀直行到王守義的身前兩步左右外，才停了下來，道：「你闖進來幹什麼？」

（未完・七）

侠義奇情中篇故事





虎穴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少林寺藏經閣密室一聲巨响，塵土飛揚，南宮望頭髮披肩像亡魂洞壁畫的陰陽人，原來他掌握了九陽神功，九陰眞經的功力，將少林寺幾個護法長老擊斃，鳳棲梧，鐵虎等人都無法將他攔截，主持空聞大師佈下十八羅漢陣全被摧毀，而南宮世家配合江湖門派和官兵亦從山下殺奔寺內，空聞大師只好全面撤退，從山後轉到一綫天躲避，飛鳥帮四護法金鵬等四人先後戰死，鳳棲梧、鐵虎、喀麗絲隨着少林僧侶也退到一綫天，這裏是一個天險，少林弟子登上了高處，安排了滾石，南宮望雖然趕至，亦無法登上，衆人回顧寺院已變成一片火海……

避難回石洞　苦練壁畫功

一路上鳳棲梧不停的召集帮衆，傳放消息，飛鳥帮告急的信鴿飛騎飛遍奔遍了天下。

他們的消息雖然迅速，南宮望仍然以雷霆萬鈞之勢，在消息傳到之前，摧毀了飛鳥帮在京師附近的三個分壇，接連三次大屠殺。

各地官兵也同時展開了搜捕飛鳥帮衆的工作，也因而，江湖中人人自危，他們多少都知道是什麼回事，但知道了南宮望連殺飛鳥帮四大護法，火燒少林寺，貴爲國師的事，又有誰還敢出面。

南宮世家的聲譽正如南宮望預測，並沒有因此而升高，反而低落，可是却並不在乎，也沒有人敢在他面前訴說南宮世家不是，以及否認南宮世家是天下第一大帮派。

同樣除了下三濫之外，一般江湖人都不願意歸順南宮世家，大都是避之則吉。

南宮世家變成了邪惡的象徵。

×　×

鳳棲梧鉄虎喀麗絲這時候巳出關，飛鳥帮三個分壇的被摧毀以及烏鴉等被殺的消息在他們出關之前已傳到，雖然是意料中事，他們仍然不免一陣子難過。

尤其鳳棲梧，還有一種極蒼凉的感覺，飛鳥帮到底與他關係密切，烏鴉他們與他更就是出生入死的兄弟，那個秘洞所刻的一切對他是否有帮助？在難過之餘他難免有些懷疑，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鳳棲梧想不到，鉄虎也是，只要他們閉上眼，南宮望那種怪異可怕的出手，不由便浮現眼前。

也就因爲心情影响，路途也變得特別漫長了，所過之處，更就一個蒙古人也沒有。

關外百里所有的蒙古人已無倖免，盡被屠殺，朱元璋的報復實在很强烈。

×　×　×

飛鳥帮崩潰的消息在南宮望回宮之前，朱元璋已接到，他雖然沒有開口贊成，也沒有勸止，甚至一些反應也沒有，這等如同意的了。

若是沒有他默許，南宮望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這樣放肆，據說他所以能够調動官兵，是因爲朱元璋已暗中下了密旨，沒有其他人知道密旨的內容，也因而人人自危，朱元璋是怎樣一種性格，其實很多人已心中有數。

沒有人肯替飛鳥帮說半句好話，這也是朱元璋最高興的一件事，雖然他早就知道江湖人那種旁若無人的態度令人一向都沒有太大好感。

消息雖然快，他還是要南宮望親自回來向他覆命，這當然也有部份是權力的表示。

看到南宮望，他不免吃一驚，南宮望的外形變得實在太怪異，却也以爲是傷病影响。

南宮望沒有隱瞞，但何以兼練九陽神功九陰眞經有這種變化他却是解釋不了。

非獨他，就是秘洞那個無名人相信也一樣不知道可以有這些變化。

朱元璋也沒有要南宮望解釋，只是那種表情就像看見一頭珍禽異獸的。

南宮望已習慣那種目光，反而引以爲榮，朱元璋隨即追問鳳棲梧的下落。

「這個人微臣原也以爲他是一個英雄，可是到生死關頭，還是自行逃命去了。」南宮望接道：「他那些手下却的確一片忠心，拚了命也要掩護他離開。」

朱元璋道：「那當然是因爲他平日與他們出生入死，對他們實在不錯。」

南宮望點頭道：「這個人的表面工夫的確做得很足够，也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人受騙。」

朱元璋微笑道：「憎恨一個人也得承認那個人的長處，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南宮望心頭一動，道：「微臣口裏盡管說，從來可也不敢低估這個人。」

朱元璋道：「江湖中人講的是義氣，鳳棲梧若是不够義氣也不會被奉爲飛鳥帮的帮主，而此前他一直都是與他的下屬同甘共苦，生死不論。」

南宮望道：「那這次他的離開，並非貪生怕死，是另有目的了。」

朱元璋道：「也所以他那些手下拚死掩護，當時的情形你應該清楚。」

南宮望道：「若非如此，鳳棲梧如何逃得了。」

朱元璋接問：「以你看，好像他那種人若是沒有指望，會不會那樣離開？」

「不會。」南宮望沉吟着。「難道天下間還有一種可以對付九陰九陽合璧的武功。」

朱元璋道：「鳳棲梧曾經練過九陽神功，這九陽神功他如何得來，無人得知，對於其中的變化他應該非常清楚。」

南宮望道：「微臣印象中，江湖上從來沒有一個人兼練九陰眞經九陽神功。」

朱元璋道：「也許有人提及但不爲人在意。」

南宮望不由想起鳳棲梧當時的反應，嘟喃道：「難道他眞有對付我的辦法？」

朱元璋道：「可知道他現在到了什麼地方？」

南宮望道：「沒有消息，他是與鐵虎喀絲麗離開的。」

朱元璋道：「鐵虎就是那個闖進禁宮的蒙古人？」

「不錯，喀麗絲則是公主身份，微臣在大漠找到他們的時候，鳳棲梧巳經跟他們一起。」南宮望眉毛一揚。「難道他們竟然是到關外去了。」

朱元璋道：「現在開始你要小心。」

南宮望道：「倒要看他們如何將我打敗。」

朱元璋道：「那個鉄虎說不定會再進禁宮，不是朕自私，你得留在朕左右。」

南宮望應道：「皇上放心，那個鉄虎若是再進來，要他來得去不得。」

朱元璋道：「這個人朕一定要他的命，不論何時何地。」

南宮望道：「皇上放心。」

朱元璋點頭道：「你是一個有辦法的人，有你在身旁朕放心得多。」

南宮望受寵若驚的忙道：「皇上洪福，那些叛徒遲早都會被肅清。」

朱元璋道：「朕也不想太難爲他們，到底朕得天下他們也曾出過不少力。」

南宮望懷疑的看着朱元璋，朱元璋若無其事的接道：「他們也應該明白朕的苦心。」

南宮望道：「如果是聰明人，應該明白。」

朱元璋道：「經過適當的教訓他們應該會變得聰明的。」說着走向那邊密室。

南宮望亦步亦趨，一面道：「今天也可以將布開拆的了。」

朱元璋道：「朕正要問你這件事。」

南宮望道：「皇上放心，這件事絕不會出錯。」

暗門打開，南宮望當先走進去，接道：「那隻穿山甲大概沒有令皇上失望。」

朱元璋道：「他很好，朕只是懷疑他實際的用途。」隨手從旁邊的鳥籠取出一隻小鳥，疾拋了出去。

那隻小鳥從室內那片泥沼上飛過，便被一道閃光擊中，變成兩截。

那道閃光從泥沼裏飛出來，快而準，隨即又隱沒在泥沼裏。

南宮望看着道：「這一劍突然之下，能够閃得開的人，應該不會多。」

朱元璋道：「一般人應該都不會留意這樣的一片泥沼的。」

南宮望道：「能够生存在這樣的一片泥沼裏的人，還有什麼地方不能適合？」

朱元璋若有所思，沉吟道：「這個人總會有作用的。」

南宮望道：「一定。」手一探鳥籠開處，兩隻小鳥飛進他手中，一翻又擲出。

那道閃光又從泥沼裏出現，一閃再閃，兩隻小鳥無一倖免，都在閃光中分爲兩截。

南宮望這才道：「你可以出來了。」

泥沼裏一些反應也沒有，南宮望雙眉一揚，正要說什麼，朱元璋已然道：「你不是說過，這個人只有一個主人？」

南宮望一怔，說道：「微臣倒是忘記了。」

朱元璋接一聲：「山甲出來。」

語聲一落，泥沼當中升起了一串氣泡，緩緩的接着波動，浮出了一個人。

那個人五短身材，赫然是一個侏儒，皮膚也不知是天生還是塗抹了什麼，光滑而堅韌，才浮出泥沼身上的泥漿便滑落。

他的相貌非常怪異，嘴角帶着笑，那種笑容却是令人不寒而慄。

南宮望目光落在他的面上，道：「很好。」

山甲與他的目光接觸，目光一下暴縮，但隨即又亮起來 道：「南宮公子。」

南宮望道：「我早就說過，就憑你這種與生俱來的特殊體能，總有一天飛黃騰達。」

「還是南宮公子栽培。」

南宮望微笑。「不能這樣說，日後我倚仗你的地方可多着。」

山甲道：「以公子的內力修爲，能够與公子一戰的人只怕一個也已沒有。」

南宮望道：「但願你沒有看錯。」

山甲道：「我武功雖然有限，可是那一個是高手還是看得出。」

朱元璋插口道：「山甲說話不懂得轉彎抹角，你也沒有必要在他面前隱藏。」

南宮望笑笑，朱元璋接向前走去，走向那邊的綉榻。

綉榻上一方白被彷彿蓋着一個人，南宮望來到榻旁隨手一招，白被便揚起來。

那之下果然躺着一個人，穿着與朱元璋一樣的衣飾，面部却用白布條裹着。

綉榻的旁邊放着幾張几子，上放瓷瓶藥物，還有一柄碧玉刀，南宮望隨手將那柄碧玉刀拿起來，却仔細打量了好一會才將刀插進白布條內。

白布條迎刀而斷，南宮望就像剖柚子的將之一一割開，落刀恰到好處。

白布下是一張白紙也似，毫無血色的臉龐，與朱元璋彷彿一個模子印出來的，除了臉色有異，完全一樣。

朱元璋看得眞切，驚嘆道：「了不起，南宮世家的易容技術果然出神入化。」

南宮望道：「遺憾的是微臣只能改變他的面貌，不能改變他的聲音。」

朱元璋道：「朕無意讓他說話。」

南宮望道：「微臣也已考慮到這方面，已然將他的嗓子割斷。」

「很好。」朱元璋淡然一笑。「若是再有刺客，再能够偷進這裏來，大概也不會讓朕這個替身有說話的餘地。」

南宮望道：「這種事情也應該不會發生。」

朱元璋淡然道：「最好當然不會。」目光轉回綉榻那個人的面上。

那個人一直都沒有反應，就像個死人，南宮望一面以香薰手一面道：「這個替身的面皮也比較脆弱，不適宜有太强烈的變化，否則不難會裂開。」

朱元璋道：「現在他若是醒來，要沒有强烈的反應可就難了，他當然是要醒來的。」

「當然，若是只能够這樣臥在榻上，有何用處。」南宮望悠然繼續薰着手。

朱元璋接道：「你當然已有了應付的辦法。」

南宮望道：「南宮世家還有一種天魔移魂大法，皇上相信也曾聽說。」

朱元璋目光一閃，頷首道：「據說那其實是以藥物控制敵人的神智，被施法的敵人非獨神智喪失， 且還會服從施術者的命令。」

南宮望道：「這只是江湖傳說，當然這種藥物是有的，却一定同時傷害身子，不能够支持多少天。」

朱元璋道：「原則那是什麼回事？」

南宮望道：「人身上有一連串穴道直接或間接影响神智，同時將之封閉，神智便會喪失，只能够接受一些極單調的聲响。」說着他從袖子裏取出一支碧玉造成的哨子，輕吹了一下。

那支哨子不過三寸長短，發出來的聲响極其怪異，雖然微弱，却令人有一種尖刺的感覺。

朱元璋不覺以手加額，與之同時，躺在榻上那個人亦直挺挺的坐起來。

南宮望繼續吹着，那個人由坐而立，接而移動脚步，前行三步來到他面前，再轉而面向朱元璋。

那個人身形與朱元璋完全一樣，朱元璋看着他，不由有一種站在鏡子前面的感覺。

南宮望替他找這個替身絕無疑問是花過一番苦心，易容方面也盡了全力。

朱元璋看了一會，突然打了一個寒噤，脫口道：「了不起，了不起——」

南宮望接道：「微臣已盡所能，其中當然仍難免有未盡善之處……」

朱元璋道：「朕也不是一個吹毛求疵的人，事實這個替身之好已遠在朕要求之外，朕也實在想不到你竟然能够造出一個這樣完美的替身。」

南宮望道：「微臣一樣意外。」

朱元璋沉吟着道：「朕這個替身還能够做什麼？」

南宮望只是問：「皇上，還要他做什麼？」

朱元璋打了一個哈哈，道：「只要他眞的能够在必要時替朕消災解難便已足够了。」

南宮望道：「就是鳳棲梧，相信也難以看 出這個是皇上的替身。」

朱元璋接問：「能够偷進禁宮的以你看有多少人？」

南宮望道：「鳳棲梧之外，相信就只有那個鐵虎了，前者對禁宮熟悉，後者也有經驗，但即使憑他們的身手，要進來也只能選擇夜間。」

朱元璋道：「朕已經吩咐了，人畫影圖形，皇城內外嚴禁出入。」

南宮望道：「這兩個人一向自命英雄，易容化裝之事諒不屑爲……」話說到這裏突然住口，發覺說錯話。

朱元璋目光一轉，淡然道：「在這裏

說話你無須太拘謹。」接打了一個哈哈。「朕一向也自命英雄，却也要做這種事，他們若是眞的要報復，就是易容化裝也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南宮望道：「以微臣所知，他們當中並沒有精通易容技術的人。」

朱元璋笑笑。「鐵虎一事，朕也不敢再這樣托大，否則也不會叫你弄一個這樣的替身。」

南宮望道：「微臣更不敢大意了。」

朱元璋接道：「鳳棲梧與那個鐵虎一天不除，朕一天難以安寢。」

南宮望道：「微臣知道怎樣做了。」

朱元璋目光再回到那個替身面上，道：「朕這個替身應該絕無危險。」

南宮望道：「微臣在施術同時還用了七針，這個人只會絕對服從哨子的指揮。」他接將哨子以香薰了薰，雙手奉到朱元璋面前。

朱元璋接問：「這個人也只能够由山甲餵食？」

南宮望道：「任何人也可以，他其實已沒有飢餓的感覺，但爲了維繫他的生命，不能不餵食。」

朱元璋道：「朕當然也不會要第二個人來侍候他，這件事情知道的人已够多的了。」

南宮望道：「山甲方面，皇上可以放心。」

山甲與他的目光接觸，慌不迭垂下頭去，朱元璋看看他們，道：「鳳棲梧鐵虎死了，朕總會好好酬謝你們。」

南宮望道：「皇上言重，微臣現在已非常滿足，山甲的希望也不大。」

山甲不住的點頭，這也是事實，能够有這種身份他已經很滿足的了，他的希望與他的身形也成正比。

南宮望接對山甲道：「至於我曾經答應過你的……」

山甲急不及待的截道：「公子放心，皇上已經替小人完婚，是小人喜歡的那種女孩子。」

南宮望一笑道：「那我是欠你一份賀禮。」

山甲道：「小人一切都已經有了。」

這個人果然很容易滿足，而事實一直以來他追求的原就是不多，朱元璋一國之君，要令這樣的一個人滿足當然很容易。

南宮望又是一笑，道：「現在你應該可以全心全意替皇上做事了。」

山甲道：「小人一定會。」

朱元璋悠然道：「只要你們全心全意爲朕做事，無論你們有什麼要求，朕能够做到的，都會滿足你們。」

山甲慌不迭的道：「奴才已經很滿足的了。」

朱元璋目光轉向南宮望接道：「鳳棲梧這個人不簡單，運氣也一向很不錯，別的人你可以不放在心上，這個人必須小心應付。」

山甲插口道：「奴才也覺得是。」一句話出口，忙又縮回去。

南宮望道：「消息若是沒有錯，這個人現在應已出關，微臣也已經派了人在附近留意着的了。」

朱元璋大笑。「他總算明白，天下雖大也沒有他立足的地方。」

南宮望陪着笑，心底却在歎息，以他所知，朱元璋未做皇帝之前，一定不會說這種話，天下之大，一個人只要淡薄一些，立足其實不難，以鳳棲梧的勢力，就是不淡薄，要找到他也一樣不易。

他所以出關，一定有他的目的，而他所以忍心丟下鴿子和尚烏鴉花鷄道士，當然是看出即使留下來，也起不了作用，那出關的目的，應該就是與對付自己有關。

到底是關外有什麼異人還是有什麼武功誘使他那樣做，南宮望雖然不知道，却難免有這種担心。

他原是要追出關外，朱元璋的密旨便到了，他當然不敢違抗，鳳棲梧的下場已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而事實他也的確要回去作一個交代。

× × ×

鳳棲梧鐵虎喀麗絲這時候正在那個山洞內，僕僕風塵，三人都顯得有些疲倦。

這一次他們已有心理準備，那個圓柱形的深洞下網也仍然牽着，他們安然掉在網上，然後推開石門，來到了那一片世外桃源。

喀麗絲也就留在那裏，主要的目的是給他們準備食物，烤好的鹿肉每天正午也就由那個怪洞利用旋風送上去。

鳳棲梧鐵虎則稍作逗留便雙雙由那個怪洞進入上一層的秘洞。

壁畫仍然留在壁上，鐵虎看不透，鳳棲梧却顯然胸有成竹。

「天下至陽至剛的武功莫過於九陽神功。」鳳梧棲這句話鐵虎完全同意。

「所以壁畫上那個至陽至剛的人已經有了，要找的只是至陰至柔的一個。」

「那一個難道是我？」鐵虎實在不想笑，却不由自主笑了出來。

鳳棲梧沒有笑，正色道：「那一個就是你。」

鐵虎大笑道：「我練的武功雖然沒有你的剛猛，却怎也不是陰柔那種。」

鳳棲梧道：「我跟你交過手，你的剛猛只是外表，那完全是因爲你身材氣力給人的錯覺，事實你的武功是柔的一面。」

鐵虎道：「我倒是不覺得。」

「若是我沒有看錯，你的武功應該是由相撲、摔角之類化出來。」

鐵虎道：「不錯，那原是以柔制剛的武功，只是在我使來柔與剛都沒有多大分別，力氣有我這麼大的人原就是不多。」

「也所以，由你來練陰柔的內功並無不妥，以你的天賦，更應該很快見效。」

鐵虎道：「你的天賦應該在我之上，但你既然已練成了九陽神功，若是我能練相反的一種，當然應該由我來練。」

鳳棲梧道：「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事，而且沒有太多時間。」

鐵虎反問：「你看我像是一個挨不起辛苦的人？」

鳳棲梧道：「絕對不像，只是壁畫上畫的練功方式實在不簡單。」

鐵虎道：「爲我們的族人，爲江湖道義也好，我都會支持下去。」

鳳棲梧絕不懷疑他的話。

× × ×

鐵虎眞的支持到練成，那事實絕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他非獨要學習奇門遁甲的步法變化，還要將身手練至隨意彎曲拗折，至柔的境界。

幸好他一直以來都沒有練過任何的內功，就像是一塊未經雕琢的璞玉，只要雕琢的是一個高手，便能够將之雕琢成任何形像。

鳳棲梧所以堅持由他來練就是發現了他這個優點，那遠比一個已練過內功的人散功來改練好得多，也簡單得多了。

散功的痛苦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抵受，而練功其間眞氣難免走回舊路子，事倍功半，在所不免。

鳳棲梧絕不是沒有耐性的那種人，只是担心時間長了，南宮望再有所突破，合他們二人之力，以無名這種方法也不能够將之擊敗。

以南宮望的性格，當然不會讓他們再有機會反撲，一擊不中便沒有希望的了。

每一天鳳棲梧都以九陽神功帮助鐵虎行氣運功，消耗的內力雖然多，但因爲秘室中沒有外人騷擾，能够安心調理，很快便恢復過來。

鐵虎也知道鳳棲梧每一次這樣消耗內力都冒着很大的危險，因爲密室實在安全才沒有阻止，也一日一日發覺內力的增長，領悟到內功的奧妙高深，在此之前，他從來就沒有想到有這種事，也不知道他自以爲已具備的內功完全不是那回事。

與練內功同時他亦開始苦練壁畫上的招式，那些招式變化並不多，難度却極高，完全是因爲被攻擊的那個陰陽人有那種變化而變化出來。

每一招開始的時候都非常困難，有三招鳳棲梧甚至也以爲鐵虎練不來，但鐵虎還是練成功了，他的耐性連鳳棲梧也不能不佩服。

然後他們練習合擊的方法。

喀麗絲只是留在那個世外桃源中每天替他們準備食物，秘洞中那個石陣她逐漸走熟，最初的時候要留下一條繩子來引路，到最後就是不用看繩子也能够走到去。

她雖然沒有鐵虎的日子過得那麼辛苦，那份單調孤獨也不容易抵受。

到那天，她將食物送到洞邊，聽到鐵虎鳳棲梧呼喚她上去，她覺得突然，而且忍不住流下眼淚來。

風終於來了，喀麗絲將食物抛出，人亦隨着風飄出去，飄升向那個出口。

她終於看見鳳棲梧鐵虎，然後忍不住撲進鳳棲梧懷中哭起來，鳳棲梧也不由自主的擁着她，鐵虎看在眼內，沒有作聲。

好一會鳳棲梧才發覺失態，輕輕將喀麗絲推開。「你可要休息一下。」

喀麗絲搖頭道：「我已經休息得太多了。」

鳳棲梧沒有再說什麼，走向出口，喀麗絲追前問：「你們已經成功了？」

鐵虎道：「若是畫壁上說的是事實，這個方法可以擊敗南宮望，我們經已做到壁畫上的要求。」

鳳棲梧接道：「卽使我們路是走對了，要擊倒南宮望也不是一件易事。」

鐵虎道：「現在他的勢力也不知巳到了甚麼地步，要找他當然不易。」

鳳棲梧點頭道：「此去行踪我們必須謹慎而秘密，飛鳥帮的弟子應該可以在這方面助我們一臂之力。」

鐵虎沉吟着忽然問：「這件事解決了之後，你又有什麼打算？」

鳳棲梧道：「退出江湖。」

鐵虎只是問：「你放得下？」

鳳棲梧道：「江湖險惡，能够不走最好，再加上與朝廷的衝突，更難走下去的了。」

鐵虎道：「你不像這麼胆小的人。」

鳳棲梧道：「也許是因爲我已經厭倦了這種生活。」

鐵虎道：「以我所知，江湖人絕不會如此容易厭倦，尤其一個你這樣成功的江湖人。」一頓接歎道：「你就是這樣，人前人後也不肯傷害屬下與朋友的自尊。」

鳳棲梧無言，鐵虎接道：「你所以要退出江湖只是害怕你的屬下與朋友因你而招致不幸，這件事，朱元璋不會輕易罷休，有你出現的地方，麻煩也肯定不少。」

鳳棲梧淡然一笑，道：「相反，只要我藏起來，他只顧担心本身安全，已沒有時間理會其他。」

鐵虎道：「當然，他完全沒有你的消息，不知道你會不會就在皇城附近，就是禁宮的防衛工作已經够他頭痛的了。」

鳳棲梧接問：「你既然明白，當然不會再反對我退出江湖。」

鐵虎道：「我只是奇怪，你何不索性幹掉朱元璋，自立爲王？」

鳳棲梧道：「無論那一個爲王，不免都是玩弄一些手段，我不是那種人，也不懂得如何玩弄手段，相反，朱元璋却是一個十分成功的政客。」

鐵虎道：「你那麼多手足難道也沒有一個……」

鳳棲梧道：「玩弄手段之外還要得民心，在一般百姓眼中朱元璋巳沒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他若是有什麼不測，天下難免再來一次動亂。」

鐵虎道：「可是他……」

「無論他對江湖人怎樣，對一般百姓到目前爲止都是好的，他也絕不會毀滅這麼辛苦建立的形象。」鳳棲梧長歎。「這幾年來我們漢人難得有好日子過，我的心情，你應該很明白！」

鐵虎道：「我怎會不明白？」

鳳棲梧接道：「此事之後，你也無妨藏起來，朱元璋找不到我們，當然不敢輕舉妄動。」

「我會考慮。」鐵虎笑笑。「事實他現在就是要殺我們的族人，也沒有那麼容易的了，還沒有給他殺掉的，現在應該都巳在安全的地方。」

鳳棲梧道：「天下方定，朱元璋就是有遠征之心，也不會揀這個時候。」

鐵虎目光一轉，又笑笑。「我們的要擊殺南宮望，目的其實就是在要朱元璋知道他雖然在禁宮中，並不安全，而爲了安全設想，暇再理會其他。」

鳳棲梧道：「也爲了南宮望這個人，這個人的野心實在不小。」

鐵虎忽然打了一個「哈哈」。「這些話，我們不是巳經說得太多，怎麼還要重複？」

鳳棲梧亦不由笑起來，却沒有在意鐵

虎的眼神，否則他應該不難看出鐵虎的眼神中隱藏着什麼。

× × ×

離開秘洞，仍然是正午，漫天風沙，鐵虎忍不住仰天一聲長嘯。

鳳棲梧也有這種激動，却沒有長嘯出來，縱目四顧，心頭震動，每當危險迫近的時候，他就有這種感覺。

喀麗絲一直留意着他，隨即問：「什麼不對了。」

鳳棲梧道：「有人在附近監視着我們了。」

鐵虎一怔放目四顧，道：「不錯！」

語聲甫落，一塊巨石便自石山上「轟轟發發」的砸下來，聲勢驚人。

鳳棲梧鐵虎相顧一眼，左右一齊掠前，探手抓住了一塊石，齊喝一聲，疾抛了上去，正迎着砸下來的那塊巨石。

兩塊石相撞在一起，發出的竟然是「噗」的一下輕响，然後一齊升起來，升到下砸那塊巨石原來所在的位置才「轟」的爆開。

那「轟」的一聲當眞是天崩地裂一樣，動魄驚心，爆開的石塊也竟然全都是往一個方向射出。

石山上立時一陣驚呼，人影閃動，其中兩條人影才冒起便給石塊擊中，慘叫倒下。

接着又是兩聲慘叫在石山上响起來，然後三個灰衣人自石山上掠下，身形移動間暗器飛射。

鳳棲梧鐵虎看着兩塊巨石爆開，喜動形色，但仍然不敢樂極忘形，身形左右退回，將喀麗絲夾在當中，同時將暗器接下，反擲出去。

那其中兩個灰衣人暗器中飛摔倒下，還有一個將暗器閃開，一劍出鞘，飛身撲至。

鐵虎即時一聲斷喝：「站着！」

這一喝霹靂也似，那個灰衣人，竟然給他喝住，鳳棲梧接問：「是南宮世家的人？」

鐵虎亦問道：「是南宮望指使的？」

那個灰衣人冷應道：「你們敢跟南宮世家作對，是不要命了？」

鐵虎大笑道：「你只得一個人，竟然敢在我們面前張牙舞爪，才是不要命。」

那個灰衣人正要回答，一聲異响便從石山上傳來，抬頭看去，只見一枚烟花火炮疾射上半天，在半空中爆出了橙黃色的一團，瑰麗而奪目。

灰衣人立時大笑道：「南宮世家巳經在附近佈下天羅地網，倒要看是那一個不要命。」

「當然是你！」鐵虎隨即飛射出去。

灰衣人不等他撲到，暗器便出手，身形接往上拔起來，反應也實在不慢。

鐵虎比他當然快得多，接暗器同時身形倒豎蜻蜓，一彈疾飛上一塊石上，正好掠在灰衣人面前，身形變化之怪異實在罕見。

灰衣人不由脫口一聲驚呼，一劍刺出，手臂巳然給抄住，鐵虎抄着的暗器隨即抵在他咽喉上。「說，南宮望在那兒？」

灰衣人道：「不知道。」

「我倒要看你是否眞的一條好漢。」鐵虎的暗器壓進了那個灰衣人的咽喉的肌肉。

灰衣人面色一刹那蒼白，死於突然他倒還罷了，面臨死亡的威脅却不由他不恐懼。

「在那裏？」鐵虎道：「你若是說出來，饒你一命。」

「說不說我也是沒命的了。」語聲甫落，他的面色巳變成青紫，咽喉傷口的肌肉，更變成紫黑，流出來的血也是。

鳳棲梧即時道：「之前，他們用的都是毒藥暗器。」

鐵虎目光落在手中暗器上，道：「看來却不像。」

鳳棲梧道：「這也不是他們以前所用的暗器，看來毒藥巳經過特別處理，表面上完全看不出來的了。」

鐵虎輕吁了一口氣，鬆手，那個灰衣人巳氣絕，隨着倒下。

鳳棲梧目光轉向山岩上，三個灰衣人正在那兒俯身下望，一面的詫異之色。

鐵虎目光亦一轉，道：「我上去看看。」也不見怎樣移動，一個身子便倒翻起來，鳳棲梧雙掌隨即拍出，正拍在鐵虎雙掌上。

沒有聲响，鐵虎一個身子却立即陀螺般飛旋上半空，飛向那邊山岩。

灰衣人一怔，暗器馬上出手，可是他們連鐵虎的方向也抓不穩！

鐵虎在暗器中一個翻騰巳落在三個灰衣人身後，閃電般抓住了那三個灰衣人的手臂，摔向地面，那三個灰衣人俱都用力掙扎，力用得越多摔得便越重。

他們躍起又被摔倒，不過片刻，俱都遍體鱗傷，倒在地上呻吟，鐵虎這才問：「南宮望在什麼地方？」

三個灰衣人都沒有回答，兩個隨即被鐵虎抓起來，鐵虎也只是隨手一抖，便一陣爆栗子也似的聲音。

那兩個灰衣人不由慘叫起來，到鐵虎將他們放下，巳變成兩堆爛泥也似，却沒有氣絕，只是混身骨骼巳散開，摔倒在地上。

這散骨的痛苦當然不是好受，他們苦痛得嘴臉也都巳變形，其中一個脫口叫出來：「你殺掉我好了。」

鐵虎道：「若是不說，我就要你們這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他目光接落在第三個灰衣人面上，那個灰衣人不由緊張起來，鐵虎才迫前一步，他便叫着道：「門主在京師飛鳥帮的總壇內。」

「在壇裏幹什麼？」鳳棲梧上來了。

那個灰衣人道：「以天魔迷魂大法對付捉來的飛鳥帮弟子，要他們變爲行屍走肉般。」

鳳棲梧雙眉陡揚道：「這爲什麼？」

那個灰衣人說話到了嘴邊又嚥回去。

鳳棲梧接問：「是不是要利用他們對付飛鳥帮衆，要飛鳥帮衆自相殘殺？」

灰衣人無言點頭，鳳棲梧歎了一口氣，嘟喃道：「南宮望，你這樣做難道不覺得太過份？」

鐵虎插口道：「這個人顯然巳入魔道，不可理喻，什麼事也做得出的了。」

（未完・九）

鷹飛江南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皋·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郭子羽、方玫、歐陽胆三人見前面金蠍門的人和神樹門人劇鬥，雙方全部死亡，他們循南岩直上武當山，遇上武當掌門人的師叔青銅長老，知道郭子羽來找父親，不讓他走，說郭鐵鷹拿走了武當鎭山之寶的太極慧劍秘笈，與他有關連。郭子羽雖然申辯仍未得諒解，只好訴諸武力，用天都九歸劍法制服了太極慧劍，青銅長老只好賣個人情，放他們離去，於是他們由草店轉往西北經竹谿向陝西省境而去……桃花仙子柳桃兒和婢女小雯經鵝頸嶺上的浮圖關來到西南的重慶，住在「夜雨山莊」莊主公孫冠的莊內，看來也是向西北而去……

約法成三章　夜雨滿江湖

溫一姑忽然語氣一轉道：「小姐跟咱們莊主有緣，妳說是不是？」

溫一姑如此一提，桃花仙子不由想到清溪裸浴之事，不管他們那場戲的演出是有心還是無意，她畢竟是一個姑娘家，那張粉雕玉琢般的嬌靨，難免要印上一抹紅暈。

溫一姑微微一笑道：「夜雨山莊名震江湖，武林同道公認爲天下第一家，以本莊莊王的神明英武，非當代絕世美人不足匹配，像小姐這等國色天香，除了本莊莊主也不足爲耦，小姐如是當了夜雨山莊的女主人，豈不就不必離開了麽？」

這位溫一姑眞會講話，她分明是來說媒的，却拐彎抹角，旁敲側擊，說了半天還沒有道出她的本意。

桃花仙子是何等人物，溫一姑的來意如何瞞得過她，只是她不便一語道破，也不想這麽作，因而櫻唇輕輕一撇，道：「一姑這麽說就太不瞭解我了……」

「太不瞭解我」是十分簡單的幾個字，但這幾個字却將溫一姑導入五里霧中，她猜不透桃花仙子的用意，自然不明白這幾個字代表的是甚麽，以致張口結舌一時答不出話來。

溫一姑是聰明狡獪的，但無論如何狡獪，她的智慧與桃花仙子相比，仍然差了一截距離。

桃花仙子柳眉一揚道：「小小的一個池塘，豈是蛟龍長久棲息之地！」

這回溫一姑懂了，她却面色一變。

「小姐瞧不起夜雨山莊？」

「天下第一家，沒有人敢瞧不起，只不過飛龍在天，決不會困守一個池塘，好啦，一姑，咱們的談話就到此爲止 我有點累了。」

溫一姑是來說媒的 結果還沒有說到本題就被攆了出來 桃花仙子名下無虛士，使她有着莫測高深的感覺。她的任務失敗了，但不得不回報她的主人。

「稟莊主……」

「是一姑麽？進來。」

這兒是一間守衛森嚴的密室，夜雨莊主公孫冠正在繞室蹀踱，神色上顯得有些坐立不安。

三年前他喪了耦原本無心再娶，但林間漫步却發現桃花仙子主婢清溪裸浴，不管是人爲的因素，還是上蒼的安排，他無法尅制那美色的誘惑是肯定的。

食色性也，這自然怪他不得。

何況他只不過五十上下的年歲，在一個練武的人來說，這種年歲，與一個血氣方剛的小夥子沒有什麽兩樣。

不過以他的身份，續絃再娶是一件大事，他不得不再三思考，仔細分析，這是一拖就是十多天的原因。

其實一個人如若眞正迷戀某一事物，長時間的思考，每每使他愈陷愈深，公孫冠不是超人，他自然無法擺脫此等煩惱。

不過他畢竟是一派之尊，名震當代的聞人，當他下定決心，採取行動之後，他就再也不會退縮，而且是志在必得。

及溫一姑應聲進入密室，他就目射精光，迫不及待的詢問道：「怎樣？」

溫一姑吶吶道：「稟莊主，她……」

公孫冠沉聲道：「她怎樣？快說。」

溫一姑道：「他要離開本莊……」

公孫冠面色一變道：「甚麽，妳沒有告訴她？」

溫一姑道：「屬下說了，她——」

公孫冠叱喝道：「她怎麽說？」

溫一姑道：「她說飛龍在天，豈能長久棲身於一個小小的池塘！」

公孫冠怒哼一聲道：「她瞧不起夜雨山莊？」

溫一姑道：「那倒不是。」

公孫冠道：「哦，說下去。」

溫一姑道：「以屬下的觀察，桃花仙子並非尋常女子可比，她不是不願當本莊的女主人，只是認爲本莊只求自保，不圖雄飛，心有不滿而已。」

公孫冠愕然道：「妳當眞認爲她是這樣？」

溫一姑說道：「這是屬下的觀察，莊主如能跟她聊聊，必然可以作進一步的瞭解。」

公孫冠道：「好，妳去請她，咱們在大廳相見。」

大廳就是第三進的客廳，是夜雨山莊的重要議事的所在，公孫冠選擇在這兒與桃花仙子見面，足證他對此事的重視。

待桃花仙子主婢到達，他竟然開門見山，單刀直入的提出了他的要求。

「仙子，在下不會客套，有一點要求希望仙子能夠俯允。」

「哦，請說。」

「承江湖朋友的抬愛，夜雨山莊在江湖上尚能擁有一席之地。」

「我知道的，寒山多夜雨，天下第一家。」

「在下是誠意邀請仙子做本莊的女主人……」

「哦，但不知道女主人能有多大的權力？」

「包括在下在內，夜雨山莊悉聽妳指揮。」

「如果我要夜雨山莊投入江湖？」

「照辦。」

「如果我要殺人呢？」

「那是他們該死。」

「說得好 不過我還要一點保證。」

「這容易，一姑，取血玉刀來。」

公孫冠叫溫一姑去取血玉刀，她却面色驟變，雙脚釘在原地，半晌做聲不得。

莫非這血玉刀是人間異寶，價値連城不成？

不錯，血玉寶刀的確價値連城，當得是稀世奇珍 不過它眞正名貴之處 是不能以金錢來衡量的。

它是一柄短刀．長度只有一尺五寸，但，如將內力灌注刀身，一經揮動，刀芒可以暴長五尺，任是何等功力之人．刀芒所至，必然難以倖免。

它也是公孫門中的傳家至寶，如同少林寺的綠玉權杖，具有生殺予奪的無比權威。

將血玉寶刀交給桃花仙子，也就是將公孫一門的生死存亡交給她了，對一個相識不深的女人，怎能作如此重大的冒險！

但美色是禍水，古往今來，有多少豪傑爲她隕身，多少人君爲她傾國？至於公孫冠麽，他之所以能夠獨霸一方，名震江湖，不過託先人之蔭庇而已，既不能稱爲豪傑．更不能稱作人君，像這樣一個平庸之人，怎麽能擺脫這一美色之關。

不管怎麽說，他這項決定太突然，也太隨便，換句話說這是一項荒謬的決定，是不會爲夜雨山莊任何一個人所接受的。

然而他是莊主，是夜雨山莊的主人，在這兒他具有無比的權威，他要某一個人死，這個人就不可能活到明天。

一個平庸的人，也有一套維護尊嚴與

權勢的法子，那就是驕傲與兇殘，他瞧到溫一姑遲疑不走，兩縷兇暴的殺光，立刻由雙目中射了出來。

溫一姑身軀一震，說道：「屬下這就去……」

她低着頭快步離開大廳，片刻之後取來一個長方形的紫檀木匣，雙手擧過頭頂，以極度虔誠的態度獻給公孫冠。

木匣不重，她却如擧千鈞，直待木匣離手，她才抹了一把汗悄悄的退了下去。

公孫冠接過木匣，隨手遞給桃花仙子道：「這是本門權威的標誌，有了它，本門自老夫以下，都得聽從妳命令。」

桃花仙子道：「如果有人不聽呢？」

公孫冠道：「除非他想作本門的叛徒，妳可以立即下令將他處死。」

桃花仙子道：「多謝莊主。」身形一轉，就待離開大廳。

公孫冠急道：「慢點，仙子。」

桃花仙子道：「你還有什麽事？」

公孫冠道：「老夫能作的都已作了，仙子應該有一個交待。」

桃花仙子嫣然一笑道：「莊主，煮熟鴨子還怕牠飛了不成？」

公孫冠道：「話不錯，但老夫不喜歡拖泥帶水，希望仙子做一肯定的答覆。」

桃花仙子面色一正：「好，自今日起我就是夜雨山莊的女主人，不過咱們的婚禮必須在完成三件大事之後才能擧行。」

公孫冠道：「哦，是那三件大事？」

桃花仙子道：「第一是叱咤江湖，誅除異己．第二是取得三空藏劍經．使本莊武功天下無敵，第三是臣服諸派，惟我獨尊，要天下每一個稍有名氣的武林同道，都來參加咱們的婚禮。」

公孫冠吶吶道：「仙子，咱們……咳，辦得到麽？」

桃花仙子冷哼一聲道：「爲甚麽辦不到？莫非北聖一脈徒具虛名！」

公孫冠道：「這個……」

桃花仙子冷冷道：「別這個那個的了，咱們莊上的人員有沒有名册？」

公孫冠道：「只有守夜輪班的名册，很多人没有包括進去。」

桃花仙子道：「那怎麽行，一姑，傳總管。」

溫一姑應了一聲「是」，同時向廳外高聲道：「夫人有令，傳總管。」

門外有人暴諾一聲，輕快的脚步逐漸遠去，片刻之後，一名面目精幹，身材瘦長的紅袍中年大漢走了進來，他先向桃花仙子主婢瞥了一眼，再向公孫冠抱拳一禮道：「參見莊主。」

公孫冠指着桃花仙子說道：「見過夫人。」

紅袍大漢雙拳一抱道：「屬下馬侯參見夫人。」

桃花仙子首蠑微頷道：「馬總管不必多禮，柳桃兒年輕識淺，今後如有什麽不週之處，還望總管不吝指正。」

馬侯躬身道：「不敢夫人言重了。」

桃花仙子道：「莊主，有兩件事需要偏勞馬總管一下，你看可好？」

公孫冠道：「夫人勿須客套，有事儘管吩咐就是。」

桃花仙子道：「馬總管……」

馬侯道：「屬下在。」

桃花仙子道；「請你立卽造一份名册，包括莊主跟我在內，記住，名册內要註明每一個人的年齡，籍貫，武功，及特殊專長。」

馬侯道：「是，夫人甚麽時候要？」

桃花仙子道：「本晚三更以前。」

馬侯道：「遵命。」

桃花仙子道：「還有，明日辰初，本莊所有的人員除必須的守備之外，一律在練武場集合，無故不到者按莊規論處！」

馬侯道：「夫人還有什麽吩咐？」

桃花仙子道：「没有了，你去吧。」

馬侯抱拳一禮，轉身退了出去。

桃花仙子意興闌珊的一笑道：「莊主，時間已晚，妾身要歇息了。」

公孫冠道：「我想請夫人移居上房，那原是夫人歇息的所在。」

桃花仙子道：「這個麽……」

公孫冠道：「夫人不必顧慮，老夫這一向都睡在書房，不會干擾妳的。」

桃花仙子道：「好吧。」

公孫冠道：「溫一姑，快去取夫人的衣物，夫人請隨我來。」

× × ×

人生際遇難測，但像桃花仙子這樣的必然不多，自然，這一切都是她一手造成的，她當然要沾沾自喜了，但小雯却給她一個冷水澆頭。

「小姐，我眞不明白……」

「妳有什麽不明白的？」

「難道小姐不知道這是在玩火？莫非夜雨山莊全部都是傻瓜？」

「哼，孫猴子十分聰明，他却逃不出佛爺的手掌心！」

「小姐憑甚麽這般自信？」

「憑血玉寶刀，咱們只持有這柄寶刀，連公孫冠的老命都擺在咱們的手裏。」

「如果血玉寶刀不可靠呢？」

「妳胡說些甚麽？就算有人不要命，他也不敢甘冒背叛的惡名！」

「小姐，我總覺得……」

「好啦，別說廢話了　去瞧瞧是不是馬總管派人送名册來了。」

她没有猜錯　的確是馬總管派人送來名册。

這是一本人事資料．一册在手，鉅細無遺，夜雨山莊就没有甚麽機密可言了。

桃花仙子注重不只是這些，她對夜雨山莊的實力更爲欣賞。

它的組合是這樣的，除了莊主公孫冠，少莊主公孫旗，權力最大的就是總管馬侯了，他直接指揮擅用火器的神火隊，擅使毒沙的青紗隊，以及聖刀，鐵牌等四隊，這般夜雨門下，經過千錘百煉，每隊五十名健兒個個都有不凡的身手，再加上他們的特殊技能，如若逐鹿江湖，將無人能夠抵擋。

這四隊還不能算作夜雨山莊的眞正高手，二司，三孤，五行者才是最爲可怕的人物，這是幾個身負絕學的高人，雖然他們不姓公孫，永遠當不到本莊的主人，但他們的一身功力也許比莊主還高。

除了這些就算溫一姑了，她是內總管，負責錢糧衣物的供應，及內部生活起居等事宜，她的手下也有男女兩隊，其中不之傑出之士。

這是一股堅強無比的力量，如是投之江湖，必然會引起無邊的風浪。

但公孫冠只求苟安無意進取，他以保護現狀爲得計，偏偏又情關難守，喪妻不過一年，他就在色字上栽了一個大觔斗。

現在夜雨山莊入了桃花仙子的掌握，她太興奮了，一夜輾轉反側，就是難以闔上眼皮。

其實無法入睡的不只她一個，夜雨山莊面臨如此嚴重的大事，其中自然有些憂心忡忡的人物。

最不安的是溫一姑，她竟然移樽就教，氣呼呼的找到馬侯的住處來了。

「一姑，妳倒是稀客，快請坐。」

「少來這一套，我問你，你究竟是什麽存心？」

「什麽存心？咳，一姑，別打啞謎，有話慢慢說。」

「你不阻止莊主將血玉寶刀交給那個女人，還畢恭畢敬的替她造名册，本莊數百年的基業，眼看要毁在那女人的手裏，你居然無動於衷！」

「咳，一姑，妳這麽說就不對了，血玉寶刀交給她我不在塲，妳叫我如何阻止？其實只要莊主一意孤行，誰都没有能力阻止，最後她血玉寶刀在手，向我要名册我能不給？」

「那怎麽辦？咱們總不能讓她爲所欲爲的發展下去？」

「別忙，一姑，這是一件大事，咱們必須集思廣益，召集有關人員作詳盡的探討。」

「那就事不宜遲，馬上在你這兒討論，最好連少莊主一併請來。」

「好的。」

× × ×

馬侯還没有成家，只不過三十剛剛出頭，他住在第二進的東廂，也是他日常處理事務的所在。

此時這間東廂，聚集了夜雨山莊的重要人物，四週戒備森嚴，氣氛嚴肅無比。

主持這項會議的是少莊主公孫旗，他面色有些蒼白，精神有點萎靡，顯然，他與郭子羽那兩敗俱傷的一擊，受到沉重的內傷，如今傷勢雖已痊癒，身體還没有全部復元。

他向四週流目一瞥，然後目注馬侯道：「馬總管，你將開會的目的向大家宣佈一下。」

馬侯道：「是。」語音一頓，接道：「本莊屹立江湖，經過無數次的風浪，由於咱們的先人精誠團結，所以能夠屢渡難關，但本莊這數百年的基業，却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冷泉名列二司，是夜雨山莊頗具份量的人物，他是薑桂之性，愈老愈辣，不待馬侯把話說完，他就大聲詢問道：「是甚麽危機？莫非有人敢對本莊不利？」

馬侯道：「何止不利，咱們祖宗建立的基業，眼看就要拱手讓人了。」

冷泉道：「在下不懂，請總管說明白一點。」

馬侯道：「桃花仙子各位可曾有過耳聞？」

五行者之一的木石昆道：「在下見過此人，她是丐帮帮主沙璞的師妹，名列該帮五丐頭之一，聽說她在本莊作客，莫非她要對本莊不利？」

馬侯一嘆道：「血玉寶刀已經落入她手中，咱們夜雨山莊只得俯仰由人了。」

他此言一出，參加會談的除了少莊主公孫旗，內總管溫一姑，全部面色驟變，有些甚至震驚得跳了起來。

夜雨三孤之一的姚嬈，是一個徐娘半老的麗人，一幅黑色面紗，遮住她大半個面孔，顯得神秘而冷酷。

他們原本就是神秘冷酷的，這等裝扮只是更加強襯托而已。

在夜雨山莊，很少人能夠見到三孤，更不必說跟他們交談了。

但，姚嬈終於說話了，雖然她的語音不帶絲毫感情，冷得好像從寒冰地獄裏發出來的，它却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量，使每一個人的注意力都投到她的身上。

「桃花仙子是怎樣得到血玉寶刀的？是偷？」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也是與會者每一個人都急欲知道的，而且每人都跟姚嬈的想法相同，認爲那柄神聖而具有無上權威的血玉寶刀，除了偷，没有理由會落在桃花仙子的手裏。

人們的目光在馬侯及溫一姑的臉上流轉，他們流露出一股焦灼而迫切的期望，希想由他們口內吐出一個是字。

因爲血玉寶刀如是被偷，夜雨門下可以不顧生死的去搶，去奪，縱使是面對整個武林，他們也不會有半點怯意，如果是其他的原因失去，那就不敢想像了。

馬侯在人們期望下，終於答覆了，但他帶來是只是極度的失望。

「是莊主親手交給她的。」

「啊……」

「爲甚麽？」

「莊主這是甚麽意思？」

驚愕詢問之聲此起彼落，東廂之中立即亂成一片。

少莊主公孫旗眉峯一皺道：「各位冷靜一點，本莊遭逢大變，咱們不能亂了陣脚。」

馬侯沉重的一嘆道：「桃花仙子已是莊主夫人，由她保管血玉寶刀並没有甚麽不對。」

這又是一個驚人的消息，但與會者却目瞪口呆，每一個都噤如寒蟬。

原因很簡單，桃花仙子既然是他的妻子，在夜雨山莊公孫冠具有生殺大權，夫婦一體，做屬下的怎敢對她有半點不敬！

不必憑藉血玉寶刀，夜雨山莊除了莊主就得全聽她的，如果她以刀施令，就連公孫冠也得惟命是從。

没有人敢反抗莊主，更不敢對血玉寶刀有絲毫違拗的念頭，那麽他們這項會談就毫無意義了，除了俯首聽命還能有什麽選擇！

不過公孫旗心雄志大，不甘雌伏，他向在座各人環視一眼，道：「各位是本莊的中堅，負有興滅繼絕的責任，如今本莊面臨重大的危機，各位應該憚精竭慮的想出一個自救之道。」

五行者之首的金瀛長長一嘆道：「太難了，除非……」

金瀛是夜雨山莊的智囊，平時甚得莊主公孫冠的信任，瞧他言下之意，似乎目前的危機可以化解，只是他不說下去，難免使人着急。

因而公孫旗急問道：「除非怎樣？金老。」

金瀛道：「這個——咳，屬下是說太難了，除非假以時日，也許能想出一個法子。」

夜雨山莊的智囊居然束手無策，這不僅使與會者感到氣餒，也令這次會談遭到澈底的失敗。

×　×　×

雷聲震撼大地，但却密雲不雨，這是一個十分沉悶的天氣，就像夜雨山莊大多數人的心情一般。

的確，在練武場上，立着黑壓壓一片人潮，別看他們人數不少，却像一些鋸了嘴的葫蘆，沒有人吭出一聲，也沒有人喘出一口大氣。

將台上左男右女，肅立着二十名抱刀少年，上方並列着兩把虎皮交椅，坐的是莊主夫婦，他們身後還有四黃一綠五名少女，是莊主夫人的貼身婢女。

此時莊主夫人一抬手，一名黃衣少女立即遞過一本名冊，莊主夫人接過名冊再交給莊主道：「可以開始了，莊主。」

莊主道：「夫人說的是。」

他立起身形，向台下流目一瞥，道：「老夫愼重介紹，桃氏仙子柳桃兒是莊主夫人，今後各位將她視同本座，接受她的指揮，如有不聽命令或陽奉陰違者，一律按莊規嚴厲論處！馬侯，開始點名。」

語音甫落，右臂輕輕一送，那本厚厚的名冊，便已緩緩飛到馬侯的手中。

點名花了將近半個時辰，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只有少莊主公孫旗未到，他是因爲身體尙未復元，經過莊主夫人允許的。

最後莊主公孫冠再次作驚人的宣佈，下令夜雨山莊於明日辰初投入江湖，目的是收回三空藏劍經，消除江湖戾氣，使天下趨於祥和。

夜雨門下對這項出人意表的宣佈反應不一，不過贊成的爲數較多，因爲江湖多采多姿，誰都願去開開眼界。

就算有不贊成的，也沒有人敢違抗莊主的命令，所以這項宣佈，並未造成任何困擾。

翌晨夜雨山莊傾巢而出，莊裏只留下老弱病患，由少莊主公孫旗留莊統率。

在大隊出發前，五行者早已各率五名部屬於當晚上道，他們是夜雨山莊的耳目，江湖上任何一件事幾乎都瞞他們不過。

五行者接受的第一道命令，是搜查江湖各派的動向，三空藏劍經得主婓三耳逃往何處，以及鐵鷹堡郭氏一門的行踪。

×　×　×

郭氏一門由竹谿北上，經白河，漫川關，逕向山陽縣城奔去。

山陽位於終南山之南，是一個頗爲偏僻的山城，旅客固然極少來到此地，江湖人物也不可能來到這個窮鄉僻壤。

這是往日的情況，今日與往日就大爲不同了。

首先是零星的外鄉人來到山陽，後來成羣結隊愈來愈多，而且這般人全是跨刀配劍的江湖豪客，那麼鬥毆兇殺之事也就時有所聞了。

這天郭氏一門也來到山陽，他們同樣是路經這兒，只是比別人到的晚了一點。

縣城原本不大，客棧本就不多，這一到晚豈不食宿都成了問題？

走江湖隨遇而安，露宿一晚算不了甚麼，餓一晚也沒有甚麼要緊。

不過又餓又凍，在一個長途疲累的人來說，畢竟不太好受。

當他們尋找客棧失望之後，郭子丹的熄婦姚玉姑出了一個主意。「子丹，咱們何不向大戶人家借宿？」

「好主意，我想這縣城之內，總有一些大戶人家的。」

郭子丹向向他爹提出了這項建議，立即獲得郭鐵鷹的贊成，郭子屛接着道：「稟伯父，侄兒瞧到西城根有一家大戶，他們房屋很多，咱們不妨試試。」

郭鐵鷹道：「好，二弟，你帶子孚子屛前去瞧瞧。」

郭鐵鵬道：「是，大哥。」

西城距此不遠，拐兩個彎就見到一片黑壓壓的房屋，其實在瞧到那大戶之前，他們已經聽到兵刃撞擊以及喊殺之聲，這父子三人在微微一怔之後就加快了脚步。

他們担心大戶出了事，不幸偏偏被他們猜個正着。

大戶門前的廣場，正在上演一齣殘暴的屠殺，被殺者肢體縱橫，到處是觸目驚心的血腥，殘存者仍被多人圍攻，他們是在趕盡殺絕。

行兇的約莫二十多人，正在追奔逐北，橫施殺手，還有近三十人在場邊旁觀，並吆喝鼓掌替殺人者助興。

郭子屛勃然震怒道：「爹，這般強盜太狠了，咱們不能見死不救！」

郭鐵鵬點點頭，同時貫注眞力大喝一聲道：「住手！」

這聲叱喝有如九天驚雷，搏殺的雙方心頭一震，全都應聲停了下來。

一名身着黑袍，虬髯連腮的彪形大漢可能是這般人的頭兒，他向郭鐵鵬父子打量一眼，道：「朋友面生得很，報個萬兒吧。」

郭鐵鵬道：「老朽名不見經傳，說了閣下也不會知道，何況咱們萍水相逢，也沒有通名報姓的必要。」

黑袍大漢道：「朋友旣敢伸手架樑，連報個萬兒的勇氣都沒有麼？」

郭鐵鵬面色一整道：「老夫無意與閣下爲敵，只是想作個調人罷了。」

黑袍大漢哈哈一陣狂笑道：「作個調人，你也配！」

郭子屛怒叱道：「你敢瞧不起我爹？少爺要教訓教訓你。」

黑袍大漢面色一沉道：「給我廢了他們。」

一名持槍的黑衫老者及兩名抱刀的黑衣大漢應聲奔出，他們一言不發，出手就是一陣狂攻。

這三人的功力全都不凡，尤以黑衫老者的一桿使得出神入化，一槍點出，有如靈蛇亂舞，令人眼花撩亂，有着無所適從的感覺。

郭鐵鵬並未撤劍招架，只是身形一錯

，向一旁移出三尺。

黑袍老者上步欺身，挺槍再吐，槍尖帶着勁風，聲勢兇猛以極。

他這一陣狂猛的攻擊，幌眼就是十餘招，他已經使出了混身解數，却連郭鐵鵬的衣角也沒有沾到。

這是他的運氣不錯，郭鐵鵬有那份耐性陪他泡磨菇，其他兩人的時運就差了，郭氏小兄弟可不願浪費精力。

但見長劍急吐，有如長虹經天，雖是一吐即收，黑衣大漢已經丟盔棄甲了。這還是他心存厚道，只讓對方失去戰鬥主力，如果要他們死，明年今日就是他們的忌辰。

觀戰的虬髯大漢神色一變，他知道這父子三人都是江湖罕見的高人，按說他是應該認敗服輸的，只不過黑衣堂橫行川陝，無往不利，他不甘心就這麼砸掉招牌。

於是他們發出一聲尖銳的長嘯，展開一場倚多爲勝的瘋狂攻擊。

也許他是對的，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他以十倍以上的人力，不然可以擢倒郭氏父子。

這是他的如意算盤，可惜他的算盤打錯了，因爲郭氏父子不是普通的高手，他那倚多勝少的法則，自然發出不了作用。

郭氏天都九歸劍法，威力之强，出招之快，在武林中是少見的，再經過南聖傳人楊柟的指點，放眼江湖，沒有任何一派的劍術堪與匹敵，黑衣堂以卵擊石，焉有不敗之理！」

這是一場江湖罕見的搏殺，郭氏父子雖是以寡擊衆，却能予取予求，掌握了絕對的主動。

他們以快如閃電的手法，使敵人近身不得，只要一劍飛出，必然有人負創倒地，片刻之後，這股橫行川陝的黑道勢力已然潰不成軍。

有不少黑衣人在地上哀嚎，却沒有一人失去生命，郭氏父子手下留情，只是瓦解了敵人的鬥志，讓他們在瘋狂中冷靜下來。

他們的頭兒虬髯大漢眼見大勢已去，不再作無謂的掙扎，他摔掉掌中的厚背劈山刀，雙眼一翻道：「朋友果然高明，黑衣堂今天認栽，不過咱們只要還有一口氣在，誓報今日之仇，你如果害怕，最好殺了咱們。」

郭鐵鵬微微一笑道：「老夫郭鐵鵬隨時候教，現在你們可以走了。」

黑衣堂的人走了，一片哭聲却由屋內傳出，顯然，黑衣堂不只是使這家人受到傷害，還可能危險到重要的人物。

郭氏父子輕輕嘆息一聲，身形一轉，逕向原地退了回去。

但……

「恩人請留步……」

隨着話聲，一羣人快步奔來，點頭的是一位身着青衫，年約三旬的漢子，他向郭鐵鵬躬身一揖道：「家主母正在前廳立候恩公，特命崔護前來奉請。」

郭鐵鵬略作遲疑，道：「不敢當，崔少俠請。」

這是一幢古色古香的建築，在山城固然首屈一指，在都市也是數得出的富豪之家，只可惜他們不只是人丁單薄，而且一門孤寡，富豪雖是令人羨慕，並沒有爲他們帶來甚麼幸運。

在廳上立候的是一個四旬出頭的素衣徐娘，雖然哀傷滿面，却掩不住一股精幹之色。

她向郭鐵鵬襝衽一禮道：「未亡人見過郭恩公。」

郭鐵鵬還了一禮道：「夫人太客氣了，郭某爲德不卒，致令尊夫遇害，怎敢當那恩公二字。」

素衣徐娘一嘆道：「在刼難逃，也許這是天意，但如若恩公再遲到一時半刻，崔氏一門只怕沒有一個能夠活着。」

郭鐵鵬道：「就算這樣吧，咱們父子只不過舉手之勞，崔夫人千萬不要放在心上，如果別無他事，咱們就此告辭。」

崔夫人道：「本城旅邸很少，恩公如是初到，必然難覓棲身之處，寒家空屋很多，恩公何不在此居留一宿？」

她果然是一個精明能幹的女人，郭鐵鵬父子前來此處的目的，她已一眼看穿。

只不過人家初遭劇變，他們如何能夠安心居住下去？主人雖是一片好意，郭鐵鵬却有點舉步躊躇。

崔夫人接道：「江湖兒女隨遇而安，恩公就不必猶豫不決了，何況賤妾還有要事請教。」

經她這麼一說，郭鐵鵬倒不便推辭了，遂咳了一聲道：「多謝崔夫人，不過老朽還有家人……」

崔夫人道：「那不要緊，崔護，你隨這位公子前去，務必將郭恩公的寶眷一併請來。」

崔護道：「遵命，公子請。」

郭鐵鵬道：「子孚，你去請伯父。」

郭子孚道：「是。」

片刻之後，郭鐵鷹率領家人來到崔府，他們被安置在西院，崔府撥有專人照顧他們。

晚餐之後，崔護前來道：「稟郭恩公，夫人求見。」

郭鐵鵬道：「快請。」

崔夫人帶着兩名侍婢，及一名容貌清麗，體態剛健的白衣少女來到西院，雙方落座之後，崔夫人微微笑道：「恩公還住得慣麼？如果有甚麼需要請儘管吩咐。」

郭鐵鵬道：「崔夫人，老朽說過，咱們只是舉手之勞請不必放在心上，今後請不要稱恩公二字，老朽實在承担不起。」

崔夫人道：「郭大俠志行高潔，賤妾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語音一頓，忽然話題一轉道：「郭大俠可知道那般黑衣人的來歷？」

郭鐵鵬道：「老朽只知道他們是黑衣堂，其他的就不得而知了。」

崔夫人道：「黑衣堂是川陝一帶最大的帮派，他們殺人越貨，橫行不法，所行所爲無不令人髮指，先夫當年在西安知府任內，曾判一名劇盜死刑，但還未等到秋決，就被他越獄逃走……」

郭鐵鵬道：「莫非那劇盜是黑衣堂的人？」

崔夫人道：「他是黑衣堂主飛天黑龍雍葛的胞弟飛天黑虎雍蒲，也就是那個黑衣虬髯漢子，唉，想不到事隔多年，先夫依然難逃他的毒手！」（未完・十）

奇俠司馬洛故事

黑蟬會所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國際反罪惡組織的負責人莫先生破獲了在「黑蟬會所俱樂部」的巨大犯罪集團，司馬洛也是破案的主要角色，首腦人物大部份落網，其中一個首腦綽號叫蘿蔔的看風駛舵轉作控方證人，其他黨羽亦紛紛效尤作證，由莫先生的組織給予他們新的身份，在一些城市過新的生活，因此被仇家尋仇報復，蘿蔔的兒子和同黨被殺，蘿蔔亦避仇遠走高飛，莫先生和司馬洛爲了繼續緝捕漏網的匪徒，還需要保護其他證人的安全，故派司馬洛去保護一位叫慧雲的女子，另方面用計探聽被囚的匪徒，從各方面取得漏網匪徒的行踪……

追查敵情　殲殺兇手

司馬洛回進了門內之後就掏出手帕來抹抹額上的汗。那發腐的魚肉已經給清除了，但是臭氣還是很濃。他走到一隻他經手打開的窗子面前，深吸着窗外吹進的那些雖然不算怎麼清新、但亦好得多的空氣，掏出他帶着的那隻外表是金屬相盒，實際則是無綫電通話器的東西，對裡面說：

「你們找些人來吧，這裏有一具屍體！」

「老天！」對方回答：「你是要收屍的車子來還是怎樣？」

「不是——」司馬洛也顯得猶疑不決的：「你們——你們兩個上來吧！」

那兩個人亦就是把車子讓給他的人，那兩個是莫先生的手下。那人說：「好吧，但——屍體是誰？」

「不是張小姐。」司馬洛說。

「我們現在馬上就上來。」那人說。

司馬洛離開窗口，回到房間裏。沒有錯，那股難嗅的氣味，的確是屍體的氣味，祇有一部份是那些壞掉了的魚肉發出來的，更大部份就是房中這一具屍體發出來的吧了。這是一個男人，正仰躺在地上，心窩插着一把鋒利的大剪刀，是用以裁剪衣服的那種剪刀。他就是司馬洛給那位鄰居許太太看的那張照片中的人。許太太說沒有見過這個人，而司馬洛亦是不認得這個人。假如那位許太太現在在場的訐，一定就會奇怪何以司馬洛會有這個男人的照片。

司馬洛之所以得到了這張照片，是因爲他在屋中找到了一隻那種即映即有的攝影機，而且亦有菲林，這東西很方便，而他不想把許太太帶進來辨認這個死去了的人，就用那攝影機把這個死者的照片拍了下來。由於這是一具屍體的照片，因此他就把其他的部份剪去了，而祇是留下面部。又由於這個人已經死去了相當時間，應該是與那些魚肉放了同樣長的時間，因此已經發臭以及開始發脹了，也因此而面目浮腫。

那兩個莫先生的手下亦來到了。鄰居的許太太看見司馬洛開門讓他們進入屋內，但她仍然是沒有機會進去，祇能够奇怪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既然司馬洛是一個警探，那麼這兩個再來的人，顯然亦是警探了。

那兩個人進去時司馬洛已經有機會相當徹底地在這間面積不大的屋子裏搜索了一遍。

「老天！」那兩個人的其中一人說：「她殺了一個人，怪不得她不回來了！」

另外一個人指着棄在地上的一件衣服。那是一件女裝的衣服，但是已經撕得破破爛爛，他說：「看來，這應該是自衞殺人！」

「她還拿走了他的槍！」第一人說。

他們此時做的，其實本來應該是屬於警方的工作——連屍體的身也搜過。不過他們是同樣內行的，雖然是先動過了亦不會影響警方以後的工作，而且他們的工作與警方是有密切關係的。他們從這人身上發現了一隻槍袋，槍袋中卻沒有槍。人有

時會帶着槍而不用槍袋的，却不會配了槍袋而不帶槍。這個死者的身上有槍袋而沒有槍，因此就可以猜想他的槍乃是給人拿走了。

看來是這位張小姐買了魚肉回家時，這個人已經在屋中等着她了——由於許太太是一個好事的人，假如是這個人用槍押着她回來，恐怕逃不過許太太的注意。假如這個人趁着許太太不注意時偷偷進屋，那就比較容易。而他在她回來了之後垂涎她的美色，有槍在手威脅着她，把她的衣服撕下來。但由於他自己的衣服還齊整，似乎他刧色的目的並未達到，却給美色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她有機會抓起剪刀來給他一下。之後，她就拿了他的槍逃掉了。

「她做得到這個嗎？」其中一個人員問司馬洛，因爲司馬洛是認識她的。司馬洛點點頭：「她正是做得到這種事情的人，但是，媽的，她逃到什麼地方去了？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爲什麼她也不通知我們呢？」

「現在你打算怎辦呢？」另一人問。

司馬洛極力控制着自己，不讓自己陷入六神無主的境地。由於他有感情作用牽涉在內，情緒上總是比較紛亂的。他說：「我還不想這裏的事情公開。」

其中一個人員說：「這是一個派來殺她的人，假如這個人成功了，會報告。這樣久沒有報告，就是失敗了，對方會派另一個人來，也許用不着公開，對方已經知道了。」

他沒有說出來的可能性就是這另一個繼後而來的殺手可能已經追上了張小姐，因此張小姐沒有機會打電話求救了。司馬洛也明白這個意思。他說：「也許再來的人還未追上她，而我不想這人知道我也來了。」

「這氣味——也許是可以想辦法掩住的。」那人遲疑着說。

「不過掩得不久，」那人說：「可以找一些乾冰來——祇是，本地的警察朋友們恐怕不會很多謝我們了！」

「我要知道這人是誰，」司馬洛咬着牙說：「以及他的來歷。不需太久，也許一天，兩天。」

那兩個人並不是反對，祇是認爲這是一件很難做、也很吃力的工作吧了。他們當然是照做的，他們就應用那一隻即映即有的照相機再拍了一些照片，並且印了死者的指紋，帶走了交給總部去調查——由於死者的身上並沒有留下證明身份的文件，無從知道他是誰。假如總部有這個人的資料，那很快就可以從電腦中找出來了。

他們回頭時是會帶來乾冰的。而看來他們起碼要在這屋中陪這屍體過一夜了。司馬洛則是到外面去向那個許太太問話。

也許許太太會知道張小姐有什麼可以收留她的朋友？張小姐原來是正在做着一些什麼工作？莫先生的組織並沒有安排她在這裏工作，祇是給了足够她生活一兩年的錢，她可以自己決定找工作或者去做生意。

許太太回答得很模糊，那是因爲她不想講別人的壞話。不過她終於還是講出來了。她說：「雖然她沒有帶男人回來過夜，但是她夜出夜歸，那種打扮，也許是不正當的工作，你知道的，舞廳、夜總會之類，但我不能肯定，我不想亂講——」

司馬洛給她看一盒紙火柴：「會不會是這裏？」

那是一間叫松山夜總會的紙火柴，在屋中找到的。但亦可能是那個死者留下來的。

「對了，」許太太說：「有人見過她從這裏出來，不過並不是我親眼看見的，我又不會去這種地方的……」

× × ×

司馬洛按門鈴，有人從門內張望了一下，一個女人的聲音問：「找誰？」

「蓮黛在不在？」司馬洛問。

「是誰找她？」那女人的聲音又問。

「我是張小蘭的朋友。」司馬洛說。

「張小蘭——哦，你是說麗麗。」那女人的聲音說。

「是的。」司馬洛說。也許這就是張小蘭在夜總會裏做侍酒女郎所用的名字吧。那些地方極少有人用眞名的，雖然張小蘭也並不是眞名。

現在這個蓮黛似乎肯定了他的推測，張小蘭果然是選擇了那種職業。也是以前做過的那一種職業。難道她還沒有受過教訓嗎？就是幹那種職業把她牽進了這件大事的，現在她又做了。

「你找她有什麼事？」蓮黛說。她的聲音提高了，顯然，已經是第二次這樣問了。

「哦，我找不到她，」司馬洛說謊道：「我約了幾位朋友出去玩，她給過我有你的地址，也許你不記得，我也見過你的——假如你有空——」

蓮黛終於開了門說：「怎麼她給你有我的地址却不給我的電話號碼？」

司馬洛看着她。她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年輕女郎，最大的優點大概就是皮膚白皙，但亦因此他可以特別清楚地看到她的手臂近肩的部份的那一塊瘀黑印。他問：「你的手臂怎麼了？」

「穿一件有袖的衣服就看不見了。」蓮黛說。她現在穿得不多，祇是一件粉紅色的尼龍質露臂短睡袍，很可能還是起了床不久。這個時間距離她上班的時間還遠，不然司馬洛也不會找到來了。司馬洛是從張小蘭屋中一本電話簿中找到她的名字和電話號碼。那亦是寥寥幾個女性朋友中的電話號碼，實在並不知道地址，而是他用他的方法，憑電話號碼而把地址找出來的。

「怎麼樣？」蓮黛問：「你不滿意嗎？——你的朋友呢？」

「讓他們等等好了，」司馬洛作涎臉而笑狀：「我可以進來坐坐嗎？」

蓮黛咭咭地笑起來：「好吧，不過，當你的朋友來敲門的時候……」她讓他進去了，又關上門。

司馬洛就有這個好處，他的英俊而溫文的外表最容易得到女人的好感而使他能進得門口。尤其是這一種職業的女人。

別人就未必可以進來得如此順利了。

不過司馬洛的神情不大對勁，蓮黛亦是很快注意到了。她似乎有點戒心地說：「你——我眞是見過你？」因爲以她在男

人身上的經驗，她起碼可以看得出，司馬洛進了屋後就沒有什麼色心了。

「蓮黛，」司馬洛也不浪費時間，立即說道：「我其實是想問你一些事情，你也許知道張小蘭……麗麗……現在什麼地方。」

一時，他還以爲蓮黛是要逃走了，因爲她急速地向門口走過去，一直走到門邊。不過司馬洛還是坐着而沒有起身追去，她才放心一點。她相信仍可以及時開門逃出去的，她搖着頭：「你不要亂動手！」

司馬洛從袋裏掏出一叠鈔票來，放在几上，說：「不錯，我實在不是爲了帶你出街而來的，不過我願意出錢買你的時間，這沒有分別吧？而且我也不會麻煩你很久的。」

「這裏——你似乎很慷慨！」蓮黛的眼光從他的臉上移到那叠鈔票，又再移向他的臉上。

「聽我說，」司馬洛說：「假如你跟張小蘭是好朋友——她巳經幾天沒有回家，我——這是有關她的安全的事情。我需要盡快與她聯絡到！」

「你總算是肯出錢問這個問題的。」蓮黛說。

「誰先來問過你？」司馬洛馬上就醒覺了：「你手臂上那一塊是誰弄的？」

司馬洛沒有猜錯，而他的外表，他的態度，他的不用暴力與及他的願意出錢，亦得到了蓮黛的信任。蓮黛告訴他昨天晚上有一個客人帶她出外，開車到僻靜處，在車中問張小蘭到什麼地方去了，她不願意講，那人就握着她的手臂。祇是這樣用力握就痛得她死去活來，祇好講出來了。今天她的手臂巳經瘀黑了。

「這個人嗎？」司馬洛取出一張照片遞上，但是仍坐在沙發上，以免嚇着她，讓她自己走上前來看。

「看來是的。」蓮黛說：「但這是怎麼回事？你是什麼人？爲什麼？」她有很多疑問，都使她不願意回答他之所問。

「這個人——」司馬洛亦是有苦說不出：「他是一個危險的人物，而張小蘭卻巳經幾天沒有回家了——」

「我知道她巳經幾天沒有回家——」

「那她現在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這是與她的生死有關的，我以後可以向你解釋，但現在我得盡快找到她！」

「這個——」蓮黛說：「我相信你也是好意的。你不像昨晚那個人，而且我相信那人也是來意不善的。不過，我相信麗麗不會有什麼危險，她是跟梁家明在一起的。」

「梁家明是什麼人？」司馬洛問。

「他是什麼人？你不知道嗎？」蓮黛似乎認爲滑稽地笑起來，不過司馬洛並不跟着笑，她亦不笑了，她又說：「他是我們公司的股東，而且，假如你問我這個地方有什麼惡人，那人人都會告訴你是梁家明。麗麗跟他在一起，那個人就是找上門去。也是——」她聳聳肩。

蓮黛這個可以說是坐井觀天的看法，她也許不知道還有比梁家明更惡的人，有些人可以到處作惡，而梁家明則不過是這個小小地方的惡人吧了。假如她知道蘿蔔家裏發生了什麼事情及死了多少人，她的看法一定又會不同了。但是司馬洛又不能告訴她。他說：「那麼你替我打一個電話吧，張小——麗麗是認識我的。」

蓮黛搖搖頭：「打不到電話的！」

「她究竟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梁家明的遊艇上，」蓮黛說：「他們要去遊一個星期才回來。遊艇上我相信有無綫電話的，不過這電話我就打不到了，我沒有這地位。

司馬洛舒了一口氣，也許這樣好一點。遊艇是沒有固定所在的，梁家明够不够惡是另一回事，也要先找到他才行。遊艇卻是在海上駛來駛去的。

蓮黛說：「我也猜到麗麗一定是有點麻煩事的了，梁家明看中了她巳經很久，但她——她是一塊冰。然而她卻忽然自動提出參加梁家明這個遊河會，她也知道她在船上要做一些什麼的，那是她從來不肯做的事情。」她似乎忽然自憐起來，「幹我們這一行的，很難潔身自愛，需要求人時——」

司馬洛巳經站起來走向門口。

「唏，」蓮黛說道：「你到什麼地方去？」

「我——的錢不是放在那裏了嗎？」司馬洛說。

「你不能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嗎？」蓮黛說。起先她是怕司馬洛走過來，現在又嫌他走得太快了，當然是爲了錢的問題。

「以後有機會再向你解釋，」司馬洛說：「不過以後你很可能亦會知道了。」

他的意思就是，張小蘭家中的屍體是總有揭露的時候的。

他開門走了，蓮黛祇是呆在那裏，看着那些錢。

× × ×

司馬洛的匆匆而走以及担心當然是有理由的，就是爲了他出示的照片中的那個人，那個人曾經把蓮黛的手臂揑成瘀黑，這個並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祇是蓮黛以爲最可怕的地方吧了，他叫「炸彈」。他亦是莫先生那個組織有資料的人，資料就是來自屋中那個死者，沒有錯，屋中那個死者乃是炸彈的搭檔，通常總是他先行而炸彈跟着來的。假如認爲做不到的事，就由炸彈來做了。炸彈之所以稱爲「炸彈」就是因爲他擅於使用炸藥，在這個多數地方都是人口擠逼的世界，炸藥實在是很可怕的武器。槍彈誤傷無辜也不會傷得太多，炸藥一炸，就很難估計了。

而蓮黛看過照片，證實「炸彈」巳經來了。

「他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司馬洛開着車子，從無綫電中問道。

「這不容易查，」那個本地的人員說：「他在這裏沒有朋友，也不需要朋友，不過我們就是當他沒有朋友而推測他的行踪。他是要親自去查問那艘遊艇在什麼地方的，我們去他可能去查的地方問過，沒有錯，總之他今天中午巳經租了一艘遊艇出海了。」

「他打算怎辦呢？」司馬洛問道：「他也不容易跑到梁家明的遊艇上去放炸彈呀。」

「也許他是另有他的主意的，」那人

說：「不過我們已經聯絡到了梁家明的手下。」

「那最好了，」司馬洛說：「這種事情，大家是認識的，就比較容易講話。」

事實上假如用告密的方式也是行不通的，梁家明怎麼會相信有炸彈這樣一個人來找他呢？除非他知道張小蘭的事情。但假如張小蘭連莫先生他們都不去聯絡的話，那她是更不會告訴梁家明了，而且梁家明大概亦不會相信。

「我們巳經通知了他，」無綫電中那人報告：「幸而他是在海上，要危害他，首先要接近他的遊艇，祇要他提防上船的陌生人就行了，這不是很難的事。」

「你有提到張小蘭的事嗎？」司馬洛問。

「沒有，」那人說：「我們盡可能不提她。他的手下是相信我的，到底我是地頭虫！」

不錯，他們駐在此地，亦認識一些三敎九流的人，那些人知道他們是誰，當他們這樣的人供應這樣的情報時，他們就不敢輕視，這一點則是司馬洛這個陌生人所做不到的。司馬洛怎麼講亦不能使那些人及時相信。

「現在，」司馬洛說：「梁家明的遊艇在什麼地方呢？」

「你把車子開到珍寶角去，你就可以看到。」那人說。

× × ×

珍寶角就是一處突出的海邊，有公路可以到達，而那裏有山坡可以停車，在山坡上可以望到海。

他們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到梁家明那艘遊艇，遊艇就停在這裏對開的海面上。自然，假如梁家明開到大海中去，那會更安全的。不過既然炸彈是租了一艘遊艇出海找他，那就讓炸彈能追上好一些了，他們總要把炸彈找到，將之制止的。

因此梁家明的遊艇就是停在這裏等着，一個從岸上也可以照應到的地方。

在遊艇碼頭的方面亦有莫先生的手下在等着了。假如炸彈回來交還租賃的遊艇，那他亦是逃不掉的。

司馬洛與那兩個人，都是用望遠鏡看着。

那遊艇上仍有着歡樂瘋狂的氣氛，這件事情祇有梁家明及他在船上的一個手下知道，而他亦不打算向客人們公開。

張小蘭亦是在這船上。由於梁家明還不知道這件事情乃是因張小蘭而起，因此張小蘭暫時不再吸引他的注意。假如他知道是她帶來的災禍，他會十分生氣。張小蘭答應過的事情並不履行，雖然沒有明言，但是大家都會心裏明白的了，她上船來，就是要陪他睡覺的，然而張小蘭卻婉辭拒絕，藉口多多的。這使梁家明很不高興，但是又不便發作。他想得到這個女人巳經有好一段時間的了，而他一直都未曾對她使用過暴力，他亦不想在船上使用。使她自願，總是好一些的，又還未過完一個星期，他仍然希望她會回心轉意。不過現在發生了這件事情就使他忘記了女人，而把精神集中在眼前了。

他與他那個親信的手下出現在船頭的甲板上。司馬洛等幾個人都可以看見，他們卻看不見司馬洛等人，這是手上有望遠鏡與沒有望遠鏡的分別。

梁家明說：「我還是不明白，這個人怎樣炸我呢？」

「他有一艘遊艇，」那手下說道：「他祇要找一個藉口上船，把炸彈留下就行了。」

「但這是行不通的，」梁家明說：「他一上來，我們就把他捉住了。」

「現在當然是了，」他那個手下說：「因爲我們知道了。假如我們不知道，他的確是可以找個藉口上船，然後留下炸彈走掉的，我們就是死了亦不會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這樣說着時，梁家明瞪了他一眼，他便尷尬地乾咳起來了，因爲梁家明是相當迷信的，他不喜歡提到死字，那是說，關於他自己的死亡。

他們沉默了一陣，那個手下忽然伸手一指：「看！」他們可以看見有一艘遊艇正在向他們駛過來了。

「拿望遠鏡！」梁家明說。

司馬洛他們則巳經從望遠鏡中看到了，來的就是他們要找的船，船都有船名漆在船頭上的，在月色之下，他們首先就可以憑船名而辨認出這正是他們要找的船。

「他這一次是自投羅網了！」司馬洛說：「我猜他不可能不上船就把人家的船炸掉吧？」

「應該是不能的，」旁邊那個人員說：「除非他是有火箭炮之類的軍隊用的武器吧，但照我們所知就沒有了，這種武器亦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找到的。」

「這個人，」司馬洛說：「老天！他可以爲了殺一個人而把全船無辜的人殺掉，這眞是難以置信的事。」

「他是做得到的。」那人說：「這個人，可怕的地方就是在這裏，他巳經不是第一次這樣！」

司馬洛心中有點過意不去。本來這個人是可以等張小蘭單獨一人的時候才下手的，但是，由於張小蘭還有可能性會向莫先生這個組織求救，他就必須趕時間了。

「幸而我們找到了他！」另一個人又說。

是的，幸而及時找到了他，不然就要弄出大禍來了。這一船人，都可能給他炸死。

那艘小遊艇巳靠近了梁家明的遊艇，那是一艘小型的遊艇，一個人就可以控制了，炸彈顯然亦不希望會有另一個人在身邊看着他做一些什麼事。

梁家明與他的親信手下看着船靠近過來。有一個人從船上走出來高叫道：「是不是梁家明先生的船！」

「是的。」梁家明那個親信助手走上前去回答：「什麼事？」

「我可以上來跟梁家明先生講一些話嗎？」那人問。

「什麼話呢？」那手下問。

「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人說：「最好能够讓我親自對梁先生講！」

梁家明與那個手下都大感迷惑。他們要提防的就是這個人會把一包東西送上船來之類，那時他們會把這人捉住，把東西拋進海裏。或者這人不是送東西上來，他們就把這人捉住，小心搜搜他的身上藏着

一些什麼。然而現在這個人是赤着上身的，下身祇穿一條剪短了的牛仔褲，還是裹得很緊的，他的身上，看來不可能藏着什麼。」

「讓他上來吧！」梁家明考慮了一下之後說。

在岸上看着的司馬洛等人亦是感到詫異。

這也是與他們本來所料的不同的。

他們的推想亦是與梁家明的一樣，而梁家明要提防的正是他們所授意的。但是現在情形却不是那樣。

在梁家明的船上，那個梁家明的親信又叫道：「你的船上還有什麼人嗎？」

「你也看見的，」那人說：「祇有我一個人！」

的確，那艘遊艇祇是很小的。甚至沒有有蓋的船艙，一目了然，看到船上沒有什麼人躲着。難道有人潛水到船底下來裝炸彈？但假如是這樣的話，亦根本不需要這艘遊艇接近了。

司馬洛他們迷惑地在岸上用望遠鏡看着。那個人從梁家明的大遊艇旁的梯子爬上去了。當他一到甲板上的時候，兩個梁家明的手下就把他的兩臂捉住。那人極力掙扎，幾個人團團轉着，在遊艇的燈光之下，以及當那人轉過來面對這邊的時候，司馬洛他們才有機會看清楚這人的面目。司馬洛與那兩個人員都一齊叫起來：「這個人不是『炸彈』！」

他們亦沒有時間說出這一點的可怖意義了。

因為就在這個時候，那艘小遊艇就爆炸了。

那爆炸強烈到撞起水柱，一時之間，兩艘遊艇都看不見。當水花降回之後，那艘小的遊艇已經完全不見了，而那艘大的遊艇已經快要沉沒，而且還是翻轉了，船底朝天。

這樣快，又距離得這樣遠，雖然盡可能通知有關方面的人來救援，亦已經是太遲了。一炸的時候，船上的人可能已經給震得處於半暈狀態，就是會游泳的人，亦不能夠游泳逃生了。

找得回的都是屍體，找不到的亦可能已是屍體，給炸得破碎或者給水沖走了。

不是「炸彈」的頭腦，是很難猜到他的計劃的。要比他更狠的人才能以更小人之心去度他的心腹。

那艘小遊艇根本就是裝了炸藥的一隻大炸彈。「炸彈」本人並不留在船上，而是派了一個替死鬼去行事。那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傳達的話是沒有用處的，目的祇是在使炸藥船接近目標，然後炸彈就用遙控的方法引爆。

他不惜炸死一整船的人，就祇是為了殺死張小蘭一個人而已，這一點是早已料到了。就沒有料到他還找一個完全無辜的人去做他的替死鬼。其實多死一個人，在他來說亦算不了什麼。不過，就是因為這個人兇殘無比，他的行動是很難預測的。

× × ×

炸彈是用無綫電設備引爆的。事實上他亦是看着爆炸的。本來他單憑船上裝的無綫電，也可以聽到兩船相遇的情形，而能夠採取行動了。不過，他因為剛好方便，能夠開車到這裏看着，這樣就更為方便了。

他觀看爆炸的地方，與司馬洛他們距離並不太遠，但是他不知道司馬洛他們在附近，而司馬洛他們當然亦不知道他在，不然就不會放過他了。

炸彈也並沒有留下來看救援工作。他看見船沉下去，就開車走了。他知道不會有人生還的。而他還有一件工作要立刻做的。他首先開車回到市區，打一個電話到夜總會找蓮黛。蓮黛給客人帶出去了。

蓮黛是會在另一間夜總會之中過幾個鐘頭燈紅酒綠的生活，然後就會回家。蓮黛在這段時間之內，大概亦不會有機會聽到爆炸的新聞——假如有這新聞的話。報紙決不能在明天之前報導了，因為報紙不會在深夜出版的。假如有人發現炸船的事情，亦是祇能夠由電視台及收音機報告吧了。而當蓮黛回到家時，電台及電視都已經收台了。她要第二天看報紙才知道這件事情。但是，他並不打算讓蓮黛在第二天看到報紙，因為蓮黛知道他查問過張小蘭的下落，他不想蓮黛講出去。

由於「炸彈」知道蓮黛是不會早回家的，所以他不慌不忙，先去吃了一頓很遲的晚餐。跟着，他才慢條斯理地開車到蓮黛的家附近，不慌不忙地登樓。遲也不是不好的，夜深人靜，就不會有人注意他，亦不會有那麼多人干涉他做事了。

他也知道蓮黛是一個人居住的，所以他也從容不逼，不慌不忙地用一條特別的門匙把門打開，而進入了屋中。

屋中是黑暗的，他就像是主人似的走去開亮了廳中的燈，然後走入浴室中，在那水厠的水箱上弄着。這水厠的水箱是在馬桶的後面那一種，而不是高懸在頭上的，因此他做起工作來亦很方便，祇是打開水箱的蓋子，坐在厠板上就可以弄了。他工作得很迅速，幾分鐘之後就弄好了，把水箱蓋回，走出浴室門口。

司馬洛就在浴室門口迎接他，從門邊一閃走出來，手中的槍就在他的肚子上一抵。

「手舉起來！」司馬洛咬着牙，低聲喝。

「炸彈」小心地慢慢把手舉起來了。

「還有一個人要消滅的，是嗎？」司馬洛說：「她回來，洗手間是一定要用的，一沖水，炸彈就爆炸了。很聰明！但是，隣居又有多少會遭殃呢？」

「我警告你！」「炸彈」說道：「我一身都是炸藥，如果你亂動，我們會同歸於盡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着把槍提起來，槍咀擧到他的鼻子前面。

「炸彈」還要說一些什麼，忽然就覺得情形不大對，因為那槍咀裏噴出一些氣味奇怪的氣體。他連忙把頭移開，但是太遲了，他已經吸入了一大口。跟着他就感到一陣眩暈，眼前一黑……

當他醒過來時，他已經不是在蓮黛的家中，而是在荒涼的郊外，躺在草地上。他可以感覺到他的手脚都已經被縛住了。司馬洛就坐在他的身邊。

司馬洛吃吃笑：「你果然一身都是炸藥，假如我不是有迷魂槍，我眞可能與你

同歸於盡了！」

「你——是什麼人？」「炸彈」咬着牙問道。

「你用炸藥眞浪費，」司馬洛說：「裝在那水箱中的炸藥，可能把那大厦炸去一截。難道你少用一些不行嗎？你看，我已經替你除下來了，變成了這個！」他伸手一指。

距離「炸彈」的臉不遠的地方的草地上，有一隻頗為簡單的儀器。「炸彈」是一個大行家，當然一眼就看到那是一隻計時炸彈，尤其是那是用他身上所携帶的材料製造的。

「這些是你的東西，」司馬洛說：「我不想吞沒，還給你好了！」

司馬洛這樣說着，忽然轉身站起來走開。「炸彈」起先以為他是在拿什麼東西，但是司馬洛上了那邊一部汽車之後，却是發動了馬達。

「唏！唏！」「炸彈」叫道，「等一等！」

司馬洛沒有等，車子開動了，就疾駛而去，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了。「炸彈」滿頭大汗地看着面前那隻計時炸彈。他可以看到計時器上指出他還有四十五分鐘。那是他裝在蓮黛家中的炸彈，祇是加上一隻計時器。司馬洛說那炸彈會把大厦炸去一截是眞的，假如這隻炸彈在他的面前爆炸……再加上他自己身上携帶的炸藥——那些炸藥都是放在附近。

一時，「炸彈」的冷汗流得就像開了水喉似的。

他四面望望，看見這裏是一個很荒涼的地方，遠望都看不到任何屋子，或者任何燈光。唯一的光綫是來自他自己的車尾燈。看來司馬洛把他的車子亦開來了，替他亮着車尾燈而沒有熄掉。

他用力掙扎一下，就發覺他掙脫的機會甚微。他可以感覺到把他縛住的乃是一些幼鐵絲，這些幼絲要扭斷並不難，甚至用一隻指甲鉗亦可以將之鉗斷，但是要硬將之拉斷則是十分之困難，尤其是他沒有什麼機會發力。而鐵絲是完全沒有伸縮性的，縛得那麼緊，也未必有用處。

司馬洛根本不跟他講話就要把他炸死，他完全沒有講講條件的機會。

他在草地上蜿蜒而動，稍為接近了一點那隻計時炸彈，但是，發覺這仍然不是辦法。因為那是一枚炸彈，別的東西還可以用牙齒去咬，這樣的東西，假如手指不夠機靈的話，他亦不贊成人家去碰，用牙齒咬的方法而將之拆卸，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救命！」「炸彈」大聲叫起來。

因為祇有這一條路了，希望能够幸運地有人經過，把他解縛吧。這樣的機會相當之微，但還是得盡力試試。

他叫了又叫，叫了再叫，很可能他是一生從未做過如此下氣的事情。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沒有辦法了。而且在這種情形之下，時間也過得飛快。

好像不過一轉眼間，那計時器就告訴他，時間已經過去了十五分鐘。沒有人應他的叫喊而來，看來在他剩餘的半個鐘之內亦不會有。

但是忽然間，身邊就有聲音應他了。那聲音是司馬洛的聲音，來自一個藏在草叢中的米高峯。司馬洛說：「你現在很害怕了吧？」

「救命！」炸彈說，「讓我們來談談條件。」

「我回到你的身邊來，需要五分鐘時間，」司馬洛說：「此外我還要預算十分鐘的安全時間，以防炸彈萬一提早爆炸，所以雖然你看見計時器上還有三十分鐘，實在你祇有十五分鐘而已。」

「你——現在就回來把它制止吧！」「炸彈」幾乎要哭出來似地說。

「你祇有十多分鐘時間招供，」司馬洛說：「所以你還是快點開口的好！我要知道的就是誰派你來的，以及為什麼！」

「炸彈」一時沉默下來。

司馬洛說：「你是在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你先回來把炸彈拆掉我們再講！」炸彈說。

「不行，」司馬洛說：「我也希望你不講的，假如我能做主，我寧可讓你給你自己的炸彈炸死了。我相信我仍可以用別的途徑去查出來的！」

「炸彈」再看看那計時器。一生從未有過的强烈恐懼逼使他開口，沒有時間考慮，匆匆忙忙把他所知的一切講出來。他講完了之後仍餘下四分鐘，那是除了司馬洛的十五分鐘路程加安全時間之外。

「還有一點時間，」司馬洛說：「你還有什麼可以補充的嗎？」

「沒有了，」炸彈說：「沒有了，我都講出來了！」

「很好，」司馬洛說：「殺死你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什麼？」炸彈叫道。

但是司馬洛沒有再做聲了，而「炸彈」亦慌亂地大叫起來，懷疑自己是上了當。而他的懷疑也是對的，他的確是上當了。忽然之間，他的車子「熊」的一聲着起火來。

「不！不要！」炸彈叫道。

他看那火就知道不是意外，一定是有人用遙控的燃燒彈生火，以致他的車子着起火來了。要命的就是那些炸藥除了不適宜劇震之外，更不適宜抵受高熱。車子着火的熱力很强，雖然沒有燒到他的危險，但是那高熱却絕對會影响那些隨便棄在地上的炸藥。祇要其中一點點炸藥爆炸，餘下的亦會跟着爆炸起來的。

而即使逃得過高熱的這一刻，也是逃不過那計時器，看來那是時間問題吧了。

「你那邊好像在着火！」司馬洛說。

「救命！救命！你快些來救我。」炸彈慌亂地大叫着。

「你開玩笑嗎？」司馬洛說：「在這情形之下，炸藥一觸即發，我怎麼敢來救你？眞對不起了，你的運氣不大好！」

「炸彈」跟着就連救命也不會叫了，那些熱力他自己也可以感覺。他知道這樣的熱，對那些炸藥是非常危險的。

他是炸藥專家，最懂得炸藥的特性，他從未體驗過的就是炸藥行將爆炸，他明知而無法制止的那種恐懼。現在，他則是有機會充份地體驗到了。

炸藥的確是很難測的東西，他以為一

定爆炸，却沒有炸。車子的火由旺而衰，快要熄滅了。

看來熱力的危險是過去了，但是，那隻計時器的危險亦因時間過去而逼近。他還有多久？看來不會超過——就在此時，熱力却使炸藥爆炸了，炸藥果然是難測準的。

爆炸的痛苦他是感覺不到了，也許被炸死的人多是感覺不到的。忽然之間，「炸彈」這個人就不存在了，那部車亦不存在了。泥地上出現了一個游泳池般大的洞，洞中的沙泥飛進空中。那些沙泥再落下來，「炸彈」與車子却沒有再落下來。不是沒有再落下來，而是看不出，人和車子都是已經炸得像沙泥一樣碎了。

司馬洛他們亦可以看得見那爆炸的火光。

那兩個伴着他一起的人其中一個說：「現在，『炸彈』這個人是不存在了。」

「這是一個不應存在於世界上的人，」司馬洛說：「我根本不喜歡殺人，但是這一次我却認爲是一件樂事，我還恨不得能夠再做一次呢！」

「現在，」他的同伴說：「沒有人殺死了『炸彈』，他祇是用炸藥不小心，把自己炸掉了！」

× × ×

蓮黛則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差點成爲了爆炸的犧牲品，她回家的時候，家中完全沒有留下什麼可疑的跡象，她不知道有人到過她的家中來。她果然是必定用洗手間，亦必定冲水。假如沒有人制止炸彈的話，她一冲水的時候就會死得不明不白了。

第二天，她才知道那艘船爆炸的事情，而她亦知道張小蘭已經死在船上了。她爲小蘭的死而哭了好幾天。她奇怪司馬洛爲什麼沒有制止那個人，抑或司馬洛也是同一帮人？看來又不像。也許司馬洛不但不成功，而且還遭了毒手，所以，司馬洛沒有再出現了？假如是的話，她希望那個兇手會得到應得的報應。她並不知道兇手已得到了應得的報應，她從報紙上知道，郊外一個地方也發生了一次離奇的爆炸，地面炸了一個大洞，原因不詳，知道有一部車和有一個人在這次爆炸中死去了，但是不知道是什麼人，而車子的碎片亦是難以辨認了。

而因爲撈起了張小蘭的屍體，警方亦在張小蘭的家中「找到」了那具發臭的屍體。此時，蓮黛就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怪不得張小蘭要那樣下氣，向一個她所討厭的男人尋求庇護。但她仍不明白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張小蘭怎會有這樣的血海深仇似的仇人呢？她又沒有做過什麼壞事，也不會是做壞事的人。

本來司馬洛是欠蓮黛一個解釋的，至少應該讓她知道兇手是已經得到了報應。不過時機還未成熟，仍需要保守秘密。

因此暫時，蓮黛還是被蒙在鼓裏。

她爲張小蘭傷心是註定了的，但除此之外，她還需要爲司馬洛而担心，爲那個兇手的逍遙法外而感到不平。

× × ×

感到担心和不平的亦大有人在，譬如蘿蔔就是。

這件事情的開始，或者應該說這件事情的重新開始，就是始於他的身上的。

現在，蘿蔔就是正在躲藏。這個世界上，有些人的外號來得很有道理，但亦有些人的外號却是來得莫明其妙的。蘿蔔的外號就是屬於後者，他並不怎麼像一隻蘿蔔，樣子不像，身型亦不像的。事實上他的樣子，不應該會使人把他與一隻蘿蔔聯想在一起。他雖然不是英俊，但亦不太醜。他是一個粗壯的男人，假如有人是特別欣賞男人的粗綫條的，那就會認爲他是相當好看，極富有男性魅力了。

現在他是充滿了傷感和憤怒，站在窗前望着外面。這屋子是在郊外，窗外可以望到一片郊野的景色，不過目前，對於蘿蔔來說，這本來是一片寧靜和優美的景色，却是荒涼而死氣沉沉的。

他用拳頭在窗緣上搥了一下，窗子也微微震動起來。

兩條雪白美麗的女性手臂從後面伸過來，撫着他的肩，說：「你心情不好，還是睡吧！」

他的身子一旋，把她推開了，吼道：「我就是心情不好，所以睡不着！」

他這一推用了相當猛的氣力，使她飛身跌到床上去，腿子也舉起來了，露出睡袍下面的三角內褲。

本來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因爲這一跌而臉上掠過一陣醜惡。她說：「你心情不好又不是我弄的！我不過是想帮你吧了！」

「你帮不了我！」蘿蔔還是咆哮地道：「我的兒子死了，你能還給我一個兒子嗎？」

「我可以生一個，」那女人說：「但是來不及長大！」

他又叫道：「這是不同的！」跟着又洩氣地低下頭說：「對不起！」

「我——也很抱歉！」那個女人說：「我不該在這樣的時候亂說話！」

「算了吧。」蘿蔔走過去，按着她的肩。

她也輕輕摸着他的手臂，說：「你的確是需要安靜一些的。」

「我需要鬆弛一下。」蘿蔔說。他把她輕輕推倒在床上，一隻手摸在她的大腿上。

「現在……？」她微感詫異地說，不過，他的手繼續在她的腿上摸的時候，她又不做聲了。假如他有心情做這件事情，那亦是好的。這的確可以消除他的火氣，使他神經鬆弛下來。

他把她的衣服匆匆脫去了，然後自己亦把衣服脫下來，就像急不及待似的，匆匆逼近她。然而在接觸之下，又覺得他不應該是如此急的，因爲他並沒有應有的雄壯。

她伸出手去帮助他，仍然是不行。後來她在他的耳邊低聲說：「假如……你用不着勉强，我可以替你……」

她的意思是，假如他祇是需要發洩，她是可以爲他作手頭的服務的。

「不，」他也低聲說：「我是感到疲倦一點，但是，你在上面……多做一些聲音，我喜歡這種刺激！」

「但是……」她遲疑着說。

「你不肯爲我這樣做嗎？」蘿蔔說。

「好吧。」她說。

她知道他平時沒有這樣的怪習慣的，不過現在情形不同，精神受了重大的刺激，人是會做出一些怪事的。祇要對他有好處，她可以勉爲其難。而事實上這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她依他這樣做，則是比較容易成功的，而他用不着做什麼，她做了一切的動作，她也依他的要求而發出聲音來。這當然是表演式的假聲，但是他應該明白，是他叫她做聲的。

但她可以感覺到這對他仍然沒有明顯的帮助，她慢下來，張開咀巴。她是想對他說，假如他實在不能的話，那就還是不要勉强的好。但是他用手推她，催促她繼續下去，於是她便又繼續下去。而就在狂風暴雨的浪聲之中，房門悄悄打開了，一隻黑色的褲脚踏進來。

因爲角度關係，外面的人進來，一開門時，門是遮着視綫，而看不到床這邊的，一定要把門開大，或者踏進來才可以。這個來人祇伸進來的一隻脚，蘿蔔就放槍了。

他的手伸高，似乎正在享受，實則是伸到枕頭的下面，握着放在那裏的一把手槍。現在他就把這槍拿了出來，向門口放槍。他雖然看不到人，但是已看到了脚，而門是木的，雖然擋住視綫，却擋不住槍彈。

門上出現了一個又一個彈洞。那個女郎的背是對着門口的，她看不見，祇是知道開槍。她尖聲大叫着從床上跳開，跳到另一邊。

她看見一個穿着黑衣的人跟蹌着踏進門內，很奇怪，這個人就像是非常想退出去，却像是雙脚不聽話似的，而踏了進來。那的確是因爲雙脚已經失去了控制，亦支持不住體重。他的身上已中了幾槍。

假如他在失去支持的一刹間重心是傾向後面，那他就會跌出門外了。但是他剛好是傾向前面，就仆了進來。

他手上拿着的一把手槍首先跌下了。蘿蔔手中的槍仍對着門口，而且槍中是還有槍彈的。

那個女人掩着咀巴，盡量制止了自己的尖叫，要爬起來，但蘿蔔一手掃過去拿一件她的衣服給她，一面說：「留在那裏不要起來，安全一點！」

槍聲的迴响還是剛剛停止。火藥烟的氣味則還是很刺鼻。

「還有人嗎？」蘿蔔叫道：「進來吧！你以爲我已經老了嗎？我還沒有那麼老！」他哈哈笑起來，「我還是會放槍，還是會使詭計！你們不知道我是怎樣出身的嗎？」

這個女人這時也明白了這是苦肉計。當她在發出着聲音時，來的人就會以爲這是蘿蔔最沒有防備的一刻，便推門而入。但蘿蔔並不是沒有防備。這樣是比較出去迎戰更好了。這些不是體育競技遊戲，祇有贏是最重要的。

他在床上，仍然是一個很好的位置，外面的人，還是不容易射到他的，而假如企圖進門的話，那很可能一進來就給射中了。

不過她所在的地方則可以看見外面的廳中似乎沒有人了，再也沒有人企圖闖進來。這個人也許是單獨一人而來的，亦可能是與他同來的人見勢不佳而先遁了。

「但是……」她吶吶着說：「你……有人保護着你的呀！」

「我希望他們沒有死掉了！」蘿蔔苦笑着說。

看來他們並沒有死掉。此時一陣擾攘叫喊的聲音。有人跑近屋子，有人進來叫道：「老板，老板你沒事吧？」

「等一等！」蘿蔔吼叫道：「等一陣才進來！」

他又對那個女人做了個手勢，說：「我們可以穿上衣服了！」既然他手下已經趕到，危險性就應該是大爲減少了。

他們穿上了衣服之後，那些手下們才獲准進來。他們看見這個倒在地上的刺客，都大爲驚訝，而且也慚愧。

「我們守得那麼緊，他不可能潛入而我們都不知道呀。」

另一個手下說：「他總之是來了，有屍爲證，我們是飯桶！」

「你們也不太飯桶！」蘿蔔說：「看來這是個一流的高手。現在，來找我的人，必然都是一流高手！」

「那眞是藝高人胆大了，」一個手下說：「他可以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這樣潛進來，亦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把我們殺掉了，但是他却沒有這樣做。」

「假如殺你們不成，」蘿蔔說：「就會驚動了我，他就不能達到目的了。他的目標是我。你們是不需要怪他不殺你們的，他祇是進來時不殺吧了，當他離開的時候，保證他會開殺戒。不過，幸而現在他已不能離開了。」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其中一人說：「有人知道你躲在什麼地方，還可以這樣潛進來——」

「但是我把他殺了，」蘿蔔說：「我還沒有那麼老。認得他是誰嗎？」

大家都在燈光之下細看那個神秘的刺客，但是沒有人認得這人是誰。

這個人的身上被搜過了一遍之後，亦沒有搜出其身上有什麼證件。

「我們——可以查一查。」其中一人遲疑着說。

「怎樣查？」蘿蔔半神經質，半諷刺，但却毫無喜悅地笑起來：「把仲抬去給人家認認嗎？」

這個情形的確是相當尷尬的，假如這個人逃走了而被認得出樣子來的話，那反而方便去查問；但是這個人已經死了，死在這裏，假如追究起來的話，亦會追究到這裏來。雖然這也是自衞而殺人，但是以蘿蔔目前的處境來說，他是有道理亦不方便講道理的了。

「這個人叫鬼影李標，」蘿蔔說道：「他最擅長閃來閃去，好像鬼影似的，所以，他閃過了你們的身邊，你們亦不知道了。」

「你——認識他？」

「我認識很多人，」蘿蔔說：「怎麼了？難道你們也忘記了嗎？我以前是幹什麼的？」

「唔——那我們現在應該如何處置這個人呢？」一個手下顯得六神無主地問。

「就把他留在這裏好了，」蘿蔔說：「你們回到外面去守着，這一次，可不要再把什麼人放進來了！」

那些人還是遲疑着，蘿蔔揮揮手：「出去吧，還等什麼？難道還想等到再有人來襲擊嗎？」

他們祇好出去了。蘿蔔攬着那個女人的肩，說：「這裏有一個死人在着，你還是不要留在這裏了，我們到隣房去吧。」

「但是——」她說：「爲什麼我們還要留在這屋子呢？」

「我會找一個地方把你好好地安置的，」蘿蔔說：「你實在也是不適宜再留在我的身邊了。這對你會很危險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她說：「我是說，爲什麼還留在這裏？這屋子已經不安全了。他們一個可以找到來，第二個亦會找來的。」

「我知道，」蘿蔔說：「不過暫時找不到比這屋子更好的地方。」

她看看地上那個人，抖一抖，說：「我們——不應該把他蓋起來嗎？」

「不值得這樣特別優待，」蘿蔔說：「他是來殺我的，而且假如我死了，你亦不會倖免的。」他再看了那人一陣，嘆口氣，「可惜沒有機會向他問話。他可能就是殺死我的兒子的人——我希望他就是殺死我的兒子的人！」他扶着她走到外面去，輕輕推推她，說：「你還是回到隣房去休息一下吧。」

「不，」她說：「我還是寧可與你一起了。」

她對他是很坦白的，她不會技巧地說她要陪着他，現在是她希望有他伴在身邊，而她亦是這樣說。他也明白，這個時候，她是最不願意獨自一人的。一個女人在發生了這樣的恐怖事件之後，就需要一個人給她以精神上的依靠。

他扶着她過去，讓她在沙發上坐下來，他則走到窗前去巡視一下，看看他的手下們在屋外的分佈情形。然後他回來在她的身邊坐下。她却站起來了，說：「我還是去煮一些咖啡來吧。」

「咖啡很好，」蘿蔔說：「我不想睡了。」

她到裏面的廚房中去，很快就把咖啡弄出來，而且她亦分了一些給他在屋外的手下們。回來的時候她又在他的身邊坐下，說道：「你在等電話？」

「爲什麼你這樣想呢？」蘿蔔問。

「因爲你坐在電話旁邊，」她說：「你平時會坐在那邊，靠着，兩脚擱在几上的。」

蘿蔔微笑：「你倒是很了解我的！」

「是的，」她嘆一口氣：「我與你已經相處了這許多年了。不過很可惜，我不會拿槍。」

「你已經做得很好了，」蘿蔔說着摸摸她的頭髮：「拿槍不是你做的事情，你做的事情，拿槍的人亦做不到……」嘆一口氣：「我祇是害怕連累了你！」

「不要緊，」她說：「假如……」

就在這個時候，電話就响起來，蘿蔔馬上拿起聽筒。

那個女人聽見他說：「喂，喂……」然後說：「是的，我已殺了他。多謝你……我看……我也是沒有辦法拒絕的……很好！」

他放下了電話。那個女人看着他，說：「哦，原來你是已經得到了告密的，所以你知道，早有準備。」

「是的，」蘿蔔點點頭：「許多事情，都是要靠情報的，不能夠自己去胡猜亂想。」

「那個是誰？」那女人問。

「他——可以說是一位朋友。」蘿蔔說。

「他是有條件的，」那女人說：「你說你沒有辦法拒絕。」

「他是要來跟我談談。」蘿蔔說。

× × ×

來的人就是司馬洛，他開一部車子來。蘿蔔的手下已經得到了通知，不會攔阻他，不過還是戒備着。司馬洛小心地下車，蘿蔔看見他的人就放心了，因爲他是認得司馬洛，在當年黑蟬會所那件事情之中，他們已經見過面了。蘿蔔對那些手下們做了一個手勢，表示可以放心了，來的並不是一個冒充者。

司馬洛踏入屋中，那個女人已經避進了房間裏了，蘿蔔並不打算介紹。這並不是應酬的場合，不需要講究什麼禮節，祇是實際才是最重要。

蘿蔔把司馬洛領到剛才的睡房中去看那具屍體，他告訴司馬洛：「這是鬼影李標。」

「果然沒有猜錯，」司馬洛說：「你認得這個人，知道他的作風，所以他才失手。」

「是的，」蘿蔔說：「不過很抱歉，我不能給你一個活的，這個人要活捉並不容易。」

是司馬洛告訴他會有這樣一個人來的，不然，蘿蔔就可能難逃刦運了。不過蘿蔔雖然有準備，還是不能得到活口。在那種情形之下，他是別無他法的。

「這個人的屍體，」司馬洛說：「我們可以幫助你解決。」

「我因此乂有把柄在你們的手上了，」蘿蔔說：「我殺了一個人，你們替我掩飾，但也隨時可以揭發！」

司馬洛聳聳肩，取出一根香烟來點上了，深深地吸了一口說：「你似乎還是對我們大大缺乏好感，仍然深信我們是會陷害你的。」

「我們——」蘿蔔說：「實在也不算是朋友。」

「我雖然不能說愛上了你，」司馬洛說：「但是我對你也不算討厭，這是因爲你的作風。你不像他們，在那件事情爆發之前，你已與黑蟬會所的其他成員差不多決裂了，因爲你不贊成他們的作爲。我也是不贊成他們的作風的，」聳聳肩，「因此，我們才會接受你做控方證人，而你亦肯做控方證人。你已經得到了特赦，而這之後，你又並沒有做什麼壞事，爲什麼我們要陷害你呢？假如我們要控制你，我們早就控制你了，然而我們一直都沒有干涉你的行動。」

蘿蔔苦笑，他不能不承認司馬洛是講得對的。

（未完・二）



情劫女煞星（二）

神槍雙傑故事

龍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洪英豪從塞城坐飛機回H埠，拿錯了隣座一女郎叫白倩欣的手提箱，內有幾個珠寶商人的地址和人名，但找不到她的地址，正在着急，剛好她來了，互相交換了手提箱，她發覺被他搜查過，告誡他不要將她箱內的東西告訴別人，要爲她保密，洪英豪覺得奇怪，但不便追問，此時他的朋友方銳鋒——私家偵探約他到社裏接受一項保護珠寶商人的生意，在座的是珠寶商人的保鑣徐子文，他說昨夜有另一個珠寶商被殺，因此要求保護他的老闆，出重金聘請。洪英豪暗中訪問白倩欣，才知道她是尋仇而將這人殺死，還繼續要將這些珠寶商全部殺害。

有女挑情

洪英豪離開「香江酒店」後，立刻打電話給方銳鋒。後者似乎正在等待他的音訊，忙說：「小洪！合約已經簽好了，自今天中午十二時零一分開始生效，我們必須在十二點鐘以前趕到當事人身邊去。」

「我中午約了一位小姐午餐，而且整個下午要陪她。大概要晚飯後才能向你報到。」

「那怎麼行？」方銳鋒在電話裏嚷了起來：「你不答應帮我忙我就不會接受這案子。現在……」

洪英豪語氣輕鬆地接口說：「放心！午夜之前絕不會發生什麼問題的。」

「你怎能肯定？」

「呂德惠不是午夜被殺的嗎？」

「那也不能……」

「好啦！」洪英豪不想和他囉嗦下去。「你一直都很相信我的，這一次信任我吧！我說午夜之前不會出事就絕對不會出事。」

「除非你將兇手放在衣袋裏，不到午

粉拳逞威

夜不放他出來活動。不然你怎會那樣有把握？」

「小方！你猜對了！」洪英豪說完放下了電話筒。

他落寞地走出公用電話亭，心中很不是滋味。多少年來他與方銳鋒之間毫無秘密，即使他和其他女人胡扯的床第之私也會原原本本地進入方銳鋒的耳裏。這一次他竟然將白倩欣的事全部隱瞞，他眞想不通自己到底是爲了什麼？

早上匆匆起床，來不及修剃。既然答應了要和白倩欣去午餐，那就像個上流社會的紳士。於是他決定先回家一趟。沐浴，修面，換衣服，將自己的跑車加上油，然後驅車來接白倩欣。

打定主意，就要準備叫車。突然一輛乳白色敞篷「平治」跑車從遠距離二十碼的地方，緩緩滑到他面前。

駕車的是一個女人，二十歲出頭，健康的膚色，健美的胴體，上身穿着一件緊身紅色恤衫，顯示出渾身的活力、她的五

官很端正，由於戴着一副流行的深藍色護目鏡，顯得有點神秘。

洪英豪以爲是熟人，就看了她一眼，但他却發現那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女人。

駕車女郎向他揚手打招呼：「先生，你好像有困難。」

來得太突兀，使洪英豪萌生了警惕，也使他對女郎發生了「興趣」，因此他似笑非笑地反問：「妳是吉卜賽女郎嗎？」

「你應該看得出我是道道地地的中國人。」

「可是妳的口氣，却像出自那些以一副撲克牌混飯吃的吉卜賽女郎一樣啊！」

駕車女郎神色正經地說：「你能否認你遭遇到生平最大的難題麼？」

對方不是神仙，絕不可能一眼之下就能看出自己的心事。洪英豪自然猜出這個陌生女人找自己搭訕是有某種企圖的。於是順水推舟地點點頭說：「小姐！被妳說中了。」

「願意我帮忙你解除心中難題嗎？」

「自然願意，不過……」洪英豪頓了頓，緩慢地說：「妳得先說出，我到底遭遇了什麼難題。」

女郎打開了車門說：「上車吧！」

槍在脅下，鐵拳在握。洪英豪自然是有恃無恐地坐了上去。

女郎並未立即開動車子，却揚起臉來問道：「你知道我要帶你去那兒去嗎？」

洪英豪聳了聳肩頭說：「我還沒有學會妳那套『相人』之術，怎會知道妳要帶我上那兒去？」

「我的家，也就是一個女人的香閨。那裏有一張寬大的床，壁上有誘人的畫片。當你到了那兒時也許會心神不定，也許會忘掉心中的煩憂。如不願去，你現在還來得及下車。」

洪英豪皺了一下眉頭，一本正經地說：「那可要先問清楚：壁上是否裝着攝影機的鏡頭？衣櫃裏是否藏有一個手執鐵棍的男人？」

「哈哈！」她大笑。「你很風趣。」

車子開動，直向市郊駛去。

二十分鐘後，汽車在一幢公寓式的五層樓宇前停下。女郎將車子駛進地下停車場，再和洪英豪走了出來。

洪英豪發覺這裏異常謐靜，聽不到人聲，也看不到人影。昇降機也是自動的。不禁問道：「這裏怎麼一個人也沒有？」

「先生！」她嘲謔地說：「看看錶吧！現在是工作的時候，而住在這裏的又都是單身男女。」

「妳呢？怎麼不工作？」

「我嗎？」她極爲嫵媚地一笑，又挺了挺胸部，賣弄她的情感。「帶男人到這裏來，就是我的職業呀！」

洪英豪不禁暗暗一怔，難道這女郎是個高級流鶯嗎？那麼漂亮的「平治」跑車，說什麼他也不會相信。

昇降機在五樓停下，他們走出來。走到五〇五室門口，那女郎掏出鑰匙開門。

洪英豪看到房門上掛着的「露絲」英文名牌。

「露絲！」他喃喃地低唸着，「這是妳的名字嗎？」

「嗯！不過不是眞名。」

房門打開，洪英豪跟着露絲走了進去。這是一臥室一浴室的套間。露絲沒有說謊，室內有一張寬大的床榻，壁上貼着無數的「性畫」，從某一種角度去看，那些圖片够資格稱得上是珍品。

露絲鎖上房門，扔下手袋，雙手交叉着一翻，那件大紅恤衫就離開了她的軀體，飛去屋角，接着，她身上那條杏黃色短裙也飛走了。剩下的是窄得像腰帶，小得像手帕的黑色胸罩和短褲。

她並不打算留下最後的掩飾，上下其手，兩片黑影也向床脚處飛去。她必然是經常從事日光浴，當她的四肢與胴體完全暴露出來時，胸域和小腹都露出一部份細白的皮膚，和其餘部份的膚色呈强烈的對比，也就是誇張她那豐滿胴體的挑逗性。

洪英豪是「見獵心喜」的「玩家」，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然會怦然心動。但是，在未到這裏來之前，他已經先萌生了警惕之心。因此他一直以冷眼旁觀的態度，看看這個女人到底在玩什麼花樣。

露絲向他擺出一個供人攝影的姿態，然後嬌媚地說道：「怎麼啦！你還呆在這裏？」

洪英豪雙手抱在胸前，意態悠閑，冷冷地說道：「露絲小姐！妳忘記了妳帶我到這兒來是幹什麼的嗎？」

「解除你遭遇的難題呀！」

「那就對了！但是妳現在……？」

不待他說完，露絲就走過去雙手纏上了他的頸項，將他推倒在床上，身體壓住他。以一隻手摩挲着他的面頰，柔媚地說：「你遭遇到的難題就是這個時代所有年輕人都遭遇過的難題，那就是『性』的苦悶，你不否認吧？」

「妳在信口胡謅。」

「嘻嘻！」露絲騷媚蝕骨在嬌笑連連。「你口裏否認，而軀體上某一部份却已承認，我感覺得到。來！解除你的衣服。幾分鐘，或者幾十分鐘以後你所遭遇的難題就會迎刃而解了。」

洪英豪不禁暗暗叫苦。如果這個女人眞是高級流鶯，那麼，這寶貴的一段時間是眞的白白浪廢了。

不過，他仍然不肯相信，因此，以試探的口氣問道：「妳的確是以此爲職業的嗎？」

「我不必否認，在H埠，『出租女郎』又不是我一個。是不是？」

「可是，妳沒有向我提到價錢的問題呀！」

「像你這種年輕人會摸不清行情嗎？」露絲佻巧地說，「再說，出入『香江酒店』的上流紳士也是不在乎錢的。」

「那可不一定，我也許是個窮措大。當心賠本呀。」

「不見得吧？」露絲撑起身子來打量他，「好果以『回合』計算，每一『回合』代價美金二十元。若以時間計，每一小時美金五元。不過要以二十四小時計算。你不但有了一個臨時情婦，還有一個漂亮的女司機。」

洪英豪不禁大失所望，對方說話完全是一個賣淫爲業的女人底口氣。自己眞是太敏感了。

他看看錶，十一點十分，應該早點離

開此地才行。於是他試圖將露絲裸露的軀體推開。

「露絲小姐!」他說,「我中午十二時有個約會,現在我要走了。」

「別急!」她深深地摟住他,絲毫不放鬆。「如果你有事,我們可以速戰速決,不過幾分鐘的時間。」

「露絲小姐,我喜歡慢慢地享受。太快可說毫無情趣。改天我會來找妳。妳的確是很誘人的。」

露絲嚷了起來:「那怎麼行?」

「放心!我會按照每一『回合』的代價付錢給妳。不過有一個要求,請用妳的車子送我回市區去。反正妳還要去找另一個男人,是不是?」他說着,就推開了她,從床上坐起,備準掏出皮篋付錢。

可是,當洪英豪的右手向上衣的左內袋伸去時,臉色突然大變。那隻右手並未立刻抽回來。

露絲立於床邊,以調侃的語氣道:「怎麼,忘記帶錢了麼?」

洪英豪突然飛快地從上衣左內左內袋抽回右手,然後又閃電般揮拳向露絲的下頷處擊去。原來他發覺掛在右脅下的槍套已空,短槍已不知在什麼時候被露絲摸走了。因此想以閃電鐵拳先制住對方再說。

孰料,連一個職業拳手都很難躲過的快拳,竟然沾不着露絲一根頭髮。她像脚上裝了彈簧似地一跳老遠。

「怎麼回事?」露絲仍然是一副嬉皮笑臉的神色。「沒有帶錢打聲招呼不就行了麼?反正你連摸都沒有摸我一下,我是絕不會留難你的,又何苦想揍昏我再開溜呢?眞不够紳士派頭。」

洪英豪遏制住怒火鎮定下來,眼前這個女人不但是個厲害的角色,而眼前的情勢也非常複雜,必須小心應付才行。他沉聲說:「露絲小姐,不必裝模作樣了,有什麼目的儘管明說吧!」

露絲扭動着她那裸露的軀體,神情輕佻地說:「以肉體向你換錢,這就是我的目的。」

「哼!」洪英豪冷笑了一聲。「妳要換的不是錢。」

「那又是什麼呢?」

「我正要問你!」

「別那麼緊張!」露絲緩緩地向他走過來。「脫下衣服上床去,你不該辜負這室內的情調和我這一副好身裁。」

洪英豪看準機會閃電般撲過去,雙手抓向她的肩頭。在他的想象中,對方絕對跑不掉。

事實却不然,洪英豪又撲了一個空,他此時已發覺對方是一個技擊高手。如果眞的動手,一定是自己先躺下。

露絲退到沙發上坐下,架起了腿,神態輕鬆地說:「別白費勁。只要你脫光衣服上床,我就給你抱個風雨不透。若在床下,你休想抓住我。」

洪英豪不再作動手的打算,隔着一張茶几在她對面坐下力持鎮定地說:「露絲小姐,我脅下的槍是妳暗中摸走的嗎?」

「不錯!」

「爲什麼?」

「和一個帶着槍的男人調情,太煞風景。」

「說出妳眞正的目的吧?」

「當眞要聽?」

「嗯,不過希望妳說出的是眞話。」

「你聽着,」露絲神情認眞地說,「我突然對你發生了興趣,錢不錢無所謂,如果你不和我辦完那件事,就休想離開這兒。」

洪英豪明知對方是胡扯,他却裝模作樣地說:「我很樂意奉陪。可惜我的興緻已完全被妳的惡劣作風趕跑了。」

露絲嬌笑着說道:「那是可以培養的呀!」

洪英豪沉吟着,緩慢地向床邊踱過去。露絲全身赤裸,沒有地方藏下那支槍。而且她壓在他身上一直不曾離開,那支槍一定藏在被單或毛毡之中,果然,他發現折叠整齊的毛毡中,果然隆起一塊。

他飛快地一抖毛毡,槍就到手中。冷笑一聲說:「露絲小姐,我命令你拿出房門的鑰匙來!」

露絲也報以冷笑說:「就憑你還配玩槍嗎?」

一語提醒,洪英豪立刻感覺短槍的份量不對。他不用檢視,也知道彈匣被露絲卸除了。

他頽然將短槍放進槍套,重又回到露絲對面坐下。冷冷說:「我承認妳已經連贏兩個回合……」

「哈哈!」露絲放肆地大笑。「那趕快脫衣上床,在另方面你一定可以撈本。你看來很强壯。」

洪英豪沉叱道:「够了!妳到底想要怎樣?」

「留在這裏!」露絲像故意展露胴體似地打了一個轉。「酒櫃裏有酒,冰箱內有飲料食物,身畔有我這你身裁惹火的女人。你不會餓,不會渴,也不會寂寞。你因何不願意呢?」

洪英豪已經開始明白對方的目的了。將自己留在這裏,使某一個人的行動不受限制和干擾。那個人是誰呢?白倩欣嗎?應該不可能。她既然敢坦承呂德惠是她所殺,就可見其性格剛愎的程度,也就不會用這種手段困住他了。

露絲在洪英豪沉吟之際,離開了沙發,躺上了床榻,騷媚蝕骨地嚷着說:「這種飛來艷福也要如此愼重考慮過嗎?你眞成了個傻小子了!」

洪英豪開始用心智了。他心平氣和地說:「露絲小姐!妳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我不與你爲難。但是妳必須告訴我,妳是受了誰的指使!」

露絲搖幌着她那擱在枕上的腦袋。「不必問,你該知道這是白費口舌。」

「嗨!想不到妳的口風如此緊!」

露絲咯咯嬌笑着說:「既然知道我的口『緊』,爲什麼不試上一試?」

聽到她這種下流話,洪英豪不禁頭皮發麻。鬥狠,無用武之地。鬥口,露絲又是一絲不鬆。那只有用心鬥智了。正如露絲所說,在另一方面他也許可能贏她。當她意亂情迷的時候一拳將她擊昏,然後拿了房門鑰匙……

洪英豪打定主意,先在酒櫃裏倒了一大杯威士忌喝下了,然後開始解脫衣衫。

露絲面上浮着傲然的笑容,眼看着一頭獵物將要進入她所佈置的羅網。

洪英豪也在暗打如意算盤。由此可見,男女之間的尖銳衝突,要在床上決定勝負。

洪英豪倒還不敢赤裸相見,留下最後一點掩飾,裝着餓虎撲羊的姿態向床上的露絲壓過去。

露絲也張臂來迎,似乎毫無防範。當洪英豪的兩隻手從她項下抄過。正要慢慢用力扼住她的頸子時,突然腰眼上一麻。露絲比他快了一着,手指上那枚寶石戒指示的一根細針已經將麻醉藥物注射到洪英豪的神經系統裏去了。

在最後的意識裏,洪英豪只有一個想法:鬥小心眼,男人總不是女人的對手,這該是每一個男人都要承認的。

露絲將洪英豪昏眩的軀體推開,從床上跳下來。嚷着說:「出來吧?想不到這小子這麼難纏!」

話聲一落,立刻從浴室裏走出來一個中年男人,竟然是早上在方銳那裏露過面的徐子文。

「嘿嘿!」徐子文乾笑一聲說:「眞有妳一套,磨了半天,姓洪的還是讓妳擺平了。」

露絲伸出手去,冷冷地說道:「拿來吧!」

「嘿嘿!忙什麼呢?」

露絲一瞪眼低吼着說:「想賴賬嗎?當心我在一分鐘內摔你六十個不同樣。」

「絕對不賴!錢就裝在我衣袋裏。」徐子文伸過頭去,活像一隻餓狗伸長了頸子尋食。「聽了那麼久的隔壁戲,現在又看到妳這一副冒火的胴體,總得讓我姓徐的趁此嚐嚐滋味麼?」

「好哇!」露絲一副淫態,扭腰擺臀。「給你辦事,你反而要揩我的油,這算什麼話?」

徐子文心裏有底,好事可諧了。於是嬉皮笑臉地挨了過去。露絲自然是「來者不拒」。不過當她的背部接觸到床單以前,她却手忙脚亂地將徐子文口袋裏的一大叠美鈔掏了出來。

× × ×

十一時半,徐子文來到了「方氏偵探社」。方銳鋒正在那裏憂心如焚,如坐針氈。他打了幾十次電話。幾乎找遍了洪英豪每個可能到的地方,但豪無音訊。時鐘的「滴嗒」聲像鐵鎚敲擊在心坎上。

「嘿嘿!」乾笑似乎成了徐子文的註册商標。「方先生,咱們應該去了吧?」

「我那位朋友還沒來哩!」方銳鋒皺着眉頭。

「那……怎麼辦?」

「徐先生,」方銳鋒以打商量的語氣說:「我看這樣吧!請羅先生和李先生暫時在一起行動,由我先去保護……」

不待他說完,徐子文就連連搖頭說:「那怎麼行?你沒聽說過『同行是寃家』那句話嗎?敎他們兩人在一起行動,還不如讓他們被殺來得痛快。」

「那……」方銳鋒傻眼了。

「據我看,兇手也絕不可能在大白天裏行兇殺人。就請方先生去保護我們的李老闆。洪先生大概是有什麼事情躭誤了。他知道你已接受委託簽約的事,絕不可能丟下不管的。」

方銳鋒仍然猶豫不決地說:「萬一羅坤泰那邊發生了事情,是要賠償的啊!」

「話是不錯!」徐子文振振有辭地說,「可是,兩邊出了事的話,那豈不更糟?還是先顧一頭吧!」

「不行!」方銳鋒的語氣突然堅强起來,「我的朋友洪英豪必然有了意外。在這種情況下,羅坤泰與李餘慶二位先生必須行動在一起,我才負起安全責任。請徐先生立刻和他們連絡一下。如果他們連死亡的威脅都不在乎而堅持不行動在一起的話,那我就準備撕毀合約。」

「什麼?」徐子文顯然十分意外,語氣訝異地說:「你準備撕毀合約?」

方銳鋒毫不思索地說:「不錯,現在是十一時五十分,我還來得及。」

徐子文目中突然射出一股悻悻之色。但在一瞬間,那種神色就消逝了。代之而起的是歡欣的笑聲。「哈哈!方先生,雖然開業不久,却有大偵探的氣派。硬是說一不二。好!我就是說乾了嘴唇也要讓他們先在一起躭一躭。就這麼說定了。我先走一步,請方先生隨後到李公館來吧!」

徐子文走了,方銳鋒却在那裏發楞。眞不知他的腦海裏此時在想起什麼。

× × ×

十二時正,白倩欣走出了「香江酒店」。順手召來一輛出租汽車,向司機細語一聲,車子就絕塵而去。

那過兩條街,車子在「聰明人咖啡館」停下。白倩欣付過車資下車,從咖啡館左側的一條小巷進去。

在小巷的深處有一家專賣日本「料理」的食堂,白倩欣就走了進去。

立刻有一個肥胖的中年人迎了過來,向樓上一擺手說:「小姐!請上雅座。」

白倩欣一句話也沒有說就登上了樓。

樓上約有六間經過間隔的雅座,而白倩欣却沒有走進去,一直走向樓的後進,進入了一間密室。

那肥胖的中年男人也跟着走了進去,並謹愼地鎖上房門。

白倩欣壓低了聲音,問道:「黃飛!跟得怎麼樣?」

名叫黃飛的中年男人皺了皺眉頭說:「白小姐!事情好像不大妙!」

「噢!」白倩欣兩道眉毛倏地挑了起來。「什麼不大妙?」

「白小姐!妳聽我慢慢說!」黃飛說到這裏將脚步又朝前一跨。「那姓洪的一出『香江酒店』就走進了路邊的電話亭,當他打完電話走出電話亭之後,立刻就有一個女人向他搭訕。白小姐!妳知道那女人是誰嗎?」

「我怎麼知道是誰?」

「本地有名的女打手吳雲香,那個又淚又狠的婆娘。」

「她!」白倩欣驚得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後來怎麼樣?」

「上了她的車,開去市郊的『福隆公寓』,進了五樓五〇五室一個名叫露絲的女人的房間。」

「露絲又是幹什麼的?」

「是個撈女。據事後調查,徐子文拿錢讓露絲出門旅行去了,不過借她的房間

一用。想必吳雲香是冒用露絲的名字。」

「徐子文也插在裏面！」白倩欣的眉頭皺得更緊了。

「白小姐！我說事情不妙的道理就在這裏。十一時半的時候，吳雲香和徐子文雙雙走出了『福隆公寓』。而姓洪的却沒有出來。看樣子姓洪的一定着了道兒。說不定已經遭了……」

白倩欣搶着說：「你以爲洪英豪已遇害了？」

黃飛點點頭說：「可能。」

白倩欣却斷然搖頭說：「絕不可能。從徐子文借用露絲的房間這點看來，他不會要姓洪的死。」

「白小姐！徐子文的用意何在呢？」

白倩欣沉吟着說：「徐子文出面去請『神槍雙傑』保護羅坤泰和李餘慶，却又暗中將槍法最厲害的洪英豪困了起來。這自然是希望我能不受阻碍地進行復仇的計劃……」

黃飛接口說：「事情怕不會這樣單純吧？」

白倩欣目光一亮，連聲冷笑：「嘿嘿！想不到你也看出來了！」

「這是很明顯的道理，」黃飛振振有辭地說：「如果徐子文眞是想消除阻碍使白小姐的復仇計劃順利進行，他就應該讓妳知道這計劃，絕不至於偷偷摸摸地進行，可見他是別居用心。」

白倩欣點點頭說：「你說對了！徐子文分明是希望他的老闆李餘慶早些被殺，我却爲他作了劊子手。如果就我的判斷不錯，我已錯殺四人了！」

「錯殺四人！」黃飛大大地吃一驚。

「嗯！我父親當年帶着幾件價值連城的鑽石首飾，都是些羅馬帝國時代的古物，我父親是從國際珠寶竊賊手裏轉買過來的。準備和他合夥的六個人共謀如何分割銷售時，我父親突然被殺，那幾件首飾也隨之失踪。直到去年徐子文才提供我這個消息，說是合夥的六個人共同殺害了我的父親，瓜分了贓物。」

「有證據麼？」

「當初他們七人合幹珠寶走私買賣時，我父親是首領人物，徐子文是槍手。我父親生前待他不薄，我自然相信他的話。而且徐子文說得繪影繪聲，頭頭是道。說什麼就是爲了追尋殺我父親的兇手，這許多年來才一直跟着李餘慶。」

「他說的也許是實情！」

白倩欣氣喘喘地說：「即使眞有那麼一回事，從他今天連絡吳雲香陷住洪英豪而瞞住我的這一回事情看來，他顯然另居用心。」

「是啊！」黃飛附合着說。

白倩欣冷哼了一聲說：「徐子文眞的以爲我孤單無援，所以暗中動用詭計。毫無問題，在我將他開列的那張名單上的人全部死後，警方立刻會找到我頭上，而他却坐受漁利。他却想不到這裏有我父親生前不少舊部，發現了他的陰謀。」

「白小姐！」黃飛咬牙切齒地說：「果眞如此，徐子文太可惡了！」

「哼！他翻不出我的手掌心。」

「白小姐！現在怎麼辦？」

白倩欣沉吟了一陣說：「黃飛！你們當年都是我父親私下的心腹，所以，徐子文不知你們的底細。現在第一件事就是去『福隆公寓』將洪英豪救出來。」

「救他！」黃飛滿面驚訝之色，顯然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嗯！我需要他帮忙。」

「他……他會帮妳的忙嗎？」

「我相信他會，因爲，他是一個有正義感的男人？」

「白小姐！」黃飛憂心忡忡地說：「可千萬別輕易相信一個人喲！眼前的徐子文，就是一個例子了。」

白倩欣搖着頭說：「洪英豪不是那種人，他知道我的秘密，也知道呂德惠是被我所殺。而他却沒有檢舉我。固然有一半原因是他說沒有找出我的犯罪證據，但是另一半原因却是由於他富有正義感，同情心……」

黃飛接口說：「白小姐既然對他認識得很清楚，那我立刻就帶人去『福隆公寓』救他出來。」

「記住，」白倩欣又吩咐說：「敎他速回他自己的家，我會與他連絡。」

「是！」黃飛後退，打開了密室的門，讓白倩欣先走了出去。

× × ×

白倩欣回到「香江酒店」時，發現徐子文坐在接待室的小酒吧裏喝酒，這是他們以前規定的連絡地點。儘管白倩欣現在已發現徐子文暗存異心，仍然不動聲息地走過去在他身旁坐下。向酒保要了一杯「薄荷酒」。

徐子文嘴唇蠕動，語聲低微地說：「今晚有好機會，『神槍雙傑』之一的洪英豪不知去向，剩下一個姓方的。他的槍法雖然不壞，一個人保護二人，總會首尾難以兼顧。今晚最好先殺李餘慶，我會暗中助妳。」

「你爲什麼要委託『神槍雙傑』去保護？」

「李餘慶和羅坤泰自己的意思呀！」徐子文加以解釋，「這樣也好，如果在我的保護下被殺，我就難逃責任了。」

「你處處都怕負責！」

「話不是那麼說……」

「別說了！」白倩欣低叱着說，「下午五時到『龍江酒店』開個房間等我，有事要和你談。」

「開房！」徐子文的語氣有點邪；毫無疑問他的心裏也想到邪處去了。

白倩欣沒再理他，立刻離開了酒吧。

回到房裏，她吩咐女侍送一份午餐到她房裏來。慢條斯理地吃罷，時間已是下午二時。她計算時間，洪英豪想必已安然返家。她拿起電話，撥動號碼。洪英豪的電話號碼她早就記下了。

電話接通，却只聞鈴聲，而沒有人接。白倩欣不禁心頭暗怔：是洪英豪尚未脫險？抑或是他又外出呢？

放下電話，匆匆鎖上房門，走出「香江酒店」，驀見黃飛坐在一輛敞篷老「福特」車裏向她打眼色。白倩欣會意，就沿着街邊走去。約莫走了一百碼，來到拐彎處。黃飛才駕着老「福特」追上來，在她身傍停下。

白倩欣以最快的動作上了車，車子僅是一停即開。黃飛一加油門，立即就風馳電掣向前飛奔。

白倩欣凝聲問道：「怎麼回事？」

黃飛一面駕車，一面回答說：「洪先生已經救回來了，可是，他昏迷不醒，像是被什麼藥物痲醉了！」

「噢！人呢？」

「在『料理』店裏。」

「爲什麼不送醫院？」

「白小姐！」黃飛解釋說：「按照本埠各醫院的規定，遇到像洪先生這樣被不知名藥物痲醉的病人，一定會報警處理的，那樣可能會惹來麻煩。洪先生在四十分鐘以前就被我們救出了『福隆公寓』。我又不敢打電話和妳連絡。所以就只有在酒店門口等候機會。」

白倩欣喃喃自語地說：「這……怎麼辦呢？」

「只有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

「找吳雲香。」

「找她！」

「嗯！」黃飛點點頭說：「花招一定是她耍的，自然也只有她才能解。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上那兒去找她？」

「本埠唯一的一家『女子健身院』就是她開的，找她並不難。只是……」

白倩欣語氣狠狠地接口說：「別以爲她是什麼女子空手道高手，我有辦法對付她。」

「妳自然也有一套，」黃飛讚了一句，但他的面色却依然沉重。「不過有兩個技術方面的問題該注意。第一、不能讓徐子文知道是我們弄走了吳雲香，甚至連她的黨羽都得瞞住；第二，能抓不能放，不然就等於是先給徐子文打了招呼。白小姐！呂德惠的命案壓在妳頭上。如果徐子文果有異心，日下又發現妳對他已不信任的話，他一定會先下手爲强的。」

「殺我嗎？」

「那倒不至於，但他可能會向警方檢舉。」

「他那樣作，就自己破壞他自己的計劃了。」

「白小姐！妳該想想，」黃飛仔細地分析，「妳既然找上了吳雲香，而且還救走了洪英豪，他的計劃就是已經被破壞了呀！」

「嗯！」白倩欣點頭沉吟，半晌之後，忽然振聲說：「我有辦法，現在送我到吳雲香那兒去。」

× × ×

吳雲香原是一個以賣「狗皮膏藥」爲生的江湖拳師的女兒，學了幾手花拳綉腿，專門爲闊太太們護衞保鏢。在幾次場合中，被她放倒了幾個在H埠頗有名氣的鐵漢，因此，在下層社會裏闖出了一個「萬兒」。

今天上午徐子文挑了她一筆買賣，讓她賺進了美金五百。臨末了，還和她來上一「腿」，眞可說是「人財兩得」。五百美金的進賬確令她很開心，不過徐子文那隻「乾蝦」却引不起她的胃口。爲了連絡「綫」上的「感情」，又不得不虛幌一「槍」。三「腿」兩「脚」就「擠」出了「蝦油」。徐子文固然是大償淫慾，而她，連牙齒「縫兒」也沒有塡滿。

現在是下午二時半，她的那些女弟子都在練習房裏大練空手道。而另一個油頭粉面的小夥子却在她的房裏練拳，打的不是沙包，而是她的粉腿。

她橫陳在榻上，那油頭粉面的小伙子在榻邊半跪。她身上除了掩遮一小幅輕紗之外，別無衣物。那小伙子也眞出了火候。擺在眼前的是一個羅襦半解，玉體橫陳的惹火尤物，而他却能無動於衷。

「嗳——」吳雲香嬌聲嬌氣地嚷着：「你是不是沒有吃飯？怎麼一點勁頭兒也沒有？」

「我……是怕敲痛了妳的腿啊！」

「就憑你那隻拳頭嗎？重點！」

那年輕小伙子高高地舉起了拳頭，正待重重地搥下去，房門却搶先了一步「咯咯」地響起來。

「誰？」吳雲香一面說，一面坐了起來。

「是我。」一個女人的聲音。

「進來吧！」

進來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短褲，短衫，大腿，胳臂都在冒油，一身脹鼓鼓的肌肉，活像馬戲班裏的女大力士。原來她是吳雲香手下專教「女子柔道」的教練佐籐雅子。別看她是日本人，一口中國話說得流利已極。

「什麼事？」吳雲香大模大樣地問。

「來了一位闊太太，要請一個女子保鑣。」

「那就派……」吳雲香說了一半又停頓下來。似乎在思索該派誰去。

佐籐雅子接口說：「不！那位太太指名要妳去做她的保鑣。」

「噢！」吳雲香微微感到意外，慢條斯理地從榻上走下來。兩臂一張，那油頭粉面的小伙子立刻爲她披上了寢衣。她踱了兩步，才停下來問道：「雅子！她眞是一個闊太太嗎？」

佐籐雅子點點頭說：「不會錯。她是本埠航業鉅子萬寶魁的姨太太，據說大太太最近要找人揍她，所以她需要人保護。她手上那枚鑽戒最少有三克拉。吳小姐！這是樁好買賣，放過就太可惜了！」

吳雲香臉上浮現着興奮之色，點一點頭說道：「好！妳先去陪着她，我立刻就來。」

所謂「闊太太」不過是白倩欣的化身，扯上一個本埠聞人，藉以抬高身價。她端坐在客廳裏。不過看上去不大像她原來的樣子。那不稀奇，她利用黃飛開車送她到這兒來的那一段時間裏裝上了假睫毛，抹了青眼膏，又戴上了一副深藍色的方框眼鏡。雖然她自信從未和吳雲香打過照面，却怕徐子文在暗中「點」過她，不得不裝扮了一番。至於右手的無名指上那粒如豌豆般大小的鑽戒，說穿了分文不值。那不過是價值美金三、五元一枚的玻璃貨。

吳雲香盛裝出來了，她覺得目光一亮，就憑人家坐在那兒紋風不動的雍容華貴之姿，準是個闊太太無疑。

她含笑招呼說：「萬太太！令妳久等了。」

白倩欣看了她一眼，語氣顯得生怯地說：「妳就是一拳能打好幾個壯男的『女泰山』吳小姐？」

她為吳雲香亂加封號，使吳雲香一身骨頭都輕鬆起來。立即在白倩欣身旁坐下，笑瞇瞇地問道：「萬太太！是有人欺侮妳嗎？」

白倩欣像是不勝恐懼地點點頭說：「我出街老是有人跟着我；居家時也發現有人在屋外徘徊。一定是老頭子的大老婆找了人打算謀害我。」

「那麼，我派個人去保護妳好了！」吳雲香施出『欲擒故縱』的手法。像這樣一位闊人的姨太太，不狠狠地敲她一筆，那就太傻了。

「不！不！」白倩欣連連搖着頭說：「我要請妳親自去保護我。只有妳才能對付得了那些想謀害我的男人。」

吳雲香故意皺了皺眉頭說：「萬太太！承蒙妳看得起，我眞感榮幸。可是……妳方才進來時想必也看到了，我每天還得教許多學生。一旦去保護妳，我就要寸步不離。這家健身院的業務無異就停頓了。那……」

「沒有關係，所有的損失全部由我負担。」

吳雲香心頭暗喜，面上却不動聲色地說：「那怎好意思呢？」

「沒關係！反正我那萬老頭子有的是錢呢。」

吳雲香慢吞吞地說：「價錢可能很貴哩！」

「妳儘管開口，錢沒有問題。」白倩欣的神情顯得很急迫。

吳雲香又沉吟一陣，才緩慢地說出心中所想的數目：「每天美金二百元，先預付一月。」

白倩欣毫不猶豫地說：「沒有問題，現在就請妳和我一同回家，我立刻付給妳美金六千元。」

吳雲香眞是個貪而無厭的女人，一見對方答應得太快，深悔自己要得太少。於是，狡點地說：「現在就去恐怕不行。我總得將這裏的事情交待一下，這樣吧！三天以後，我再來找萬太太好了！」

白倩欣顯得焦急地說：「我一定要妳立刻就開始保護我，我寧願再多給妳美金一千元。」

吳雲香心中得意已極，隨便要個小花招就是美金一千，眞是來得太容易了。她裝着勉為其難地點點頭說：「好吧！我立刻就跟妳回家，倒不是看在那一千元美金的份上，而是因為萬太太妳目前的處境太危險。現在走吧！」

白倩欣站起身來說道：「眞是感激不盡，我們現在就走吧，我的車子在外面等着。」

「雅子！」吳雲香煞有介事地吩咐說：「這裏就交給妳了，要是學生們埋怨，就說我有病去了醫院。」

其實，這都是幌子。吳雲香根本就不要去親自教學生練習空手道。她一天到晚和一些壯得像牛一樣的小伙子研究「床戲之道」倒是眞的。

黃飛在H埠的黑社會階層中從未露過臉，自然，吳雲香不會認識他；也就毫不猶豫地和白倩欣上了那輛老「福特」。

車子開到黃飛經營的那家日本「料理」食堂的窄巷口停下，白倩欣下車後，領頭向窄巷內行去。

吳雲香跟上一步，悄聲問道：「萬太太！妳怎麼住在這種地方呢？」

白倩欣故作神秘地壓低了聲音說：「妳不知道，以前萬老頭子和我秘密來往時怕他的黃臉婆派人跟踪，所以在巷子裏面那家食堂的樓上作了一道暗門以便出入。即使有人跟踪，也只以為他是到食堂裏去吃飯。現在前門既然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徘徊，我也就利用這道暗門出入了。」

吳雲香點了點頭說：「原來如此！不過有我在妳身邊，就大可不必如此偷偷摸摸了。若有誰敢動妳一根汗毛，我就扭下他的腦袋。」

白倩欣沒有說話，領先走進了食堂，登上二樓。黃飛的手下早已得到了指示，先一步打開了密室之門。

吳雲香跟在白倩欣身後進入密室後，黃飛也跟了進來。一按電鈕，密門就自動關上了。

白倩欣抬手指着牆上那張月曆上面的美人像說：「吳小姐！妳看那個女人有幾隻眼睛？」

吳雲香楞了一下，神色困惑地回答說：「不是兩隻眼睛嗎？」

白倩欣突然面色一沉，冷聲說：「依我看來，她是有眼無珠。」

只見她一抬手，「篤篤」兩聲，那月曆美女的兩隻眼睛上就插進了兩把犀利的小刀。手法之快，刀法之準，勁道之足，令人望之心寒。吳雲香情知不妙，身形往後一閃，貼牆而立。

抬頭看望，只見白倩欣的手裏還拿着一把寒光閃閃的飛刀，正冷冷地笑着望向她。

吳雲香心頭暗驚，而表面却依然逞強地問道：「妳這是什麼意思？」

白倩欣沉聲說：「吳雲香！妳栽啦！就和那月曆美女一樣，有眼無珠。」

吳雲香也不甘示弱地說：「別以為我姓吳的好惹，趁早收起妳的歪念頭！」

白倩欣冷冷地笑了一聲說：「吳雲香！妳去唬別人，可別來唬我。縱然妳會空手道，却沒有我的飛刀狠。不信妳就試試看！」

吳雲香洩氣了，花拳綉腿永遠也別想勝過閃電般的飛刀。因此緩和了神色問道：「你我無寃無仇，你何苦如此？」

「少說廢話！我問妳想死想活？」

「自然想活。」

「那就乖乖地聽我吩咐。」

吳雲香畢竟是在黑社會中闖出「萬兒」的人物，雖面臨死亡威脅，却也不能過份示弱。因此仍是語氣強硬地說：「那得看妳要我做些什麼。」

白倩欣也不和她鬥口，抬手拉開了一道帳幕，裏面出現了一張床；床上躺着的正是昏迷不醒的洪英豪。

白倩欣指着洪英豪向她問道：「吳雲香！認識這個人嗎？」

一見洪英豪，吳雲香心裏就有了底。不過她並不驚慌。寃有頭，債有主。有種找徐子文去。因此她毫不掩飾地回答說：

「以前不識，不過在上午却見過一面。」

白倩欣又問：「妳在他身上動了什麼手脚？」

「在他的脊椎骨上注射了一針痲醉藥劑。」

「現在設法使他醒過來。」

吳雲香搖搖頭說：「辦不到。時候到了自然會甦醒過來。」

「要到甚麼時候？」

「明天凌晨二時左右。」

「妳為什麼要這樣做？」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寶慶銀樓』的經理徐子文出五百元美金教我這樣幹的。」

「妳和徐子文是什麼關係？」

「開始時是他向我學空手道，之後我們上了床。不過那沒有感情成份，他是花錢買樂子。」

「憑妳在黑社會中的地位照說不該當妓女。」

吳雲香雙目圓睜，幾乎要噴出火來。不過她却忍住了怒火沒有發作。那把寒光閃閃的飛刀是要命的玩藝兒，只得悻悻地說：「隨妳怎樣糟蹋我吧！像徐子文那樣肯花錢的寃大頭，任何女人也會鬆下褲帶去拴上他的頸子。」

白倩欣心中一動，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說：「吳雲香！妳可弄清楚，徐子文不是『寶慶銀樓』的老闆，只是個管事不管錢的經理，能有多少錢？」

「他說那『寶慶銀樓』是有他一半股東。」

「他吹牛！」

「我可不知道他是否吹牛；我只知道他每個月花在我身上的美金就要上千。反正他有幾文錢就是了。」

白倩欣暗自沉吟，她瞭解徐子文的經濟情況，也多少知道一點李餘慶的為人；他絕不可能給予徐子文一份超乎常情的優厚薪津。而徐子文在一個女人身上就每月耗費美金千元以上，他的錢又是從何而來呢？

她心中生疑，却得不到結論，只得暫時放在一邊。又抬手指着洪英豪向她問道：「吳雲香！妳說他明晨二時可以甦醒過來？」

「不錯。」

「那麼妳暫時留在這裏。他若安然無恙，我就放妳；否則我就殺妳！」白倩欣說着又向黃飛揮揮手說：「找根繩子將她雙手反綁，嚴加看管。如果到時仍然昏迷不醒的話，就宰掉她。」

吳雲香知道反抗無益，但她却想摸清白倩欣的來路。於是低吼道：「慢點！我想知道妳是誰？」

白倩欣不答反問道：「徐子文曾經告訴過妳，為什麼要將這個人弄昏嗎？」

「沒有。」

「那就好了。所以妳也不要問我是誰。置身事外對妳有益無害。我不殺妳還準備放妳回去，就是因為妳不知道我的來龍去脈。否則，妳就休想活命了。」

吳雲香啞口無言。當她看見黃飛拿着繩索向她走過去時，她竟然自動地反翦了雙手，束手待縛。

（未完・二）



神秘殺手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蝙蝠、烏鴉、鷹（七）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烏鴉給的解藥，陸無涯，紫玉花暫時不敢食，期限還有幾天，時近歲晚，過了新春再算，紫玉花有自知之明，這解藥可能是毒藥，遲早一死，故準備結婚禮物和陸無涯成婚，然後吃毒藥自盡。陸無涯見她是提早食解藥果然死去，自己悲痛之餘，也吃解藥自戕，原來不是毒藥，只瀉了幾次就清除了定時的毒藥，按紫玉花的遺囑將她葬在西湖斷橋殘雪的地方，然後去找烏鴉報仇，便到莫干山竹庵探查，杳無踪跡，再去岳陽城苗家找苗野，見他被烏鴉殺害，查不到烏鴉的行踪，只找到老四藍天雲，知道生存下來的蝙蝠還有老六墨有光一共三人……

姐妹傳刀法　增强報仇心

「不！」陸無涯堅決地道：「殺死烏鴉是我最大的願望！」

過了半晌，藍天雲忽然道：「七月初一，烏鴉約咱們在莫干山相見！」

陸無涯吸了一口氣，道：「莫干山，上次那個地方？七月初一，距今尚有二個多月，來得及準備一切，老四，你最後一個任務是什麼？」

藍天雲苦笑一聲，道：「還未有命令，烏鴉只叫我在鄱陽湖附近等候消息！」

陸無涯緊張地道：「如此說來，必有人跟踪你，你與我在一起對你極是不利，你還是快回城吧，我等下再回去！」

藍天雲身子一動，却沒有站立起來，雙眼直勾勾地望着陸無涯。陸無涯心頭狂跳，溫聲問道：「四弟，你有什麼話要交代？」

藍天雲囁嚅地道：「我有一個心願……我想知道我父女爲何要拋棄我，不過……這個心願又如何能償？」說至最後聲音已哽。

陸無涯心中暗嘆：「人始終是人，烏鴉枉費十多年的訓練，仍無法把人性磨滅掉！」心頭一酸，執着藍天雲的手道：「四弟，你莫胡思亂想，這個心願你自己一定可以完成，我沒有朋友，很希望咱們以後能一起生活！」

藍天雲滾下兩行熱淚，道：「三哥，你永遠都是我的三哥，小弟沒什麼本領……但假如我死了，化鬼也要助你殺死萬惡的烏鴉，五妹已經死了，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陸無涯料不到他會在這種情況下，向自己透露心聲，心頭猛震，暗暗慶幸沒有告訴他，自己已與紫玉花成親。

當下他手掌一緊，說道：「四弟，你一定要堅強地活下去了，天下間好女子極多……」

藍天雲搖搖頭，道：「我偷戀五妹已有多年，天下間的好女子縱然多，在我心目中，却沒一個可以代替她！」

陸無涯忍不住問：「你愛她什麼？」

「我愛她什麼？」藍天雲呆呆地道：「我什麼都愛她！」

這句話說得眞是糊塗，假如在半年前，陸無涯定會認爲他極不理智，但如今曾經滄海，又覺得這是理所當然之事！

當一個人在痴戀另一個人時，他怎還能分辨自己是愛他什麼？只覺得他什麼都可愛，跟他在一起便是莫大的快樂和幸福！紫玉花深愛陸無涯，直至臨死時問她，她可能也說不清她爲何會愛陸無涯！

陸無涯本來不知道自己心底處也愛紫玉花，直到紫玉花死後，才猛然覺得原來自己也深愛着她，失去了她，便失去了往昔的神采，世間的一切都好像灰暗起來。

韓如玉呢？她好像天上的仙女，渾身上下散發着聖潔的光輝，令人難生情慾，陸無涯很想接近她，但對着她時，又往往心生自慚形穢之念。

這兩個「情敵」，在這剎那間，都怔住了，各自想着心事。良久，陸無涯才說道：「我了解你的心情，不過人與人之間，除了男女之愛，尚有兄弟，朋友等情之愛！」

藍天雲臉上露出一絲笑容，五指一緊，道：「三哥，如今世上值得小弟敬愛的，只剩你一個，希望你保重！」

陸無涯淚水盈眶，哽咽地道：「四弟，你也該保重！」

藍天雲精神一振，問道：「將來小弟去那裏找你？」

「八月十五日，咱們在蕪湖城的八仙樓相候。」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好一個中秋，正是團圓之日，咱們不見不散。」

藍天雲輕嘯一聲，轉身望城內馳去。

陸無涯發了一陣呆，雙脚抬動，却不進城，因爲他怕替藍天雲惹來麻煩。

他沿湖南行了一陣，天色已微亮，清晨湖風涼快，吹在身上，令人精神一振，就在此刻，一個念頭忽然泛上他心頭，藍天雲既然在此候命，說明烏鴉遲早也會來此，我何不在此等他！

想到此，他心頭喜悅，實在無以復加，立即抓了一把泥把身體染污，脫下靴子，掖起褲脚，望德化城大步走去。

入了城，陸無涯首先找了家小茶寮吃早點，一邊暗暗留意街上的行人，餐後，他先回客棧，取走自己的包袱，另投一家小店。

這一天，他一直在找藍天雲，但却一直不見他，他一連找了三日，有點心淡，忖道：「莫非藍四弟臨時得到烏鴉的命令，已離開此處，哼，反正七月初一莫干山劍池之上的竹舍，還可以找到他，不怕他跑得掉！」主意算定，便出城而去。

乘舟過了鄱陽湖，陸無涯買了一匹馬向蕪城方向急馳，其實他也不知道去蕪湖城是爲了什麼，只是一種下意識行動，當眞到韓師道家，他有胆去求見韓如玉麼？

因此，越臨近蕪湖，速度越慢，到了城邊兒，撥馬拐了過去，向韓勝珠所居的村子馳去。

那村子叫三橋村，風景頗是幽美，離蕪湖城不到二十里，行了個多時辰便到了，對韓勝珠視同親大姐，因此陸無涯心頭反倒坦然。

屋前圍着一道籬笆，瓜棚上稀稀疏疏，掛幾條籐子，韓勝珠揹着兒子，正彎腰在餵小鷄。

陸無涯牽馬而行，隔遠見到這幅農家樂，不由痴了，一時間倒忘了招呼。

韓勝珠聽見馬蹄聲，直起身來，看了他幾眼，帶嗔道：「是你重生，怎地不叫人！」

「珠姐，是小弟！」

韓勝珠雙手在圍裙子揩了一把，把竹扉拉開，道：「把馬牽進來。」她視他如同親弟弟，陸無涯心頭如通過一道暖流，熱乎乎的，把喉頭都哽住了。

韓勝珠把馬拉在一棵樹上，說道：「進來進來，今日剛宰了一頭鷄，算你有食神！」

陸無涯默默地跟在她後面進去，只見裏面添置了好幾件傢俱，打掃得一塵不染，韓勝珠倒了一杯水給他，道：「不見了半年多，怎地好像蒼老了許多，莫非又遇上什麼不如意的事？你的大仇還未報？」

陸無涯嘆了一口氣，緩緩搖頭，半晌才道：「因爲我不但報不了仇，連我的妻子也叫仇人害死了。」

韓勝珠吃了一驚道：「你幾時娶的妻子？」

「唉，說來話長，珠姐，請恕我上次騙你，其實我不叫仇養吾！也不叫姚重生，叫陸無涯。」

韓勝珠笑道：「正如你所說的，名字只是個記號，重要的是人，不是名！」

「其實我是個孤兒，連父母姓名也不知道，陸無涯這三個字也沒什麼意義。」

「但這是你師父替你改的。」

陸無涯左掌在竹椅扶手上輕輕一拍，道：「不要再提他，他就是我的仇人。」

「什麼？你師父是你的仇人？」韓勝珠這次更是驚詫，只覺得面前這個小伙子，身子藏着無數的秘密，又充滿神秘，半晌才緩過神來，問道：「這話教人好生糊塗，你能告訴姐姐麼？」

陸無涯心頭又是一暖，幽幽一嘆：「天下衆生，除了姐姐尚有誰能令我向他傾訴！」

韓勝珠解下兒子，把他抱在懷中，拉了一張椅子坐下，道：「你錯了，除了我之外，尚有我妹妹，她一直在打探你的消息。」

陸無涯身子一震，道：「我不配她關心我……」

「胡說！」韓勝珠憐愛地白了他一眼，「還是說你的正事吧！」

陸無涯深覺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正在整理思緒，忽聞遠處有人叫了一聲三哥。

陸無涯心頭一跳，暗道：「這好像是藍四弟的聲音！」急忙對韓勝珠道：「珠姐你小心，最好找個地方躲一躲，也許我的仇家尋上門來了！」說着抽出長劍，飛身出屋。

小村內炊烟四起，陸無涯叫道：「是誰在叫三哥！」

回答他的是一陣急如走珠的兵刃碰撞聲，這次陸無涯聽得分明立即向左撲去。

轉過大樹，只見兩個青年舉劍惡鬥，正是藍天雲與墨有光，陸無涯不由一呆，

樹後忽然悄沒聲息伸出一柄長劍來，直指陸無涯的背心。

這一劍，不但風聲全無，而且既疾且快，比蛇還毒！

陸無涯心神恍惚，毫無所覺，但烏鴉十數年來的苦心訓練，並無白費，在危險時刻，自然而然發生警覺，就在劍尖離肉尚有三寸時，他心頭一跳，霍地把上身向前一俯，隨即落地滾開！

樹後那柄長劍一出即收，藍天雲叫道：「三哥，不能放過他！」

陸無涯記起韓勝珠的安危，挺腰彈起，道：「老四你小心，我等下便來！」猛吸一口氣，向韓勝珠居所飛去。

剛到籬笆前，便見一道黑影向屋內射了進去，陸無涯心頭又驚又怒，叫道：「珠姐小心！」來不及推開竹扉，翻過籬笆撲了過去！

只聞屋內傳來一道傢俱的碰撞聲，陸無涯心頭更急，喝道：「有種的便跟我見個高低！」一入門，門後又探出一柄劍！

陸無涯倉急一架，身子一擰，已面對着那人，只見他身穿一襲黑衣，臉目死氣沉沉，知道他戴着人皮面具，忍不住冷笑一聲：「原來是咱們的接班人！」

那人不再打話，一口氣攻出七劍！七劍招招狠辣，姿勢雖不美妙但功效絕大！

可惜他碰到的是他師兄，陸無涯連格七劍之後，趁對方換氣行動稍慢之際，立即展開攻勢。

「你是什麼蝙蝠？」

那人不答，陸無涯哂道：「果然是聰明人，可惜你運氣不好，這項任務生落在你身上！」

那漢子身子微微一震，陸無涯長劍「嗤」的一聲，自他劍隙中突進！

這難再的機會，陸無涯絕不放過！那漢子料不到他劍來得如斯急速，百忙中只得仰身後退！

陸無涯爭得先機，攻勢更是連綿不絕，迫得對方喘不過氣，只聽他大喝一聲：「看！」聲如霹靂，震得那漢子心頭狂跳不已！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那漢子出道之前，已久聞師兄陸無涯的大名，此刻乍聞暴喝，心頭一慌，身子又向後一縮！

這一縮，左脅立即露出一個空門，陸無涯長劍一偏，立即在他左脅拖了一道五寸長的血槽！

那漢子着了這一劍，鬥志更形渙散，陸無涯心懸藍天雲的安危，急欲速戰速決，是以更不放鬆。

就在此刻，內面忽然傳來一個小兒的啼哭聲，陸無涯吃了一驚，忖道：「莫非他們來的不止兩個？」

心神稍分，那漢子立即站穩陣腳，陸無涯焦急之下，問了一句極其幼稚的話：「你們到底來了幾個？」

「十個！」

陸無涯一楞，忽聞後背風聲微响，知道有人偷襲，立即偏身一讓，那漢子長劍一横，隨他之勢削了過去。

陸無涯雙足一頓，白鶴一般冲天拔起，凌空低頭一望，只見下面多了一個金衣幪面人，手上握着一柄薄劍。

那黑衣漢子緊隨着陸無涯之後，躍了起來，長劍一擧，急戮陸無涯的脚底！

陸無涯左掌在橫樑一拍，身子橫飛六尺，黑衣漢子身體冒起之際，右手長劍急刺過去！

黑衣漢子一劍落空，微感不妙，說時遲，那時快，陸無涯長劍已至，無暇稍作思索，長劍橫格，不料陸無涯早已把他這一着料着，手腕一沉，改削小腹，「噗」的一聲，劍刄已送入其小腹五寸！

黑衣漢子眞氣一洩，推金山倒玉柱般畢直跌下，陸無涯也隨之墜下！

剎那，只見那金夜漢子輕輕一笑，長劍泛起一片劍網，望陸無涯雙脚截去！

陸無涯此刻眞氣已竭，要想換氣已來不及，而長劍也來不及招架，剎那間，他只覺一股寒氣，自背後直衝上後腦！

千鈞一髮之際，忽然斜刺裏飛來一張板櫈！「噗噗」兩聲，金衣幪面人的長劍把板櫈絞斷！

陸無涯趁這一縱即逝的良機，立即偏身橫飛，金衣幪面人第二劍又刺了個空！待他第三劍再刺出，陸無涯已經站穩，輕易把他的攻勢擋開！

金衣幪面人見同伴已死，自知把握不大，一口氣攻了七招！

陸無涯目光瞥見韓勝珠無恙，心頭大是安慰，從容接下七劍，隨即反攻起來。

「珠姐，裏面還有沒有人？」

韓勝珠道：「你放心一個也沒有！」

「他們無所不用其極，你還是小心一點！」

韓勝珠展顏一笑，道：「有你這位高手在場，還有誰能傷得了姐姐！」

陸無涯精神大振，攻勢突然凌厲起來，「錚」的一聲，彈開對方的長劍，劍刄隨之一沉，「噗！」金衣幪面人的手背應聲跌落塵埃。

陸無涯手臂暴長，喝道：「烏鴉在那裏？招了之後，饒你不死！」

金衣幪面人目光一亮，道：「眞的，他在德化等咱們的消息！」

陸無涯見他眼中露出一絲狡猾之色，不由冷笑一聲肘「要想騙我，還得再過幾年！」

金衣幪面人嘆了一口氣。「你不相信，我又有什麼辦法？」他說話之時，左臂一抬，袖管中突然飛出幾口鋼針來！

這下變生腋肘，陸無涯幾乎着了道兒，堪堪閃過之後金衣幪面人已乘機倒退！

卻不料背後還有一個韓勝珠，她雙手雖然抱着孩子，但一對脚仍能應用，右脚一抬，一張板櫈離地撞向金衣幪面人的後背。

幪面人退得急，兩下湊上，被撞個正着，恰好陸無涯提劍奔前，劍尖正好刺入其胸膛！

韓勝珠叫道：「留個活口！」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陸無涯道：「不怕，外面還有一個！」走前幾步，輕輕搭住韓勝珠的肩膊，道：「你一個人留在這裏，我不放心！」

韓勝珠笑道：「我也不是弱女子！」

兩人快步走出籬笆，向左首走去，陸無涯聽不到聲息，忍不住叫道：「四弟！」吸氣飛前！

轉過樹後，只見藍天雲與墨有光兩人

如同石像般挺立着，兩人身上都滴着血。陸無涯一望便知道藍天雲傷勢比墨有光重得多，當下立即横在他面前，冷冷地道：「老六，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墨有光臉上神色一動，問道：「那兩隻小蝙蝠，你都巳解決了？」

陸無涯道：「烏鴉在我身上化的心血，並無白費！」

墨有光大笑。「現在我才放心！」

陸無涯一怔問道：「你放心什麼？」

「烏鴉對咱們第三代蝙蝠巳不信任，所以還派那兩個該死的跟着來，名義上是協助，實際上是監視！」墨有光把劍垂下，「可惜老四不知道我的想法，我也不知道他的想法，否則大家合力，一早便可把他倆幹掉！」

藍天雲目光一亮，道：「你不說出你的想法，我又怎敢輕易透露！」

陸無涯神色微微一動，沉吟問道：「老六，烏鴉最後這一個任務你打算如何完成！」

墨有光道：「三哥，你當小弟是什麼人？我平日雖然少與你接觸，但內心一直很崇拜你，叫我殺別人，我還有可能不加拒絕，但叫我殺你，我可做不出來！」

陸無涯感激地道：「多謝六弟如此看重我，不過你不提了我的頭回去，烏鴉怎肯放過你？」

墨有光哈哈大笑，豪氣干雲地道：「人生誰無一死？咱們雙手都沾滿鮮血，就算被烏鴉毒斃，也可說是活該！」

他見陸無涯臉色晴陰不定，忙續道：「小弟若毫無兄弟之情的，剛才早有機會下手殺死四哥，不信你問問他！」

藍天雲道：「不錯！他的確有機會殺死我！」他精神一鬆，再也支持不住，跌坐在地上。韓勝珠連忙上前替他止血。

陸無涯正容地道：「你既然不想殺我，我也不希望你被烏鴉殺死！六弟！你素來聰明，應該想到辦法應付他！」

墨有光把劍拋開，道：「小弟心智不如三哥，三哥大概有良方教我！嗯，對啦，三哥上次沒去討取解藥，又能够活下來，一定是巳解了身上之毒，不知您用的是什麼辦法？」

「很簡單，愚兄是使烏鴉投鼠忌器，六弟也可以此威脅他！」

墨有光目光一亮，也坐了下來，撕下衣角，慢慢包紮傷口，韓勝珠道：「你等等，我替你包紮！」

陸無涯道：「不必，我替他包！」說着蹲在墨有光的身前，放下長劍，替他包紮傷口。

就在此時，墨有光雙眼突然射出希望之火，左手一翻，巳多了一柄短劍，眉也不皺，便望陸無涯的腰際插去！

這一劍，連藍天雲及韓勝珠也沒發覺，因爲這個動作被陸無涯的身子擋住！

這一劍，墨有光有十足的把握，他甚至脚踭向地上一壓，準備後退，避免陸無涯臨死反擊！

「噗！」短劍巳插在陸無涯的小腹上，這剎那陸無涯也隨着墨有光竄起，左手也多了一柄短劍，凌空迅速送進墨有光的小腹內！

這下變化實在急遽又匪夷所思，墨有光呆了一呆，才猛地覺得小腹一陣灼熱，眞氣一洩跌坐地上！

可是當他身子未落地之時，又脫手洒出一把鋼針！鋼針在夕陽下，閃着藍光，「呼」的一聲，望陸無涯飛去！

陸無涯似巳料到有此一着，曲腰滾落地上，一滾兩丈，再直起身來。

那一把鋼針却向韓勝珠及藍天雲飛去！韓勝珠背對着墨有光，懵然不知，藍天雲眼角瞥及，雙掌齊出，把韓勝珠震開！

「噗！」那幾根淬毒鋼針全部射入藍天雲體內！韓勝珠驚魂甫定，尖聲大叫起來。陸無涯轉頭望及，怒火塡膺，喝道：「老六，你還是人不是？快拿解藥來！」

墨有光小腹鮮血直淌，喘着氣道：「烏鴉準備殺你的暗器，會給解藥我？」

陸無涯無暇跟他計較，立即轉身向藍天雲奔去。「四弟，你覺得怎樣？」

藍天雲臉泛着青光，苦笑道：「三哥，我不行了……」

陸無涯雙眼濕濡，道：「愚兄一定替你報仇！」

藍天雲看了他腰間一眼，道：「你沒受傷，我很高興……」

陸無涯扶住他雙肩，道：「四弟，你有什麼未了的心願？愚兄替你完成！」

藍天雲搖搖頭，道：「那天在鄱陽湖畔說的心願作廢……三哥，眞的，我現在心頭一片坦然，原來死並不可怕……」

陸無涯想不出有什麼可以安慰他的話，兩行熱淚沿腮滾了下來，嗚咽地道：「四弟，你安心去吧！」

藍天雲嘴角忽然泛起一個微笑。「三哥，你保重……你一定要活下去……我很安心……啊，五妹來了，她來接引我了，我，我很安心……」說到後來，雙眼巳經閉起。

陸無涯心頭一震，實在想不到同門師弟竟然如此深愛自己死去的妻子，心頭雖有股難言的感受，但那絕對不是妒忌，相反有幾分體諒！他相信藍天雲臨死時一定感到極是幸福——能够與心上人在九泉下相會，自然是一種幸福！他更慶幸自己沒有告訴藍天雲，紫玉花巳是他妻子，否則藍天雲臨死時，絕對不會臉帶笑容。

「四弟——」半响，陸無涯才迸出一句話來：「你眞是我的好兄弟！」他忽然抱着藍天雲的屍體痛哭起來，韓勝珠也是熱淚盈眶。

墨有光喘着氣，嘿嘿冷笑。「二十年前的相處，無日不在勾心鬥角，這是什麼好兄弟？唱戲的也唱不出這種台詞來！」

韓勝珠瞪眼罵道：「臭賊，你給我閉嘴！」

陸無涯一陣風般衝至墨有光身前，左臂連揮，摑了他五六個巴掌，拍得他面頰紅腫，嘴角沁血。「你還未死，倒是上天有眼，老四可是死在你針下的！」

墨有光吐了一口血水，怨毒地道：「那些針本是要射你的！你若不閃開，他又怎會死？所以其實他是死在你手下的！」

陸無涯身子一震，雙眼似欲噴火，厲聲道：「烏鴉在那裏？」

墨有光喘着氣道：「你怎會問一句這般幼稚的話？我眞懷疑你不是陸無涯！」

陸無涯又給了他一巴掌。「現在我若

要讓你受盡痛苦而死，簡直易如反掌！」

墨有光臉色絲毫不變。「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古已有例！我若怕的，早已把短劍抽出，假如如此，相信我屍體早已寒了！」

「這樣說來，你是有心讓我折磨！」

「當然不是……我只因有件心事來未了，要問清楚你，才死得瞑目！」

陸無涯呆了一呆，忍不住問道：「你有什麼心事？」

「剛才那一劍，我自信做得乾淨俐落，而且已明明刺在你身上，爲何你夷然無損？」

陸無涯哈哈一笑，拉開衣服，只見他腰上纏着一塊皮草，道：「這也是拜你之賜！你殺死苗野露出機關，我便知道你一直跟踪着我，心想遲早有一日，一定會與你交鋒，未雨綢繆，事先在腰上纏了這張皮草，而且你太仔細，劍子送出之後，立即後退，假若不是如此，只要你多加幾分力量，我也得受傷！」

墨有光呆若木鷄，怔怔地說不出話來，良久才道：「你果然是個厲害對手！」

「不過話說回來，剛才你僞裝不夠完善，我雖然蹲身替你包紮傷口，但心中已暗中提防，否則我出劍也不會這般快！」

韓勝珠道：「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現報應！」

墨有光眼光一亮，問道：「我在那個地方僞裝得不完善？」

「你說不想殺我，只因不知藍四弟的心意，又謂有兄弟之情，既然如此，你出手爲何會這般狠辣，把他傷得這般重！再說，四弟若不是不想我受害，又怎會出聲警告我，而且還揮劍阻攔你？」

墨有光呆了一呆，喃喃地道：「我一向以爲咱們七個之中，我最聰明，他們在佩服你，我心中極不服氣，但事實……我，我好恨！」

陸無涯嘆了一口氣道：「爲了爭這一口閑氣，便使你人性全泯？這值得麼？」

墨有光道：「若非如此，這世上還有什麼值得我留戀？烏鴉這些年來所賺之錢還少麼？爲何他還要幹這種事？在你眼光自然也不值得——錢又不能帶落棺材！」

陸無涯呆了一呆。「不錯，我的確有點不明，不過這問題我從未想過！」

「因爲每一個人都爲着一個目的而活的！不爲自己活下來，也爲別人而活！」

墨有光指一指遠處一個荷鋤歸家的農夫，道：「你看他，好像他快活似神仙，無憂無慮，但說不定他只是爲了他的家人而活着！假如他家人死了，可能他只是一具行屍走肉而已！」

陸無涯與韓勝珠聽後都有所感觸，墨有光嘆了一口氣。「我並不是沒有其他的目的，不過像咱們這種人還能爭取得到麼？連生命都無保障哩！」

陸無涯道：「這可也不一定，我不是活下來麼？而且還找到了眞正的朋友！」

墨有光悽涼一笑。「那只是你運氣好而已，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好運氣的！」

「事在人爲，天下間極少有辦不到的事！」

墨有光「嗤」的一聲笑不出來。「陸老三，儘管你我看法不同，又沒有什麼感情！但現在我是服你的！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烏鴉絕不會輕易放過你，你莫以爲已經脫離了他的魔掌！」

「我一定小心，而且從未大意過！」

陸無涯正容地道。

墨有光道：「只怕你尚不知道，烏鴉只比咱們好了一點，其實他也只是一件工具！」

陸無涯驚詫萬分地道：「此話怎說？難道烏鴉背後還有人？」

「不錯！烏鴉背後還有隻老鷹！鷹是鳥王之霸，蝙蝠與烏鴉都是他的臣子！」

陸無涯深深吸了一口氣，問道：「老鷹是誰？」

墨有光哈哈大笑。「咱們二十多年來，尚查不出烏鴉的身份，鷹的身份又怎會輕易讓人知道！而且，我懷疑烏鴉不止一隻！否則，當咱們七隻蝙蝠分散時，他如何可以在極短的日子內現身交代任務？」

「這一點，我早有所懷疑！」

「還有一點我要告訴你，第四批蝙蝠一共是十二隻，你雖殺了兩隻，尚餘十隻！千萬小心！」

馬無涯沉吟道：「我也有幾點不明，你是怎樣跟踪我的？我沿途已經……」

墨有光得意地道：「因爲我在兩年前，無意中得到『十里飄香』的秘方，所以無論你如何改變路綫，都很難逃過我的嗅覺！」

韓勝珠忍不住問道：「十里飄香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種極淡的香藥，但其味可以保存很久。陸老三在莫干山上時，我已悄悄在他衣服上沾上一些，然後在遠處等候他……」

陸無涯嘆息道：「難怪當時我一直覺得被人跟踪！」

墨有光自顧自說下去。「雖然你後來改換獵戶的衣服，使我追失了，但我估計你一定是要在岳陽找苗野，所以我便一早先去等你了！不過使用『十里飄香』散，一定要有一隻靈敏如同獵犬的鼻子才有用的！」

「難怪我嗅不到！」陸無涯再問：「苗野是你殺死的？」

墨有光笑道：「其實你應該問七丫頭是不是我殺的！哼！那七丫頭平日冷冷冰冰，對你却熱情似火……」說至此，他雙眼發出一片熾熱的妒火。

陸無涯冷冷地道：「以你之爲人，你實在不配七妹青睞！」

墨有光大怒：「我殺她，可是烏鴉的命令！而洪老大則負責殺你！」

「他死了吧？」

「當然！完成不了任務，烏鴉會放過他麼？」

「還有一件事要問你，你說烏鴉背後還有鷹，這件事到底是眞是假！」

墨有光淡淡地道：「信不信由你！」

「那你又從何知道？」

「因爲烏鴉應允我，在殺死你之後，提拔我做他的助手，也是另一隻烏鴉！」

「你見過鷹沒有？」

墨有光搖搖頭。「以我的脾氣，這些話我實在不該說，只是念在你的確有幾分本領，所以才透露一點給你知道！因爲我也想知道你與烏鴉的鬥法，勝負誰屬！你好自爲之，勿令我失望！」說罷手腕一落，霍地抽出小腹上那柄短劍，血水狂噴，墨有光立即泛起死色。「老三，我再問你一句話……你得老實告訴我……」

陸無涯見他將死，略生憐憫之心，忙問：「什麼事？」

「你得到七丫頭的身體沒有？」

陸無涯怒道：「我跟她清清白白，你胡說什麼？」

墨有光哈哈大笑。「那我還不算一敗……塗地……哈哈，我現在就去找她……我從來都是如此，自己得不到的別人也休想得到。哈哈！」笑聲戛然而止，喉頭咕的一聲，經已斷氣。

陸無涯心潮如波濤般起伏，現在七隻蝙蝠，只剩下他一隻了，不管如何，這六個人都曾與自己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儘管有些人平日已無好感，到頭來還要殺害自己，但臨到他們死亡，心頭不免多了一份兔死狐悲的感覺。

天色已沉，樹上的歸鳥呱呱亂啼，炊烟不停，小村一片寧靜，陸無涯却感到無限的寂寞與孤單。剛才他來此時，尚嚮往這種生活，但此刻對這種寧靜却極端恐懼，恨不得鑽到人羣中去，即使這些人他都不認識，但聽見他們的聲音，都會有一份溫馨、踏實的感覺！

「呱！」樹上傳來一聲長鳴。「烏鴉！」陸無涯抬頭脫口大叫一聲：「我一定要殺你！」

樹上的烏鴉倒頭斜視着他，目光充滿了嘲弄，似乎在笑他不自量力，更似乎在向他示威：「老子才不怕你！」

陸無涯身子一震，一口氣登時洩了。天空海闊，到何處找尋烏鴉？

每次想到此，他都感到一陣難言的窩囊，此刻心情激動，更加難過，忽然手臂一緊，一道暖流自外流入心田，他默默回首，正是韓勝珠。

韓勝珠眼光滿是鼓勵之色，輕聲道：「連要殺你的人，都佩服你，你還沮喪什麼？」

「你不知道的……」

韓勝珠微微一笑。「我不必知道其他，只知道你是個有血性、有理想、有上進心的青年，這便已够了！」

陸無涯雙眼一陣模糊，倏地把韓勝珠舉了起來，道：「姐姐你眞好！」

韓勝珠笑道：「好啦好啦，快放我下來，別嚇着了孩子！」

陸無涯把她放下，問道：「姐姐家內有鋤頭？」

韓勝珠道：「別的可以沒有，這個能不備麼？你等等，我去拿！」

「不，咱們一齊去，烏鴉心機奸詐狠毒，不能不提防一點！」

韓勝珠感激地望了他一眼，兩人聯袂回小屋，取了鋤頭，又重返樹林，掘了兩個土坑，把藍天雲與墨有光草草安葬。

韓勝珠道：「涯弟，你不替你四弟立個墓碑？」

「不可！墓碑一立，此處便不安穩了！待我殺了烏鴉再回來立！」

韓勝珠暗讚他仔細，陸無涯爲恐洩露秘密，也不堆上土墳，把地弄平之後，便與韓勝珠返回石屋。

時天已全黑，韓勝珠摸出刀石把油燈點亮，道：「涯弟，你休息一下，待姐姐去煮飯！」

陸無涯跟着她走進灶房，韓勝珠洗米下鍋，坐在灶上燒火。「涯弟，那烏鴉是誰？」

「便是我師父！」陸無涯這才把自己的經歷說了一遍。這席話說畢，飯菜也都已煮好，孩子已經睡了，陸無涯接了過來，韓勝珠把飯菜端上桌子，兩人對面而坐，慢慢吃喝起來。

韓勝珠輕嘆一聲：「一個人要了解另一個人，實在非常困難，我當初見你要殺我母子，還以爲你是個喜怒無常，寡情薄義的人！料不到你感情如此豐富，只不過是爲環境所迫，把一切情感收藏起來！」

陸無涯笑道：「有姐姐此話，小弟已有知遇之感！」

韓勝珠也笑道：「憑一句話便有知遇之感，這知己也太容易找了！」

「正如你所說，要了解別人如斯困難，要別人了解自己，更是困難，何況每個人都在不知不覺中變化，我實在懷疑天下間有沒有知己這回事！」

「一定有，起碼在某一個時期一定有，問題是你遇上沒有。藍天雲臨死時，若不把你視爲知己又怎肯把我推開？他一定以爲你把要對付烏鴉的那封信交給我！」

陸無涯雙眼泛着水光，喃喃地道：「他使我第一次認識友情！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知己一定是極之難求，知音人也許比較易得！你我算不算是知音人？」

韓勝珠微微一呆，放下飯碗，考慮了一陣才道：「也許現在還不是，以後可能是！咱們相識不是一般，第一次是你救我，後來要殺我，當時我心中充滿好奇心，很想瞭解你，後來我妹妹無意中救了你，接觸多了一點，看出你滿懷憂鬱，不禁生了同情心，希望能够給你一些鼓勵……這算是知音人麼？」

陸無涯搖搖頭。「我也不知道，但不知爲何，每次見到你，都有一種溫暖感，而你的爲人又使人尊敬和欽佩，所以一直視你爲大姐！」

韓勝珠笑道：「我也希望有你這位弟弟！嗯，別談這種傻話了，菜快涼了！」

飯後，兩人又談了一會，韓勝珠才抱兒子回房休息，陸無涯生怕烏鴉再派人來刺殺，所以一夜沒睡，仗劍進去韓勝珠門外防守，幸而一夜平安。

日間陸無涯睡了一陣，起來時已是紅日滿窗，他跳下床開門出去，見韓勝珠在餵鷄。才放下心頭大石。「珠姐，你以前不是要我做遠兒的師父麼？」

韓勝珠看一看懷中兒子羅光遠一眼，道：「現在不必了。」

陸無涯身子一震，問道：「你怕我會教他去殺人？」

韓勝珠笑道：「我希望你是他的姨丈，難道姨丈便不能教甥兒的武功。」

陸無涯身子再一震，怔怔地說不出話來，韓勝珠驚詫地道：「難道你不想？」

「我……我配不起她……」

韓勝珠驕傲地道：「當時人人均認爲拙夫不配娶我，但我仍毅然嫁給他，他雖

然英年早逝，無法陪我至老，但我至今仍覺得自己沒有選錯人，他雖在陰間，我却覺得他仍陪伴在我左右。」

陸無涯不由怔住了，霎時間，腦海內浮上紫玉花的倩影來，魂魄都似要脫體而去，大聲道：「你說得不錯！我愛我的亡妻，她的靈魂仍陪伴在我左右！」

韓勝珠微微一怔，道：「但當時你是被迫的，而且你們才做了三天夫妻……」

「不錯，開始我是被迫的，但她死後我才知道自己原來也深愛着她，我當時要與她共赴陰曹，可惜……若不是為了殺烏鴉，我一定……」

韓勝珠截口道：「你若輕生，不但枉費了她一番苦心，而且也不如我。」

陸無涯如遭雷殛，喘着氣道：「珠姐，你有何教示？」

「當然是再活下去，你還年輕，前途無限，豈可輕生！」韓勝珠道：「我很希望你能與舍妹結合，但絕不強迫你？」

陸無涯默不作聲。只聽韓勝珠又道：「舍妹實在對你動了真情，上個月她來了，我看她起碼瘦了幾斤肉！」

陸無涯心頭一軟，柔腸百結，一顆心亂糟糟的，良久才道：「她如天上的星星，我是黑暗中的蝙蝠，跟她相差十萬八千里……」

韓勝珠笑道：「枉你是男子漢，竟然比女人還婆媽，她若喜歡你，還會計較這一切麼？」

陸無涯跺足道：「她怎會看上我？我負上的情債已太多，實在……」

「她怎會看上你，這一點只怕只有她才能回答，好吧，你有什麼打算？一直在我這裏住下去？」

「我要去殺烏鴉？」

「你在明，他在暗，到那裏找他？」

「這是我畢生最大的願望，只要我有一口氣在，我一定不放過任何機會！」

「你莫忘記，除了烏鴉，尚有一隻老鷹，這才是你最大的敵人。」

話音甫落，忽聽有人道：「姐姐，你在跟誰說話！」

韓勝珠轉頭含笑瞥了陸無涯一眼，道：「你進來不就知道了。」

陸無涯身子一震，想回房又覺得不大妥當，要出迎又自慚形穢，便手足無措地站着。

只聽外面那女人又道：「姐姐，你欺侮我，我告訴娘去！到底是誰在裏面。」

「是你想見的人！」

門口人影一閃，送來一陣香風，陸無涯一抬頭，只見面前俏生生地立着一個麗人，滿臉驚喜之色，正是韓如玉！

「韓姑娘，你好……」

韓如玉倏覺自己失態，粉臉通紅，垂首道：「你可好？」

「我……你請坐！」

「你，你也請坐……」

韓勝珠在外面「哈哈」一聲笑了出來。「你們兩個鬧什麼玄虛，怎地忽然客氣起來，三妹，你不是老來問我有沒有他的消息麼，現在見面了，怎不自己問他？」

韓如玉嚶嚀一聲，轉身出去，嗔道：「大姐你胡說……」

韓勝珠道：「姐姐胡說？你敢對日發誓麼？」

「你好壞！」韓如玉在後面追打韓勝珠。姐妹倆鬧了一陣，才雙雙進來，陸無涯更窘。

韓勝珠道：「好，姐姐不說笑了，你陪涯弟坐一下，姐姐去煮飯。」

「涯弟！誰是涯弟？」韓如玉秋波在陸無涯臉上轉了下，嬌聲發問。

陸無涯忙道：「請三姑娘原諒，上次在下報的名是假的，其實我叫陸無涯！」

韓勝珠道：「你不用難過，陸無涯這三字也沒有什麼意義！」言畢走入灶房。

韓如玉幽幽一嘆。「難道你不相信咱姐妹，認為咱們會出賣你？」

陸無涯身子一抖，恭聲道：「在下該死，無知小人不識君子之腹！」

韓如玉又是一嘆。「這也難怪，你仇人又多又厲害……啊，對啦，你報了仇沒有。」

陸無涯喟然道：「尚未有眉目，不過這條命總算是檢回來了。」

韓如玉關心地問：「你受了傷？」

「不是，上次見面時，在下體內尚有仇人下的毒藥，只剩幾個月命，現在體內之毒總算解掉了。」

韓如玉舒了一口氣，道：「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你一定能夠報仇！」

陸無涯心頭一熱，誠懇地道：「多謝，在下深受賢姐妹之恩惠，不知何時才能報答。」

韓如玉又是幽幽一嘆，默然不語，陸無涯心頭怦怦亂跳，偷眼瞧了她幾眼，只見她花容清減，臉色蒼白，眉黛隱帶愁絲，心頭感動，輕輕道：「姑娘清減，莫非玉體欠和？」

韓如玉強顏笑道：「沒事……多謝掛懷。」

陸無涯忽覺無話可說，半晌才道：「姑娘剛才為何嘆息？」

韓如玉螓首垂得更低。「小妹覺得你跟咱好像生份了！」陸無涯更加說不出話來，韓如玉續道：「你查到仇人的身份沒有，我叫爹助你一臂之力。」

陸無涯道：「不是在下看不起令尊，實在……一來我還未查到仇家的真實姓名和身份，二來我想親手報仇！」

韓如玉關心地問道：「你有把握？」

陸無涯苦笑說道：「最多只有三成把握，因為敵明我暗，而且我的武功是他教的！」

韓如玉輕「啊」一聲，「這樣說來，你連三成的把握也沒有，這只能算是冒險，或者賭博。」

陸無涯凜然道：「不錯，但我有與仇家同歸於盡的決心，這可以給我無窮的智慧及勇氣！」

韓如玉幽幽地道：「你太不愛惜自己了？」

陸無涯忽有如骨鯁喉，不吐不快之感。「我的妻子，我的朋友，甚至我的前程，都毀在他手中，我還愛惜自己作甚？」

韓如玉臉白如雪，嬌軀無風自動。「你，你說什麼……」

陸無涯澀聲道：「在下去年年底成親，只因太過倉促，來不及請賢姐妹喝喜酒！其實我跟花妹成親，除了天地及我與她

之外，無人知道！」說至後來他忽然莫明其妙地笑了起來。

韓如玉咬着唇道：「她一定長得很漂亮……溫柔……叫什麼名？」

「紫玉花。」陸無涯喃喃地道：「我愛她的，不是她的外號……我跟她有太多的相同點，她也是孤兒，自小便跟我一齊學藝，一齊受訓……我們的命運是相同的，她知道我在什麼時候會歡樂，什麼時候會痛苦，什麼時候會寂寞，在什麼時候需要人安慰鼓勵，同樣……我也清楚她！」

他一口氣說至此，心頭略寬，越說越快。「也因此我們發生情愫的時日雖短，但却似是一對多年的情侶。她本來可以多活七天，但為了我，她顧不得等新春初一的來臨，便……」雙眼一陣模糊，兩行清淚沿腮淌下。

韓如玉喟然道：「她真幸福，……我相信大多數的人，都肯為他所鍾愛的人作出犧牲。」

陸無涯身子又是一震，道：「可能是，不過這種犧牲也着實令人感動！」

「嫂夫人無疑很值得人欽佩，但也請你節哀順變！」韓如玉長身道：「涯哥且坐一下，待小妹去灶房看看！」她態度在這瞬間忽然自然起來。

猛聽韓勝珠道：「不用你來，快賚好啦！」

陸無涯與韓如玉這才知道韓勝珠一直在暗中注意他們，不由臉上都是一紅，反注倒說不出話來。

一回，韓勝珠擺上飯菜，三人默默吃了一陣，韓勝珠因為不知道妹子在知道陸無涯已成過親會有什麼變化，只挑些閑事談談，氣氛有點尷尬。

陸無涯更覺沉重，要想離開，又不好意思開腔，看看這頓飯已將吃畢，忽聞韓如玉道：「涯哥，你準備如何調查你的仇人？有用得着小妹之處麼？」

陸無涯心頭一沉，暗想藍天雲與墨有光已死，七月初一，烏鴉絕對不會再去莫干山，那麼連這唯一的綫索也被捏斷，要想調查他實在難比登天，除非上天眷顧，否則只能等他上門。

韓勝珠見他沉吟不語，向妹妹打了個眼色，道：「君子報仇十年未晚，慢慢來，先在這裏休息幾天，仔細推敲一下才行動吧！」

陸無涯感激地望了她一眼，韓勝珠道：「你何不告訴三妹，大家也好一齊商量，俗語云，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也許你把烏鴉平日的舉止言談，或小習慣告訴三妹，三妹曾見過他也不定，我娘家的人客可不少哩。」

韓如玉連聲稱是，陸無涯也是精神一振，把自己的經歷簡述了一次，韓勝珠則趁這個時候把碗快收拾起來。

「涯哥，那烏鴉說話是什麼聲音，年紀約莫多大？」

「他一直都故意揑腔說話，至於年紀嘛，照算應該在六十歲以上。最少也有五十五六歲。」

韓勝珠道：「這個範圍可真大！」

陸無涯嘆了一口氣。「困難正在此處，而且他所教的武功異常之雜，幾乎各門各派的都有，只專選殺人的招式教，所以也無從推敲他的門派！」

韓如玉吃驚地說道：「你的武功都是他教的，萬一跟他對敵，一方是知己知彼，另一方則是知己而不知彼，這仗如何能打！」

韓勝珠道：「咱們教他的武功！」

韓如玉猶疑道：「但爹爹有言……」

「我把你姐夫的刀法教他，你把姜伯伯教你的武功傳授他，爹爹無權反對！」

陸無涯問道：「姜伯伯是誰？」

「他是我家的管家，年紀已很大，入我家亦已有二三十年了，叫姜子凌！」

「他武功很高？」

「當然不如爹啦，不過他學得很雜，也許對你有用處！」

韓勝珠道：「不錯，多學一些總有好處，也許能令你觸類旁道，自創新招，屆時用新招對付烏鴉，便不怕吃虧了！」

陸無涯感激地道：「如此多謝了！」

韓勝珠道：「三妹，你先去教他！你姐夫的家傳刀法有譜子，等下我會拿給他看！」

韓如玉欣然答應，道：「今日先教刀法吧！可惜這裏沒有刀！」

陸無涯道：「待在下去削兩條樹枝，權作鋼刀練習吧！」

韓如玉教了一整個下午，陸無涯天資敏悟學得極快，一個下午已學了五六十招，喜得韓如玉讚不絕口，芳心對他更加佩服，兩人直待至韓勝珠喚吃晚飯才停止。

晚飯時，韓勝珠問了一些家事，陸無涯無心聽，默默冥思日間所學的刀法。

晚飯過後，韓勝珠拿了一本刀譜給他道：「這是拙夫家傳的刀法，我因練的是劍法，從未看過，你學了之後再傳給遠兒，倒省得我多費功夫，樂得偷懶一下！」

陸無涯謝了一聲，接過刀譜入房，點了盞油燈，坐在床上細看。

羅家這套刀法看來平平無奇，但陸無涯一心想殺烏鴉，因此絕不放棄任何一個微小的機會，仍然如飢似渴地讀着。到了後來，索性再依式練習起來。

陸無涯雖然慣於用劍，但在接受烏鴉訓練時實際上十八般武器全都學習過，因此進展頗快，依式使了五六遍經已熟了。

練了之後，有點興趣索然，便解衣上床睡覺。次日，韓如玉再教陸無涯刀法，陸無涯用心學習，是則教者更加用心，學者上手更快。

黃昏後，陸無涯獨自坐在瓜棚苦思兩日來所學的招式，希望能在衆多的招式之中找尋共同點，合創新招，因此他一時坐着，一時又揮舞起來。

晚飯之後，他仍思索不已，韓如玉心痛地道：「涯哥，要報仇也不急在一時，千萬莫累壞了身子？」

陸無涯感激地望了她一眼，道：「在下身體一向很好，三姑娘放心！」

韓勝珠道：「你累了一整天，還是去洗個澡，早點上床休息吧！」

陸無涯點點頭，提了一對水桶，走出屋外打水，農夫早睡，此刻四處已沒人，陸無涯便在井邊洗澡。赤着上身，穿着褲子，清涼的井水，一桶又一桶往他身上淋去，彷佛井水可以把他內心的煩悶冲掉！

（未完・七）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振華陷於茅舍之中，此處也是江湖五惡所設陷阱，茅屋中有十幾個猩猿對付夏振華，更有麻繩寸寸斷裂，驟然炸開等驚險過程，夏振華一一避過兇險，還在此間研習了神功……夏振華突然聽到一陣人聲，原來是墨竹君、一尊子在此，他們以為夏振華許久都不出來，料定他巳被陣圖所累死，不料，正當他們高興之際，夏振華又出現了，一尊子、墨竹君只得聯手攻擊夏振華，夏振華本來對墨竹君的奪魂魔劍尚有幾分顧忌，現在見兩人同時出手，心情反而安定下來。兩魔頭明攻暗襲，兩者兼施之下，夏振華始終從容應付……

幾回相鬥再相逢　跟踪魔跡探行踪

倏地，一陣談話之聲，劃破了這寧靜山林，雖然有三人拚鬥，勁風呼嘯，震起很遠，但三人都很少說話。故這話聲入耳，三人心中都為之一動。

「哼！我就不信他是銅澆羅漢，鐵打金剛，何必與他連手羣鬥，我們只要用車輪的戰法，輪流與戰，怕不活活地將他累死……」

夏振華暗中罵道：「好狠心的賊子們，這話既被我天下第一劍聽見，焉能使你們得逞獸行。……」

一尊子和墨竹君，也好像得到暗示一般，墨竹君的身體又疾攻而上，一連七八劍，招招毒辣。而一尊子則微微退後，凝勁而待。

夏振華淡淡地笑道：「老賊！你們只管連手而上，我說過今日不取爾等狗命，還有什麽可怕的。」

這那裏是面對着江湖上第一流的魔頭說話，簡直如逗小兒嬉戲一般。

直氣得兩個老魔牙齒咬得吱吱作響，尤其一尊子那雙惡毒的目光，透過那塊黑布冷氣森森，眞恨不得一口將他吞下肚去。墨竹君的短劍，也立時泛出一層綠光。

另一陣談話之聲，又隱隱傳來：「我們都吃過那小子的苦頭，如果不設法報復，不僅在江湖中，再叫不起字號……」

一聲怪笑，打斷了那人未竟之言。「劉兄所言誠為至理。我們不僅叫不起字號，江湖五惡的威名也將盡失，那小子眞將以天下第一劍自居了……」

微微一聲冷哼道：「我們如果不趁他此時，羽毛尚未豐滿，迅速將他除去後患，眞將不堪設想。」

夏振華聽完不禁朗朗地一聲長笑道：「原來這些東西，還是江湖五惡中人，想來連手對付我的……」他微微一頓後，又道：「我天下第一劍，就是要你們連手羣攻，故每次個別碰上，都會手下留情，為的就是要試一下江湖五惡的寶塔圖案。」

末了的話一字一句，說得十分緩慢，顯然他有意欲藉風傳音，使那些人都聽見。說完，雙掌平推，一股奇大無比的掌力，挾着滾滾不竭的奇勁暗流，排空逐浪般湧到。

一尊子不自覺地舉手相隔，那知不格還好，兩股功力一撞，一尊子竟被那洶湧的掌力，震得血翻氣塞，飛出丈許之外。

這本是物極必反的道理，所謂靜極而動，極動而靜。一尊子雖為一代梟雄，武功更在一般武林高手之上。奈何棋差一着縛手縛脚，如果他不逞一時之勇，平心靜氣卸去夏振華劈到的力量未嘗不可為。他反欲以眞力與之相抗衡，却不知道，夏振華在流雲掌力中，又復施出了巨無霸的「陰爪神功」。故一面化解了一尊子的力道，更復將其眞力盡量劈出，再以其矛攻其盾，一尊子焉能不敗。

墨竹君攻勢本極凌厲，一旦發覺夏振華掌力劈出，不期然向後飄身，雖陡覺壓力大增，人也即將窒息，却藉着掌力退出二三丈遠。

夏振華雙目精光暴射，冷冷地喝道：「既然江湖五惡即將會齊，我再稍待一二日，待你們的寶塔圖案……」他故意一停，又望着墨竹君喝道：「以老賊惡行，死本不足惜，我想在滴血傳書之會中，老古董或者有大用……」

夏振華又掃了一尊子一眼，道：「老賊！雖然八月十五日還有二十來天，但五惡既集，不妨提前幾日……」他又向墨竹君冷笑道：「你很會湊熱鬧，如果你有興，不妨也來參加寶塔圖案，多一兩個人，對他們或有帮助。對我嘛！……」下面的話，他未曾說出，臉上却露出十分不屑之色。

墨竹君連聲怒喝，短劍一擺，綠光耀眼：「小賊！士可殺不可辱，我與你仇深似海，恨比天高，今日不是你，就是我，咱們拚啦……」後面的話，顯因過度激忿，而口齒不清，但綠光飄幌中，人已飄身而進。

夏振華那還容他近身，左手五指微彈，一縷縷指風立時成為片片浮雲。

不僅將墨竹君的身體擋住，他那長衫上已出現了數十個小洞，還是他手下留情，否則，只怕那個身體早已洞穿。

墨竹君臉色蒼白，終於垂下劍來，咀角抽動了幾下欲言又止。

一尊子看得十分明白，這個老魔果然城府極深，尤其他們另有鬼謀，故緩緩立起身來。

望着墨竹君淡笑道：「老哥哥，小不忍則亂大謀，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何必急在一時……」他又乾笑了一聲，繼續說道：「天下第一劍，既欲去見識寶塔圖案，老哥哥就是不參加搏鬥，做一個公證之人也好。」

他邊說邊將手中長劍入鞘，又衝着夏振華笑道：「小賊！我總要你死得心服口服。」

夏振華聞言冷喝道：「老賊！你就撒一泡尿照照那副尊容。我若不瞧在迎風女的分上，眞是一掌先劈了你。」

他的牙齒咬得吱吱作响，好半晌，未再說話，想是提到迎風女，那個多彩多姿的紅衣少女，誠然是一朵有刺的玫瑰，但對夏振華却是柔絲縷縷。

夏振華也只因兩個人，長在兩個不同的極端，尤其她正是江湖五惡之首的一尊子之後。更使得這個感情豐富，武功高絕的少年俠士懸崖勒馬。

雖然他是強將珠淚隨聲去，却是巫山夢裏人，因為那個長長的秀髮大紅的衣裙，還有那兩個又深又圓的梨渦兒。大大的眼，彎彎的眉，玉琢一般的鼻子，櫻桃咀，尤其那有如碎玉一般的牙齒，更令人一見難忘。他，頓時又跌進舊夢的回憶裏。故一說到迎風女三字，他就情不自禁地不知所措。

老奸巨滑的墨竹君和一尊子何嘗又看不出來，更使得兩個老魔獲得了可乘之隙。一陣嘿嘿怪笑，將夏振華喚回現實。

臉上微微一熱但却露凝霜，鋼牙一咬又復冷冷地喝道：「一尊子，為聖為魔，都在你一念之間，在下把話已經說明，好壞由你自己選擇……」他微微一頓，目露精光，掃了週遭一眼，才繼續說道：「你們是招集同類，在此一戰，還是再等二十來天，在嵩山之上，你們去佈成一座虎穴龍潭後再戰……」

夏振華的目光滾轉，在墨竹君的臉上，已幌過一層殺氣，而一尊子從蒙面黑布上，透出兩道惡毒的光芒，冷峻之極，令人不敢逼視。

一陣朗朗之笑聲，震得四野皆動，夏振華的朗朗之聲，又巳響起。「我天下第一劍，以蕩羣魔，清寰宇為己任，豈懼于你們所安排的龍潭虎穴，去罷！到時我必先到。」

他說完之後，並未縱身躍起，亦未施展出意會神功來，緩步離去。

他走得十分清閑，簡直不當還有兩個當代第一流的人魔在側。直氣得墨竹君牙齒咬得吱吱作響，一尊子全身微抖。但他們却不敢輕易出手，因為不論夏振華有備無備，吃虧的還是他們，這一層他們都十分清楚。當夏振華的俊秀的影子離去之後，長空裏竟傳來一陣朗朗歌聲。

無涯流水去滔滔。揖節中流，男兒胆氣豪。挽狂瀾，賴吾曹……

倏地，歌聲響徹雲霄，連一尊子等人聞之也頓覺身鳴心裂。

乘長風，破萬里浪，誅羣魔，掃穴犂庭。問天下頭臚，欲為聖，抑為魔。三尺青虹。誰能敵我。飛去也！飛去也！海闊天空。

歌聲倏然而止，空際仍飄散着縷縷餘音。歷久不絕。

一尊子全身微抖道：「老哥哥！此人歌聲慷慨激昂，雖然狂傲絕倫，但內力之高顯係武林中……」下面的話他們不願說出，好似不願太過恭維別人，以免減低自己銳氣，并傷到墨竹君的尊嚴。墨竹君却長長的嘆出一口氣來，道：「我此番隱去，三十年未踏入江湖中，却不知道竟出了如此衆多人物……」

他舉首望着雲天，右手拉了一下頭髮，又繼續道：「就以天下第一劍那小子而論，按他的年齡决不應有如此成就。但天之生此人，不僅武功蓋代，才氣縱橫……」

他說出這番話，臉上雖流露出惡毒之色，但一種不平之氣也溢於言表，又是一聲短喟，空氣中震起一片迴音。淡淡地向一尊子笑道：「老兒！那小子好像天上要他專來尅制我們一般。以我們的心計和武功，在那小子面前無形中就減色三分。」

一尊子的蒙面黑布無風飄起，冷哼一聲道：「如果老哥哥不願涉足這場恩怨，請你再回到你的那蟠龍谷去。反正我是與他拚定了，祇要他一到嵩山，我準敎他有死無生，而且必生生地，剝他的皮，才能洩忿。」

他的語氣十分堅定，顯然智珠在握。更顯出了另一種英風豪氣。

墨竹君好半响終于又嘆出一口氣來。「老兒，不是我誇口，那小子的武功，倒還未放在心上，雖然他有着奇奧難測的招式，還有不竭如江河的潛力，以我的一個甲子以上修為，倒還可以與之一拚……」

他說時，臉上泛出一種極不自然的神色，又連聲嘆出一口氣來。繼續道：「但我每次與他遇上，總是懾於他那英風豪氣。故每次動手無形中被他氣勢所勝……」

「這是你作惡太多，心虛胆怕。邪不勝正的道理。」一陣低沉之聲，打斷了墨竹君未竟之言。墨竹君臉色大變，嘴角微掀，尚未說出。一尊子却冷冷的喝道：「何方高手不妨出而相見，鬼鬼祟祟，豈是大丈夫所應爲，不怕人笑麽？」

「無顏再覩江南客，

暫以青巾罩面容。」

一尊子全身微微一抖，黑布幾番掀起，牙齒咬得吱吱有聲。

「不敢出來，就滾你娘的蛋，再要囉嗦……」

「哼！人說一尊子雖是魔梟，表面上還能保持僞善面孔。原來裏外一致，倒是個不折不扣的東西。」低沉之聲打斷了一尊子的話，聲音雖低，却將一尊子的話壓了下來。

墨竹君目露兇光，望着右邊林裏，也沉聲罵道：「原來還是你這老烏龜，有種就出來，我們再拚一百招。」

再也沒有囘音，直氣得兩魔，牙齒亂咬得吱吱响。一尊子笑問道：「你認識此人麽？」

墨竹君面孔鐵青，冷峻地答道：「不僅認識，還有不少淵源，更有解不開的死結，必須到死方休。」

一尊子并未再問，他只要瞭解，凡與墨竹君有隙，就可拉他下水。

一陣風動，四個皂黃色勁裝，左耳都已失去，面色沉凝，雙目烱烱有光的漢子，同時飄落。先向一尊子拱手道：「老哥哥，別來無恙……」

一尊子放聲朗笑道：「幸會幸會！四位可是準備赴嵩山之約……」

他望着那身材高大，雙目一睜一閉的人笑道：「但不知嵩山之會，劉兄有何打算，你們此番從那裏來。」

他的話，問得四人都微微一怔，任是那高大身材之人，平素心計百出，此時也只以微笑代囘答。

原來這四人正是江湖五惡的西嶽四毒，那個被一尊子稱爲劉兄的，就是四毒之一的劉風，老二過雲，老三哈開奇，老四邱明。四人的左耳，都是天下第一劍爲他們留下的記號。一尊子先自朗聲一笑道：「四位大概還未見過。」他指着墨竹君對四毒說着。「這位就是當年使武林側目的墨竹君。他的『奪魂魔劍』。十招之內必死無疑。」

四毒一聽墨竹君之名，面容一整，拱手爲禮。「久聞老前輩的大名，恨無緣拜識。」

墨竹君也淡淡地答道：「賢昆仲名震江湖，享譽宇內，老朽好生欽佩。」

「一丘之貉，彼此恭維，好不怕羞：…」這低沉之聲響在空際，六個魔頭臉上，都覺一熱，尤以四毒劉風等人更覺氣氛不對。當下向一尊子問道：「老哥哥！此人是誰？藏身何處？」他的話問出口之後，又覺得不雅，因爲有人潛伏左邊，他們竟未發現，豈不被人笑話。

一尊子一時也囘答不出，還是墨竹君答非所問地罵道：「老賊！任你藏頭縮尾，下次遇上必定取你狗命。」

一尊子和四毒都不知此人爲誰。雖然他們料定必是一個笑傲風塵的隱俠，看墨竹君的口氣，兩人總有一個解不開的死結。再沒有一點反應，祇有微風吹動着樹葉的聲音。好半晌，才聽到劉風淡淡笑道：「老哥哥，嵩山之會大致就緒，多虧五雄兄弟，擺下了一座『風雷大陣』。還有『向陽峯』的危岩之戰……」他微微一頓，又朗聲道：「大概三奇士兄弟，已經到達，『向陽峯』的設置，大概亦已添上。」

一尊子祇是淡淡地一笑，拉着墨竹君道：「老哥哥！嵩山之會雖不若滴血傳書如此轟動，但却是我們生死所繫。相信會有許多武林高手，參與其事……」

他故作神秘地一笑，又繼續說道：「如果我們能將那小子除去，滴血傳書之會，則勝利在握。但最低限度我們也要藉嵩山之會，除去武林大批高手，或利用『風雷大陣』將那些高手困住。」

墨竹君也被他說得面上綻開了笑意，望着西嶽四毒笑道：「老弟們！我們接夥而走罷！」

說完，當先走去，他那矮小身材，行動如飄風一幌，一尊子和四毒也緊隨在後，飛奔而去。刹那間，都去得無影無踪。另一個白影也如魅影一般，閃幌之間立即消失在夜空裏。

但聽得他喃喃地自語道：「哼！我管你們甚麽風雷大陣，管你們甚麽危岩之戰。天下第一劍豈是偷生惜死之人。」

原來夏振華並未遠離，他以「天耳神通」以及「馭風傳音」之法，故對魔頭們所言都聽得清清楚楚。又復以馭風傳音，點破了魔頭們的心計，因爲他實實在在停身在二十里左石，才使得墨竹君誤認這聲音是那麻衣幪面俠。

却未料到正是他們所欲對付的死對頭——天下第一劍。

且說夏振華自聽見四毒的談話之後，心中微微一動，暗忖道：「不知道那風雷大陣，它竟是甚麽名堂。」

依他的個性早就先一尊子等人而走了。但這一回却顯出了無比的沉靜。誠然四毒之言，不免令人心爲之動。他却在暗中另有了決定，因爲他聽見一尊子臨去時所說的，不僅要除去自己，除去大批武林高手，最低限度要困住大批高手。

夏振華心中略一盤算，倒也不爲自己發愁，却暗中爲武林衆高手担心。

因爲他料想，江湖五惡在嵩山之會中，必將傾全力盡殲武林高手，好爲滴血傳書會中預置勝機。當然解鈴還是繫鈴人，嵩山之會是由他與江湖五惡約定。不過江湖五惡，却輕易地利用了這次機會。

所幸天下第一劍之名，一二年間已使整個武林爲之震動。尤其九大門派中人物，更是恭謹順從，唯命是聽。更有幾位武林聖哲，暗中爲他舖下坦途。故天下第一劍之名，不僅大江南北，關內關外，邊疆蠻荒，聞者莫不敬而畏之。

也有爲天下第一劍之名，大生反感而起妒嫉之心。

夏振華對於自己這天下第一劍之名，也深深感到煩惱，但如今却是欲罷不能。

起初是他好新奇，好刺激的個性，欲成爲天下第一劍而拚命練功，競競業業，日以繼夜。終於覺得武學一途，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宇宙玄奧，如海之深，無法測度。

更發覺了人生短暫歲月中，對於這無窮於天地玄奧之武功。實在非短暫年月中，可以窮極變化。雖然他出道時日甚短，却轟動了整個武林社會。他也更感到了人怕出名，樹大當風。因爲天下第一劍，却使得這一個時代將有新的變化。就在一尊子等人準備離去之時，他也作了肯定的決定。

因爲近來江湖中，正掀動了一片血雨腥風，顯然都是江湖五惡所爲。

如果能因這嵩山之會，使得他們專心一致地對付自己將再無法作惡，也是一份功德。故原打算，趕在一尊子等人前面，先去嵩山一趟，現在反欲追隨其後，既可監視其行踪，亦可防止其作惡。

待一尊子與墨竹君等六人去遠，他也才閃身而出。倏地，一陣沙啞之聲傳來，夏振華不自覺地，閃入一座林中，藉樹蔭和天黑，掩蔽着身體。

「我想到你們這時該去嵩山了，果然在此相遇。」

「觀主！你從嵩山來，還是要到嵩山去。」

從兩人對答間，知道這沙啞之聲，必是翠蓮觀主無疑了。

「我去了一趟南嶽，二劍客已先行走了，三奇士即在前面。你與墨竹君在何處相逢？」翠蓮觀主說話極快，說的問的都十分中肯。

墨竹君也只淡淡地一笑，道：「嵩山之會，本用不着我們去湊熱鬧，天下第一劍那小子，主要的就是要你們五嶽魁首相搏……」

他故意一頓後，又道：「我和翠蓮觀主在這次拚搏，或者帮不了什麽大忙，因爲你們的寶塔圖案用不着我們。」

一陣沙啞的笑聲道：「老兒 嵩山已大非昔比，縱不稱它爲陷阱，亦足可稱之爲虎穴龍潭。」

翠蓮觀主的聲音十分認眞道：「我聽三劍客說過，就單以朝陽峯一地而言，『危岩』之戰，不一定難得住天下第一劍那小子，却足可毁去天下英雄……」

他似十分自得地又淡淡地笑道：「就以風雷大陣，那裏有九宮，八卦，奇門，遁術，更有他的寶塔圖案……」他故意一頓後，又道：「還有危區，所以介入的霧海雲天。雖非什麽天羅地網，却是千百種毒物精髓，傷之皮開肉綻，聞之亦可失去功力……」他的話愈說愈高，跟着冷哼一聲，「你墨竹君可以袖手，我却非介入劇搏不可，那怕就是拚掉了性命，我也將不顧一切。」

墨竹君先自一陣喋喋大笑道：「爲什麽火氣這麽大，上了百歲的人了，還與年青小夥子沒有兩樣，我不過與你談談。」他故意一聲尖叫道：「既然你硬要加入；我也只好湊上一份。……」他的話尚未說完，引起羣魔一聲暴笑。

「如此說來，我們也就快點趕上一程，早一天到達嵩山，『寶塔圖案』還得好好地排練一下……」

「『寶塔圖案』當日你們曾用擊傷了武林聖者——天痴老人，還得了武林秘笈——玄武聖篇。難道對付那後生小子，還要重新排練。」翠蓮觀主打斷了一尊子未盡的話。連連笑出。

一尊子的話却十分深沉，道：「觀主難道忘了，我們五嶽中人，這十年來武功都有了新的變化，故必須以新以奇相互配合運用……」他微微嘆出口氣道：「再說天下第一劍那小子，武功不僅得自天痴老人眞傳，一身挾天下武林奇絕之學，功力，更是大得驚人，比起當年天痴老人，尤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話，說得羣魔一陣寂然，好半晌，才繼續說道：「故此我們對寶塔圖案的排練，也是爲他，也是爲我們自己着想……」

墨竹君不待一尊子的話說完，淡淡笑道：「一尊子，不愧爲江湖五惡之首，擇善固而囘執，登高而自卑，好！我拚着這條命，也必助你一臂之力。」

羣魔又暴起一陣大笑，震得夜空裏，廻音朗朗，歷久不竭。

好半晌，笑聲止，但人跡亦已杳然。

夏振華在林中，凝神諦聽，他對這帮子人物皆瞭如指掌，就是他們不說他也會忖度得出。不過今日翠蓮觀主無意中洩漏了「風雷大陣」中的秘密，除了五惡的諸般設置外，還有他的霧海雲天。姑不論霧海雲天，是否如翠蓮觀主所言如此惡毒絕倫，最低限度增加了夏振華不少警覺。當下不由微微笑出，道：「既然如此，我不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免得在滴血傳書之會中，你們這些東西又去節外生枝。」

他但看羣魔的去影，心頭泛起一陣快意，因爲江湖五惡大會嵩山，江湖中再不會有何變動。

尤其他們要在嵩山，設法圖謀自己，更無餘力顧到其他。這豈非江湖和社會人類之大幸。白影一幌，也即迅速離去，刹那間踪跡全無。

天色黎明時，他苧立一抹江流，白浪滔滔，無舟楫可渡。

這江面雖不過二三里寬，按他的武功，飛越而渡並非難事，但這時兩岸已有行人。

如果他踏波飛渡，或施展出馭空飛行，都會令人側目，或驚世駭俗。

夏振華徘徊久之，始終找不出渡河之策。好半晌江中倏然出現一點漁舟，雖如銀丸一幌，但夏振華的眼睛，却看得十分清楚。

漁舟乍顯晨光曦微中，傳來一陣朗朗歌聲，夏振華竟沉醉在那慷慨激昂的歌詞裏。

望斷雲山……

駕着漁船；

看四海風光，逛錦繡河山……

誰識得我心酸。

啊！大海茫茫，大地荒荒，問世間事，多少倜唐。

我，駕一葉扁舟，

無慮無憂，東西南北，任我去留，任我去留。

歌聲倏地一歇，那漁舟停在夏振華一丈之外，舟中一個漁子，約有六十歲光景，但精神飽滿，鬢髮雖白，但紅光滿面。

他停舟收槳，望着夏振華笑道：「小哥兒！是想渡江，還是欲循江垂釣？」

夏振華聽他說話瘋瘋癲癲，心中不由一動，此人必是一個世外高人，按他在這濁浪排空中，駕舟而行，且操縱自如，若無精湛內力，斷不能如此。

夏振華的武功業經出神入化，兼且神光內蘊，外人不大容易看得出來。

當下也就微微拱一拱手，笑道：「學生因貪趕路程，無舟可渡，如老伯方便的話……」

漁子不待夏振華說完，竟爆起一陣大笑：「來！來！來！小老兒正要過江沽酒，帶你一程何妨。」說完，又將舟划近了岸邊，夏振華緩步登舟，最先落入夏振華眼中的，却是一柄牛耳環刀，一根漆得烏光四射的釣桿，一堆形同漁網的鋼絲。

漁子也掃了那些東西一眼，自言自語地說道：「大海風濤，驚險萬端，隨時有丟掉性命的危險……」他齜牙咧嘴的一笑又道：「小老兒以打魚為業，以海上為家，養成了一副怪脾氣。」

夏振華見他自說自話，也祇微笑點頭。但他的心中正自疑團萬積。

老漁夫已掉過船來，船如矢發，疾向江中馳去。江水有時打到臉上來，使人有清涼之感。倏地船頭斜去，竟朝那滾浪激流中射去。

夏振華本欲制止，但他藝高胆大也就任他去行。

老漁夫連聲怒喝，漁舟倏如風車般，旋轉起來。遠去三點黑影，更如怒馬一般，衝了過來，夏振華緩緩站起，他本欲以本身功力，穩住船身旋轉。一道白光冒起，船底竟然開了一個大洞，江水洶湧地灌進來。

剎那間，船底全被水淹，漸及兩膝。

三隻小舟亦於同時環視週邊，老漁夫在一聲朗笑中竟向江中跳去。

三根竹桿，同時點到那即將沉沒的漁舟中。

夏振華頭有點昏，全身都被水濕透，激怒之下，一掌迎着那三條漁舟劈去。因為他用力過猛，船身直向水中斜去。

那老漁夫的聲音，亦自水底响起：「小兒！下來。」

夏振華望着這洶湧浪濤，心中不由微懍，但他雙膝巳全浸在水中，白緞長衫亦皆濕透。而那蒼老之聲又響在水中：「小兒！下來。」

夏振華雖然運力將船身擺平，但船身巳被那老船夫暗中破壞，故立即向水中沉沒。

夏振華本來還凝聚功力想支持船身不斜，不料反加速其沉沒，他自己半截身子，亦皆浸在水中。三條快船的三根烏黑竹桿，有若三條水龍同時點到。

任是夏振華武力超絕，但他却不諳水性，此際也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

但他終非弱者，微一提氣，雙脚踏着船弦，即巳飛身飄出，似一隻大水鴨一般，竟從水面掠起。

三條快船也如石火電閃，一觸而散，一陣震天巨響，水面上裂起了層層浪花，三條快船紛紛沉沒。

船上三條大漢更施展了排空濁浪之勢，三個鐵製竹桿迅速無比地刺到！

夏振華身在空中也無法閃避，亦無法硬接下這三招連手進攻。

只好仍然提氣上昇，算是避過這一險招。但他此時却無法久停，倒不是他的武功問題，而是他不諳水性的問題。因為另三個大漢，此時也落入水中，只剩下一團泡沫。

夏振華當然不服，也必須予以報復，在他的腦際中所能忖度得出的，這些必與江湖五惡有着關連。但他一時也找不着憑據，只是推測而已。

不過以天下第一劍之尊，雖然沒有敗落，今日在大江之中也十分丟人，故一股好勝之心也因之而起。

當下一招「蜻蜓掠水」之勢，人踏着水波一掠而起。又復凌空而下，如是者三四次、那個老漁夫和三個大漢的影子完全不見。

夏振華這一氣雙目精光暴射，怒髮暴衝，流雲掌力，不自覺地疾向水中劈去。

一陣排空巨響，有若怒蛟翻騰，水波冒起三數丈高，他一時性起，一連劈出十掌之多，水花激浪湧向四面八方，此起彼落。就在他的掌風一落，浪濤倏然止住時，老漁夫和三個大漢，也同時環立在夏振華丈許之地。

夏振華微微一愣，一個不留神，將暗提的罡氣分散，口中不禁怒喝道：「賊子，拿命來……」

噗通一聲水響，打斷了夏振華的話，夏振華的身體竟跌入水中。

一陣冷笑，同時暴起：「小兒！是誰拿命來。」

四條身影，挾着四道勁風，有似水底游魚一般向夏振華撲到。

夏振華落水之後，神智一清，但覺一片模糊，雖然他不諳水性，但他的武功尤其在輕功上，更是超絕人寰，獨樹一幟。

當下一提眞氣人又浮出水面，而四股水中潛勁，適於此時一同湧到。

夏振華無意中雙手一撥，十指連彈，十數道指風挾着十數道水箭飛奔而出，剛好迎向四人。

四魔萬未料到對方落在此絕地中，仍然有此威力，再也顧不到傷人，慌忙向後退去。

夏振華緩過一口氣來，一個巨浪又復當頭蓋下，差點將他捲走。四人則同時潛入水中暗中掩去。夏振華見四人乍隱，先還以為巨浪將他們衝開，待他發覺水中有異時，這才心中一緊。再一提氣，人如掠波之燕，竄起丈來高，鋼牙一咬，雙目閃露着精光，臉上也幌過一片殺氣。十指箕張輕輕彈出，適時四魔同自水中撲進，水中激起一股暗流潛勁，轟然有聲。

夏振華的指風本凝聚了罡勁，又正當那老漁夫和三個大漢，驟然在水中相聚。

按說他今日或將是他生平最大的失敗，故一股怒火正無處發洩，也是四人倒霉透頂。

夏振華身形乍起，指風卽輕輕彈出。四道血光一冒，水面立時泛出一面彩霞。

原來這四個人都是翠蓮觀的，是翠蓮觀主得力助手，當日助他經營翠蓮觀，以後又設立霧海雲天。

但翠蓮觀被天痴老人及武林三傑所毁，霧海雲天亦被天下第一劍所破。

這老魔頭一怒之下憤而下山，準備連絡天下羣雄共同對付夏振華，並欲撥邪反正，將武林各大門派除去，獨執天下武林牛耳。本來他的目的只是在報仇雪忿，團結江湖人物不過是個藉口，更以結「天下歸心」為號召。殊不知却弄巧成拙，固然江湖五惡都被他妙舌翻蓮，死心踏地共同連手。却激怒了那些隱去了的武林高人。

還有墨竹君這老魔頭，亦對這「天下歸心」的中心位置十分醉心，故才暗中連絡了千毒上人共襄大事。

長江沿岸原佈置了各色人物，尤以擅長水性，擊水作箭，或潛伏水中一二日，不食不眠最多喝幾口水，又可奮力再戰。

這四個人，那漁夫正是當日橫行在黃河渡口的水中蛇。別人也不知其眞實姓名，尤以天性兇殘，善吃生冷食物，臂力奇大。翠蓮觀主視此人為瑰寶，特派他來主持長江大任。另三個大漢，正是著名的水中魔頭，游氏兄弟。他們雖然因天下第一劍之名，轟動江湖，甚且黑白兩道聞而喪胆，他們都亟想一覩此人眞面目。

凡事，都有一個機緣，何況他們都是「天下歸心」的中心人物。負責長江中的重要任務。這日恰好翠蓮觀主匆匆趕來耳提面命，務必將天下第一劍引至江中予以擊殺。

夏振華雖然在那茅舍中，就誤了好幾天，但長江之中却早已成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

夏振華一到，他們的耳目都巳發覺，只是不知道應該如何下手。

也是命當有事，如果夏振華一到，他就施展出馭空飛行或一葦渡江，那些人還不只是眼巴巴望着。

但夏振華却不願驚世駭俗，欲覓舟而渡，才給了水中蛇等人有可乘之機。

不過這朶武林奇葩乃正人君子，對於翠蓮觀主和一尊子等人，所組成的「天下歸心」團體。倒也未曾注意其組織。

倒不是他不注重羣魔實力或者魔勢陡漲。但他正欲以為羣魔集中，更容易被武林各派所聚殲。

故夏振華的威名為天下武林所重視，他自己却未曾注意到。因為天下第一劍之名，確令人聞之而驚震。否則夏振華也就不致踏上漁舟，有這一番江中踄險了。

且說四道血光一冒，水面立時泛出一層紅霞。才將夏振華從一場惡夢中驚醒。

再一提氣，右脚在左脚背上一點，人如衝天之鶴一般。旋即馭氣飛起白影一幌，剎那間就去得無影無踪。好半晌，水中才一陣翻滾，四條人影同時浮出水面。一個個血肉模糊，除那個老漁夫——水中蛇外，其餘三人，一個右肩粉碎，兩個的左臂，齊肩切斷。

但他們沒有啃氣，只是對望了一眼，復將三根鐵製船桿併攏，蓋上一條黑布，四人跨上後，即疾如飛弩般向岸邊馳去。

當夏振華越過這片碧波抵達彼岸之後，頓覺得腹中一陣雷鳴。他這才想起連日來都始終未曾好好地進過一頓食物。按說，練武之人雖可強忍一時之飢，也可以一二粒丹藥代替食物，相與强敵搏鬥。

夏振華近日來都是如此，不過一頓美食，對練武之人仍是極為重要，這當然是身體上所需要的問題。

夏振華雖然是一代人傑，但並未離開人間烟火，尤其是極度勞頓之後，更是需要一頓豐富的食物。故此際腹中一頓雷鳴之後，更亟需找一間飯舖，痛痛快快吃上一頓。

抬頭望去，老遠就瞧見一條市招，在微風中飄動。夏振華想到那裏，既有市招，必有商店，也就必有食物可買。不半盞茶工夫，他穿過一叢密林，終於踏在一片石板砌成的路上，這裏是一個不算小的市集。來往行人，摩肩接踵，絡繹不絕，夏振華目的在找一間較好的飯舖。但在這市集中，顯然發現了幾個很為特殊的徵候。

第一個十分注目的，就是這裏的市招特別長，差不多約有二丈。

另一個令人注目的，這裏發現許多方塊白布，中間綉着一個紅色八卦圖案，雖然看不出什麼名堂，但却十分刺目。

夏振華一時摸不着頭腦，更不知那八卦圖案是作何用途。任是他思慮週密，一時也想不出來。但腹中陣陣雷鳴，使得他必須先找一個飯店。雖然吃飯是重要問題，但解除他心中之謎，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當他走進一家規模甚大，建築十分宏偉的飯舖時，一進門就見到那一方刺目的八卦旗。店小二迎上門來，夏振華本來想問一聲店小二，這八卦旗是何用意。

他的手先向那八卦旗一指，店小二不等他開口拉腿就跑，夏振華本想將他喝住，但一種好奇之心却油然而生也就住口。

另一個店夥小心翼翼地，將夏振華帶進一間似官廳的座位。原先那個店夥，早已捧着酒菜上來。

夏振華仔細一看，並無異樣，他更不善飲酒，一口氣吃了兩碗飯後，見兩個店夥，一邊一個十分恭謹。他本想盤問一番，見菜盤中也都繪着八卦圖案。故更是奇怪。

當下又不自覺地，一指盤中八卦圖案，兩個夥計臉上驟然變色，復恭身為禮。但嘴角抽動了幾下，却未曾說出口來。

夏振華近來經驗閱歷大增，心中不由暗忖道：「這一定是這個團體的標幟，否則他們不會如此認眞。」

夏振華正自盤旋間，外面一陣人聲嘈雜之聲，顯然出了大事。兩個夥計的臉色，也就更現出緊張之色來。當送來一盤蒸鷄之後，兩個夥計，才躬身退出。

夏振華略一鑑辨見無異樣，而那香味更是一陣陣昇起。弄得夏振華饞涎欲滴。

一陣狼吞虎嚥，剎那間，如風捲殘雲，市上在一陣混亂之後，店中更傳來一聲巨響。

夏振華見四個血漬斑斑的人走了進來，正是先前在江中算計自己的幾個傢伙。

老漁夫走在前頭，幾個店夥搶先將他扶住，又移來一把虎皮椅，讓他坐下，又替他服藥裹傷。顯出了一種威嚴和權勢。

那三個大漢的傷勢，顯然較重，雖然也有人服侍，但只是敷藥裹傷，因為三人的左臂齊肩切斷，只是一層皮連着。

倏地，店中連聲巨響，裏面更走出一個中年文士，手中舉着一面八卦旗幟，走到那老漁夫面前。先將那八卦旗幟，放在

那人頭上，又復躬身行禮。

夏振華望着那一面八卦旗幟，只是顏色鮮明，質料較好外，與其他各地懸掛的，都是大同小異。

當然他更想到此人，與這八卦旗幟的組織，有着深切的關係，也怪不得他隨意指了一下八卦旗，那些店小二都駭得面無人色，顯然他們將自己當作了此中有分量的人物。他雖然覺得好笑，但此時此地飽餐一頓，對他却是十分有利。

此念陡轉，一陣朗朗之聲傳入耳中。

「太極生而萬物新。
蓋世英雄宇宙平。」

聲音倏然而止，廳中也跟着一陣亂響，但那响聲，都十分富有絃律。

創武林亂，
結「天下心」，
欲稱雄稱霸。
唯有除去天下第一劍。
更唯有「天下歸心」。
「天下歸心」始可臻太平享安寧。

末了的「天下歸心」四字出口，衆人都高聲附和，而且高唱入雲，驚天動地。

夏振華不禁哦出聲來，原來他們這些人正是近日江湖中所傳「天下歸心會」的魔頭組織。他對這些事雖然當日去西湖之前，在花圃中曾經聽那幪面厤衣隱俠——巨無霸談過。但却未曾留意。

今日一見那八卦圖當不知是什麼把戲，直待他們唸出那一連串隱語後，才想到這些人的出身。當然他更想到如果就此露面，勢必引起一場爭執，甚至那老鬼將驅那批爪牙，羣起而攻。他雖然無懼于連手羣攻，但傷亡却無法避免。如果他即刻離去，既將遺笑柄於江湖，他更無法探聽這些消息了。

因爲他對這些所謂「天下歸心」還只是一個謎。究竟如何去揭開它，實在還要費一番工夫。

好一朶武林奇葩，此時正運用了他高度的智慧，更抱定了入虎穴，擒虎子的決心。故一面裝着是內行人一般，泰然自若地坐着不動。

而外面的吵鬧聲，也似告了一個段落，店中却似新添許多枝葉，裏裏外外忙着一團。

倏地，原先侍候夏振華的夥計，改換了一襲勁裝，緩步走到夏振華面前躬身爲禮。道：「『天下歸心』，請示令諭。」

夏振華心中不由一跳，暗忖道：「要糟！如果我一開口，必然會被他們識破。雖然不怕，但想打探他們的消息也就徒然了。」

當下劍眉一掀，似有沉重心事般，待他瞥見那八卦旗幟。立刻計上心來。手中拿着筷子，指着盤中那深紅色的八卦圖，朗聲說道：「天下歸心，爾等忠心。」

他自己也不知說些什麼，但那勁裝夥計，不由雙膝一屈口稱：「謹遵訓諭。」

夏振華不由暗喜，自己瞎撞瞎碰對了。故微微一揮手。一股吸力竟將那人提了起來。

他雖是舉手投足之間，那人却萬未料到，臉上立時露出各種表情，惶恐、緊張、驚喜，兼而有之。一陣緊張過後，臉上露出了一種紅潤與喜悅。在他的心中，這位「天下歸心」主腦人物，不僅人物俊秀，更是武功高絕，眞所謂人中之龍鳳。心中一喜，一種得意忘形之態，立時顯出。

當下沉聲向外叫道：「長江總管水中蛇及諸高手聽着，主公在此，還不進來拜見……」他的話說完，外面不僅一陣混亂，原來那吵鬧之聲立時靜止。

夏振華萬未料到這戇直的夥計，竟因敬服而失聲叫出來。

他既無法制止，更不能暴露本相。就在衆人一靜之間，白影一閃，立時失去這英俊少年的影子。

夥計雖覺眼睛一花，他人已失去，這當然無法令人置信。但却是自己親眼目睹的事實。一陣雲板連敲，水中蛇以下數十人，分成三行緩緩進入那官廳式的餐室。

除那些殘餚外，那裏還有人影。水中蛇頓時雙目閃出兩道惡毒的光來。冷冷地喝道：「主公在那裏。」

夥計望着水中蛇那副殘暴之相，全身都在微抖顫顫地道：「剛才還在這裏。」

他的話，說得很低，顯然被水中蛇的威勢所懾。

「哼！你是吃了虎胆，熊胆，否則那裏有如此大胆，居然欲挾主公之威，來對付起我來。」

老漁夫此際早一掃那江中兇相，顯出一副雄糾糾，且極殘忍的樣子。雖然他衣上，還有甚多血漬，他那本性，却正爲這些血漬，顯得更爲突出。

「來人，先將這厮的腦袋擰下來。」

他說得十分平靜，但是斷釘截鐵一般，那夥計立時面色鐵青，淚珠和汗水，都如黃豆般滴落。

雙腿不自覺跪了下來：「總管，暫饒這一遭，屬下實因我天下歸心會中，出此俊彥，掌理大事……」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屬下因一時過分激動，才當着主公之面，呼叫出來……」

「啪」的一聲，打斷了那人未盡之言：「狗才！還不住口，你現在居然還敢以主公二字，來要挾於我。」

勁裝夥計的臉上立時緊了一塊，人也向後倒去，嘴角更流出血來。

沒有一個人開口，四圍都靜寂無聲。連各人的心跳都聽得十分清楚。一陣沉重的咳嗽聲，有如一陣鈸鳴，將各人驚醒，尤其那個充作老漁夫的水中蛇，更是顏色大變。正欲縱身而起，一縷微而不勁的罡風，向着他小腹下襲到。

也是他合該倒霉，身形剛拔起尺許，一聲冷哼之後，人即跌倒在地。

水中蛇面色鐵青，額上黃豆大的汗珠如雨點滴落，兩手抱住右腿，哼聲不絕。

原來水中蛇的右腿，不知何時，已筋斷骨折。衆人睹狀，無不大驚失色，而他們中間也有不少武功高絕之士，對剛才那股微而不勁的罡風亦已覺出。

當然他們也會想到水中蛇傷勢，自與那罡風有深切關係，只是關係着自己的生命，故無人敢說。水中蛇强忍着痛苦，又從懷中摸出一顆止痛藥丸，吞下肚去，冷冷地向着屋頂喝道：「賊子！有種的就現相，如此算計你家老太爺，豈是好漢…」

不待他的話說完，一陣朗朗之笑，震

得諸人耳鳴心裂，屋瓦搖幌。跟着一陣朗聲說道：「老賊！這不過給你一個警戒，免得你們夜郎自大。要知宇宙之大，無奇不有，所謂人外有人……」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你們這些東西，竟欲組織什麼『天下歸心』，以與武林爲敵。哼！有我天下第一劍在，豈能任由你們這些東西胡作非爲。」

天下第一劍五字，駭得諸人心頭亂跳。有的人竟連連退後。

水中蛇更是面色大變，雙目露出烈焰一般的火來，牙齒咬得吱吱作響。

「小賊！過了今日有明天，我水中蛇總有報復的一日。」他的話說得甚快，顯然十分忿怒。再也沒有任何聲音，那些人雖然聽到天下第一劍之名，就有些戰顫，但能見識一下這個轟動武林的天下第一劍，也將是生命中極有價值的記錄。

但那天下第一劍的朗朗之聲，還在衆人耳際，而人却早去得無影無踪。

當然他離去之後，又增加了沉重的心事。這一個以天下爲己任的武林俊彥——天下第一劍。

不僅發現了這個特殊組織的嚴重性，它將加諸武林社會的混亂，以及人類的災禍，都將不堪設想。而這個組織究以誰爲首，顯然那些人都是只聞其名未見其人。

就以長江中那些老漁夫等人而言，顯然他們都不過是外圍份子，爪牙中的爪牙而已。至於核心人物，他們或者還陌生。

夏振華倏地背上冒出冷汗來，如果這些竟爲江湖五惡等人物利用。而被等將更施展出無比下流的手段。或將以藥物，使那些爪牙失去本性好去爲他們賣命。果眞如此，武林中一場浩刦，人類的血雨腥風，都將無法避免。他愈想愈急，不自覺地一提氣，人如長空飛燕，瞬息之間就失去踪影。

夏振華身形似閃電，倏起乍落，亦如魅影，但在他的腦海中，却泛起各種不同的疑問。

倏地，一陣談話之聲隱隱傳來，夏振華不得不停下身來，凝神靜聽，雖然距離甚遠，談話的聲音，也十分陌生，却都是談論着自己。

但聽得一個低沉之聲欵欵而言，道：「據你們所言，難道他就是天人不成。如果要說他人物長得俊秀，倒還令人相信，如果一個不及弱冠之年的少年人，武功竟已出神入化，而且竟超脫了武學常規，膂力大得驚人……」

他故意一停之後又道：「按武學一途，資質與稟賦，因爲先決條件，但時間對一練武之人而言，更是何等重要……」

不待他的話說完，一聲長長的嘆息，氣氛也爲之一變。那人說話不得不爲之停住。但他却輕聲地說道：「老人所言誠爲至理，但事情却往往出于常規者，尤其對於一個非常人物，他的一切，當然也就不能以常理來測度了……」

他淡淡地一笑，又繼續說道：「老人久處蠻荒，將近二十年，未履中土，焉知這段時間的武林變化……」

他長長地嘆出了一口氣來，道：「江湖五惡，爲害社會，近來更有『天下歸心會』的結合，眞不知這一遍血雨腥風，有無止歇的時候。」

「老禪師慈悲爲懷，老朽十分敬佩，但不知所指那武林俊彥，究竟爲誰？」那低沉之聲，忽然問出。

「荒蕪老人，我們此番連袂來請，當然尊敬你往日的俠骨仁心。且你與巨無霸，又爲忘年之交，雖然一二十年，你們未曾見過面，但往日的手足之情，總未會忘記。」

夏振華似已聽出這說話的人，有點像崆峒觀主的聲音。正自一愣。暗忖道：「但不知他們所會者何人，這荒蕪老人，又是何許人物。」

此念方落，那低沉之聲，又已響起：「老朽久處蠻荒，多蒙百慧大師及崆峒觀主與各位掌門人掛念。只是我此番來此，只是證實一下江湖中的傳說而已……」

不待荒蕪老人的話說完，那朗朗之聲，亦已響起，說道：「但不知老人欲證何事？」

好半晌，都沒有人開口，好似在等候着那個荒蕪老人回答。

「我也正欲向你們打聽，就是所尊敬的那位武林俊彥，究竟是何許人物？」

他答非所問地說得幾個武林中，極具權威的掌門人，也摸不着他問話的要旨。

還是那朗朗之聲說道：「他就是崛起年前，胆氣貫日月，武功蓋代的天下第一劍。」

「天下第一劍的名字就叫夏振華。」

那低沉之聲說完之後，竟然暴起了連聲冷笑。弄得幾位掌門人，也被他的失措舉動，一陣愕然。

那人又一陣冷笑道：「據我所聽見的，以及我在巨無霸的花廬所聽他說的，都證實了那位少年，眞是天下第一劍……」

「他不僅武功高絕，且氣度寬宏，確稱得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百慧大師打斷了荒蕪老人未完之言。

「老禪師未免太作驚人之言，我已同老友盟誓。十年之後，我必定差遣一個人來，與他爭奪這『天下第一劍』之稱譽。看看誰配稱作天下第一劍。」

夏振華心頭一懍，暗忖道：「原來他就是那日與巨無霸老前輩相約的人，他原來就是荒蕪老人。巨無霸不是說過，他已返回蠻荒，又在野人山裏妙想天開了，爲什麼他還留在此間呢。」

夏振華心念方落，那邊又響起崆峒觀主的朗朗之聲：「老人爲着武林大局，何必如此鬥氣。否則未來一頁武林秘訣，眞不知要用多少血，多少枯骨來寫成。」

百慧大師也高聲宣了一聲佛號，道：「老人爲一代人傑，萬勿以耳代目，天下第一劍，確爲武林蔭林，目下江湖混亂，都全賴其獨力支持。」

「哼！我那徒兒，可惜還祇十五歲，我還不大放心，他獨闖中原，但十年之後，我必差遣他來，爭奪這天下第一劍之譽，當然，這一頁『武林爭雄記』，他日如何寫法，我將毫不顧慮……」

那低沉之聲，雖倏然而止，但他說得斷釘截鐵。

「荒蕪老人，我們一向尊敬你，固然你那偏見曾使得許多人不滿。但二十年前的往事，武林中那一場未經釀起的腥風浩

劃，却令人無法忘懷……」

百慧大師微微一頓後，又淡淡地笑道：「滴血傳書，固爲武林中五百年來未有的盛擧，但並非爲天下第一劍而起……」

他似十分激動。「就以新近崛起的『天下歸心會』而論，就包括了江湖中全般高手，閣下去與不去這是你的私事，何況人各有志……」

他沉思有頃，終於又嘆出一口，繼續說道：「不過，閣下爲着爭一口氣，調教一個徒弟出來，武功要勝過第一劍，我倒深爲武林慶幸，但如果要他與武林爲敵，或製造一片大混亂……」

百慧大師的聲音有點微顫，又冷冷一笑道：「恐怕武林各大門派，先就不會容許他胡作非爲。」

他的話軟硬兼施，顯然經過一番攷慮，因爲這位少林寺的傑出掌門人——百慧大師。不僅對天下第一劍奉若神明，他更想到這位偏激的荒蕪老人，如果眞調教一個徒弟，欲在武林爭雄一番，豈不更使得武林中一頁未來的血雨腥風，將成無法收拾的局面。故言詞間，不僅激動，也有幾分威脅成分在內。

但聽得荒蕪老人一聲冷哼之後，道：「好罷，你們有本事只管對我那徒兒叫陣，但如果你們連手而攻，那就有你們好瞧的……」

他一聲乾咳之後又道：「你們如果怕我的徒兒，現在不妨向我出手，瞧瞧我這山野村夫，鬥鬥中原武林的各大門派。」

夏振華一聽此人如此狂妄，眞想趕過去，好好教訓他一頓，但他已聽見那個什麼荒蕪老人，要調教一個徒弟來欲與自己爲敵。他倒不是不敢樹敵，而是不願打草驚蛇，他更不願以自己的眞實武功，供給對方參攷。

尤其他想到以少林，崆峒，武當各派的掌門，都是一時武林傑出人物，定然有一番爭鬥。

此念電閃而逝，果然聽見崆峒觀主的朗朗之聲，笑道：「我們倒看在老友分上，請你參加滴血之會，你別以爲我們會怕你……」

他的朗笑之聲，倏地停止，又道：「你也別太過得意，中原武林數十年來，固然元氣尙未恢復，但憑你一個荒蕪老人，就居然向我們各大門派叫陣。」

百慧大師的聲音亦已響起：「道兄不必發急，我想以荒蕪老人在武林中的地位，自不會爲虎作倀。……」他的聲音略一提高後，繼續說道：「固然江湖五惡，或者新崛起的『天下歸心會』，有意要請他撑腰……」他未盡之言，竟一笑而罷，顯然這位少林寺的傑出掌門人，另有深意存在。

「放屁，老朽何人，豈肯爲江湖五惡利用。」荒蕪老人似被激怒，說完，竟一掌劈出。轟地一聲巨響，空際震起一陣銳嘯，不知是誰硬接了一掌。

百慧大師冷冷之聲喝道：「荒蕪老人，貧僧從不輕易出手，如你再不勒馬懸崖。貧僧雖方外之人，也少不了得要領教你幾招蠻荒絕學。」

這位得道的高僧，顯然也動了眞怒。

另一個聲音也冷冷地笑着道：「老禪師息怒，貧道願爲前驅，先與荒蕪老人一較勝負……」

不待他的話說完，也未聽見百慧大師應許，荒蕪老人的冷笑之聲，震得四野皆爲之震動。

「好，牛鼻子，我對你們武當派，心儀巳久。你就偕同你座前四大護法，一併兒上，我也好瞧瞧你們傳聞江湖的五行陣法。」說完，竟發出連聲冷笑，顯然他的目中無餘子在。

一陣金鐵破空之聲，他們對這個野老人顯巳忍無可忍。

夏振華幾次欲飛身而出，却幾番欲動又止。但覺得他們捲入了一場拚命的搏鬥中，破空銳嘯挾雜着樹倒根折之聲。

好半晌，又聽到一陣陣冷哼之聲。

夏振華再也忍耐不住，不自覺地縱身而起，他身法奇快，不到半盞熱茶工夫，就奔到那一羣拚鬥之人附近。

那裏是一處週圍不及畝許的森林，少林、武當、崆峒、崑崙各派掌門和護法都在，而且都面露凝霜。

武當掌門人正與一個身高六尺瘦如燐骨的老人，揮掌較力。

兩人都平伸着右掌，以眞力相搏，原因是武當四位護法，同時傷在那個瘦老人掌下，故武當眞人，才親自出手而且以眞力相搏。

按說此種搏鬥，不僅消耗眞力，萬一不愼即將震碎內腑死於非命。

夏振華望着武當眞人，臉色漸漸蒼白起來，兩個拚鬥人的額上，雖然都有汗珠。那瘦老人的內功似要深厚。

夏振華相距還有百丈左右，藉繁枝茂葉掩護，却從樹隙中將拚鬥人之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忽然，瘦老人一聲大喝，武當眞人蹬！蹬！蹬！連退七步，張口吐出血來，人也跌倒在地。

百慧大師出手如電，在武當眞人之關大穴上一推，又從懷中取出一顆藥丸塞在武當眞人口中。

緩緩立起身來，淡淡地笑着說道：「老人神威不減當年，但功力顯又過之，貧僧不知天高地厚，來試一　老人的『移天掌』。」

「好！好！少林寺的連環掌力震懾武林，蠻荒老人不知自愛，你們一併兒上如何？」

瘦老人說得好生狂妄，百慧大師面色沉凝，回頭向少林寺門人喝道：「本座出手如果失利，少林寺門人誰也不准出手接戰，應立即返回本寺。並將貧僧埋於先師墓前。以爲辱沒師門者戒。」

說完，「呼」地一掌劈出，他面色沉凝，有着一股凜然不可侵犯，也有一種壯士斷臂的情懷。

夏振華心頭一懍，暗忖道：「百慧大師是不可多得之傑出人物，只爲自己緣故，與這荒蕪老人鬥氣，更看到武當眞人重傷之後，才激奮起立而出手，以爲武林除害之心。」

此念電閃而逝。百慧大師的掌力，已如排山倒海一般劈出。而且攻勢凌厲，招勢奇絕。

顯然這位少林掌門人出手之間，就施

展出少林絕技，他對這蠻荒怪物有着無比的憤怒。

而荒蕪老人身形向後躍退，臉上毫無表情，雙臂齊擧，一股奇大無比的罡力在他們之間，形成了一道無法突破的罡牆，百慧大師的身體硬被迫退。

明眼人對於他這種武功，都能看出，如果百慧大師再拚命進招，他則僅藉罡力掩護，不必出手。但不出五十招之後，百慧大師必將力竭而死。

夏振華雖然隔得很遠，但他巳認出這蠻荒怪人的一派武功大異武學常規，也怪不得他要來中原相與武林人物爭雄一番。

當下忙施展馭風傳音及傳音入密之法，發出了一連串心聲。

「百慧大師！不必急燥，先自凝聚眞氣，待我來助你破他這無形罡牆。」

百慧大師凝目四顧，並不見有別人在，但耳中蚊語却聽得他心中一動。

這位少林之雄者立即停下來，將身軀一沉，雙臂凝勁，蓄勢待發。

那蚊語之聲又在響起：「右手駢中食二指，上指天文，下行五嶽。」

百慧大師先將中食二指一駢，但覺得熱流潮湧。但一時間却不知「上指天文，下行五嶽」是何種招式。

正自一猶疑之間，那荒蕪老人雙目巳露出兩道烈焰，面上亦陡現驚容，雙臂連連推出。蚊語之聲亦在響起，「仰觀天象，指掃河東，變指運掌」……「打」。

百慧大師雖爲一代掌門，但在此生死存亡一髮之際，這蚊語之聲顯然是武林高絕，與自己極有關連之人。他無暇細想，上身微仰，右手中食二指，從右至左復自下而上，從前而後沿着身體一匝，完成了那「指掃河東」的絕着。

他的運指始畢，右掌一伸，一種無比的熱流，皆運集右掌之上。

任是百慧大師這一代少林傑出之士，一時也不禁愕然。在運掌之後，正還不知下一招是如何變化，突聞「打」字。他的一掌才使出了推波助瀾，平平地打出。這一招在平時却是平淡無奇，但此時威力有如長江大河，山崩石裂一般。

荒蕪老人冷哼一聲，蹬！蹬！蹬！一連退出七八步遠。

百慧大師更是錯愕得不知所以，就是少林寺門人，以及當場的各派掌門都無不大驚失色。

這驟然的變化，雙方都提高了戒心，百慧大師固覺得神助，因爲耳際響起的那些招式，連攷慮的餘地都不容許。却能依式而破敵，豈非怪事。

荒蕪老人面色鐵青，強嚥下一口眞氣，又迅捷無倫地從懷中摸出一顆藥丸塞入口中。微一提氣，逼使藥力浸遍全身後，冷冷地喝道：「很好！我倒小看了百慧大師，還眞不愧爲少林掌門人。好罷，我們再拚上五十招罷。」

說完，竟從腰間取出一柄寒光閃閃的寶劍，一招「萬點寒星」化作「飛花落葉」，直向百慧大師當頭蓋下。

百慧大師一招將面前這位蠻荒怪人擊傷，正自百思不得其解。尤其他還在不斷地注意週遭變化。

此際荒蕪老人突然出手，他一急之下，雙掌凝勁，一招「推窗望月」，硬向荒蕪老人的劍光幻影中迎去。

荒蕪老人有過一次苦頭經驗，此時見他不避反攻，心中早有戒意，故出的招式不由一緩。

百慧大師本係全身發招，雖不如剛才因蚊語指導，凝勁待「打」之疾，然少林絕技亦非等閒。故這招全力攻出，威力自也不小。也就更證明百慧大師，並非浪得虛名者。崆峒、崑崙、峨嵋三位掌門，都同聲歡呼道：「少林絕技，在百慧大師手下，更是威猛絕倫。」

這幾句話，百慧大師聽來雖然十分受用，但臉不禁微熱，而荒蕪老人雙目厲芒畢露，臉上亦陡增殺氣，那柄寶劍更是寒光耀眼。

當下冷冷地喝道：「去拾取你的禪杖，免得江湖中予我話柄。」

百慧大師也才想到，剛才自己硬封架時，對方所以驟退的道理，也不禁暗中叫聲：「慚愧。」

不容他細想，「呼」地一掌劈出之後，人也一退丈餘，適有一個少林寺僧，遞過那枝生鐵禪杖。

百慧大師一抖禪杖，立時現出一個尺來大的杖花，虎虎之風砭膚生寒。

環立羣雄，沒有一個開口，都在靜觀這一場生死搏鬥。

但誰都知道，荒蕪老人是二十年前，獨傲江湖的人物，武功蓋代。而百慧大師亦爲少林寺近百年罕見的高手。武學才謀，敢稱一絕。

這是一場龍爭虎鬥，很顯然地不分出生死決不會罷休。

荒蕪老人手中長劍有若長虹經天，匹練舞空，方圓丈許之地，都被那耀眼寒芒，以及森森劍氣所罩住。

而百慧大師也是面色凝沉，那枝生鐵禪杖，緩緩擧起，輕輕擊落。呼呼風動，碎石紛飛。

刹那間，兩人巳交替了七八個照面，但見劍光飛洒，杖影繽紛，人影，劍光，杖勢，巳凝混在一起。

衆人都屏息靜立，目注着這一場龍爭虎鬥。沒有人開口，也沒有人敢插手其間，但却巳蓄勢隨時都在準備出手。

夏振華一時也是千廻百轉，以他的武功可解開兩人的爭端，也可以化解這一場武林浩刦。

但他不願出面，他不願被那久住在野人山中的荒蕪老人看見，他更想荒蕪老人完成其宏願，調教一個出類拔萃的高手來。他日在江湖中，與自己爭雄一番，也將是武林中一樁盛事。

此時對於兩雄的拚鬥，起了十分矛盾的心情，戳然地担心百慧大師不敵，他又不願再指點百慧大師求勝。因爲他不願荒蕪老人，傷亡在百慧大師的沉重生鐵禪杖之下。就在他心情矛盾，難以決定的刹那間，一團黑影有似奔雷迅電一般飛奔而至。一股奇大無比的力量，猛向兩個拚鬥之人中，翻滾而入。

夏振華正自一驚，當他看清那麻布長衫頭蒙黑布的人時。臉上立時露出了笑容，暗忖道：「既有他來，這場糾紛定可化解。」

（未完・十九）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文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關雪羽和鳳姑娘幽幽相會，她傾訴愛慕之心，見他沉默不答，看出他心中懷念麥小喬的神態，心中怫然不悅，妬火中燒，愛恨交逼，說出了死也不甘心情願，說出了雖然自己也盡力救過麥小喬，可惜她中毒太深，已瞎了雙目，語意希望關雪羽回心轉意向她表愛，然而關雪羽仍無表態，知道失望，遂拂袖而去……那邊麥小喬又如何？出雲和尚為她延請銀髮藥王——金鷄太歲過龍江的師傅為她醫治，經過藥王先將她身上的毒清除，要除眼毒需要用銀蟻噬毒，眼睛才能復明，二人正在商議會診方法。此時關雪羽和盧幽也猝然來到，二人連忙出迎。

拋開煩惱事　皈依我佛門（大結局）

盧幽微微一笑道：「你去醫她的心，之後，我再治她的眼，去看看她吧！」

出雲和尚唸了聲「阿彌陀佛」，隨即吩咐身邊的小沙彌道：「帶關相公去麥姑娘那裏！」

關雪羽搖搖頭說：「我自己去吧！」一逕步出了老和尚的禪房，來到院中。

一陣寒風襲來，情不自禁的使得他打了個哆嗦。

這陣子冷風，使他忽然悟及眼前這個即將要與自己見面的人，在自己心靈裏，應該是有着何等「舉足輕重」的份量。

徬徨、蹉跎、猶豫……都不能阻止住散播在無形空間的「情愫」牽連，如今他終於面對現實，毅然決然的來到了眼前。

冷風再襲，他的感觸更見鮮明。

在他即將一步步走向麥小喬的同時，並不意味着對另一位痴情鳳姑娘的薄倖。

也許這是鳳姑娘所不能理解的，她的勇敢挑戰，百折不撓的「愛」的追求，已在關雪羽心目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這種印象的顯示，使得他對於未來感情的發展，不得不作了一次殘酷的剖割剪裁，重新再作安排。

當他毅然的來到麥姑娘身邊時，鳳姑娘的音響仍在隱隱的呼喚着他……接下來的這一步，該是關係着「自己」未來命運；關係着「別人」未來命運；何等重要的一步？焉能不小心謹慎！

絲絲春雨，浸入了他薄薄一襲儒衫。

這一刻的寧靜，一霎間的吶喊，對他來說，眞有撥雲見日的清新感召，清濁頓分，黑白立見，眼前已是另一番境界，不再模糊。

踐踏着滿地的水漬，關雪羽一逕來到了麥小喬所居住的小小偏殿院落，但見一行冬青為雨水洗刷得綠油油地甚是可愛，美人蕉朵朵盛開，更是光彩奪人。

明法小和尚撐着一把油紙雨傘，獨立院中，正自向着這邊望着，看見關雪羽過來，頓時臉上現出了詫異笑容，忽地扭過身子向回裏跑。

關雪羽喚住他道：「小師父，你那裏去？」

明法祇得轉過身子來，向着關雪羽遠遠施了一禮道：「關大相公，您好……」

關雪羽一直來到了近前，點點頭道：「好好……我認識你，你是『明』字輩的小和尚，是吧？」

明法紅着臉道：「是……我叫明法，老師父吩咐我來這裏，是專門服侍麥姑娘的……」

一面說，他很留意的打量着關雪羽的表情，看看他有什麽反應。

關雪羽微微皺了一下眉，點點頭道：「麥姑娘她的病勢怎麽樣？」

小和尚苦着臉道：「身上的病倒是好了，祇是眼睛……大相公……」身子向前一步，聲音放小了：「她的眼睛瞎了……一點也看不見了。」

倒像是祇有他知道，別人都不明白似的。

「我知道了，」關雪羽點點頭：「你帶我瞧瞧她去吧！」

「好……好……」

一面說，明法小和尚趕忙帶路，又回過身來為關雪羽打傘：「唉呀！大相公，你的衣裳都濕了。」

「不要緊，我們快過去吧！」隨即移步前進，雨絲斜着由前面飄過來，飄在臉上，涼絲絲地，讓人體會到那種淡淡地春愁滋味。

「大相公呀，你老可是回……來了……」小和尚像是有一肚子的話要說似的：「你是不知道呀……麥姑娘她……她可是太可憐啦。」

關雪羽一句話也沒說，臉色很沉重的樣子。

明法道：「現在你來了，一切可都好了，麥姑娘她要是知道，一定高興得不得了，這就好了……這就好了！」

穿過了這片空地，來到了廊子裏。

小和尚收下了傘，用手指了一下道：「大相公請看……麥姑娘就住在那裏，你老自己去吧！」

關雪羽點點頭說了聲「好！」

小和尚忽然想起來，又上前一步道：「大相……公……」

關雪羽站住了脚，小和尚紅着臉吶吶道：「是……這樣的，麥姑娘她的心裏不舒服……這兩天脾氣不大好……大相公你要多担待她，回頭見了面，可不要……可不要……」

倒看不出他傻裏傻氣的，還能有這番見地。關雪羽微笑了笑，心裏微覺詫異，想不到自己與麥姑娘「莫須有」的一段宿情，竟然是盡人皆知了，他為人最重操守，最重信義，尤其是男女之間的交往，發乎情而止乎禮，更不敢稍有超越，饒是這樣，仍然會惹下了一身情債，弄得裏外不是，簡直成了「負心的人」，眞是從何說起！想起這些，眞有說不出的懊喪……然而，對於麥小喬，他却是祇有歉疚，沒有一些兒怨怪的意思……

「大相公……你怎麽了？」

關雪羽忽然警覺，微笑着搖搖頭，逕自向着麥小喬住處走去。

× × ×

門顯然是虛掩着。

木魚聲聲，由裏面傳出來，麥小喬正在唸經，關雪羽的脚步聲，並沒有使她停止下來。

關雪羽輕輕在門上叩了一下，道：「姑娘……」

木魚聲忽然停住，接着傳過來麥小喬的聲音道：「誰？」

「是我——燕雪。」

室內的氣氛，一下子沉靜下來，緊接着「篤」地一聲，像是木魚落地的聲音。

「是……你？」

像是一陣疾風，忽然房門大敞，麥小喬已當門而立。

「關大哥……麽？」

「是我！」

「你來了……」

「嗯！」

麥小喬身子輕輕的顫抖了一下，緩緩的後退了幾步，迎接着關雪羽進來的身子，春風有情，咿呀！一聲，把敞開的兩扇門扉吹得虛掩上。

「雪羽……你來……了？你來得……太晚了……」

說着，她緩緩地把身子扭轉過來，香肩輕聳，禁不住悲從中來，然而，這可不是哭泣傷心的時候，忍着一腔悲絮，她又轉過身子來。

眼中有淚，却是笑臉。

「你可知道？我的眼睛瞎了……是毒……發了，我的眼睛全瞎了……」

說着說着，眼淚可就成串兒的往下淌着。

「我聽說了，姑娘妳先別難受，坐下來聽我說。」

一面說他扶着麥小喬在位子上坐下來，兩隻手接觸的時候，他感覺着麥小喬的手在微微的顫抖，可見得，她內心至今仍未能完全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

「對不起，我來晚了，我現在才來看妳……」關雪羽頗為沉痛的道：「我知道，這些日子以來，妳吃了很多苦……受了不少委屈。」

「那倒是沒有……」麥小喬微微搖着頭說：「老師父他們對我都很好……只是到現在他們還不給我落髮，讓我眞的皈依佛門，出家……」

「妳要眞的出家？」

「為什麽不？」麥小喬苦笑着搖搖頭說：「他們以前不願收留我，現在當然更不願收留我一個瞎子了……唉……我眞是成了他們的累贅了。」

關雪羽在她說話時，一直注意的觀察着她，發覺到她較諸昔日，確是瘦多了，原該是多麽快樂的年歲，花樣年華，黛綠前程，一切所能看見的，都該是無限美好，那裏又會能想到，忽然間天降橫禍，飛來了這麽一隻金鷄，一切俱將為之改變，然而這一切的打擊，對於她來說，都似乎不若關雪羽所加諸於她身上的感情困擾來得大。這番悲痛，其實是永無休止的在啃噬着她的心……纔下眉頭，又上心頭，痛定思痛，無時無已，美麗的容顏，就是這樣消瘦下來的……

「眞沒有想到，你今天會來看我，鳳姐姐呢，有沒有跟你一起來？」

說得好自然，輕鬆，似乎關雪羽與鳳姑娘早巳結成佳偶，他們的同時出現，也應該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關雪羽苦笑了一下，這個時候，他實在無需來費時解釋這件事情。

「姑娘，讓我告訴妳一個好消息，妳的眼睛也許還有救，妳先把心放寬了，我就是來告訴妳這個消息的。」

「是匡老前輩告訴你的？」麥小喬苦笑着說：「我看他並沒有多少把握。」

關雪羽搖搖頭道：「匡前輩怎麽說，我還不知道，能爲妳救治復原的，却另有其人，等一會妳就知道了。」

「另有其人？還會有……誰？」

「馬上你就會見着她了——一個人海奇女子……」關雪羽道：「說起來，妳們還是同病相憐。」

麥小喬驚得一驚：「她是個女的？而且也是一個……？」

「一個眞正雙目失明的人。」

「……」麥小喬眞的驚愕了。

× × ×

四隻手掌緊緊的相貼着——盧幽、麥小喬對面而坐，每人頭上蒸騰着一團霧氣，汗下如雨。

時間巳持續了幾乎一個對時，也就是說將近十二個時辰。

天色仍然顯得那麽黯，細雨如絲。

霏霏雨絲裏，正有幾隻燕子交插掠過，整個天色顯現得那般地意態朦朧，沉悶的氣氛緊緊的壓迫着，簡直令人喘不過氣來。

出雲和尚、匡老人、關雪羽，三個人分踞三個蒲團趺坐一方，此刻巳是第三度入定，先後醒轉。

「阿彌陀佛！」老和尚長長的吸了一口氣：「時候差不多了，匡施主，你看怎麽樣？」

匡老人由蒲團上站起，道：「來！我們看看去。」

三個人隨即來到了前面殿房，隔着敞開的一排軒窗，正可見室內對面運功的二人，似乎巳到了要緊時刻，每一次在盧幽雙掌抖動時，麥小喬頭頂上俱全蒸騰起大股熱氣，她的臉色，看上去更爲紅潤，反之，對面的盧幽，却顯着憔悴的倦容。

匡老人醫術精博，固不待言。出雲和尚亦深通醫理，一看之下，俱巳心內雪然。比較起來，倒是關雪羽對此一道談不上什麽心得。三人交換了一下目光，相繼步出。

匡老人長長喟嘆一聲道：「盧幽眞神人也，眼前這就大功告成了。」

「阿彌陀佛——」老和尚道：「這種『內視』移換之術，如不是老衲親眼看見，簡直難以令人相信，想不到人世之間，竟然會有這等奇妙莫測的醫術……眞令人匪夷所思。」

聽他二人這麽一說，顯然巳是大功告成模樣，關雪羽禁不住心裏忐忑不巳。

這個道理，他實在不能理解。

「匡前輩，」他向銀髮藥王請敎道：「我乾娘本身既是雙目失明，又怎能以『內視轉移』之術，把視力轉移與麥姑娘？豈非有些不合情理麽？」

「嘿嘿……這個你就不知道了。」他隨即進一步說明道：「盧幽的雙目失明與麥姑娘的情形完全不同，不可混爲一談，麥姑娘是毒入雙瞳，眼睛內之一切俱爲巨毒所掩，你乾娘便是先以本身所練之至陰之火，用『九轉眞功』，將之緩緩灌疏於麥姑娘體內。」

說到這裏，他深深的嘆息一聲，轉向身邊的出雲老和尚道：「大師父，你可知這其中奧妙所在？」

出雲和尚點頭道：「看起來，這位盧施主，像是以本身至陰之火，先行藏置於麥姑娘兩眉視竅之間，再發動火力與以烹煮，用以蒸散麥姑娘目中之毒，無——量——佛——善哉，善哉——這是老衲之粗見，不知是否如此，匡施主見笑。」

「老和尚這麽一說，就足以證明你博精醫理了……佩服！佩服！」

「老施主你見笑了！」出雲和尚接下去道：「祇是老衲尚有不明之處，如果老衲方才所說不錯，那麽按說，麥姑娘眼中餘毒既去，便可恢復視物了，又何需再勞盧施主施以『內視轉移』之術？」

「這便是盧幽的特別嘉惠了……」匡老人道：「我那孽徒，當日施展『黑手功』時，所煉之毒，極爲厲害，麥姑娘目中之毒，縱爲盧幽眞火蒸化，亦難免不爲所傷，盧幽如施以『內視轉移』之法，不啻爲麥姑娘瞳子注入新機，大爲整修一番——此番復明之後，非但無損，祇怕較之以往更要精進了。」

「阿彌陀佛……」老和尚雙手合十，連連唸道：「如果眞是如此，盧施主可眞是功德無量了。」

匡老人道：「昨日相會時，我曾細觀盧幽，只見她目光微微泛藍，即所謂內見眞光，這等功力，當今天下，還不曾有過第二人，她的內視功力，必然大爲可觀，如果以之轉移麥姑娘身上，那怕祇是少許，麥姑娘也當受惠不少。」

說到這裏，這位向有「銀髮藥王」之稱的老人，不勝感慨的嘆息着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老夫祇當這個天底下，論醫德而言，再也無人超越過我，那裏知道較之盧幽而言，却仍然差上了老大一截，慚愧，慚愧，慚愧！」

話聲方落，却聽得身後一人微聲笑道：「神醫恁地過謙，我可是不敢當！」

各人聽出正是盧幽聲音，俱不禁轉過身來，才見後者果然現身殿門，神色略帶疲憊，却是面有喜色。

老和尚首先迎上，合十施禮道：「盧施主功德無量，大功告成了麽？」

各人遂即迎上。

盧幽微微一笑，面向關雪羽道：「總算向你交得差了，大功雖然告成，後面的事却也疏忽不得，可就看你的了。」

匡老人立刻會意，連連含笑點頭道：「然，然——這個忙却是非他不可，別人帮不得了。」

盧幽微微含笑點頭，却向關雪羽道：「你過來，我交待你，却要留意聽着。」

關雪羽因知麥小喬復明在望，心內大爲驚喜，剩下的瑣碎，自然也就不放在心上。

當下應了一聲，向着盧幽身前趨進一步。

盧幽道：「照說，有始有終，這件事也應該由我一併完成，祇是過去一日夜以來，我消耗體力過甚，甚感疲倦，須要好好運功歇息一下，大行不顧細節，也只有你勉爲其難了。」

關雪羽愕了一愕：「乾娘是說……」

盧幽道：「她因爲猝然接受我內元眞力過多，又爲我丹元火力烹煮過久，目下不勝疲憊，早巳昏昏入睡，這一覺，可望於明日過午之後才可醒轉，這個時辰之內，你却要刻刻不離其睡榻左右。」

關雪羽點頭，如釋重負道：「乾娘放心，我遵命就是。」

盧幽微微一笑說：「並不祇是如此，還有些瑣碎事，也要你勉力而爲，你願意麽？」

關雪羽點點頭道：「乾娘只請關照就是。」

盧幽道：「好！」

隨見她嘴角輕啓，細細向關雪羽訴說了一遍，這番話顯然盧幽是以傳音入密方式出口，是以匡老人與出雲和尚雖然近在咫尺之間，却也不能聽見。

一番話交待完畢，關雪羽早巳面紅耳赤。

盧幽說完之後，見他沒有答話，冷冷一哼道：「怎麽，你可願意？」

關雪羽想想，這廟裏都是和尚，除却乾娘盧幽之外，果然便祇有自己才得勝任，盧幽必然巳十分疲憊，自己也就義不容辭了。

想到「大行不顧細節」，也只有勉爲其難的點頭答應道：「一切但聽吩咐，我遵命就是。」

盧幽這才微微點頭，轉向一旁的出雲和尚道：「請老師父吩咐下去，麥姑娘下榻之處，不許任何人擅入打攪，一切只偏勞我這個乾兒子就是。」

出雲和尚道：「女施主放心，老衲早巳吩咐下去，火房內這幾天湯水飲食不斷，任何時間取用，均無不便之處，小燕兒可以自行出入取用，大可放心無慮。」

盧幽聆聽之下，會心的向着老和尚點了點頭，才道：「我此刻五內皆虛，腹空如洗，大師父先要賜我素齋一餐，另外靜居一處，容我好好歇息一晚，叨擾處，也只有佛前多佈施一些銀子。」

老和尚連口道：「阿彌陀佛，言重了，言重了。」

再看盧幽，那張原本巳是蒼白的臉，此刻更自加上了幾分虛弱，顯然運功過甚，極待休息。

出雲和尚隨即親自接待，與匡老人一併向外步出，這裏便祇留下關雪羽一人。

盧幽看看巳步出殿外，却又回過身來，向着關雪羽點手相招。

關雪羽疾步而前道：「乾娘還有什麽囑咐？」

盧幽微微一笑，搖搖頭道：「沒有什麽了……孩子，你好自爲之……唉……我此刻心裏竟是慌得緊，多少年來從來沒有過……有關麥姑娘與鳳丫頭之間……却要你自行拿個主意，恕我是帮不上你什麽忙了……」

一面說，她把一隻纖纖瘦手抬起，在雪羽頭上、臉上輕輕摸了一遍，十分淒涼的笑了一笑，道：「我很累了，三天之後，你再來看我，切記，切記！」

隨即轉身離開。

有一種突發而起的依戀，關雪羽忽然對她興起了一種依依不捨的情意，追上一步，情不自禁的脫口喚出！

「乾娘……」

盧幽停住了脚步，緩緩回過身來。

「孩子……你還有什麽事麽？」

關雪羽呆了一呆，自己也不明白何以會忽然有此一舉，目光之中滿是迷離，搖搖頭道：「沒有什麽，乾娘妳好好休息去吧……」

盧幽淒然一笑：「這個孩子……」隨即轉身，同着出雲和尚，匡老人去了。

× × ×

麥小喬悠悠醒轉的時候，窗外巳就罩着濃濃的暮色，由正殿傳過來的聲聲暮鼓，每一聲都洋溢着半天的迴響　間歇而有規律在輕輕震盪着。

那是一雙充滿了力道，却又顯然留了幾分仔細的手，不停的在她兩脇之間摩挲按動着。

每一次當它有力而又溫柔的推動之時，就會有一股暖洋洋的氣機，透過這雙手掌，徐徐地散播向她身上，從而引發起無限溫馨，遍體舒暢。

她幾乎巳沉醉在眼前這般溫馨的旋律之中，像是在睡夢之中，這種和諧的動作巳經開始，於是，她的睡意越濃，越發的賴在沉沉的昏睡裏，起不來了，直到現在，她才緩緩地睜開了眼睛。

小小的禪房，樸素而清潔，和她剛來時，並無不同，只是這時看上去，却別有恬靜的感覺，這顯然和心情有關，心情好的時候，看什麽都順眼，都高興，反之，一切均將不同。

從心階裏彈出了一個清脆的音符——麥小喬初綻笑臉的「呀」了一聲，驀地坐起身來。

也就在她坐起的同時，面前的關雪羽，忽然向後閃開，動作之快，有如飄風。等到麥小喬警覺到他的存在時，對方巳岸然的立身於尋丈之外。

「阿……關……雪羽……你在這裏？……」麥小喬用力的眨了一下眼，再一次現出了笑靨：「我的眼睛……我看見了……我看見了……」

「恭喜姑娘……」祇說了這四個字，即閉口不再多言，心裏無限欣慰，化爲上湧熱淚，祇是在瞳子裏團團打轉。

麥小喬立刻領會了這番激情，一霎間，目光流露出萬斛柔情。

「雪羽……你怎麽會在這裏？盧幽老前輩呢？」

「她累了，爲了妳，她老人家巳精竭力枯，正在後室運功調息……」

麥小喬聆聽之下，微微的點了一下頭，伸手揭被，正待下床，忽然爲之一驚，趕忙又拉上來，才自發覺到，全身上下，除了半襲褻衣之外，幾乎全部赤裸，一時間臊得連耳根子都紅了。

「這……我這是怎麽了……我……」

「姑娘不必多疑。」關雪羽正色道：「妳眼中餘毒，雖爲盧乾娘所練極陰之火烹煮蒸騰散盡，但陰氣太甚，與妳原有的

體質大相逕庭，頗有格格不入之勢，如不即時推拿使之兩相融洽，便有『血炸』之虞，盧乾娘因體力過弱，一時難以爲力，乃要我侍奉榻邊，爲姑娘薄效棉力，總算不辱使命，現在姑娘可以寬心大放了。」

他遂即回過身來，背向麥小喬說道：「所有衣物，皆在一旁，妳自穿上才好說話。」

麥小喬怔了一陣子，傻傻地點了一下頭，心裏既是羞窘又是感激，想一想，這已是第二次對方加恩自己，猶記得前此爲老金鷄毒掌所傷之初，他便不避嫌疑的爲自己推拿按摩，乃得暫得無險，他敢情並非無情之人，兩度授受，觸肌之親，叫人情何以堪？

「雪羽呀雪羽，你到底又心存何意呢？男女授受不親，你豈能不知？固然是大行不顧細節，可我一個大姑娘家，赤身露體的，爲你上下接觸，遍體按摸了够，我不跟你，又叫我跟那個？你是眞不知情還是假裝糊塗呢？」

情焰在心裏燃燒，而眼淚在瞳子裏打轉。

小喬有氣無力的拿過衣服來，一時却無力穿上，她猶自在打量着他的背影，眼睛復明的喜悅，祇像是曇花一現，那麽的短暫，緊接着的萬斛情愁，却似「水銀落地」無孔不入的由四面八方包抄過來。

「寃家呀……你眞是我命裏的……魔星，我原已幾乎死了心，你這麽一來，我可就又亂了，可你到底又安了什麽心呢？……如果並無娶我之意，這一趟你就大可不必……來……」

搖搖頭，嘆息一聲，摸索着把衣裳穿好了。

那個人可眞有耐心煩兒，仍然背向着這邊直挺挺的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麥小喬看看他的背影，眞是無窮感受，愛一陣，恨一陣……只以爲都將成了過去，想不到一段公案，仍是未定之數，對方「葫蘆裏賣的什麽藥」，似乎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鞋總算穿上了，懶懶地站了起來。

「姑娘好了麽？」

「不！你不許回頭。」麥小喬半喜半嗔的道：「罰你給我站着。」

但是充滿了情意的一句俏皮話兒，偏偏她心懷凄楚，竟似假中帶眞，心裏發空，眼裏發酸，眞像要往下面掉淚。

關雪羽已不再是不解風情的人了，許多日子在「情」裏打滾，女孩兒家的那點點心事，總觸摸着個十之七八，眼下似乎也只有苦笑的份兒了。

他倒是眞的聽話，直直地站立着，不曾回頭。

麥小喬想着要去梳頭，却一時又找不着那把襯手的牙梳，好不容易找着了，才又發覺到那片鏤花盤鳳的銅鏡，已有許多日子不用，沒有揩抹，都快長上了「綠」了。

往上面呵了口氣，用力的擦擦，才自現出了原有光澤。

這一照，可把她嚇了一跳，人瘦了不須說，頭髮竟是那麽的亂，鬼似地披散着，這個樣子焉能見人？更不要說見「他」了。梳着梳着，那一顆幾巳沉淪的心，却像是又活了。

斜過眸子來，瞟着他，心裏可又禁不住有些納悶兒：「這又是怎麽回事？鳳姐姐那邊……敢情吹啦？還是他……改了主意？」

想想，却又實在樂不起來，鏡子裏那張臉，一會兒喜，一會兒愁，兩彎娥眉一下子綻開來一下子又蹙上，却把老長的一綹子青絲梳了又梳，理了又理，總覺的不是。

「唉！就這個樣吧！」

束起來，打上一個髮結，看看，像是又回到了昔日的俏麗，把一顆苦楚的心，暫時壓着。人到了萬般無奈時，倒像是什麽也都不在乎了，自己哄着自己。

「就笑一笑吧，讓他瞧一瞧，比他的那位鳳姑娘也差不離兒。」

嘴角輕牽，可眞的笑了，眼角向着那一位瞟了一瞟。

「喂！—你回過身子來吧！怪對不住的。」

關雪羽緩緩地轉過身來，着實地打量了她兩眼，點點頭道：「很好，看來確是容光煥發，和從前一個樣了。」

「眞的？你可別來騙我，唉……算了吧！」

臉上是那種童稚的笑，又豈能眞的忘了現實？

「走！我們這就瞧瞧老和尚去，這些日子以來，可也眞虧了他了。」她笑着說：「我要當面謝謝他。」

關雪羽倒沒想到她還是這番洒脫，原本沉重的心情，頓時爲之開朗了不少。

二人步出禪房，天色巳轉暮爲黑，一彎上弦月，新出雲表，冷颼颼的風襲在身上，特別令人振奮。

麥小喬眞像是換了個人似的，嘴角微微向上彎着，臉上笑態可掬。

「剛才我問你的話，還沒有告訴我——我是問你鳳姐姐她可會跟你一塊來了？嗯——」

關雪羽搖搖頭：「我不知道。」

「對了，」她忽然站住了脚，睜大了眼睛：「我聽人說，你一直在七指雪山，可是眞的？」

關雪羽不擅說謊，遲疑片刻，終於點了一下頭。

「這就是了，」麥小喬裝着若無其事的微微一笑：「那麽你和鳳姐姐巳經成了親……了？」

關雪羽「哼」了一聲，苦笑道：「你聽誰說的？」

「告訴我是不是眞的？」

「不是。」

「哼……反正……」微微頓了一下，她輕輕一嘆道：「我也不問你就是了。」

走了幾步，她怪凄涼的道：「鳳姐姐是個好人……本事大，人又漂亮，你們能在一塊，眞幸福，說眞的，我倒是眞的誠心祝福你們。」

關雪羽忽然站住了脚步。

麥小喬回頭笑了笑：「我說的是眞的，祝福你們白頭偕老。」

「謝謝妳！」關雪羽苦笑着點了點頭，三個字說得冷冰冰地，心裏很不是一個滋味，此時此刻，忽然覺得不想再多去解

釋了。

面對着的小喬，一霎間竟像是離開自己那麽遙遠，看着她，再回念及方才種種，頓生無限凄涼，悵悵然似有所失……

麥小喬臉上顯示着一片淡淡地傷懷。

「也許你沒有想到吧，」她微微的笑着說：「我已經決定出家了，就在這出雲寺裏……」

關雪羽怔了一怔，看着她一言不發，內心的激動，却是極其強烈。

「說來可笑，」她說：「前一陣子，我眼睛瞎了，反倒是心有未甘，現在眼睛好了，竟然信心益堅……我曾在佛前偷偷發了一個誓，許下了心願……你可想知道，這個心願是什麽嗎？」

關雪羽點了一下頭，強自作出了一個微笑，忽然間他覺出面前的這個美麗姑娘，變得出奇的美，臉上的神采顯示着她昇華的情操，漸漸地高不可攀，不由得令你由衷地對她滋生出無限敬意。

「唉！」她說：「那時候我眼前是一片漆黑，心裏也是一片黑，眞希望眼睛立刻好，如果我的眼睛好了，第一個人，我要看的就是你……」

月亮的光反映在她那雙明亮的眼睛裏，連她整個人都像是包着一層淡淡的光。

麥小喬微微一笑，轉動着的秋波，多少含蓄着一種惜別的離情。

「我的心願只是要看見了你，我就心滿意足了，然後我就可以安心的出家，削髮爲尼了……」

抬起眼來，略似凄涼的瞧着他，忽然一笑，化解了重重愁雲：「你看，佛接納了我，使我眼睛變好了，而且，當我睜開眼睛，第一個看見的果然是你……眞是太奇妙了。」

四隻眼睛靜靜地對看着，交流着無言的心聲。

「小喬，你是個了不起的女孩子……遠比我想像的更堅強得多，只是……」關雪羽定了一定，才緩緩的說道：「你已經決定了？以後不會後悔？」

「不……我不會……」

眼睛裏噙着晶瑩的淚，並非僅僅只是傷情，還滲合着徹悟之後的喜悅，用「悲感交集」四個字來形容，確是極爲恰當。

「人都有軟弱的時候，我更不例外，只是……」她侃侃的道：「當我決定了要作的事情之後，便絕不後悔……你知道吧，現在我心裏一片祥和，一點雜念都沒有，只希望一天皈依佛門，了却我最大的心願，以後便再也沒有遺憾了！」

關雪羽甚爲感動的點頭道：「姑娘這番見地，頗令我愧窘無地，只是這件事，老和尚意見如何？」

麥小喬含笑搖頭道：「不知道，不過我心已決，只怕由不得他了……」

說到這裏，只見對面月亮洞門，現出了老少兩個和尚，小和尚在前持燈帶路，身後的老僧，正是廟裏的主持和尚，一逕來到了眼前。

關雪羽上前一步，還未開口說話，那位主持師父已向着他二人合十禮拜道：「方丈師父急事相召，二位施主這就請往後殿去一趟吧！」

一面說一面看向麥小喬，甚是驚訝的道：「阿彌陀佛，麥姑娘的眼睛敢情是好了，無——量——佛——善哉，善哉……」

麥小喬合十回禮，心念老方丈急事相召，也就不再多說，當下與關雪羽匆匆隨着他來到了後殿。

一脚踏入後院，便知事態有異。

但只見出雲老方丈、匡老人正自對面磋商着什麽，桌上燃燒着一盞白燭，兩個年輕的和尚正在佈置着佛案，像是要作上一堂佛事模樣，氣氛甚是沉穆，直覺的就能令人感覺出，發生了什麽大事。

「阿彌陀佛，你們來了，快請坐下說話。」

出雲和尚一面說，臉上情不自禁的現出了悲戚之色，容得二人落座之後，他才發出了一聲喟嘆，目光轉向關雪羽道：「小燕兒，你可知道盧幽前輩巳坐化了？」

關雪羽猝然一驚，半天作聲不得。

銀髮藥王匡老人悵惘着說道：「她必然事先巳知，才得如此從容，死態甚是安詳……」

話聲未完，關雪羽巳離座站起道：「在……那裏？」

麥小喬更是心痛如絞，她縱然不識盧幽其人，但確知自己這雙眼睛，全賴她傾力救治，才得復明如初，不用說對方的死，必然是由於運功耗氣過甚，乃以致之——「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這番情誼眞正百死無能爲報了。

× × ×

正如匡老人所說，盧幽死態甚爲安詳。甚至於顯示在她臉上的笑容還沒有完全消失。

兩盞長生燭，就在她座前燃燒着，滴垂下來的蠟淚，染滿了紅木燈盞，搖幌的光影，閃爍着她筆挺的坐相，雙膝交趺，一如生前「打坐」模樣，面前的矮几上，整齊的排列着幾件生前隨身之物。

一串佛珠。一個錦本。

一封書函——封皮上字迹清楚的書寫着「字示燕雪」四個梅花小篆——難以令人想像出一個雙目失明的人，如何能從容運墨以至如此？

這就是她所有的身後之物了。

關雪羽緊緊地咬着牙，雖然強制着內心的悲傷，亦不禁熱淚奪眶而出。麥小喬也陪着在一旁落淚不巳。

老方丈把三件遺物一一交在了雪羽手上，輕輕喧了一聲佛號，吶吶道：「你先看看這封留信，可有身後的交待沒有？老衲也好遵囑辦事，阿彌陀佛——」

關雪羽點點頭，走向一邊坐下來，打開留信，細看一遍，早巳熱淚滿腮。

「阿彌陀佛……」老和尚眼巴巴地看着他道：「可有什麽交待沒有？」

關雪羽點點頭道：「盧乾娘囑咐，遺體保持原狀，裝罈葬於後山，一切請方丈大師勞神處理，這串菩提念珠巳有近千年佛歷，她遺言贈送麥姑娘……」隨轉向小喬：「她要妳終身佩掛，受用無盡，麥姑娘，妳拿走吧。」

麥小喬雙手合十，深深向着盧幽遺體一拜之後，才自回身，雙手接過念珠，悲喜之情，無能自巳。隨即將念珠戴好胸上，退立一旁。

「原來乾娘在臨終之前，一切均巳預

知……」關雪羽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套用佛家語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老方丈，這裏事就有勞你了，我需遵囑，這就離開出雲寺，前往尋覓北丐帮長老白無爲，索回武林失寶『石馬眞胎』了却一件武林公案，我乾娘命我須在今夜子時即刻起程，後日子時在北芒山與白長老相晤，才能將『石馬眞胎』索回，否則便遲則出變矣……老方丈，現在是什麽時辰了？」

「阿彌陀佛——」老方丈喃喃的道：「亥時未盡……旣是如此，小燕兒，你就收拾上路去吧。」

他隨即轉向麥小喬，頻頻點頭道：「麥姑娘得目悟佛，可喜可賀，此刻看來，六根俱淨，大非前此模樣，且先在寺內住下，容老衲先行將盧幽施主後事料好，再擇吉日爲姑娘剃度，擧行皈依大禮吧。」

「謝謝方丈師父恩典，弟子這就先行告退了。」她隨即整衣端容，一一向各人合十爲禮。

在與關雪羽告別時，雖事先已有了心理克制，亦難免不無悵惘。

「燕大哥，我父母那邊還請你……」

「姑娘請放寬心，我自會處理，代爲通知。」說完目光在麥小喬臉上略作留戀，微微點頭道：「姑娘你安心去吧。」

麥小喬嚅嚅道了聲謝，再次施禮，遂即自去。

打量着她離去的背影，出雲和尚情不自禁的雙手合十，長長的喧了一聲佛號。

「喃嘸阿彌陀佛——！這才是佛緣早結，不遲不早，落在此刻，今夜無迹，海天證因，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話聲未完，即聞得前殿傳來了「噹噹噹」鐘聲一片，敢情「子」時來到，和尚們晚課時辰到了。

關雪羽不敢延遲，即行向二老告辭離開，返身待走之時，却爲銀髮藥王喚住。

雪羽自閱過盧幽留函之後，一切城府在胸，不待匡老人說出，即含笑道：「老前輩請放寬心，我與令徒日後當不致爲仇，照盧乾娘偈語召示，日後與過兒尙須聯手合作，造福未來武林呢！」

匡老人聆聽之下，先是一怔，隨即呵呵大笑，像是也突然悟通了什麽似地。

他自個兒在這裏撫掌稱妙，關雪羽却已踏着滿地如銀月光，一逕向寺外步出。

× × ×

滿目生輝的朝陽刺照裏，關雪羽步出了身後叢林，輕輕的嘆息了一聲，他終於定下了脚步，回過身來。

一條纖瘦的人影，帶着鳳姑娘憔悴的形容，隨即現身而出，遠遠地站住，向這邊悵望着！

四隻眼睛互相對看着，像是經過了一世紀那麽的長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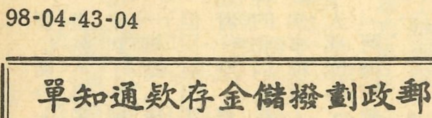
風聲沙沙，片片落葉直是在風勢裏打着轉兒……

認準了那般眼神兒，鳳姑娘才緩緩向前接近……

一絲笑容，顯示在她久已不開朗的臉上，遂即綻開了怒放心花……

近近地注視着她，關雪羽終於無可奈何的笑了，一切均在不言之中。此時此刻，如果勉強的，還要說些什麽，倒似多餘的了……

（全文完）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主管： 經辦員：

經辦局戳

手續費 元 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戳

主管： 經辦員：

手續費 元 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本聯不與存款人存此聯但請塡寫勿撕開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黨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名作家
黃鷹
著作

武俠小說
賊賍
黃鷹著

武俠小說
亡命雙龍
H.K.N.G.
黃鷹著

經已出版

各大書局
超級市場有售

H.K.N.G.
環球出版社發行